武俠世界



天羅地網（山貓王森故事之十）　王一龍・著

秦山傑是個洗手不幹的土匪，他智勇雙全，退出江湖，威名仍在，可是却因此被毒梟看中，迫他重作馮婦，運一批大烟去濟南，憑他機智，一路過關斬將，直至王森佈下天羅地網才將其困住，但却讓秦山傑脫困而出。結果……

$4.00

第26年
33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篇山貓王森故事，這個故事集題材篇篇獨立，人物富有傳奇色彩，憶述當年我國山東一帶流寇匪幫猖獗事蹟，令人齒冷。∟天羅地網⌉就是敍述一個經已洗手不幹、循入正途的土匪生平事蹟。他由於胆色過人，智勇雙全，雖然退出江湖，但盛名仍在，因此便被一股毒梟看中，脅持他妻子作人質，迫他重作馮婦，運一批大烟前往濟南，憑他机智，本可順利過關，但結果……要知眞相，請參閱今期刋出。

*　　*　　*

司馬洛故事∟翻案⌉今期已告終結，過程相當曲折緊張，令你匪夷所思，請先睹爲快。下期另一新篇女俠金燕子故事∟神偷⌉開始連載。是篇以現代社會作背景，深具懸疑推理性質，値得一看。

*　　*　　*

高皐下期替本刋撰寫一部巨型小說——∟鬼臉神槍⌉。是篇俠情倫理奇情故事，描述一個小流氓，居然被豪門擄去，以丫環冒充小姐，招他爲婿，從此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但這個小混混深藏不露，原來竟是一個不求聞達的少年奇俠，好戲在結尾。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羅地網（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一個智勇雙全、洗手不幹的土匪，他雖然退出江湖，但威名仍在，由是卻被一股毒梟看中了，迫不得已，重作馮婦……王一龍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血洗霸王莊（兩期完俠義小說）◀下▶
降魔劍威鎭羣兇
報父仇毀霸王莊……麥中青 43

儒俠救孤（精選短篇小說）
練功臻化境　羣魔齊俯首……續不肖生 57

小偸動了哪塊錶（奇案新探）……梅國光 70

忠言逆耳（漢武帝夜遊故事）……周申士 7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飛花逐月（俠義傳奇故事）
王府內戰雲密佈
預定區箭雨嚴防……臥龍生 53

縱火者（千門奇俠故事）
拯救女郎　捉到疑犯……馬雲 63

金笛劍客（俠情中篇故事）
蘭赤山莊主　竟是女兒身……東方玉 73

虬龍倚馬錄（俠義傳奇故事）
先吃鴨脚鳄　後傳踢股功……龍乘風 81

飛仙劍俠奇緣（俠情中篇故事）
丹房査身世　杜撰信爲眞……金童 87

關門弟子（俠義奇情故事）
挾人質退敵　走火遇師兄……王一龍 95

翻案（奇俠司馬洛故事）◀續完▶
机智對敵　逃越邊境……馮嘉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鬼魅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皇子施輕薄　崖上救嬌娥……武陵客 113

十君子（新派武俠長篇）
比武用智取　涉嫌得好評……白羽 120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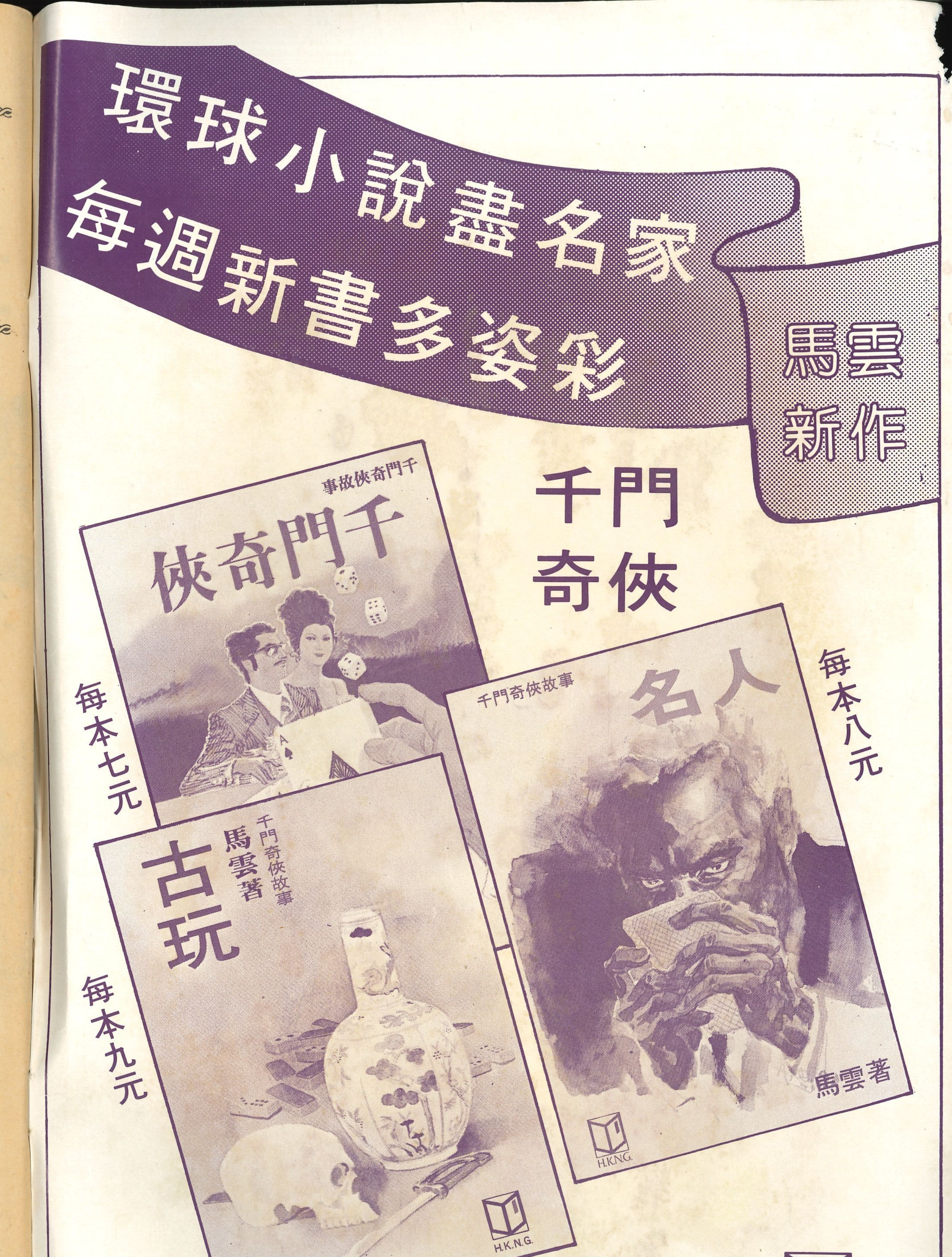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3期
（總號13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山貓王森故事之十／王一龍·文 可飛·圖

天羅地網

不速之客 忽然來臨

臘月下旬，山東海陽鎮地方雖不大，但際此急景殘年的時候，鎮上十分熱鬧，街上走動着的人，手上都提着大包小包的東西，只有一個人例外，他便是秦山傑。

秦山傑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身材結實高大，這人什麼活都能幹，他幹過木匠，幹過水泥匠，還懂得吹喇叭，鎮上有人風光大葬，吹打班子少一個吹喇叭的，都會去找他。

秦山傑也幹跑單帮的，經常運些海鮮或鹹魚到內地去販賣，回來時也不忘買些花布胭脂，所以他一直混得很好，鎮上的人有的說秦家有福，出此奇才，也有人說他父母無福，因爲秦山傑十一歲時父親便病逝，十四歲時，他母親凍斃在雪地上，他們都沒有能看到秦山傑今日的成就。

更有人說這是秦山傑命硬，當年如果不是他母親凍斃，迫得他到外面混活，他這一身本領又怎能學到手。

秦山傑是在四年前回來的，經過兩年的努力，他便建了一棟新房子，還討了一個漂亮賢淑的老婆！他老婆正在坐月子，秦山傑手裏有錢，僱了一老媽子在家裏料理家務，他則到鎮上的黃財主家做傢具，他趕了幾天工，到現在才大功告成，所以他手上挽的不是年貨，而是一瓶五加皮！

秦山傑走到十字街口，正想轉進橫街，忽 那邊轉出幾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來，攔住秦山傑，道：「秦大哥，咱們喝酒去！」




這幾個小伙子，秦山傑自然認識，幾年來，他已成爲海陽鎮上青年的偶像，因爲他除了有賺錢的本領之外，還有一身武藝，曾經將三個要强姦寡婦的悍匪，打得頭破血流，抱頭鼠竄。

「改天吧，俺今天有點累？」

一個下顎尖削的青年道：「秦大哥，你騙咱們吧？你是咱們海陽鎮的英雄，幹點事怎會累？」

秦山傑知道這幾個人又要纏着他教武藝，他實在有點討厭，他們有時熱情得不知進退，所以笑笑道：「俺要回家去看老婆！」

一個臉上有痣的青年道：「秦大哥，今日咱們不是找你教武藝，是誠心請你喝酒的！」

秦山傑道：「你倒說說，是啥原因要請俺喝酒？」

「因爲今日是俺生日！」

另一個忽然搶了秦山傑手上的酒，道：「秦大哥，俺替你送回家，順便告訴大嫂，說你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飯！」

秦山傑見他們盛意拳拳，便道：「好吧，你把俺的工具順便帶回去！」他把掛在肩上的工具袋子拿下，拋給那青年。

青年們歡呼一聲，擁着秦山傑向鎮上那家最貴的館子「醉歸園」走去。

秦山傑道：「這裏的酒菜很貴，幹嘛這般破費，到別家去吧？」

一個叫石城子的青年道：「秦大哥，咱們請小齊吃壽酒，你跟他都不用出錢，羅漢請觀音，幹嘛花不起？」

秦山傑道：「年輕人有錢應該存起來，用在有用的地方，胡亂花費不是正途，到別家去，要不然俺就回去！」

小齊道：「好好，俺也讚成，咱們去魯園吧！」於是一行人便到斜對面的那一家館子去。

酒酣之餘，石城子問道：「秦大哥，你剛才說得有道理，應該把錢存起來，那麼你該存了很多吧？」

秦山傑幾杯酒之後，剛才的不快巳烟消雲散，含笑問道：「你這小子問這個幹麼？」

石城子笑嘻嘻地道：「俺是怕你一有錢，會討個小老婆！」

小齊道：「俺說秦大哥一定會做生意，秦大哥，俺可有猜錯？」

秦山傑臉上升上一股渴望的神色，道：「俺二十歲那年便定下這個願望了，希望明年能實現！」

狗熊問道：「秦大哥，你想做啥生意？請不請俺？」

狗熊姓熊，不過他的朋友從來不叫他的名字，都以狗熊稱之。

石城子罵道：「秦大哥請我也不會請你這霉星！說眞的，秦大哥，你想做什麼生意？」

秦山傑喝了一杯高粱，道：「明年春天你們就知道！」

小齊道：「咱們是好兄弟，你就先透露一點吧！」

「不，秘密！」

狗熊壓低聲音問：「難道大哥要幹見不得光的生意！」

小齊在他肩上摑了一下，說道：「他媽的，你狗嘴長不出象牙！秦大哥是這種人嗎？」

秦山傑道：「等我籌備好後，一定先告訴你們！不過俺做的生意一定是見得光的！」

石城子舉杯道：「咱們敬大哥三杯，祝你明春大展鴻圖，發大財！大哥發了財，咱們臉上也有光！」

秦山傑忙道：「輕聲點，要不開不成時，要讓人笑話！」

狗熊道：「一定開得成！來，大家把酒喝乾！」

× × ×

秦山傑跟石城子他們喝到十點，才帶着七八分醉意回家。夜裏北風呼呼，刮在臉上，肌膚生痛，秦山傑頭腦清醒了一點，辨認一下方向，便快步穿過小巷，直抵家門。

大門已經關上，這是他意料中事，秦山傑伸手拍門。門拍了一陣，還沒有人來開，他心中忽然升起一股不祥的念頭，忍不住叫道：「芬妹快開門，俺回來啦！」

過了半晌，大門才「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是褓姆梁嫂，秦山傑不喜地道：「怎妳現在才來開門？睡得這麼死！」

梁嫂背着燈光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見她退後幾步，秦山傑立即走進大門，正想回身關門，門後忽然有柄刀抵在他腰上！

秦山傑酒醉三分醒，身子不動左臂向後一揮，掌沿便切在背後那人的手腕上，刀子「呼」的一聲，跌在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秦山傑陡地標前一步，右腿向後一踹，不料那人也非弱者，千鈞一髮之際閃開，秦山傑一個風車大轉身，便見到那是一個滿臉鬍鬚茬子的壯年漢子。那漢子要彎腰去拾刀，秦山傑比他更快，將刀子踢飛！

漢子乾笑一聲：「秦英雄的身手果然了得！」

秦山傑知道來者不善，叫道：「芬妹，你有事嗎？」同時飛前，一拳向對方的胸膛擊去！

那漢子雙臂一格，不料秦山傑聽不到妻子的應聲，心頭大急，拳未收，膝頭撞在那人的小腹上！

這一撞之力極大，那漢子喉底「胡」地叫了一聲，幾乎嘔吐起來，全身的力量也似在這時候忽然消失，秦山傑在他胸上加了一拳，左臂一橫，用手肱將他推到門上，怒道：「快說，你是誰？」

那漢子苦着臉道：「大家都是朋友嘛……咳咳，你先放手，俺才告訴你！」

「你再不說清楚，俺便打死你！」

忽然背後傳來一個鼓掌的聲音：「秦老七果然寶刀未老！」

秦山傑放了那個漢子，轉身過去，眼光一閃，驚怒地喝道：「歐陽三，怎麼會你？」

只見廳裏有個粗壯的矮漢，年紀已近四十，他一腳踏在椅上，手上挾着一根烟捲，看來十分兇悍，歐陽三哈哈笑道：「老朋友，俺來探你，難道你不歡迎？」

「哼，你偷進俺家，這叫探？」

歐陽三又哈哈一笑：「算俺說錯！嗯，你近來活得還好吧！」

秦山傑道：「俺肯賣力，又懂手藝，不愁吃喝！」

「憑你的手藝兒，這樣快便能建這棟新房子，哈哈，你別當俺是三歲小孩！」

「以前的事，咱們早已『洗乾淨』，你還來纏俺幹甚？」

歐陽三道：「俺這次來探你，有兩個目的，第一目的剛才說過，第二個目的便是想帮你發財！」

秦山傑踏前一步。「你走吧，以後也別再來！」

「你連財神也想趕？」

「你那種財，俺這一生巳不想再要，你再不走，俺便不客氣了！」

歐陽三忽然自腰上抽出一柄快慢機鎗來，道：「這東西你還認得吧？」

秦山傑吃了一驚，但隨即挺起胸膛，道：「你有種就開槍吧！」

「你眞不怕死？生命加上金錢還不能打動你？」歐陽三冷笑道：「俺有點不信！」他擧着槍向秦山傑走去。

不料秦山傑也迎着他走去，歐陽三將槍管抵在他太陽穴上。秦山傑道：「俺的性子怎樣，相信你不會不知道，四年前俺決定洗手不幹，重新做人，便沒有人可以再迫俺重操故業，你開槍吧！」

歐陽三微微一笑，道：「你聽了俺的話之後，才說這種空話吧！」

「不必，你不開槍，俺便出手！」

歐陽三道：「你不怕死，這俺倒有點相信，道上的朋友，誰不知道你是出名的『拚命七郎』？不過，你那芬妹她也跟你一樣不怕死嗎？」

秦山傑臉色大變，叫道：「你們將她怎樣？」

「沒什麼，她還在房內，俺的弟兄沒人動她！」

「俺要先見見她！」

「可以！」歐陽三叫道：「帶那娘兒出來！」

房門推開，一個漢子推着秦山傑的老婆出來，阿芬雙臂被反縛，嘴巴裏塞了一塊手絹，歐陽三示意手下把手絹拉出來，阿芬立即哭道：「傑哥，他們將生兒抱走了！」

秦山傑轉頭怒道：「歐陽三，你連初生小孩也不放過，你是不是人？」

歐陽三沉聲道：「這種話你少說，到底幹不幹？」

阿芬問道：「傑哥，他們是要你幹甚事？」

秦山傑連忙安慰她：「芬妹你放心，一切都會平安，生兒也一定會交回咱們的懷抱！」

阿芬道：「他們不是好人，我寧願不要兒子，也不要你跟他們幹壞事！」

秦山傑暗嘆一口氣：「今日俺不答應他，只怕咱們一家三口都過不了年！」

歐陽三示意手下將阿芬帶進房裏，秦山傑道：「假如俺答應你們的條件，你是不是立即放人？」

歐陽三說道：「辦了事，咱們立即放人！」

「假如你們食言，那麼俺不是做了傻瓜？」

歐陽三笑道：「假如俺現在便放人，你如果反悔，俺不也是個大傻瓜？」

「俺怎相信你？」

「這樣吧，你答應之後，咱們便放了你兒子，等辦好了事，再放你妻子，這是最後的條件，你不相信也得相信！」

秦山傑吸了一口氣，道：「好吧，你說！」

「咱們有一船的大烟，就快到達，想請你帮忙！」

秦山傑跳了起來，說道：「這種事俺不幹！」

「啥原因不幹？」

「這種東西害人不淺，有點人性的人都不會幹！」

歐陽三臉色一變：「你這是啥意思，拐彎罵人？你以前打家刧舍，難道便不害人？」

秦山傑好像洩氣的皮球，忽然一屁股坐在椅上，半晌才道：「俺搶錢刧財而不

害命，但大烟可會令人家破人亡，影响太大！」

「得啦！你跟俺也不過是五十步跟一百步之差，强盜也配講道德？哼，你別忘記你妻兒在俺手上！」

「在碼頭上混的人不少，你爲何不去找他們，偏來找俺？」

「碼頭方面的事，不用你担心，你的責任是將大烟運到濟南城去。」

「爲何不用火車？」

「哼，你不知道現在山貓王森紅遍半邊天，他說一聲要掃除大烟，車站碼頭便多了很多偵緝隊員和刑警，插針難入！」

「就算如此也不太困難，你們可以在海邊上岸，再用汽車運到濟南。」

「汽車到濟南附近便要接受檢查，所以不能用汽車！」

「用馬車運吧，這樣大概可以避開他們耳目吧？」

歐陽三道：「路程不短，怕在路上『露了餡』，再說一船的貨可不少，最少也得有五七架大馬車才行！」

「日期可有限定？」

「正月二十日之前交貨！」

「假如失敗呢？」

「失敗？」歐陽三笑道：「只要你肯出手，絕對不會失敗！要不，俺也不會來找你。」

「你別太抬擧俺！」秦山傑道：「俺巳收山四年，一切都不如從前！」

歐陽三想了一下，道：「假如你是盡力的，咱們一定放人，而且負責她母子的生活！如果成功，除了放人之外，咱們還有一筆賞金給你，足夠你吃喝半輩子！不過俺要告訴你，如果故意『露餡』，便要小心了！」

秦山傑冷哼一聲，道：「路上的費用誰付？」

「皇帝不差餓兵，一切由俺付！吶，現在先付你的開支費用！」歐陽三拿出一疊銀票在桌上。

秦山傑問道：「幾時起程？」

「船還未到，船到時俺會派人來通知你！怎樣？」

秦山傑深吸了一口氣：「俺還有一個條件，這件事辦妥之後，以後不許你們再來！」

歐陽三笑道：「幹了這一筆大生意，俺也要收山了，誰還會來找你？就這樣，咱們走了，半個鐘頭之內，你兒子一定回來，你妻子俺便要帶走了！」

× × ×

二十分鐘之後，歐陽三巳將秦山傑的兒子送回來。

秦山傑拿了一點錢給梁媽，吩咐道：「梁媽，請你帶生兒回家，一個月後俺再去找你，若有人問起，你便說主母病了回娘家！」

梁媽唯唯諾諾，她家在鎭外五里的一座小村，現在夜深不好出鎭，但秦山傑却要她立即把生兒抱走，叫她先到親友那裏過一夜！

梁媽去後，秦山傑點了一根香烟，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他一合上雙眼，往事便如圖畫一般，一幅幅在他腦海中翻過。

一個不好的消息

十四歲的秦山傑在隣居和遠親的帮助下，草草安葬了母親。好心的遠親要介紹他到鎭外去做牧童，但秦山傑人小志高，他不肯做那種沒出息的牧童，便帶着三個銅錢，遠走他鄉。

也許是秦山傑父母在天之靈保佑，秦山傑出鎭不久，便下起大雨來，這一帶的地形他十分熟悉，便跑到附近的一座土地廟去避雨，不料裏面竟有十餘個粗壯的漢子比他早到，他們顯然也是因爲下雨才避到廟裏去。

那些漢子正在說些閑話，秦山傑見他們肩上都揹着工具袋子，便問道：「大叔，你們是木匠和泥水匠？」

一個頭髮半禿的漢子問道：「你想不想學門手藝？」

秦山傑大喜，忙跪下道：「請師傅們可憐俺父母早亡，無依無靠……」

那頭髮半禿的漢子將他拉起，問了他的身世，又見他身子長得結實，便答應他的要求，收他做徒弟，這半禿漢子的同伴們都叫他林魯班，做得一手好傢具，自此之後，秦山傑便跟他學做木匠。

那年頭新做徒弟的，連鋸子也摸不上，整日却要搬木板，抬磚塊的，秦山傑的父親是鄉下人，那裏學武之風極盛，秦山傑的父親自然不能例外，也學了一身武藝，他又將這身武藝教給兒子，因此秦山傑七歲時便開始學習紮馬，十歲時巳將他父親的七套拳法，兩套腿法全學了。當然經驗和火候則完全談不上。不過這也有個好處。別的人家的孩子都因吃不飽而皮黃骨瘦，但秦山傑則比別人高大壯健得多！

秦山傑在林魯班的幾個徒弟中，年紀不大不小，但幹活最多，也最能幹，因此頗得師傅的歡心，他心眼兒又靈巧，不時在旁邊偷看師父和師兄們做手藝，半年之後，林魯班便開始讓他做些簡單的粗活。

兩年後，秦山傑巳儼然是個師父，這時候他們包了一位財主的後院的建造工程，整天與泥水匠混在一起，秦山傑有空時便跟泥水匠學藝。五個月後，那座後院巳建好，那姓呂的財主對工人還客氣，入伙時擺了十多席酒，還特別讓出一席給各種工程的師父們，秦山傑竟能敬陪末座。

這天秦山傑十分高興，因爲數十個工人，只有十個人能夠赴宴，他能參加，頗感榮幸，一早便換了一套新衣隨林魯班赴宴！

秦山傑那裏知道這次赴宴，竟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酒過三巡，忽然有股流寇衝進來打刧，他們向天開了幾槍之後便將賓客震住。爲首悍匪人稱魯老大。「乖乖把金銀財寶獻出來，要不便請你們去見閻羅！」

呂財主不敢違抗，着人去帳房拿了一大包大洋出來，不料魯老大却嫌少，呂財主沒辦法只好又封了一大包，說好說歹，都沒法支開那股悍匪。

秦山傑見呂財主平日對工人十分客氣，忍不住說了幾句，魯老大聽到，喝道：「是誰在放屁，給老子滾出來！」

秦山傑毅然推席而出，魯老大手上的

盒子炮指在秦山傑的太陽穴上，冷笑一聲：「小子，你不怕死嗎？要你窮出頭！」

秦山傑心中很驚，但那時候他才十七歲，正是血氣方剛之年，心中雖怕，却一挺胸充英雄，道：「你用槍算得了甚麼好漢？」

魯老大看了他幾眼，道：「老九，你替他捱捱骨頭！」

一個二十餘歲，臉上斜掛着一道刀疤的青年，應聲而出。「小子，你有種的便儘快施展吧，要不等下可來不及了！」

秦山傑道：「且慢，假如俺打贏，你們便得立即離開！」

魯老大跟老九都哈哈大笑起來。「行，答應你！」

秦山傑指着魯老大道：「你得先發個毒誓！」

魯老大見過不少人，人家遠遠見到他便挾着尾巴而逃，從來沒人這樣對他說話，所以他不但不怒，反而產生了好奇心，要看這小子有甚麼本領，當下便要對天發下毒誓！

秦山傑解下外衣，又用繩子紮住褲腳，對老九道：「來吧！」

老九輕蔑地一笑，捋起衣袖向秦山傑便是一拳。秦山傑伸手一格，老九橫脚一掃，秦山傑已經應聲跌倒；原來他武功雖然不錯，但毫無經驗，自然吃虧！

可是秦山傑有股牛脾氣，絕不輕意言輸，他一滾又爬了起來，反向老九攻去，打了十多招，又被老九擊中一拳，他咳了一聲，仍不認輸，向老九拚命攻擊！

老九哈哈大笑，他實在沒將這乳臭未乾的小子看在眼中，不一陣又在秦山傑身上擊中了兩腿三拳，把秦山傑打得臉青鼻腫！

這時候，所有的賓客都暗暗替秦山傑担心，就連呂財主也忍不住替他向賊首求情。

他不求情猶自好，一求情秦山傑便打得更加兇悍，到後來他雖然嘴角淌血，但也打得老九暗暗心寒，他實在料不到世上還有比流寇土匪更加不怕死的人！

魯老大忽然叫道：「停手！」老九恨不得他下這命令，立即後退。魯老大問道：「你們說，這小子是不是輸了？」

衆賓客都默默無語，呂財主道：「小師傅你認輸求饒算了吧，不要再打了！」

魯老大哈哈笑道：「按理今日老子意猶未息，要殺幾個人玩玩，不過瞧在這小伙子份上便放過你們吧！」

賓主齊喜，就連秦山傑也覺得自己受傷沒有寃枉，不料魯老大接着道：「不過這小子俺便要帶走啦，你們有誰反對？」

有誰反對？誰的腦袋敢跟子彈過不去？刹那間，百多個人的一座大廳，鴉雀無聲，秦山傑忽覺得自己原來是個儍瓜，自己跟土匪拚命，却沒人肯替他說句好話，他父母俱喪，性子就有點偏激，當下索性一挺胸，道：「大不了你把我秦山傑一槍打死，有甚麼了不起？走吧！」

魯老大哈哈大笑：「有種！大伙兒走吧！」

×　×　×

秦山傑以為此去必為土匪所殺，那知魯老大不但不殺他，而且邀他入伙！原來魯老大看上他不怕死的性格，只須稍加磨練，必成一塊「美玉」！

秦山傑氣一過，便不敢違抗，因為知道若然反對，必為他們所殺，因此只好答應，心中告訴自己，要爭取機會逃跑！

不料在他們回魯山的半路上與省裏的刑警遭遇上，雙方互相槍戰，秦山傑沒有槍，加上那時候土匪們沒時間看住他，秦山傑便悄悄溜走！

可是他的行動却為一個刑警發現，立即尾追不捨。在背後不斷開槍，槍聲驚動了魯老大，魯老大立即跟踪下去，結果將刑警殺死！這一來秦山傑水洗不清，更被刑警認為他是土匪！

土匪人多，鬥了一陣，漸漸取得上風，終於突圍而出，秦山傑便被魯老大帶上魯山。

在路上土匪們奸淫掠殺，但官兵的行為比他們好不了多少，分別只是一邊是「御准」的，另一邊則是未經「御准」，是非黑白的分別竟是如此，使得秦山傑對土匪的看法有了改變。

在魯山上，秦山傑跟土匪們逐漸稔熟，這才發覺他們很多都是勞苦的百姓，也有很多是被官兵迫上「梁山」的，在種種的原因下，便誠心加入土匪！

魯老大的手下有個司號員，跟秦山傑是同鄉，不過秦山傑的父親後來搬至海陽鎮才生下秦山傑，所以兩人並不認識。但那司號員是個「老油條」，在土匪當中雖然混不上去，可是對土匪裏的一切行當却十分熟悉，他有空的時候便將所知告訴秦山傑，由是秦山傑「入行」日子雖淺，但對山東的土匪情況却有一定的認識。

司號員老秦，本來是吹打班子的喇叭手，因為老婆偷漢，讓他知道後，將奸夫淫婦殺死，然後投靠魯老大。秦山傑閑時也跟他學吹喇叭，這便是秦山傑為何懂得吹喇叭的緣由。

秦山傑跟魯老大混了一年多，逐漸嶄露頭角，受到魯老大的重用。

秦山傑也是在這個時候認識歐陽三的。歐陽三並不是魯老大這一股的，而是另一股土匪的老三。有一次他們合作取奪一個寨子，雙方互派一隊精銳人員：一方負責前寨，一方負責後寨。結果由于秦山傑的智勇，先由後寨攻入，而得以成功！

歐陽三是在那一次認識秦山傑，秦山傑也因這一役而得到「拚命七郎」的外號，因為那時候他在魯老大那裏坐第七把交椅。

歐陽三事後曾邀秦山傑另投他們那一股，他的理由是秦山傑應該坐第四把交椅，而不應坐第七把，但是秦山傑拒絕了。

不久，秦山傑在一次搶掠之中，聽到一個老翁的拚死痛罵，使他大覺慚愧，已經塵封了的良心，逐漸顯露出來，他開始受到責備。

秦山傑看看又有機會攀升上去，這時候魯老大却因為風流病而死，他立即乘機請辭，本來這是極難達到目的的，不過新老大因忌他功高，他肯離開，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因此一口應承，秦山傑辦妥了手續離開土匪。

秦山傑下山之後，立即返回生長地海陽鎮，由于他向在魯中活動，所以海陽鎮

這一帶，沒人知道他的過去，也因此秦山傑得以過新生活。

這一切都很理想，偏偏在這個時候，讓歐陽三叉了進來！本來他是萬死也不肯再走回頭路的，不過他熱愛他的妻兒，也熱愛他的家庭，為了這一切他只好重作馮婦！

這一夜他輾轉反側，難以成眠，不過他已決定此件事情過後，便立即搬家，改名換姓，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

×　×　×

天亮之後，秦山傑便醒來了，醒來時，頭還有點痛，他胡亂洗了個臉，正想出去吃早餐，大門却被人拍响。他以為來的是石城子那伙子，有點討厭，便不理他。

不料門聲越來越响，他只好去開門，想不到拍門的竟是昨夜被他踢了一脚的那個漢子，他冷冷地道：「你來幹什麼？」

那漢子露出一個笑容，道：「俺叫大方，是三哥叫俺來的！」

秦山傑讓他進來之後，探頭出去看了一下，然後將門關上，道：「什麼事？船到了嗎？」

「船是到了，但不敢靠岸！」

「是碼頭上有問題？」

「不是！」大方點上烟，道：「三哥叫俺來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

「什麼消息？」秦山傑臉色「唰」地變白：「是俺老婆……」他忽然標前一步，扭住大方的衣領。「你敢動她一根毫毛，俺就殺了你！」

大方忙道：「七哥，你別衝動，你放手……這件事跟你老婆沒有關係！」

秦山傑鬆了手道：「那麼你快說！」

「咱們聽到一個消息，官府裏面已經接到消息，說有一船大烟要從海路進山東！」大方道：「他們一定會加派人手檢查的！」

秦山傑怒哼一聲：「這消息其實你們昨晚已經知道，所以才找上俺是不是？哼，何必對俺來這一套！既然風聲這樣緊，誰還能幹得了？」

「別人不能，但你能！」

「少來這一套！你們是『吃定』了俺嗎！」

大方笑嘻嘻地道：「您說錯了，三哥是看得起你，要不還敢把這筆大生意押在你身上！」

秦山傑吐了一連串的粗言穢語，大方捺熄烟蒂，道：「船準備在離這裏十來里的鳳城靠岸，到時就得看你了！因為卸了貨，不能多作停留，一定要轉移！」

「什麼時候？」

「明天下半夜！今天晚上三哥會再派人來找你！」大方看了他一眼，又道：「你最好在今天想好辦法！咱們要跟他們鬥快，時間就是勝利！俺走啦！」

利用崇拜者

秦山傑送走了大方之後，獨個兒抽了兩根烟，然後才出去吃早點。茶寮裏的人都有點奇怪，因為秦山傑平日早上絕不上館子，都是在家裏吃的，不免問長問短。

秦山傑只好告訴他們老婆回娘家過年，因為他接了一單生意，要去烟台。茶客們紛紛要跟他聊天，秦山傑那有心情？匆匆吃飽便去找梁媽，他知道在鎮上只有一個親戚，所以很快便找到了。

梁媽見到他，便問道：「老爺，不用俺帶少爺離開了？」

秦山傑將她拉到沒人的地方，輕聲道：「昨晚兒的事，你有沒有告訴別人？」

梁媽道：「你知道俺一向嘴緊得很，俺一句也沒告訴別人！」

秦山傑又取出一叠鈔票來，塞在她手中，道：「梁媽，這幾個月俺對你不錯吧？俺這次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夠回來，這些錢你就拿去吧！萬一有事，你跟生兒也可以生活好幾年！」

梁媽要再推搪，却讓秦山傑按住。「別讓人看見！算是俺拜託你，您就把他當作是自己親人吧！」

梁媽今年四十多歲，是個寡婦，孩子周歲就犯天花死了，所以也很疼愛生兒，當下她收了錢便道：「老爺放心，有我就有他！」

秦山傑拍拍她的肩頭，道：「俺去僱輛馬車送你去！」

秦山傑辦好了這件事才回家，將家裏的儲蓄藏在床下的暗格，這是他建房子的時候弄來的。床下地上的一塊大紅磚是活動的，下面有兩尺深的暗格，這暗格只有他倆夫婦才知道！

由於今早大方的報訊，使他有點心驚肉跳起來，心中老是想些不祥的事，這是他從未試過的，所以便預作打算。

他將鈔票、首飾和貴重的物品，還有一把駁殼鎗都收藏好後，然後躺在床上，望着帳子冥思。

風聲緊張，有什麼辦法可以瞞過官府的耳目，平安將「貨」送到濟南？

由鳳城到濟南足足有八百里路，可眞不短，即使風聲不緊也不容易辦得到！

秦山傑想了十個方案，都立即讓自己推翻了。

中午，他胡亂熱了一碗冷飯吃了，又躺在床上苦苦思索，床前已洒了一地的烟蒂，却還沒有一點辦法！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大門又被人拍响，秦山傑嘟嚷了一聲：「操他奶奶的，天還沒黑就來了，俺可不是神仙！」他沒好氣地走去開門。

不料拍門的並非歐陽三的人，而是石城子他們，秦山傑板下臉來，道：「你們又來幹什麼？」

石城子笑嘻嘻地道：「咱們剛才聽一壺春茶寮掌櫃的說您要去烟台發財，咱們想求您……」

他話還未說畢，秦山傑便把門板推上，可是由於石城子一脚已踏了進來，門關不上，秦山傑又將門拉開，粗聲粗氣地道：「你們滾吧！」

小齊苦着臉道：「大哥，你發什麼脾氣，咱們聽說大嫂回娘家，特意買些酒肉來，想孝敬您！」他揚一揚手上的東西。

狗熊道：「大哥，有事跟咱們說說吧，說不定三杯下肚，火氣就消了！」

秦山傑沒辦法只好讓他們進來，沒好氣地說道：「你們要吃，就得下廚，還有，吃了晚飯就得滾，要不以後就別再來見俺！」

石城子他們一齊推舉「娘兒文」下厨。阿文因爲平日舉止都像女人，所以有了這個外號，他倒也常下厨，也不反對，乖乖拿了食物到厨房裏去。

小齊問道：「大哥，到底什麼事兒讓你光火？」

秦山傑懶懶地道：「沒什麼，說你們的吧！」

石城子道：「大哥，您知道咱們吊兒郎當的，都找不到事幹，希望你過了年之後，帶咱們發財去！」

「發財？」秦山傑哈哈地笑了起來：「能發財，俺還幹木匠？」

小齊忙道：「石城子說話就喜歡誇大，咱們只求能有三頓一宿，不用再向家裏伸手就行！你帶咱們跑單帮去吧！」

「俺考慮一下……跑單帮你們有本錢嗎？」

「咱們先替你幹活，等到賺到了錢，再自己幹！」

「好吧，過了年再說！」

幾個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娘兒文」將飯菜端上來了，大家坐下一齊喝着酒，狗熊忽然道：「有件事你們可能還不知道……」

石城子截口道：「別臭美，有話你就說！」

「聽說有一條到青島的船，在港外翻了，死了不少人！有的還是內陸的人，聽說棺材店連夜開工，趕着過年前把屍體運到死者家裏！」

小齊呸了他一口。「這種事跟咱們有什麼關係？」

狗熊白了他一眼，說道：「誰說跟咱們有關係，俺只是說出來，讓大家知道而已！」

石城子也道：「這種事有什麼好知道的？」

另一個叫曹彪的接道：「現在是尋歡作樂的時候，這種倒霉事，還是少提爲妙，大哥您說對不對？」

衆人都轉頭望着秦山傑，只見他好像傻了一般，手上那杯酒停在半空，一動也不動，就像讓人點了穴道。小齊訝然問道：「秦大哥，你在想什麼？」

秦山傑聽不到他的話，狗熊忍不住大叫一聲：「秦大哥！您在想些什麼？」

秦山傑霍然一醒，忙道：「沒什麼……沒什麼……」

小齊笑道：「俺看秦大哥九成是惦記着老婆兒子！」

秦山傑只好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又讓你猜對了！來，大家快吃吧，俺今日頭有點暈，想早點休息！」

衆人見他這樣說，都興趣索然，匆匆吃飽飯，將碗筷收拾去。秦山傑點上一根香烟，他的神情令人一望便知道，正在考慮一件大事情！

狗熊輕聲對石城子道：「秦大哥好像變了，以前他不是這樣的，是不是討厭咱們？」

「不會！」石城子道：「依我看秦大哥是在想生意的事！」

秦山傑忽然抬頭問道：「你們眞的想跟俺去跑單帮？」

小齊興奮地道：「秦大哥，你肯帶携咱們？」石城子、狗熊和「娘兒文」也都興奮起來，問長問短。

秦山傑道：「大老闆不是俺，到底他肯不肯還得去問問他，俺可不能作主！但你們父母都肯讓你們去嗎？」

曹彪道：「幹嘛不讓咱們去？咱們爹娘也希望咱們有出息呀！」

「但這一趟可能趕不回來過年，而且時近年底，路上不靖，可能有危險！」

石城子一拍胸膛，大聲說道：「一定可以！」

狗熊問道：「秦大哥，您的大老闆是誰？」

「這個你們別問……嗯，你們走吧，因爲連俺也還沒決定，接不接這生意！」

「因爲你怕有危險？」

秦山傑乾笑道：「俺巳有家小，跟你們不一樣，你們先回去，讓俺好好想一想，有消息就通知你們！」

石城子喜孜孜地道：「那咱們也不再打擾了，大哥早點休息！」

那些小伙子興高采烈地去後，秦山傑繼續抽烟，他自他們身上想到一個妥善的辦法，不過覺得利用了這些崇拜者，心中有點不安。

深夜十一點，秦山傑正等得焦慮，大門又被拍響了，敲得又輕又巧，秦山傑却似豹子般自床上跳了起來，三步併作兩步，走至門後輕輕問道：「誰呀？」

「是老三！」門外傳來了歐陽三的聲音。

秦山傑忙將大門打開，來的除了歐陽三之外還有兩個漢子，一個是昨天晚上巳見過的，另一個則十分陌生。

秦山傑關上門，歐陽三便道：「老七，俺來替你介紹，這是『青龍帮』的老大楚龍，這是俺的弟兄白永安，你巳見過！」他又替楚龍介紹，「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拚命七郎』秦山傑！」

楚龍抱了個羅漢拳，道：「七郎的大名，楚某久仰，今後請多多指敎！」

秦山傑不肯以江湖禮數相見，伸出右手，道：「歡迎朋友光臨！」楚龍微微一怔，終於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秦山傑肅手道：「三位請坐！」他倒了幾杯茶，又遞上捲烟，一切都似平常百姓待客。

楚龍哈哈一笑。「七郎眞的不屑跟咱們稱兄道弟呀！」

「那裏，俺高攀不起！」

「楚老大的勢力由丁家港到白沙灘沿海一帶，無人能及！」歐陽三道：「老七，你想到辦法沒有？」

「辦法是有一個，不曉得你們辦不辦得到！」

楚龍大剌剌地道：「世上無難事，只要七郎說得出，楚某人就敢辦，也能辦得到！」

秦山傑心中暗暗冷笑，嘴上却道：「這就容易得多！你們都知道青島翻船的事吧？」

楚龍立即接口道：「海面上的事，沒一件能瞞得住俺！但這件事跟咱們有什麼關係？」

「你能不能在丁家港外也弄一件這種事故？」

楚龍眉頭一皺，道：「這跟咱們發財有關連？」

「當然有，要不俺怎敢勞動楚先生？」秦山傑嘆了一口氣，道：「俺是從這件事想到一個辦法，咱們也照樣來一次，然後假裝把屍體運走，而大烟就放在棺材裏面，這樣……」

他話未說畢，歐陽三巳拍着桌子道：「妙，眞是妙計，包管天不知地不知，那些吃公飯的都是些飯桶，更不會知道！」

秦山傑白了他一眼：「你要讓隣居都知道？」

歐陽三尷尬地笑笑，楚龍却沉着臉道：「但青島那裏可不是咱們的範圍……」

「誰叫你在青島外弄？是在丁家港外弄！」

「丁家港沒客輪，只有客船！」

秦山傑嘆了一口氣，道：「你還沒聽清楚，俺是叫你在港外弄！俺問你，從上海到烟台的船是不是要從丁家港經過？」

楚龍道：「客輪體積大，而且是鐵壳的，不容易下手！」

「你如果能想到別的辦法，那更好！」秦山傑語氣不無怨懣，「總之俺認爲利用棺材運『貨』最安全，但先決的條件一定要先有一件事故發生，這樣才不會引起外人和官府注意！」

歐陽三道：「楚老大，你就想想辦法吧！」

楚龍苦着臉說道：「時間這麼急，叫俺想得出來？」他狠狠地抽着烟，半晌抬頭問道：「七郎，你眞的沒有別的辦法了麼？」

秦山傑道：「這件事並不太難辦，以楚先生之能，及『青龍帮』的勢力相信絕無問題！」

歐陽三也道：「老楚，你也別推推搪搪的，這筆大財賺了大家都有份！」

楚龍道：「俺若想得出來，還要來找他？」他向秦山傑一指。

歐陽三道：「老秦，全看你的了！」

秦山傑道：「辦法不是沒有……嗯，把貨運到青島附近，再弄個橫額，上書海難者引魂回故里，這樣就行！」

楚龍道：「那麼別人也會參加……」

秦山傑接口道：「就是要他們參加，這樣更加不會引起官府的注意！」

歐陽三又叫道：「妙計，妙計！俺總算沒找錯人！」

秦山傑道：「不過一切要弄得風光一點，找人到青島組織，再請道士引魂帶路，咱們的貨裝在棺材裏面，混進去！」

楚龍點了點頭，說道：「這個倒是有辦法！」

「不過最好找些面生一點的去攪，要不但達到目的！而且還要快，最好明天就去！」

歐陽三問：「那你什麼時候去？」

「俺後天帶一班吹打，還有九個人趕去青島！」秦山傑道：「運貨的馬車要用咱們的人，俺這裏有兩位車夫。」

歐陽三道：「俺信得過你，你能找到的，就由你找，俺那邊的人不好露面！」

秦山傑道：「就這樣吧，司別躭誤時間！」

歐陽三與楚龍走了之後，秦山傑又想了一些細節，然後上床。第二天，他照常去茶寮喝茶，然後去找石城子，因爲石城子家裏沒人。

他叫開了門，石城子才剛睡醒，秦山傑將門關上，說道：「把你那些弟兄都找來！」

石城子大喜，問道：「大哥，您肯帶携咱們？」

「回來再說！」秦山傑捲了一根烟，悠悠地吸着；石城子連臉也不擦一把，就開門出去了。

二十分鐘之後，房子裏巳多了六個青年，狗熊緊張地問：「大哥，大老闆肯讓咱們去？」

秦山傑心情有點沉重，沉吟了半晌才道：「你們要考慮清楚，這一趟……絕大多數不能回來……過年……」

「沒問題，有錢賺就行。」那些小伙子們，興高采烈地應着，小齊問：「大哥，咱們能賺多少？」

「先發三個大洋，回來還有！」

小伙子們都跳了起來，娘兒文問道：「是幹甚麼活，這樣好賺錢的？」

秦山傑心頭一陣揪緊，他正沉吟着怎樣回答，曹彪巳搶着道：「他媽的，你要是不去的，就別問，要是去的就少問！」

秦山傑道：「這件事得先告訴你們一下……嗯，就是青島翻船那件事，有人要成立一個『死難者引魂回鄉委員會』，把各地的死難者運回其家鄉……」

石城子截口道：「咱們要做抑棺的工作？」

「不錯，是做運棺的馬車夫和吹打的樂手！」

娘兒文道：「俺這兩項都不懂……」

秦山傑道：「打鼓吧，那很簡單，我敎你！不過俺顧慮你們家長不會讓你們去，因爲這種事，一般人都不愛做嘛，何況時在年底！」

石城子道：「俺完全沒有問題，相信他們也不會有問題！」

小齊道：「咱們回家只說跟秦大哥去跑單帮，一定沒問題！」

秦山傑臉上並無笑容。「你們回家再考慮一下，因爲可能會有點危險……」

娘兒文忙問：「大哥，你怕那些寃死的會……顯靈？」

曹彪擂了他一拳。「去你的，俺建議秦大哥，不要讓他去。」

秦山傑道：「他們這樣大張旗鼓的，俺怕船小與和官府不高興，要不他們也不會出這麼高的工錢！」

石城子道：「咱們都不怕！」

秦山傑道：「回來的時候，咱們再辦一批貨來賣！好吧，你們都回去吧，俺要去跟吹打的聯繫！」

× × ×

第二天早上，石城子、小齊、狗熊、娘兒文、曹彪，和一個綽號「三隻手」的青年一齊來找秦山傑，表示家裏都讚成讓他們跟他去跑單帮。

秦山傑心頭如鉛重，他知道自己是在利用他們，利用他們的無知、利用他們對自己的崇拜、利用他們的生命！「好吧，咱們吃了早飯就上路！不過以後你們一切行動要聽俺的！」石城子等人滿口應允。

小風波

秦山傑帶着石城子、小齊、狗熊、曹彪、娘兒文、三隻手，另外還有六七個吹打的，乘五輛馬車趕去青島。

路上，秦山傑叫娘兒文和三隻手跟吹打樂手學習打响盞和鼓的技倆，他不斷催促車夫，但仍走了兩天才到達。

秦山傑找了客棧，又給錢他們去吃飯，自己則去找歐陽三。

他在一家小客棧裏找到歐陽三，歐陽三一見到他便埋怨道：「老弟，你怎地到現在才來，急死俺了！」

秦山傑冷冷地道：「俺老婆在你手中，俺敢不來麼？」

歐陽三乾笑一聲：「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你帶了多少個人？」

「連俺一共十四個！」秦山傑道：「老三，咱們先小人後君子，在未談工作時，先談談俺老婆的事！」

「你放心，咱們對她好得很，把她當作皇后，你不相信的話，以後見到她時可以問她！」

「不是這個問題！俺要問你，當俺完成任務之後，你是不是一定放人？」

「這個自然！」歐陽三咬牙切齒地道：「那天俺已發過重誓！賺到這筆錢後，俺也要到別處去享福了，絕對不會再難爲你！」

「假如俺不能完成任務呢？」

「只要你能盡力，人質照放！決不食言！」

「假如俺讓吃公飯的人打死呢？」

「俺負責撫養你妻兒！」歐陽三道：「老七，你也知道俺一向說話，一是一，二是二！」

秦山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覺得他頗有誠意，略爲放心，遞了一根烟給他。「老三，你也知道俺的爲人，你守信用，大家留點情面，如果不守信用，俺發誓你跑到天涯海角，也要跟你作對到底！」

歐陽三哈哈一笑：「誰喜歡跟你作對！好啦，說說正經事吧！」

「你那裏準備得怎樣？」

歐陽三笑着說道：「想不到你的計劃竟然大受歡迎，現在已有十多個人報名，還交了錢，願意讓咱們替他們的親人運棺回去！」

「幾時起程？」

「兩天後吧，楚龍答應兩天後將貨運到他家附近等咱們！」

「官府裏的人對咱們這個舉動有什麼反應？」

「派了人來看過，沒有什麼表示！」

歐陽三問道：「你還有什麼好辦法？」

「楚龍將貨放在棺材裏？」

「是的，到咱們去到時才將貨物搬上車！」

「不好！你立即派人通知他們，要裝作是『引魂』的，半路再跟咱們會合，還得找人扮孝子賢孫，沿途痛哭，這才不會引人注意！」秦山傑將烟捺熄，續道：「咱們由這裏出發，可能也會有家屬跟在一起，一切要小心，不能露出破綻！」

歐陽三喜道：「都聽你的！」

「明天俺便帶人去跟他們會合，屆時大家裝作不認識……」秦山傑附在歐陽三耳邊說了一陣子話。

歐陽三道：「明天俺去找你！」

「不，俺那些人不知這情況，咱們最好約定在一個地方見面！」

「好吧！明午在四方鎮碰頭，到時再商量！」

×　×　×

秦山傑回客棧時，石城子等人都緊張地問他的情況，秦山傑道：「別緊張，工錢已經收了，還怕他們不給咱們幹活？現在先睡覺吧！」

第二天中午他們到四方鎮，歐陽三便迎了上來，忙招呼道：「秦老弟，俺久等了！」

秦山傑道：「俺昨天到城內去找你表弟，才知道你在這裏！」

「吃了飯你們先休息一下吧，黃昏俺才來找你！」歐陽三道：「俺請客！」

「這怎行？要您介紹工作，還要你破費！」

歐陽三笑笑，道：「過了年俺去海陽找你，到時候再好好地喝一頓吧！」他說着揮揮手便去了。

石城子遂問道：「大哥，他是介紹人嗎？」

秦山傑唔了一聲，帶他們去吃飯，飯後到附近溜躂，黃昏才回鎮，一進鎮又看到歐陽三了，秦山傑忙迎上去。

歐陽三輕聲道：「楚龍已把貨搬上碼頭，今夜出發，明早便扮孝子送葬，你們去膠縣會合吧！」

「青島那方幾時起程？」

「明天午時，在碼頭拜祭之後，便開始出發！」

秦山傑道：「那麼叫他們走慢一點，要不然青島那方的趕不上！」

歐陽三道：「這個不用你吩咐，俺一切已安排好！」

×　×　×

秦山傑帶人趕到膠縣，很快便找到楚龍他們，他還發現歐陽三的親信白永安和大方也在其中，棺材共有十多具，孝子也有十多個。

秦山傑上前自我介紹，楚龍的親信楊十里和何長山道：「咱們等了好幾個鐘頭了，快叫吹打的『响』一陣吧！」

秦山傑回頭叫吹打的走在最前面，「的的打打」地吹打起來，好不熱鬧，惹來了好些閒人觀看，秦山傑又叫石城子他們上轅駕車。

秦山傑向楚龍打了個眼色，楚龍會意，便道：「天已快黑，咱們就在這裏過一夜，明天再走吧！」

他們包下一間客棧，還花了筆利是錢，才將十來具棺材抬進客棧，石城子悄悄對秦山傑道：「大哥，那些棺材好重！」

小齊道：「他們是死在海裏的，全身都灌滿了水，那能不重！」

秦山傑道：「不是咱們的事，少管！前來跑江湖，不能不管閒事，要不就要吃虧！」

第二天，他們並不緊張，慢吞吞地吃早餐，再慢慢將棺材搬上大馬車，每輛馬車放三具棺材，還坐着幾個「孝子」，一

共是五輛馬車，十五具大棺材。

吹打的又奏起喪樂，馬車才慢慢駛出縣城，出了城，吹打的才停止了吹奏。

車子慢慢地走了半天，孝子時續時斷地乾哭幾聲，石城子回頭見他們臉上有的只是緊張的神情，却沒有悲傷，心中有點奇怪。

車子又走了幾里路，後面忽然傳來一片愁雲慘霧的哭聲，忽然有一匹馬馳了上來，叫道：「借問一下，你們是否是青島海難的家屬？」

秦山傑道：「是的，什麼事？」

「咱們那邊也是海難者的家屬，因攪了一個引魂回鄉的禮節，所以一起行動，你們參不參加？」

秦山傑道：「這要問問孝子才行！」他對「孝子」們說了幾句，那幾個「孝子」便跟那個大漢商量起來，石城子等人隔遠聽到一點，估計他們是在議論價錢，後來大概談好了，「孝子」回來叫大家停車等後面那隊馬車到近才隨行。

不久後面那隊馬車迤邐而至，秦山傑招呼石城子等人將車「插」在那隊馬車之中，兩班子吹打的又「滴滴打打」地吹打起來，孝子們哭個不停。石城子覺得兩邊的孝子情況大不相同，很想跟秦山傑聊聊，可惜一直沒有機會，還有一點，那些馬車雖然也放着三具棺材，但馬匹跑動時，遠遠不像這邊的吃力，這也是一個疑點。

不過，自從那兩隊馬車聯合起來之後，速度却加快了，幸而秦山傑這五車的馬都是上駟，車子雖重，仍然能夠跟上。

石城子能夠看出疑點，秦山傑自然也看出破綻，不過現在無計可施，只盼老天爺作美，不要下雪，否則車轍便很容易露出破綻來。幸而秦山傑這五車的人比較少，每輛最多只乘三個人，而那邊則由三個至五七個不等，所以若不是細心的，也無從一眼便看出差別來。

以前他們逢鎮過夜，逢鄉歇脚，但現在往往不停，反正孝子們都無心飲食，只吃些乾糧，喝些冷水。

馬車走了兩天便到進諸城，死難者裏面有七個是諸城人，因此他們便在諸城停了一夜，秦山傑立即重新調配馬車，載烟土的馬車，每輛只載兩具棺材。

第二天，秦山傑也不趕着起程，而是在城內挑了幾匹精壯的馬代替原有的一些較弱的馬，弄好一切才出發，他將代換下來的馬隨在馬車後面，以便在路上更換。

馬車改向西北行走，下一站便是二十里舖，這時候，已靠年關，天上却下起鵝毛雪來，車夫們都備有酒瓶，不時喝酒驅寒。由于道路難走，速度又慢了起來，不過，秦山傑放心得很，因爲這時候官府方面的注意力一定比較鬆懈。

由諸城到二十里舖，本應是兩天多的行程，結果要走四天才能到達，大年三十的下午，馬車經過一座小集，白永安便吩咐暫停，因爲一來要讓工作人員歇歇，二來提防孝子們身體支持不住。

臨進集時，白永安給每個車夫都派了幾個銅板，算是老闆的一點體恤，而孝子們也各封了一個紅包給車夫和吹打的。

那些孝子們在這關頭，哭得更慘，車夫們領了錢則興高采烈，却難爲了那些假孝子，要死裝悲哀，免得露出破綻！

馬車進集，秦山傑一邊叫車夫卸轅，一邊請孝子們去飯館吃飯，他自己當然與石城子他們一齊工作，小齊道：「大哥，等下咱們請你喝酒！」

秦山傑道：「不，今日俺請！你們不給我請的，便是看不起俺！」

娘兒文道：「咱們商量過了，一定要請你吃一頓，感謝你對咱們的提携！」

秦山傑苦笑一聲，說道：「大家出來混，不要說感謝兩個字，你們是要賣力氣的！」

曹彪道：「好，你們別吵，咱們到二十里舖再請大哥！」

話音剛落，街角那裏却有人吵了起來，秦山傑臉色微微一變，向白永安打了個眼色，道：「你們繼續工作，老闆，咱們去看看！」

兩人走到街角，才知道飯館的老闆不肯讓孝子們進去吃飯，白永安道：「老闆，你們是開門做生意的，那有趕走客人的道理？」

「嘿，現在是啥時候？碰到這種事，明春能不倒霉？」那老闆道：「你們不信便去別家問問！」

白永安怒道：「有錢還怕買不到吃的？咱們到別家去！」他們跑遍了全集，那些飯館全都關了門，門上都貼着告示，要到新春初七才開門，衆人沒辦法，只好返回那家飯館，剛好見到夥計們要在上板關店。

白永安連忙將他們攔住，大聲道：「老闆，您行個方便吧，反正現在沒有其他客人，也不怕沖倒了什麼人！」

老闆在店裏道：「再多的錢，俺也不做，你們請吧！」

秦山傑道：「老闆，就通融一下吧，難道要孝子們也餓死？」

白永安見他不答話，怒道：「他不讓咱們進去，咱們就把棺材放在他們店門口，叫他倒霉一輩子！」

一個孝子道：「算了吧，客棧裏也有飯吃，咱們將就一下吧！」

白永安自然也不想將事情弄大，便帶着他們去找客棧，不料那些客棧也不讓他們住店，就連棺材放在店外面也不行。白永安說道：「咱們衝進去，不要跟他們講理！」

孝子們心情都不好，大年三十吃了這種鷩，一哄而起，沒想到里長已帶人趕來，大聲道：「別吵！做生意是你情我願的事，不許鬧事，要不然請你們到牢獄裏過年去！」

白永安見里長帶人來，態度登時軟了，秦山傑忙打圓塲：「里長，他們幾天都吃乾糧，再這樣下去，身體可支持不住啦，這樣吧，咱們不進去，您請他們煮些飯菜吧，咱們到車上吃去！」

里長點點頭，道：「這個俺倒可以替你們作主，不過吃了飯你們就要離開，不許再停在鎮裏！」

一個孝子道：「里長，你以爲咱們很希望做孝子嗎？你就算還沒當過孝子，總有一天也會遇上，如果咱們對換一下，你會覺得怎樣？」

里長寒着臉道：「俺是受集上的人委

託，來跟你們說話的，假如你跟俺對調，你們又肯讓這幾十具棺材放在集上過年嗎？你們聽！」

眾人一聽，外面鞭炮不絕于耳，里長道：「他們都在趕霉氣！」他目光一掃，道：「俺給你們一個方便，到集北那小廟過夜吧！恐怕這幾天，你們都會遇到這種困難，多買些乾糧吧！」他去跟客棧老闆交涉了一下，便帶人走了。

有幾個身體不好的，便向客棧買了幾張舊棉被，不久煮好飯菜，每人連菜帶飯一盤端出來，孝子們付過錢便上車吃飯。

眾人匆匆吃過飯，趁天色未晚便趕到集北的破廟裏去，那廟很小，只夠孝子們擠在一起，車夫們只能在廟外的車上過夜，娘兒文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今年大年夜，要跟死人一齊渡過！」

意料不到的街突

新春初一，載着棺材的馬車隊又出發了。一路上，都聽到歡樂的笑聲和吵耳的鞭炮聲，娘兒文有點悶悶不樂的樣子，秦山傑輕聲問道：「小文，你想家啦？」

「那裏？俺……」

狗熊道：「他媽的，你還不認！」

秦山傑忙道：「別笑他，頭一趟出遠門，都是這樣，何況古人也說過，每逢佳節倍思親嘛！」

曹彪道：「咱們到二十里舖，只怕也不能進去！這次可慘了，啃了好幾天的饅頭咸菜！」

秦山傑道：「如果他們不讓咱們進城，咱們就派人去買飯菜回來吃！」

白永安大聲下令，叫吹打的今日全部停止，免得惹旁人的反感。馬車雖然一早便起程，但因爲頂風的關係，到達二十里舖已是天黑時份。

只見集外燈光點點，三隻手道：「奇怪，今天又不是元宵，怎地有人點燈？」

秦山傑眉頭一皺，暗覺不妙，却沒有做聲，馬車到集外，便被百多個壯丁圍住，白永安大聲問道：「啥事兒，請大家慢慢商量！」

一個長着三綹長髯的老者道：「你們是不是要進二十里舖？」

秦山傑應了一聲，那老者道：「請你們過了初七才進去吧，咱們不歡迎！」

白永安怒道：「這路是你們的嗎？」

「不錯，二十里舖裏的地和路都是咱們的！」

一個孝子排眾而出，道：「柳大叔，俺是三毛……」

那老者說道：「俺老眼未花，早看到啦！」

「俺爹自上海回來，在青島港外……」

老者道：「老漢早已在你娘那裏知道，小侄子，難爲你一片孝心，千里迢迢運棺回來，不過今日下午咱們開過會，決定不讓你們進去！」

那孝子臉色一變，道：「也要過了初七？」

「這倒不用，外鄉的，初八才能通過，你們明天天亮之前就可以進去！」

秦山傑說道：「那麼咱們經過可不可以？」

老者道：「不可以！」

白永安道：「天下間有這道理嗎？」

「怎會沒有？新春頭幾十具棺材在集子裏經過，這像什麼？」

一個孝子道：「你不怕死人不會原諒你們嗎？」

老者臉色一變，道：「這是咱們二十里舖所有的活人的决定，你們說什麼都沒用！」

三毛道：「大叔，俺爹生前捐了不少錢給鎮上修路，他今日遇難而死，你們就沒一點同情心嗎？」

「這個俺記得，你爹生前旣然這般熱心鄉里公益，他死後也不想騷擾鄉親！」

三毛怒道：「他不想騷擾鄉親，是一回事，你們却不能認錢不認人！俺今夜一定要回家！」

一個壯丁接口道：「你要回家，咱們歡迎，但棺材要停在外面！」

「不，不單止俺要回家，俺爹的屍體也要回家！」

老者向後面大聲叫道：「列隊！」那些壯丁們一字長蛇陣橫開，手上都提着棍棍棒棒。

三毛道：「大家跟他們拚了吧！」那些孝子們見他們一早便有所準備，都怒火塡膺，磨拳擦掌，要跟對方拚一拚！

秦山傑忙道：「大家靜一靜，他們手上都有武器，好漢不吃眼前虧，忍讓一下吧！」

「不行，上一次還有道理，這一次回到自己的家鄉，還不讓人進去，天地不容，不能再讓！」

白永安也道：「別忙，再跟他們講講！老伯，請您跟他們說一說，讓二十里舖的死難者家屬進去，咱們天亮之後再經過，絕不在貴境逗留！」

壯丁們道：「咱們若讓你們進去，沒法向鄉親們解釋，你們繞路走吧！」

秦山傑道：「第一，繞路太遠，第二附近的小路咱們的大馬車沒法通過！」

「那就等七天吧！」

「你們在這裏陪咱們七天？」

「你們不走，咱們便在這裏陪你們七天！你以爲咱們很好受？這時候誰不在家裏團聚？偏敎咱們抽到籤，要來這裏喝西北風！」

秦山傑轉頭問白永安：「老闆，怎麼辦？」

大方在一旁說道：「咱們付他買路錢吧！」

白永安點點頭：「老伯，咱們付你們的買路錢吧，您請開個價！」

老者道：「你以爲咱們是攔道打劫的强盜嗎？」

白永安心中暗罵：「操你媽的，換作是平日，老子早一槍幹掉你！」臉上却陪笑道：「咱們不是這個意思……是想送點錢，給你們做場法事，衝掉霉氣，總之讓死人活人都好過一點！」

「你們等一等，老漢去跟他們商量一下！」

過了一陣，老者道：「咱們鎭上共有六百多戶，每戶兩個大洋，咱們便放你們過去！」

大方怪叫一聲：「那不是要一千多個

大洋？孝子們，你們肯不肯花這筆錢？」

孝子們都怒火塡膺，罵道：「他們根本不是人，竟然想趁火打刦！」

有的則叫道：「發死人財，生兒子也沒屁股！」

白永安說道：「老伯，可不可以減減價？」

他們又商量了一陣，老者道：「一口價，一戶一個半大洋！」

白永安拉着秦山傑到一旁去說話。「七郎，好不好給他們？」

秦山傑道：「那些孝子是不會付的，假如由咱們付，可能引起別人的誤會！」

「那怎辦？」

秦山傑也甚感爲難，負手於背，在車後踱着步，沒想到，那些孝子們已與壯丁們衝突起來。

秦山傑忙道：「快阻止他們！」他倆立即衝到人羣中勸架，可是雙方打開之後，再難停手，壯丁們由於手上有武器，因此孝子們一開始便紛紛受傷，這一來，孝子們更加憤怒，奮不顧身向壯丁們攻擊，有些拾起石頭向對方猛擲。

不久，壯丁們也衝了過來，雙方形成一堆堆，展開搏鬥，有幾個壯丁也向秦山傑、大方和白永安攻擊，大方和白永安怎能忍受得住，幾個回合便搶來一條長棒，隨即揮棒反擊。

秦山傑跳到馬車頂，大聲叫道：「大家停手，有事慢慢商量，新春初一不要動粗！」

白永安賊性發作，對着車夫們喝道：「你們都死了不成，還不動手？」他長棒一掃，一個壯丁的脚骨被其打斷，頓時跌倒地上，呻吟起來！

壯丁之中也有好些學過武藝的，紛紛圍上來，把白永安和大方困住。

孝子們幾個接觸已紛紛受傷，慢慢後退，壯丁們喊道：「將馬車推倒，把棺材抬下來！」

孝子們叫道：「咱們都跟他們拚命了吧！」

秦山傑見情況不可收拾，只好從車上跳下來，他赤手空拳打倒幾個壯丁，替大方和白永安打開缺口，道：「老闆，快想辦法，現在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

大方將長棒向後一拋，喝道：「接住！」秦山傑下意識地伸手一接，大方忽然抽出一柄槍來。

秦山傑大驚，急道：「不可開槍！」他搶前一步，長棒向大方手上的手槍掃去，可是已慢了半步，只聽「砰」的一聲，第一顆子彈已出了膛。

子彈不是射向人羣，而是向天發射，但這顆子彈在此時此地的威力却可比美古時皇帝的聖旨！槍聲剛過，雙方便霍地停住。

秦山傑鬆了一口氣，長棒在地上一點，身子如飛燕一般，飛上車頂，將長棒一丢，雙手叉腰，道：「柳老伯，你們打傷了人，怎樣賠償！」

那老者一楞，反問：「你們也打傷了咱們，你又打算怎樣賠償！」

「大家清點一下受傷的人數，看誰那一邊的人多！」

一個壯丁道：「不必多此一舉，打鬥起來自然有人受傷！」

「先動手的是你們！」秦山傑道：「而且你們手上都有武器！」

壯丁大聲道：「不對，先動手的是你們！」

秦山傑道：「好吧，大家不用爭論，咱們將這件事交給官府辦理吧！」

新春頭見官府，可不吉利，那姓柳的老漢忙道：「算啦，這件事就這樣吧，誰也不用計較誰先動手！」

大方把手上的槍揚了一揚，道：「你們說得倒好聽，打傷了人就這樣算了？剛才俺的槍如果對着你開，你們肯就此算了嗎？」

老漢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壯丁們道：「不用怕他，他槍膛內的子彈有限！」

大方說道：「不錯，俺只有二十顆子彈，開了一顆，還有十九顆，誰敢出來試試？」

那些壯丁雖然胆氣豪，但的確不敢與槍彈作對，老漢道：「用槍……這個可是犯法的……」

「用長棒打人便不是犯法嗎？」孝子們都怒吼起來。

老漢乾咳了幾聲，道：「那麼你們意欲何爲？」

大方看了孝子們一眼，說道：「咱們可以不與你們計較，但是你們得讓咱們進鎭！」

秦山傑加上一句：「咱們不會在鎭上逗留，也不會騷擾鎭上的人，他們若怕倒霉的，就把門窗關上吧！」

一個壯丁道：「老伯不用怕，咱們去報官，他私藏軍火，罪名重得很！」

大方哈哈笑道：「俺可以隨便跑掉，你們去那裏找俺？但你們都住在鎭上，就算官府不找，咱們以後也會……哈哈！」

老漢找了幾個人走到後面商量，秦山傑則吩咐車夫扶受傷的孝子上馬車，孝子們在車上破口大罵。

過了頓飯工夫，老漢道：「好吧，咱們答應你的要求，不過你們過時，不可哭，不可吹打！」

秦山傑道：「咱們答應你！」他對孝子們說了一番話，便吩咐車夫準備起程。

老漢道：「請等二十分鐘，咱們進鎭叫人關門！」

大方怒道：「他媽的，這老烏龜也眞可惱！」

秦山傑說道：「算了吧，大家忍一忍吧！」

過了二十分鐘，壯丁們果然讓開一條路，給馬車過鎭，白永安悄悄問秦山傑：「七郎，會不會有事？」

秦山傑道：「放心，他們怕咱們來報復，一定沒事！」果然馬車順利通過二十里舖，那幾個二十里舖人氏的孝子，便回家去了，其他人則繼續前進。

孝子們問道：「咱們去那裏過夜？」

秦山傑說道：「就在車上過夜，到濰坊城時，也不要進去，派人去買些吃的就好！」

一個年紀較大的孝子道：「最好找個大夫來替受傷的人敷藥！」

秦山傑道：「可以，停車休息吧！」

第二天中午，他們便到達濰坊城了，

秦山傑親自帶石城子等六個人進城，要買糕餅饅頭倒不太困難，因爲有些小吃店，初二便啓市了，不過要找大夫可就困難得多了，城內幾家跌打醫師的藥局都還未開門，最後秦山傑才問了路，備了一份厚禮，直趨一個跌打醫師的家門。

開門的門公道：「咱們老爺後天才看症，你們後天才來吧！」

「醫者父母心，請你向鄭醫師說一聲，請他出次診！」

門公問：「傷者在那裏？」

「就在城南口，咱們還可以多付一點錢！」

「你等等！」門公進內一陣才再出來：「老爺在吃飯，你們進來等一等吧！」

秦山傑怕鄭家的人生疑，便叫石城子他們在外面等候。他走到大廳，果見廳上坐了滿滿的一桌子人，門公示意他坐下，也去吃飯，沒人來招呼他。

過了十分鐘，一個五十左右年紀身裁瘦削的男人離桌坐到秦山傑對面的沙發上，抽着烟問道：「傷者受的是什麼傷？」

「您就是鄭醫師？」秦山傑堆下笑容，「他們受的都是些棒傷！」

「他們？到底有多少個病人？」

「大概二十個吧！」

鄭醫師心中有點高興，却故意道：「這麼多人，俺做不來，也沒這麼多的時間，你請找別人吧！」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請你帮帮忙！」

「好吧，俺找幾個人去，不過醫藥費要高一點！」

「沒問題，只要合理就行！」

鄭醫師叫家人去將住在城內的幾個徒弟找來，提了幾隻藥箱，便跟秦山傑出門。到了城外，忽見幾個穿制服的大漢圍着引魂的隊伍，雙方似有所爭執，秦山傑心頭一沉，不由站定。

鄭醫師連忙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他的嗓門大，說的話讓穿制服的人聽見，轉頭問道：「你們是不是一夥的？都過來！」

鄭醫師忙道：「俺是城內的鄭醫師……」他轉身要回城，却讓秦山傑一把抓住。「你，你們是强盜？」

「你胡說什麼？過去吧！咱們都不怕你還怕？」秦山傑推着鄭醫師走過去。他嘴上說不怕，心中却猶如十五隻吊桶般，七上八落的。

露出馬脚

他們走到馬車前，幾個穿制服的便舉起槍來，一個便衣道：「舉手，咱們要搜身！」

秦山傑向石城子等人打了個眼色，首先高舉雙手。鄭醫師道：「莊隊長，俺是被他們請來看病的，跟他們可不認識！」

那個便衣道：「俺不會冤枉好人，你們站到一旁去！」

刑警伸手在秦山傑他們身上摸索，秦山傑忍不住問道：「隊長，咱們犯了什麼法？」

「你是幹什麼的？」

「馬車夫，是白老闆僱咱們來趕馬車載棺材的！」

莊隊長道：「咱們接到消息，說你們之中有人私藏槍械，所以來搜查一下！」

秦山傑見大方在馬車後向他打手勢，便道：「誰呀？咱們做車夫的可不知道！」他轉頭問道：「石城子，你們知道不知道？」

石城子十分機伶，忙道：「咱們也不知道，除非那人露出槍械，要不誰會知道？」小齊等人也一口咬定不知道。

莊隊長冷笑一聲，道：「你們都在一起，怎會不知道？」

秦山傑道：「眞的不知道，隊長是不是誤信人言？」

莊隊長冷哼一聲：「他媽的，你以爲咱們都沒有腦袋嗎？俺問你，你們昨晚是不是在二十里鋪？」

「是的，咱們從那裏經過。」

「是不是發生了衝突？」莊隊長忽然指一指娘兒文，道：「你答！」

娘兒文一張臉登時變白，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莊隊長雙眼一瞪，喝道：「說！不答？」這一來，娘兒文更加說不出話來了。

石城子道：「小文，你就老實告訴他吧，免得他們懷疑！」說着向娘兒文打了個眼色。

莊隊長看不到他打眼色，但却惱他開口，回身刮了他一巴掌。「他媽的，你不作聲，沒人會說你是啞巴！」

石城子半邊臉立即腫起來，曹彪嚷道：「你們吃公飯的便可以隨便打人嗎？」

莊隊長怒吼一聲：「你敢再說一句，俺連你也打了！」

曹彪道：「你們不能知法犯法！」

莊隊長大怒，向曹彪走過去，石城子道：「你要打便打俺吧！」

「好義氣，俺偏兩個都要打！」

一個孝子忽然叫道：「救命呀，救命呀！」

莊隊長一怔，喝道：「你嚷什麼？」

那孝子是歐陽三手下假扮的，見過不少風浪，却故意裝出一副害怕的神情，道：「俺怕……怕你也會打咱們！」

莊隊長倒不好意思再找石城子跟曹彪的晦氣，走到娘兒文身前，道：「你再不說，俺便認定是你私藏槍械的！」

「不是俺……俺說了……昨夜咱們是跟二十里鋪的人起了衝突，他們手上都提着棍棒，但俺看不到有人用槍……」

莊隊長雙眼如刀一般鋒利，緊迫一句：「有沒有聽見槍聲？」

「那時候誰還顧得上！俺怕得要死，匿在車篷裏，外面叫得又兇，就算有人開槍也聽不到，看不見！」

秦山傑等人聽他這樣說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莊隊長道：「眞的？」

秦山傑道：「那時候咱們跟他一齊匿在車廂內，俺可以證明他說的是眞的，所以咱們幾個都沒有受傷！」

莊隊長道：「俺相信這件事是眞的，你們乖乖地供出來，要不咱們便要開棺檢查！」

孝子們臉色都變了，秦山傑忙道：「隊長，俺也相信你的消息，但你有沒有想

過，這是二十里鋪里的人，向咱們勒索過路錢不遂，而誣告咱們的？」

「咱們的消息不是來自二十里鋪，而是另有其人，一個住在城外正要進城的農夫所見的！」

秦山傑不大相信他的話，便道：「隊長您請他來作證吧，而且他一定看到是誰開槍的！」

莊隊長怒道：「你再不閉嘴，俺便請你吃『五指餅』！」他走前幾步，忽然指着一個滿臉鬍鬚茬子的孝子，說道：「是不是你？」

那孝子一挺胸，道：「要重證據，你拿人證物證出來吧！是不是也要收過路錢，才肯放咱們過去？」

莊隊長又向第一個長着鬍子的孝子，那孝子指着身上的傷，道：「俺如果有槍，還會讓他們打傷嗎？」

秦山傑忽然恍然，原來昨晚因爲天黑，看不清楚，告官的那個人，只看到大方長着鬍子，偏生大方今早在車上沒事，鬍子刮掉了，所以他們才找不到他！

一個穿制服的忽然指着大方，說道：「隊長，這個人下頦上有刀痕，今早才剃過！」

大方道：「剃鬍子也犯法嗎？」

「不是，咱們得到的消息，說昨夜持槍的人，長滿了鬍子！」莊隊長走到大方臉前，指着他的鼻子問：「你爲啥要剃鬍子？」

大方哈哈大笑：「請問隊長，你剃過鬍子沒有？」

莊隊長沉聲大喝道：「現在是俺問你的！」

「鬍子長了就要剃，這是小孩子也懂得的問題！」

「搜過這人的身沒有？」

那些穿制服的道：「所有的人都搜過了！」

莊隊長道：「搜馬車！」

一個孝子道：「馬車你們可以搜，但棺材不能動，最多請你們局長來說話！」

莊隊長冷哼了一聲，帶人搜車，秦山傑則叫石城子他們將乾糧分派給孝子及車夫，又走到莊隊長面前哈腰道：「隊長，你發發慈悲，讓他們給大夫治治吧！」

莊隊長上下看了他幾眼，嚴厲地說道：「你只是一個車夫，爲啥管這麼多的閑事？」

秦山傑不慌不忙地道：「這怎能算是管閑事？每個正當的人都會有同情心的，只有二十里鋪的人才沒有！」

莊隊長哼了一聲，說道：「那就快點吧！」

秦山傑叫鄭醫師趕快爲傷者治理，一時之間哎唷之聲，不絕于耳。過了一陣，馬車的搜查已經完畢，但傷者仍未治好，馬車仍然停在原地。

莊隊長帶着人在旁邊監視，白永安走前向他行了一禮，悄悄塞了一包大洋給他，莊隊長輕輕一掂，推回給白永安，道：「你這是啥意思？」

「沒啥，隊長，咱們是怕這些死人冲了你們，所以送點紅包給你們冲冲霉，只是沒帶上紅包，您就將就一下吧！」白永安又將錢塞到莊隊長的手中。

莊隊長看了他幾眼，道：「好吧，你們弄好了，就趕快走！」

白永安哈腰道：「城裏面的人……咳咳，咱們可以經過嗎？」

莊隊長道：「百姓們都迷信，俺可不信這個，你們照常經過吧，不過不要停留！」他說罷一招手，便帶着人走了。

衆人見他們離去，都鬆了一口氣。鄭醫師跟他的徒弟們，足足忙了兩個多鐘頭，才將傷者治理好，本來他想狠狠敲一筆的，但聽說他們之中有槍，登時收起了財心，只按正常的價錢收費。

車夫們把受傷的孝子扶上馬車，車隊又開始前進了。濰坊城內又有兩個死難者，車夫把棺材送到他們家之後，又趕上去了。在城外的死難者可有五六個之多，白永安把車隊停在一座樹林中，派兩輛馬車送棺上門，秦山傑乘這個機會，又將藏貨的棺材分開，這樣露出馬脚的機會便減少了。

車隊在黃昏的時候再度登程，這時候，雖然還有三十多具棺材，但實際上只剩不到二十具的屍體，和二十多個眞孝子。

由于路上逗留了很長的時間，所以乘夜行駛，車頭都掛着風燈，遠看就像是一條火龍。他們下一站是要去柳橋，再南下一個大鎮，張店，然後再轉向濟南。假如一切順利的話，大概只須再走八九天。

走在最前面那兩輛馬車的車夫是楚龍的親信楊千里：和何長山，這是因爲他對這條路的一切十分熟悉，黑夜行車，他倆帶路最適合。

深夜北風呼呼，車廂受風，車夫不斷要控轠才能指揮匹馬直綫行走，因此十分辛苦，何長山和秦山傑等人還不覺得怎樣，但石城子等人却覺得吃不消了，不但精神疲乏，而且手足冰凍僵硬。

秦山傑無時不爲他們着想，免得加重自己的罪孽，所以下令休息，馬車駛進一座樹林便停了下來，車夫們、吹打的和道士們縮進車廂內打瞌睡，秦山傑却不敢休息，跑去找白永安。

「七郎，有事？」

秦山傑道：「找幾個人輪流值夜，下午那件事有點蹊蹺，必須提防官府那裏得到消息。」

大方在旁邊道：「但他們看不出甚麼破綻來！」

「只要他們有心檢查，不會看不出破綻的，小心爲上！」秦山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你把槍藏在那裏？」

大方笑道：「俺藏在車底，那些飯桶看不到！」

秦山傑問道：「你們帶了幾柄槍？」

何長山和楊千里不答，大方笑笑望着白永安，白永安道：「咱們怕露出破綻，不敢多帶，只大方有一柄！七郎你問這個幹啥？」

秦山傑知道他不肯將實情相告，便淡淡地道：「沒啥，假如你們帶得太多，俺想建議你們都把槍丟掉！」說着他也鑽進車廂了。

天亮之後，馬車又再出發了。天上灰灰沉沉的，像鉛塊一般的雲塊，壓得低低的。不久，天上又紛紛揚揚飄着雪花。

路上行人十分稀少，帶頭的楊千里不

斷揮鞭催馬，雪花落在他衣領上，沿着頸子淌下去，冷得令人打顫。冷對楊千里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他雙眼看到的不是風雪，而是大堆大堆的閃閃發亮的大洋！

人在無聊的時候，很容易遐思，現在的楊千里正是如此，他越想越遠，路面上的情況，已看不清楚了，就在這時候，忽然「砰」的一聲，馬車倏地一側，把他抛離車子，飛跌雪地上！

這時候他略爲清醒，緊接着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尾隨在後面的馬車也一輛停住了！

雪地上哼哼哈哈地躺着幾個孝子，他們都是被抛出車廂，陪伴他們的還有兩具棺材！

何長山跳下車，大聲問道：「老楊，發生啥事兒？」

「他媽的，一隻車輪陷在坑坑裏！」楊千里慢慢爬了起來，道：「帮俺把車子抬上來！」

何長山和大方立即走前，帮楊千里將馬車推出來，可是車軸已經斷了，連車廂也震裂了，何長山罵道：「眞他奶奶的倒霉，不能用了！」

大方道：「反正現在有　位，把棺材抬到別的馬車上去吧！」

就在此刻，迎面也馳來一輛有篷的馬車，由于楊千里這輛壞車擋路，迫得那輛馬車停了下來，車篷的布帘一掀，探出一張黝黑的中年面龐來，道：「借光，請把車子搬到一旁去！」

何長山忙道：「好！請你等一等，就搬好！」

那漢子忽然自車上跳了下來，「噢」地叫了一聲：「你們這是甚麼？這麼多的馬車，運貨的？」

何長山遞了一根烟給他，陪笑道：「這是青島海難的死者，運靈回鄉！」

「哦！」那漢子走上前觀看，何長山忙吩咐車夫們搬棺材和推開破車。

四個車夫立即將一具棺材抬上後面的馬車，另一具棺材則要抬到第五輛，因爲這是藏烟土的，由于裝得滿滿的，比較沉重，抬棺的一個是娘兒文，他氣力不支，忙叫道：「狗熊快來帮忙，這具好重！」

狗熊嘟喃一聲，走過去帮忙，也叫重。何長山忙道：「快點，別躭誤時間！」

棺材終於抬上馬車，破馬車也被推到路外，何長山對那漢子道：「您請！」

漢子鑽進車廂，他那輛馬車便駛了過去，接着何長山這邊的車也動了。

那漢子忍不住又掀開布帘看着，他忽然發覺，何長山那隊馬車，大部份都只放着兩具棺材，只第一輛及第四輛因爲剛才多了兩具，才載着三具棺材。

漢子背後有個剪平頭裝的青年也看到了，道：「奇怪，那具棺材既然這麼重，爲啥他們不放在第二輛，却要搬到第四輛去？」

中年漢子道：「少管閑事，咱們辦大事要緊！車夫，請你快點！」

半晌，那青年又道：「隊長，俺覺得有點奇怪……」

中年漢子道：「啥事這般奇怪？剛才那件事？」

「不錯！爲啥棺材這樣重？」

「叫你少管閑事！」

「不，隊長，這可能就是正點兒！那棺材藏的可能不是屍體，而是咱們要找的東西，更可能是槍械！」青年見中年漢子沒有反對，便繼續說下去：「想想看，上頭說貨是由海路進來的，他們又說是青島海難……」

青年還未說畢，中年漢已經叫道：「車夫，停車！轉回去！」

原來這個中年漢是濰坊城分局的偵緝隊長，他帶了兩個親信到濟南開會剛回來，恰好在路上遇到這件事！

馬車又停在剛才那地方了，中年漢姓江，是個老練的偵緝人員，他跳下車來到土坑附近檢視，忽然發覺白皚皚的雪地上，洒着一小撮黑色的粉末，他走了上去，抓起粉末，放在鼻端上嗅。

他手下小田問道：「隊長，怎樣？」

江隊長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道：「貨就在那棺材裏，快追！」

小田問：「要不要回去找人？」

江隊長道：「怕來不及，快上車！」

真相大露

馬車隊緩緩開動了，秦山傑那一輛在最後面「押陣」，他一早巳覺查出江隊長不是平常人，所以也一直暗中注視他。

當兩輛馬車相貼經過時，秦山傑發覺江隊長雙眼如同獵犬的利眼一般，不斷地掃射着，心頭不由向下一沉。

馬車「刷」的一聲分開，秦山傑忽然站了起來，上身探出車廂，向後觀望，江隊長的馬車帶起一片迷漫的雪花，絕塵而去。當秦山傑收回目光時，忽然發現雪地上似乎有點異常！

由於車子去得快，所以他一時間不敢肯定有什麼異常，但心頭老是覺得不安，忍不住大聲呼叫：「白老闆！小齊，傳話上去，叫白老闆和大方找俺。」

白老闆和大方的叫聲，由後向前傳去，白永安和大方跳下車，當秦山傑的馬車到時，便將馬勒住。白永安問道：「啥事兒？」

「剛才那個漢子很可疑！」

白永安道：「俺也看出來了，是個吃公飯的！」

「而且是咱們不願遇到的！」秦山傑道：「你們兩個最好回頭去看看，咱們在前面等你！」

大方問道：「看什麼？」

「雪地上似乎有什麼東西……俺一時也說不上，不過肯定是露出了馬脚，你們立即將綫索消滅掉，免得他們回頭！」秦山傑說罷便又揮鞭催馬車前進。

白永安跟大方快步向來路跑去。剛跑了幾步，大方便有所發現了。「老白，那輛馬車轉回頭來了！」

白永安立即道：「快藏在樹後，別讓他們發現！」他邊說邊閃到路旁一棵大樹後面，大方則匿在對面那棵樹後。

江隊長用鼻力嗅的情景，他倆都一一看在眼中，而江隊長與小田的話，更是隨風送至，兩人心情都立即緊張起來。

大方向白永安打了個詢問的手勢，白永安知道行藏敗露，如果讓江隊長等人追

上去，除了束手投降之外，就是硬幹一塲，與其遲早都要跟他們火併，不如就選在這個地方，最低限度那些孝子還不知道！

白永安雙眼向四周掃射，見路上沒有行人，便抽出槍來，大方見狀也將槍拔了出來。

江隊長道：「快上車！」

白永安咬一咬牙，槍膛對着江隊長的後背，食指一扣，只聽「砰」的一聲，江隊長背後出血，大叫一聲，撲倒地上！

大方見狀，也立即開槍放倒小田，白永安再發一槍，連那車夫也放倒！大方向前竄出，白永安道：「大方，小心車廂內還有人！」

大方對着車廂連發兩槍，白永安也向前竄去，道：「儘量少開槍，免得驚動別人！」

大方竄到車廂旁，倏地一拳搗在車篷上，探手進布帘內發了一槍！

車篷裏沒有動靜，大方掀開布帘，車篷裏沒有人，他鬆了一口氣，說道：「沒人！」

白永安道：「快將屍體搬上車內！」兩人將三具屍體抛進車內，又去清理雪地上的血跡和鴉片烟土粉末。最後將馬車向後轉，再在馬臀上用力拍了一掌，那馬便拖着車向前飛馳！

白永安道：「快回去吧！」兩人收了槍，快步追秦山傑他們。

當他倆離開時，現塲附近路基後，露出一顆頭來，他便是江隊長的另一個親信小洪。當槍聲一响，江隊長大叫一聲時，他便立即由車篷後面飛了出去！

由於他不知道對方有多少個人，所以隨即跳下路基，偷偷觀看，眨眼間，江隊長、小田和車夫都死了，小洪抽出槍來，準備給他倆一陣冷槍。

忽然一個念頭爬上他心間：「萬一我打不死他們，反被他們打死呢？那麼由誰去報訊？不，報仇事小，要緊的是完成任務！」

由於他有此决定，所以一直伏在路基下，不敢妄動，直至大方和白永安去遠，才長身快跑。那輛馬車，由於沒人駕駛，馳了一陣便停了下來，小洪跳上馬車，駕車馳去濰坊城。

×　×　×

大方與白永安追上秦山傑之後，道：「都解决了，上路吧！」

秦山傑道：「你們開了一槍？」

「那傢伙巳看出破綻，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乾淨俐落？」

大方道：「三個人全部去見閻羅！」

秦山傑忙說道：「快走，免得讓人思疑！」

車隊再度前進，黃昏到了一個叫稻田的小集，那裏的人竟然不加反對，大概因爲今天巳是初二了吧，孝子們大喜忙去問旅館，旅館只要求棺材不進店，人就隨時歡迎。

孝子們喜極相告：「快告訴白老闆，咱們今晚在這裏過夜！」

白永安那裏肯，他恨不得立即飛去濟南，便道：「大家歇一下，吃飽飯便上路，在車上睡！」

孝子道：「咱們在車上住了幾天，實在再支持不下去，何况還要換藥！」

「到下一站再換藥！」

一個孝子道：「你雖然是老闆，但沒有咱們，你那裏有老闆做？咱們不走！」

秦山傑向白永安打了個眼色，道：「好吧，明天早點起程就是！」

孝子們大喜，都立即住店，躺在床上「享受」一番，白永安吩咐車夫將棺材運去土地廟裏。秦山傑道：「且慢，把眞的運進去，將假的藏在鎮外的樹林中！」

白永安睁大雙眼不明所以，秦山傑道：「提防官府追來，放在廟內太顯眼了！還有，你跟大方他們到樹林內過夜，這裏由俺負責！」

白永安心想「貨」在自己眼底下，便一口答應，到土地廟外，叫車夫去吃晚飯，他們五個人親自把棺材掉轉，又親自駕車到前頭的樹林中。

弄好了這一切，秦山傑說道：「老何，等下你帶你的人悄悄出鎮，不要讓人知道！」

何長山道：「好吧，俺上鎮買乾糧和酒，鎮裏的一切便交給你了！」

秦山傑返回土地廟，石城子剛好回來，說道：「大哥，他們要請你喝酒，快去吧！」

「這裏沒人，你們喝吧，等下替俺帶些飯菜回來！」

石城子四望一下，開口問道：「他們呢？」

「他們又趕路去了！」

石城子道：「這樣吧，大哥您去喝吧，俺在這裏看守，你替俺帶些飯回來！」

秦山傑道：「不必跟俺爭，大功告成之後，你們再請俺，快去！」

石城子拗不過他，只好快快去了，過了一陣，天便黑了，石城子等人怕秦山傑肚子餓，只喝幾杯便匆匆回來陪秦山傑。

秦山傑吃了飯，道：「你們都累了，到車上睡吧！」

狗熊問：「大哥你呢？」

秦山傑道：「俺到廟裏睡！」

娘兒文幾乎跳了起來：「大哥，廟裏這麼多死人，你不怕麼？」

曹彪道：「誰像你跟三隻手不用睡在棺材房，那麼好運！也好，這趟之後，俺都不怕死人了，大哥俺陪你！」

石城子道：「廟裏沒風好睡覺，咱們都到廟裏睡！」他一呼百諾，只有娘兒文跟三隻手苦着臉，原來他倆是吹打手，跟其他吹打手和三個道士睡在三輛不載棺材的馬車上，平時經過那些載棺材的馬車時，已有點心驚胆跳，叫他睡在廟裏，可更胆寒。

秦山傑笑道：「你們仍然睡在車上吧，等下他們回來，也熱鬧得很！」他推開廟門走了進去，石城子等人跟在後面。

棺材就排放在天井中，殿上的地方足夠幾個人躺在地上睡覺。

小齊道：「地上凉颼颼的，怎麼能睡呢？」

秦山傑道：「你們睡在神枱上吧，俺坐着就行！」

他走到一根大柱後面坐下，背靠着柱子，不一回便酣然入睡。

也不知過了多久，廟內的人忽被外面的一陣吵雜聲驚醒，狗熊揉揉雙眼，語氣模糊地道：「外面在吵什麼？」

秦山傑在地上一躍而起，輕聲道：「鎮定點！石城子去開門看看！」

話音剛落，門板便「砰砰」地被拍响。石城子道：「來啦來啦！」他剛將木門拉開，門板便「蓬」的一聲，被人踢開，石城子被撞得倒退一步，他忍不住罵道：「操你奶奶的蛋！你們……你們是誰？」

原來站在外面的是一羣陌生的漢子，一個嘴上長着短髭的中年漢，一把扭住他的衣衫，問道：「叫你們頭兒出來！」

秦山傑一見情勢，便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他整整衣衫，道：「你們是什麼人？有事慢慢商量嘛，咱們事先已問過，里長並不反對咱們停棺在此！」

那中年漢對他走了過來，問道：「你是他們頭兒？」

秦山傑乾笑一聲，道：「算是吧！」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這也能算的嗎？」

「您別生氣，嗯，您貴姓？」

「告訴你，俺是濰坊城刑警副隊長，姓張！你還沒答俺的話！」

「以前不是，不過老闆親自押了九具棺材去別處，臨行時，交代這裏的一切暫時由俺負責！」

「哦？」張副隊長又上下看了他幾眼，反問道：「你貴姓？您的老闆叫什麼名字？」

「小的姓秦，俺老闆姓白，名字叫漢雄！」

「他們去那裏？」

「咱們這一批是要去濟南，但是另外有些是要去北面的羊角溝，所以便分開來走！」

「什麼時候分開的！」

「天沒黑就分了！」

說着外面又走進幾個漢子來，秦山傑認得前面那個正是莊隊長，忙道：「吺，莊隊長就清楚！」

莊隊長哼了一聲，道：「小洪，你認認他是不是！」

小洪打亮手電筒，在秦山傑跟石城子等人面上一一照過，搖搖頭道：「不是他們！」

張副隊長道：「報告隊長，他說他們分開兩路走！」他將秦山傑的話轉述了一次。

莊隊長走到秦山傑面前，道：「把燈移近些，讓俺看清楚他一下！」手下立即將燈移近，莊隊長哈哈大笑，手指不斷在秦山傑胸膛上戮着，「你好大的胆子！」

秦山傑裝出一副愕然的樣子，道：「隊長你說什麼，俺可不明白！」

「你明白的！」莊隊長轉過身來，面對廟內廟外的人道：「你們好大的狗胆，竟然敢偷運大烟！」

此言一出，衆人臉色都是一變，又驚又詫，秦山傑道：「隊長，你說什麼？誰偷運大烟？」

莊隊長轉過身來，道：「就是你，還有他們！」

車夫們一齊叫起撞天屈來，秦山傑道：「隊長，您憑什麼這樣說？現在已經是民國，不是封建腐朽的滿清政府，要重證據！請問您有證據嗎？」

「證據？證據便在棺材裏，開棺！」

秦山傑倏地跳到天井中，伸手一攔，道：「且慢！」

莊隊長抽出槍來，遙遙地指着秦山傑。「你敢抗拒？」

「不是，你們要開棺，可得先問過孝子！」

「別來這一套！你不讓開，俺就要開槍！」

秦山傑屹然不動，道：「你爲什麼不敢問問孝子？就算不必徵求他們的同意，也得讓他們在場，要不然有什麼事時，咱們可不能負責！」

車夫們也紛紛表示讚成，莊隊長冷笑一聲：「你們不能負責，有俺負責！」

秦山傑立即讓開，轉身對車夫和吹打的道：「大家都聽到，明天莊隊長肯替咱們向孝子們解釋，咱們都出去吧，讓他們看個夠！」

「站住，誰敢動，俺就開槍！」莊隊長道：「開棺！」

刑警們早帶齊了工具，立即走前，將棺蓋撬開，一陣腐臭，立即冲鼻而來，衆人都忍不住退了開去。莊隊長用手帕掩住口鼻，探前看了一下，只見裏面躺着一具男屍，皮膚稀鬆雪白，屍體已開始腐爛，他連忙退開，道：「再開！啊不，先把這具蓋上！」

棺蓋雖然重新釘上，但惡臭仍未消散，當第二具棺材被打開時，那股惡臭，就更加難聞了，娘兒文首先忍受不住，扶着牆，蹲在地上乾嘔。

棺蓋一個個被打開，又一個個釘上，當撬了六具之後，莊隊長與張副隊長忍不住出廟，車夫們敢怒而不敢言，心中却將他倆的祖宗罵遍。

所有的棺材已搜查過，棺蓋也全蓋上，但惡臭未散，那些刑警輪流上前開棺，也輪流到外面換氣，待一切弄好，才將車夫們「請」出去。

秦山傑道：「隊長，你們搜到什麼沒有？」

莊隊長惡狠狠地道：「哼！你們別得意，今日暫時搜不到，遲早也會讓俺搜到的。」

「隊長，下次要再開棺時，最好請隊長跟孝子們預先說一聲，那麼咱們隨時歡迎！」

莊隊長冷森森地道：「好小子，你倒牙尖嘴利的，告訴你，你們殺死江隊長跟小田，咱們絕對不會放過你！」

秦山傑道：「您又說錯了，咱們無拳無勇，怎會殺人？你有證據嗎？」

小洪道：「是俺親眼看見的，殺死江隊長跟小田的是兩個人！」

「那兩個人？」

小洪答不出話來，莊隊長道：「姓秦的，你說你們老闆去那裏？」

「他們要去羊角溝！」

「羊角溝，萊州灣畔那個羊角溝？去了多少具棺材？」

「好像十來具吧？」

莊隊長哈哈一笑，道：「算了吧，那是個小地方，怎會有十多個海灘者住在那裏？」

「沿途都有！」秦山傑十分鎮靜，而且到上海工作的，大多數是成羣結隊去的，一齊回來，並不奇怪！」

「好！算你還能說出些歪理來，不過咱們如果追不到他們，回來你就得再替俺解釋解釋！」

「這個俺可不敢負責，俺只是他僱來駕車的，假如他連俺也騙了，俺也是受害人！」

莊隊長收起手槍，道：「俺不是瞎子，是不是受害人，自然分得出來，除非你們能插翅飛上天，要不遲早飛不出咱們的掌心。」

秦山傑表面看不出一絲異狀，但內心之震驚却無以復加。

莊隊長忽然走到他們的面前，右掌在他臉頰上輕輕拍了兩下，說道：「你能飛出俺的掌心，俺就叫你乾爹，要不，你就有得好受，走！」他趾高氣揚地帶着人走了。

石城子見他們去了，走前說道：「大哥……」

秦山傑擠出一個笑容，道：「沒事啦，大家再睡吧，明早還要趕路。」

車夫們對那些刑警都頗有怨言，秦山傑笑道：「俺早就料到這趟不會太順利，要不工錢也不會這般高。」這句話倒令得大家閉上了口。

秦山傑跳上一輛馬車，閉目假寐，現在眞相大露，他心潮起伏，再也沒法平靜，首先浮上他腦海的，不是別的，而是他的愛妻。

被迫殺人

秦山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儘量讓自己冷靜下來，好好地想想辦法，他幾乎可以肯定，莊隊長以後一定會派人跟在他們後面。

白永安他們知不知道眞相已經敗露？假如他們明早在半路又加入隊伍，那豈不是……秦山傑再也不敢想下去。

半晌，秦山傑心中暗道：「不行，俺一定要去通知白永安，叫他們另想辦法。」他剛坐了起來，另一個念頭又升上來：「現在他們會不會在監視？」

秦山傑左思右想，覺得還是冒險去通知白永安，他跳下馬車，推開廟門走了進去，冷風中仍飄盪着那種難聞的惡臭。

秦山傑將門關上，向四周看了幾下，竄上殿堂，殿堂後牆，神龕之上有個窗子，他輕捷如狸貓般，跳上神枱，把窗子推開，雙手在窗緣上一攀，身子便漸漸升了上去。

廟外一片漆黑，北風吹過，大樹婆娑，發出波濤似的沙沙聲，秦山傑一咬牙，爬上窗子，向外一跳。

他雙脚落地時，被樹葉晃動聲遮住，在未摸清情況時，他竄到一褲樹前，不斷向四周探視。

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傳來，秦山傑心頭忐忑，却裝作不覺，靜觀其變。

那人來到秦山傑背後停住，輕輕叫道：「大哥。」

秦山傑霍地轉頭，便望見石城子那對精靈的眼珠子。他心頭一沉，問道：「什麼事兒？」

沉默了一會，還是石城子打破僵局：「大哥，咱們相信你。」

秦山傑心頭略略放鬆，儘量把語氣放淡：「你們能夠相信俺，俺很高興！」

可是石城子的話却令秦山傑大感意外：「咱們相信你一定有苦衷！」

秦山傑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你們都知道了？」

「不，只有俺跟三隻手猜出來……第一天抬棺材進客棧時，俺便有點懷疑了，現在由種種的跡象來看，那姓莊的隊長，一定不是亂找碴子。」

秦山傑吸了一口氣，道：「不錯，你倆很聰明，也正如你所預料，俺是有苦衷的，不過這件事你不可告訴小齊他們！」

「您放心好了，這個俺懂得，」石城子道：「大哥，你有什麼苦衷，可以告訴俺嗎？」

秦山傑嘆了一口氣，道：「他們擄走了俺老婆，用她的生命威脅我，因爲俺以前在魯中被人抓上山，被迫當過幾年土匪，他們看中了俺的智勇雙全。」

石城子道：「原來如此。」

秦山傑道：「不過您放心，俺不會連累你們，現在咱們這邊已沒有『黑貨』，你們不會有事的。」

「那大嫂她可以放回來嗎？」

秦山傑道：「盡了能力，如果還不行，只能怪上天無眼，害了無辜。」

石城子問道：「大哥，他們要你將『黑貨』運去那裏？」

「濟南，不過……現在看來是不行了。」

「那大嫂她……咱們可不可以去將她救出來，俺願意跟你去。」

秦山傑道：「問題是他們人多，此是一；而且俺也不知道他們將她藏在那裏，要救也無從救，此是二。」

石城子誠懇地道：「大哥，俺能帮你什麼嗎？」

秦山傑不由自主地握住他的的手，道：「兄弟，有你這句話，敎我這個做大哥的，安心不少。」他沉吟了一下，又道：「目前俺不知道白老闆他們知不知道，眞相已經敗露，最怕他們明天在半路加入，到時……」

石城子道：「他們現在何處，俺去找他們。」

秦山傑又問道：「三隻手的心意如何呢？」

「他也跟俺一樣，願意爲大哥做任何事。」

「白老闆他們就在鎮北的一座樹林中，三隻手的身手比較靈活，你叫他去一趟，將消息告訴白老闆，叫他們立即轉移，不可跟着。」秦山傑道：「記着暗號，白天永安，晚上大方，你先回去，俺在廟內等消息。」

石城子應了一聲，首先回去，而秦山傑向四周看了一回，再由窗子爬進土地廟中。

秦山傑仍靠在木柱後面，他身心俱疲，却毫無睡意，心中忽而惦記着妻兒的安全，忽而想起歐陽三，又想起莊隊長。

秦山傑待等又等待，好不容易才聽到廟門一聲輕响，他立即轉頭過去，便見到一個矮小的黑影竄了進來，連忙問道：「誰？」

「大哥，是俺！」

秦山傑認出是三隻手的聲音，便問道：「你去了沒有？有人發覺嗎？」

三隻手平日在海陽鎮，也不時幹些鷄鳴狗盜的勾當，精靈得很，聞言輕笑一聲：「大哥，你也太看輕俺三只手了！」

「好，他們怎說？」

「白老闆說，莊隊長入鎮時，他們巳聽到風聲，曾經派人來探過風了，他還說照你的話辦，現在便立即轉移，以後會派人跟咱們聯絡，還叫你想辦法把孝子們撇掉？」

「就這些？」

「是的，就只這些！」

「好吧，辛苦你啦，你去休息吧！」

「大哥放心，吃公飯的人，一般是雷聲大，雨點小的，都是些飯桶，一切都能順利。」

「這姓莊的，驕傲自滿，眼高手低，容易打發得很，但要是……」

三隻手他不再說下來去便問道：「要是什麼？」

「沒有，你出去吧！」

三隻手又悄悄閃了出去，秦山傑重新坐在木柱後面，他點了一根捲烟，狠狠地吸着，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遇上省裏偵緝大隊，更怕那隻「山貓」。

對莊隊長，他有九成的把握，但假如遇到王森，他這九成的把握，只能剩下一成。

秦山傑想到這裏，身子忽然起了一陣顫慄，忍不住，也是頭一次，跪在土地神像前，輕輕禱告：「求土地公公，保佑弟子的妻兒一生平安！」

× × ×

當曙光照進土地廟裏天井中的棺材時，秦山傑便開門出去了，車夫們也都醒來了，秦山傑說道：「大家吃了早點便起程吧。」

他說話的聲音雖然平靜，但石城子却看到他雙眼多了幾條紅筋，便道：「大哥，您跟他們去吃早餐吧，俺留下來！」

秦山傑略一沉吟，答應他所求，便跟小齊他們一齊到一家茶寮坐下，娘兒文有點忐忑不安地問：「大哥，你說以後他們還會不會來麻煩咱們。」

秦山傑心頭揪緊，却堆下笑臉：「俺有事也不會麻煩到你，放心，若有事時，俺一人承担！」

狗熊道：「娘兒文，你不如趁早回家去吧？」

曹彪也說道：「俺早說過，不要讓他來！」

秦山傑道：「別笑他，你們多帶些包子上路吧！」他一夜沒睡，唇乾舌燥，一連喝了幾盅茶。

馬車又出發了，孝子們知道先人的棺材讓官府開過，不絕地咒罵着，馬車在罵聲中迅速前進。

秦山傑那輛仍走在最後面，他不斷回頭眺望，遠處塵頭飛揚，估計莊隊長的確派人跟梢着，他心中暗暗冷笑：「故作神祕，膿包……」

馬車走了一天，便到達大王鎮，秦山傑下令在鎮裏過夜，孝子們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旅館，秦山傑派人去找安置棺材的地方。

不久，三隻手忽然悄悄走到秦山傑的身旁道：「大哥，那天四方鎮跟您接頭的人，在明春居吃酒。」

「哦，」秦山傑回頭一望，見莊隊長人還未到達，便道：「這裏煩你照料一下，俺去看看。」他快步走進一條小巷，再由另一條巷子轉出來，抬頭一望，明春居就在旁邊，便閃了進去。

秦山傑一進去便看到化裝了的歐陽三，背對着門，面向內，他走到他面前，道：「大哥，您這位子有人坐沒有？」

歐陽三道：「坐吧，俺也快走了。」

秦山傑在他對面坐下，輕聲道：「你道知了？」

歐陽三露齒一笑：「俺一直跟在你們附近，怎會不知道！」

「他們安全？」

「路上積雪未融，不敢妄動，你速回稻田集外商量，路上有『狗』，小心。」

秦山傑道：「明日中午俺便有辦法撇掉他們，大概天黑左右，便可以返回稻田集。」

「走，上路！」歐陽三站了起來，走到櫃台會帳。

秦山傑連忙呼小二送上酒菜，歐陽三戴上一頂竹笠，向西邊走去，酒菜剛送上來，秦山傑便發現門外有兩個人在探頭探腦，他只當作沒看見，繼續吃喝。

自從他被迫重出江湖之後，到現在爲止還未能好好地吃上一頓，現在旣然有人監視，便乘機享受一番，他在明春居內，足足消耗了一個多鐘頭，然後才施施然地出去。

走到街上，他一眼便看見石城子在遠處的屋簷下向他招手，秦山傑用竹簽兒剔着牙，慢慢走上去，問道：「馬車跟棺材都安置好了嗎？」

「仍然放在廟裏，這廟很小，放了棺材巳經住不下人！」石城子道：「俺帶你去！」

「不必，俺自己去找，你叫他們去吃頓好的吧！」秦山傑塞了兩個大洋在他手中，輕聲道：「晚上到廟裏來！」

石城子大聲道謝，點點頭便去了，秦傑推開廟門，果見殿上放着十餘具棺材，便巳無處棲身，他跨過棺材，跳上神枱便躺下睡覺，因爲只要白永安那些「貨」沒露眼，情況便不算太危急！

夜半，廟內多了一個人，秦山傑立即驚醒，只聽石城子問道：「大哥，您有什麼吩咐？」

秦山傑道：「明天馬車到了柳橋，你們便南下，俺則帶兩輛馬車去北面的博與，俺去後便不回來，小齊他們就由您照顧吧！」

石城子道：「俺跟你一齊去！」

「不，俺帶三隻手去，因爲俺看重你，你遇事比較冷靜，可以單獨行事，三隻手腦袋雖然靈活，但這方面却不如你，等下你悄悄告訴他！」

「假如後面的『狗』跟着你去呢？」

秦山傑道：「俺自有辦法甩掉他們，你放心！」

石城子道：「如果沒事，俺這就去通知三隻手！」

× × ×

馬車大清早便起程了，到柳橋時，才剛靠午，秦山傑與三隻手駕着兩輛馬車，向北馳去，臨別時他大聲道：「你們在張店等俺一天，如果過了一天俺不到，你們便繼續前進，俺會追上去！」

秦山傑爲何要去博興？因爲有四位死難者是那裏人氏，由柳橋到博興不過十多里路，到博興時，午時才剛過不久。

孝子們歸家似箭，也不吃飯，便要秦山傑他們將棺材送到家門，秦山傑背後有四人馬吊着，知道是跟踪自己的，便道：「不行，不吃飯怎能趕車，吃了飯再走，急也不急在一時！」

孝子們對他的印象頗佳，只好由得他，秦山傑把馬車停在一家飯館外面，便帶着人進店，不久他便見到那個吊在後面的漢子也進了店，坐在靠門口的座頭上。

秦山傑叫了飯菜，很快便將肚子塡飽，向三隻手打了個手勢，大聲問道：「老闆，茅厠在那裏？」

小二應道：「就在店後面！」

秦山傑與三隻手走到店後，不想那偵緝人員也立即跟了上去，秦山傑心念電轉，將茅厠的門關上，三隻手則蹲在他隔壁，兩個茅厠都讓他倆霸住了，那漢子似乎不急，在外面慢慢地等着。

秦山傑自門隙中望出去，見那人不肯離開，心中大急，忽然他咬一咬牙，站了起來，推門出去，對那漢子露出一個歉容：「對不財，讓您久候了！」

那漢子怕引起秦山傑生疑，便道：「是呀，俺快急死了！」他三步併作兩步跑進茅厠，秦山傑等他門剛關上，便立即竄到茅厠外伏着，順手抄起一塊石頭。

那漢子大概在隙縫中看不到秦山傑，便開門出去，秦山傑立即將石頭向他頭上一砸！

由於他只想把他砸暈，所以不敢太過大力，不料那漢子並不暈倒，只是流了些血，却叫了起來，同時伸手去掏槍！

這時候秦山傑不顧一切又是一砸，「噗」的一聲，那漢子後腦破裂，立即軟軟地癱下去，秦山傑把他扶住。

三隻手聽見聲响，開門出來，秦山傑道：「快把他腰上的槍掏出來！」一邊將漢子拖進茅厠。

三隻手去掏槍時，看到他那副「死相」，不由驚了起來，道：「大哥，他……他好像死了！」

秦山傑臉色一變，道：「別嚷！」他將那漢子的屍體慢慢放進糞池裏。

通向地府之路

三隻手雖然幹過鷄鳴狗盜的事，但幾曾見過殺人？一時之間被嚇得臉青唇白，「大……大哥，現在咱們怎辦？」

秦山傑道：「快由後牆爬出去！」他將三隻手推到牆前，扶他上去，自己則退後幾步，一個竄步衝前，雙腳一蹬，便跳了上去。

兩人跳到街上，店內還不知道發生了事，秦山傑走到馬車前面卸馬，每輛馬車都有兩匹馬，他每輛解下一匹，跨了上去，道：「小三子，快！」

三隻手笨手笨脚地跨上馬背，跟在秦山傑背後，向南馳去，他曾當過車夫，也曾騎馬玩耍，但馬術不精，不像秦山傑那樣操縱自如，因此秦山傑不時要停馬來等他。

他們來到柳橋便折入小路，向稻田的方向馳去。三隻手在後面問道：「大哥，咱們要去那裏？」

「稻田！小三子，你害怕不？如果害怕的，你就回家去吧！」

三隻手道：「不，俺是跟定了你！」

秦山傑有點感動，他見路上無人便道：「俺這次帶你們出來，一直覺得心中不安，因爲俺是利用了你們。」

「利用咱們什麼？」

「利用你們不是『道』上的，押黑貨，不怕被官府裏的人認出來！假如咱們全部僱用上外面的車夫，又怕不愼會露出馬脚！」

三隻手道：「大哥您不用不安，因爲咱們完全沒有沾手，尤其是現在更加不會有問題！」

「所以俺想你回家去！」

「回家又能幹什麼活？海陽是個小地方，沒處可混，能夠賺一點錢，將來自己再幹跑單帮的生意！」

「跑單帮不簡單，經常會遇上土匪流寇，很容易血本無歸。」

三隻手道：「以後再說吧，俺跟定你了！」

秦山傑又嘆了一口氣：「如果這次俺能夠平安回去，也會搬離陽海鎮的！」

「你怕他們會再來找你？」

「是……」秦山傑忽然苦笑：「但俺怕這次却不會這般容易成功！除非省裏偵緝總隊不插手，要不……就凶多吉少！」

「你怕王森？」

「他實在比狐狸還狡猾，比豺狼還凶狠！」

三隻手不由默然，良久才道：「也許咱們能吉人天相！」

「如果不是俺老婆被擄去，俺根本不會再沾手！」秦山傑道：「幹這一行的，有誰可得好死？」

他們一路不停，果然在天黑前便到稻田集外了，秦山傑與三隻手跳下馬，拉馬走進樹林，林裏無人，三隻手道：「他們走啦！」

秦山傑估計他們一定會留下記號，便在林中找尋，終於在樹幹上看到一行字，白天永安，南行三里。

秦山傑將字刮掉，又帶着三隻手南下，終於在三里崗外的一個小山找到何長山和白永安他們。

楊千里一見到秦山傑便問：「情況如何？」

「咱們幹掉一只跟踪的『狗』，俺小路跑來，一路平安，老三呢？」

歐陽三忽然自樹上跳了下來，笑嘻嘻地道：「俺早在這裏等你了！」

「你們是在什麼時候轉移到這裏來的呢？」

何長山道：「天亮之前便來，因爲那樹林不密，怕天亮後會被人發現！」

「貨在那裏？」

「都藏在山崗上！」

秦山傑眉頭一皺，道：「這裏不是棲身之所，不久一樣會被人發現！」

歐陽三堆下笑臉道：「所以咱們請你這軍師來商量研究！」

秦山傑沉吟了一下，才道：「俺估計省裏的偵緝大隊一定會插手，只要王森那煞星一到，什麼花樣也瞞不過他，鬥不過他的！」

楊千里道：「七郎，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不是俺怕他，而是事實！」秦山傑道：「俺有一個最好的提議，也是最安全的，就怕你們不肯！」

歐陽三焦急道：「老七，你別吊胃口了！」

「把大烟埋起來，立即趕到羊角溝，乘船到上海避避風頭！」

歐陽三道：「如果要走這步棋，咱們也不會『請』你出山！」

秦山傑臉色十分沉重，道：「假如這條路不肯走，以後眞的是步步艱辛！」

「艱辛是當然的！」歐陽三道：「你想想辦法，看看有沒有不用太危險的路子可走？」

「能不能延遲交貨的日期和交貨地點，假如收貨人堅持原意的話，只怕來到濟南，咱們已全部完蛋了！」

白永安道：「沒這樣嚴重吧！」

「假如不帶貨，當然有機會混到濟南，但要帶着幾車貨，可就不容易，你們想想，萬一偵緝隊追上來，人家騎馬，甚至有汽車，咱們跑得掉嗎？」

歐陽三道：「假如延遲交貨，他們一定會壓價！」

「兩全其美的事，本就不多，你掂量掂量吧！」

歐陽三道：「眞的沒其他好辦法？」

「俺也希望老婆早點回家！」

歐陽三轉過頭來問道：「你們認爲怎樣？」

白永安等人都是財迷心竅，商量了一陣便道：「咱們決定繼續前進，依照原訂計劃把貨送去濟南，直到無路可走時，再想別的辦法！」

秦山傑嘆了一口氣，道：「只怕到時候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歐陽三道：「生命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同樣值錢的，既然大家都這樣決定，老大你便勉爲其難想個辦法吧！」

秦山傑坐在一塊大石上，點上了烟，他抽了兩根烟才道：「辦法有一個，就是改裝上道！」

歐陽三道：「嗯！有點意思，說來聽聽！」

「明早到城內買些麵粉的袋子，把大烟裝在袋子裏，放在無篷的馬車上，大模大樣運去濟南城，當然，別忘記放些眞的麵粉在上面！」

歐陽三道：「好辦法！咱們越是大模大樣，他們越不會疑心，就這樣辦！」

「不，大方跟老白要避一避，他們已經露了相，還有俺，也不宜露面！」

歐陽三道：「這個沒問題，你們坐在一輛有篷的馬車裏，跟在後面策應，你們有什麼意見？」

何長山道：「沒意見，現在便將馬車車篷拆掉吧！」

次日三隻手到集裏買了好些麵粉袋子回來，衆人立即開棺，將烟土裝在袋子裏，下午，秦山傑駕了一輛馬車，進集買了一車的麵粉，他將車一路往北駛，一路上他都低着頭，生怕被人認出來，爲了改變形象，他拿出一條白毛巾繫在頭上，這樣便活像是個幹農活的莊稼人了！

不久天色便黑了，由於新春的關係，路上一早便沒有人，秦山傑便將車駛進樹林，到了半夜，他爬上樹向公路眺望，不久便看見駛來了幾架馬車，秦山傑便跳下樹，將他們迎進樹林。

這行人全都是自己人，所以說話毫無顧忌，他們把車上的大烟搬下幾袋，再將麵粉疊在上面，不一陣，一切便已弄妥，

楊千里道：「趁天黑沒人，咱們再走一程吧！」

秦山傑見歐陽三不在，忙問道：「老三呢？」

「他獨自一個上路了！」

秦山傑心中暗罵，車子未起程時，秦山傑道：「大家小心一點，這一次跟以前不同，隨時會跟對方火併，你們都把武器放在順手的地方，天亮之後再收起來！」

他首先登上第一輛馬車。

三隻手道：「大哥，你不是說你不宜露面嗎？」

「夜裏不怕，而且現在如在虎背，不能再退縮了！」

馬車又走了兩三個鐘頭，然後停下來歇息，到天亮之後才重新上道，大方與白永安則坐在後面的一輛有篷的馬車裏。

這樣再走了半天，已到正午，前面路上忽然有一隊刑警，設着路障，有人喝道：「停車！」

秦山傑把馬車拉停，陪笑問道：「大爺，什麼事兒？」

「你們去那裏？」

秦山傑大聲答道：「去鄒平的！」

「車上載的是什麼？」

「麵粉唄！咱們是大新麪粉廠的夥計，送貨去鄒平的合盛隆！」秦山傑去過鄒平幾趟，知道那裏的合盛隆是最大的面粉批發店，至于廠號，則袋子上印好的。

一個刑警道：「眞的？」

秦山傑哈哈一笑道：「大爺，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不相信的話大可以搜一搜呀！」

那刑警走了過來，伸手在上面的麵粉袋上一拍，白粉飛揚，便道：「共是多少輛車？」

「七輛！」

「走吧！」刑警將路障搬開，馬車便慢慢通過。

秦山傑懸起的心並沒有放下，因爲他忽然覺得面前這條路，好像不是通向濟南，而是通向地府，公路拐了個彎，秦山傑便猛抽一鞭，催馬快跑。

走了兩三里路，後面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最後面的何長山忙道：「那些人追來了，小心！」



秦傑山把馬車拉停道：「大爺，甚麼事？」

三個騎着快馬的刑警來至馬車後面，忽然叫道：「停車！」

秦山傑鎭定地問：「官爺們，你們又有何貴幹？」

刑警道：「你們是送貨的嗎？單子呢？把單子拿來看看！」

偵緝隊出動

當小洪趕返雍坊城向莊隊長及趙處長報告一切之後，趙處長一面派莊隊長帶人追緝，一面又打電話到省裏。

接電話的是總局長周而勇，他接到電話之後，十分興奮，大聲問道：「王隊長回來了沒有？」

凌志風應道：「王隊長還在烟台，剛偵緝科長有電話來說事情就快辦妥，總局長，要不要給電話他，叫他立即趕來？」

「不用！」周而勇走了兩步又轉過身來，道：「開會，把偵緝隊的幹部召來，要快！」

凌志風向他敬了一禮：「是！」憑他多年與周而勇相處的經驗，他知道一定又有大案發生了，而且已經有了眉目，才會召開幹部會議，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把自己的衞兵派出去：「通知他們立刻趕來，無論有什麼事都得停下！限二十分鐘趕到！」

十八分鐘之後，偵緝大隊的幹部已經齊集在周而勇的會議室中，其中還有總局的行動處長丁一彪，調配處長岳華山和偵緝科長凌志風。

周而勇見偵緝隊的幹部，額上都有汗漬，知道他們趕得急，便微笑道：「你們先去擦把臉吧。」

小虎子看了同伴幾眼，道：「報告總局長，咱們精神都很好，不用洗臉！」

周而勇拿出一包烟來，將烟拋在桌上，衆人都知道總局長要請烟，便紛紛取了一根叨上，從周而勇的臉上，他們猜到有大案發生。

周而勇道：「小凌，你將上個月咱們接到的消息先說一下，是由上海運來的大烟！」

凌志風立即站了起來，道：「上個月上海來電報，說有一批大烟從暹羅運到上海，再由上海轉貨船出海，估計是來咱們這裏！可惜船出了海之後，他們才知道，所以請咱們注意！」

他頓了一頓，續說下去：「那批大烟數量極大，估計有四至六噸，如果讓它流到市面上去，遺害之大，難以形容，也可以說這是本省本部成立以來，最大的一宗大烟走私案子！俺說完了，請周局長指示！」他坐了下來，也叨上一根烟。

周而勇走到山東省地圖前，手指指在青島那裏，道：「毒梟十分狡猾，他們利用上月青島發生翻船的事件，到那裏組織了一個什麼『引魂回鄉團』，把住在內地的死者集中起來，僱了幾個道士，兩班吹打的，運棺沿公路而來！毒梟狡猾的地方是將大烟藏在棺材裏，雜在裝屍體的棺材，用馬車運輸，他們打出來的招牌是要來濟南的！」

毒梟的妙計，令得在場那些資深的偵緝人員也忍不住發出幾聲輕輕的讚嘆聲。

周而勇將烟蒂捺熄，手指不斷移動，嘴上不停地道：「他們經過四方鎭、仙家寨、膠縣、到膠縣時又多了幾輛馬車，聽說他們也是運載死難者屍體的，你們有甚麼意見？」

丁一彪道：「如無意外，大烟是在這地方『混』進去的！」

「不錯，估計是這樣！」周而勇的手指繼續移動：「接着他們到諸城，沿公路轉北上，到二十里鋪時跟當地的居民發生衝突！」

小虎子問道：「請問局長，他們爲何發生衝突，按說他們有貨在身，不應該惹事生非！」

「雍坊分處事後調查，得悉那天正是大年夜，當地居民不許他們進境和經過，衝突因此而起，正在不可開交時，有人抽槍對天發了一槍，事情才得到解決！」

凌志風補充道：「開槍的是那個『引魂回鄉團』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後來他們到雍坊城時，被該城的刑警隊長帶人攔住搜查，却查不到槍，當時他們沒想到毒梟會利用這個機會運毒，所以沒有開棺，可是後來他們在雍坊城北，有一架馬車陷進路上的土坑中，車上的棺材被倒翻落地，剛好江隊長開會回去，發現了疑點，只可惜他跟小田却被毒梟打死了！」

老偵緝隊員胡平原問道：「江隊長發現什麼疑點？」

「雪地上洒下一層黑色的粉末，當時車上的小洪聽他說這是大烟，小洪逃回城內，把經過向分處的趙處長報告，現在他們正在追查！」

會議室內數十隻眼睛都瞪着周而勇，周而勇坐回位子，又點了一根烟，狠狠吸了一口，才道：「這次他們追查的結果可能有兩個，一是毫無結果，二是雙方發生槍戰，估計毒梟突圍的機會極大，咱們要多作準備，提防他們竄入濟南，把大烟帶了進來。」

丁一彪連忙問道：「總局長有什麼指示？」

「俺召集你們的目的只是把經過告訴你們，希望你們先有個『底』，需要出發時，不會措手不及！現在還沒有行動指南，要等雍坊分處再來電話才决定！你們有沒有問題要問？」

小虎子問道：「運載棺材的馬車，共有多少輛，有多少個人？」

「趙處長說大約有二十多輛馬車，到雍坊城時，還約有四十具棺材，跟車的人有車夫，吹打的和孝子，有數十個。」

凌志風道：「這樣說來，車上孝子，他們的人並不太多！」

岳華山一直不曾開口，此時忽然插腔道：「表面上是這樣，怕他們還有人在暗中保護！」

周而勇點點頭，道：「岳處長的話值得大家推敲一下，若果沒有事的話，散會，有消息時會再通知你們。」

× × ×

周而勇接到趙處長的第二個電話，是在第二天的大清早，他放下電話，立即把丁一彪、岳華山和凌志風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內。

「雍坊城的刑警查不到大烟，他們逐一開棺，裏面裝的確是屍體。」

凌志風脫口道：「這就奇怪！那麼江隊長……」

「慢，聽俺說，後來他們發現少了幾輛馬車，十多具棺材，和一些人，據同行的人說他們去羊角溝！」周而勇道：「現在刑警派了幾個人跟踪！」

「羊角溝靠海，假如他們要將毒品運去那裏散發，又何須用馬車？直接用船運到那裏，不是更簡單？」丁一彪皺着眉道：「屬下認爲這個消息不可靠！」

「不錯，我的看法跟你一樣，但他們會去那裏？」周而勇又掏出烟來了，他烟癮之大，是全局出名的。「會不會眞的來濟南？」

凌志風道：「這個可能性也不大，因爲本城不容易進來，且吸食鴉片的人也不太多。」

岳華山道：「可能是在洪家樓！洪家樓靠近本城，那裏吸鴉片的人也多，還是鴉片的散發地。」

周而勇道：「我的意思是在半路便把他們搗爛！」他一拳擊在桌上，使得烟灰缸也跳了起來。

丁一彪忽然「咦」了一聲：「十五具大棺材，可以裝多少烟土？」

凌志風道：「照理不會超過二噸！對，消息說數量是在四至六噸，那麼還有的那幾噸呢？」

周而勇也興奮起來：「要查！他們可能是分批運送，也可能是兵分兩路，另一路咱們還未覺查！」

丁一彪道：「假如他們使的是暗渡陳倉之計，另一路可能巳接近目的地了，的確怠慢不得！」

周而勇道：「還未暴露的由你跟小凌負責，這明的一路，本來最佳人選自然是王森，可惜現在他在烟台，還未能抽身，你們看由誰負責較適合？」

凌志風道：「老胡胡平原經驗豐富，由他負責比較適合！」

岳華山接說道：「小虎子跟王森多年，智勇雙全，又不怕苦，屬下認爲他比較適合，何況咱們應該培養年青一代的來接班。」

周而勇笑道：「對，小虎子是可造之材，由他帶隊去，他是正隊長，老胡是副隊長，詳細行動細節由老丁跟小凌給他們佈置，老岳，你把消息告訴各地分局分處，叫他們調配人手，嚴密監視。」

丁一彪三人離開周而勇辦公室後便分頭行動，岳華山第一度板斧便是在各處公路設置路障，嚴密搜查來往的馬車，尤其是大隊的馬車。

丁一彪着人把小虎子跟胡平原找來，轉述了毒梟的新動向和交代了任務，然後下令：「你們立即帶備人手出發，保持跟總局聯系！」

小虎子敬了一禮，挺胸喊了一聲是，轉身要去，凌志風忽然把他叫住：「你們第一站準備去那裏？」

小虎子想了一下道：「俺準備帶幾個人坐吉甫車去柳橋攔截，老胡帶大隊人馬坐火車到張店，然後再在那附近集合！」

丁一彪看一看地圖，道：「計劃不錯，立即執行。」

× × ×

小虎子與楊鎭帶着一個司機和一個衛兵，乘坐吉甫車，飛馳電掣向柳橋方面馳去，由于濟南到柳橋沒有直接的公路，道路彎曲，所以他估計，吉甫車雖然較早出發，但必比火車爲慢，因此沿途除了加油及進食之外，並不停歇。

到了黃昏，吉甫車的車輪忽然爆裂，小虎子急得要死，帮忙換車輪，車子再開動不久，機器又壞了，結果只好連夜修理，可是半夜買不到零件，次日司機騎馬走了十多里路才買到零件。

當他們到達柳橋時巳是第二天的晚上，小虎子叫司機把車停在派出所的門外，派出所有人値夜，聽見車聲，開門喝道：「誰？」

小虎子跳下車，取出證件，道：「省

裏偵緝大隊的！今天有什麼事發生嗎？」

那派出所的人道：「下午博興那裏發生命案。」

「死者是什麼人？」

「是雍坊城的刑警！」

「有人來領屍嗎？」

「不是，死者被人打死之後，又被拋在飯館後的茅厠內，身上還有證件，咱們巳打電話去雍坊城了！」

「兇手查到了沒有？」

那人乾笑一聲：「那不是俺的職責，俺不大清楚。」

小虎子急道：「打電話叫你們所長來一下。」

「所長家裏沒電話，俺去叫！」

小虎子叫司機和衛兵進去派出所休息，過了一陣，那漢子便帶着一個中年胖漢進來：「這就是咱們的姚所長！」

小虎子跟他握握手，把來意簡要地說一遍，道：「兇手是誰知道嗎？」

「根據咱們調查，很可能是兩個馬車夫幹的，一個姓秦，另一個年紀輕輕，大約只有十八九歲，咱們打電話去雍坊，再根據調查，知道有一隊什麼『引魂回鄉』的馬車，載着棺材到來咱們柳橋，後來他們轉下張店，但有兩輛去博興，死者便是跟踪他們的雍坊刑警！」

「你們憑什麼斷定，兇手是車夫？」

「因爲事後那兩位車夫不見了，而兩輛馬車的馬也各自不見了一匹，估計他們在行兇之後，是乘馬逃走的！」

「派人追查了沒有？」

「咱們派出所的人手不足，追緝不到，也不知他們逃往何方！」

小虎子一拳搗在桌上：「這兩個人一定是重要的人物！請所長替俺駁個電話到張店派出所！」

姚所長抓起話筒，用力攪動了幾下，叫總機接張店派出所，過了半晌電話才接通，姚所長將話筒交給小虎子。

小虎子道：「喂，俺是省裏偵緝隊的小虎子，請問省裏派到你們那裏的偵緝隊到了沒有？哦，早到啦！請叫胡平原聽電話，好好……」

小虎子又等了半晌，聽筒才飄來老胡的聲音：「小虎子，你才到柳橋呀？」

「車子在半路上壞了，倒霉！」小虎子邊說邊擦着汗。「你那邊怎樣？」

「黃昏有隊馬車進城，馬車上載着不少棺材，咱們從側面偵察，知道他們要在張店住兩個晚上……」

「抓了人沒有？」

「不，咱們把人放在遠處，俺懷疑他們在等人，否則不必在張店多停留一天的！你意思怎樣？」

小虎子喜道：「不錯！我讚成！明天早上俺就坐車趕去，中午左右就會到，那裏就拜託你了，俺這裏下午也發生一件命案……啊，見面再說吧！」

小虎子收了綫，姚所長便道：「四位如果不怕舍下地方小的話，就請進舍下過一晚吧！」

「那就麻煩您了！」小虎子回頭對那漢子道：「如果有消息，請快來通知！」

× × ×

次日一早，小虎子又帶着人乘車出發，他們果然在中午時分便到達張店，並直趨張店分處，一下車便見到胡平原了。

胡平原含笑問道：「還沒吃飯吧？」

「飯可以慢點再吃，那些人怎樣？」

「一切正常得令人覺得奇怪！」

「如何正常法？」

「他們昨夜到旅館便沒出來過，今早車夫在城內遊逛，孝子們則去找跌打醫師治傷，估計這一批是眞正的孝子！毒梟那一批巳不在裏面！」

「不能大意！」

胡平原笑笑，小虎子語氣雖然有點咄咄迫人，但胡平原脾氣好，而且只喜默默地工作，多少個是他的手下，後來都爬到他頭上去了，他都沒有一句怨言，而且他是個城府深沉的人，所以對小虎子的態度只是一笑置之。「你若是不放心的，俺帶你到各處走一走！」

小虎子反而不好意思地笑笑：「不用不用，你的安排還會有漏洞？」

胡平原道：「俺也還未吃飯，咱們一齊去吃飯，再慢慢談吧！」

五個人來到一間飯館，在最裏面的一張圓桌坐下。胡平原繼續未說畢的話：「俺相信這些人在張店是在等人，至於等甚麼人，咱們就不知道！」

司機道：「抓個人來問問就知道。」

小虎子瞪了他一眼：「這種廢話以後少說點！打草驚蛇，可能會使咱們失掉一條『大魚』！」

胡平原道：「俺準備在他們離開張店之後再行動！」

小虎子點點頭，便將博興發生的命案說了一遍。胡平原眉頭一掀，道：「那兩個跟毒梟一定有關係，不能放過！」

「你通知總局長了沒有？」

「昨晚巳通過電話，等下咱們再打個電話去！」

天羅地網

春風吹來，仍令人忍不住要打冷顫，所謂春寒料峭嘛，尤其是拂曉時分，就更加寒冷了。

守在旅館外面的楊鎭，忽見店內走出一羣人來，看裝束便知道是車夫及孝子，楊鎭精神一振，立即向城外跑去。

小虎子與司機坐在吉甫車上等候，見到楊鎭，便知道有了變化：「他們行動了嗎？」

「是的，離開旅館了，還不知道他們走那一條路，俺再去！」

「小心！」

楊鎭邊跑邊拍拍腰上的槍，過了一陣，他又跑回來了，道：「來了，就是走這一條路！」

「老胡呢？」

「他在他們背後，甚麼時候抓人？」

「離城三里才動手，你上車吧！」

吉甫車載着四個人，「嗚」地一聲，轉頭馳去，三里的路程，眨眼即至，他們將車停在路中間，等候孝子的馬車。

過了二十分鐘，才見那隊馬車慢慢駛來，小虎子等他們來到跟前才提着槍跳了出去，小楊跟衛兵緊跟在他後面，成品字形攔在馬車前面。

「停車！」

在前面那輛的是石城子，他將馬勒住，道：「大爺，車上不是孝子就是死人，沒有錢，你們找錯了對象！」

楊鎮喝道：「別裝蒜，滾下來！」

石城子向後面叫道：「咱們遇到强盜啦，倒霉，都下車吧！」

衛兵罵道：「他媽的，誰說咱們是强盜，你九成是討打！」

「不是强盜還會攔途打刦？」

小虎子沉聲道：「你們聽着，咱們是省裏的偵緝人員，現在懷疑你們車上藏有大烟，要搜車，你們都站到一邊去！」

孝子們忍不住發出輕輕的怨言：「那天查過今天又查甚麼？」

說着後面的胡平原也帶着隊員過來了。他對小虎子輕聲道：「沒人來接頭！」

「搜車！」

偵緝隊員跳上馬車，車上除了一些衣服棉被及香燭紙料元寶之外，並無別物。

一個隊員問道：「隊長，要不要開棺？」

另一個道：「馬車廂內有屍臭！」

小虎子與胡平原也跳上車，當蹲下身時，果然聞到一股淡淡的屍臭，石城子在下面道：「那天咱們在稻田，一個姓葉的隊長巳經帶人開過棺了，因爲事後買不到桐油灰，沒有黏上，所以透氣，嘿嘿，咱們可難受了！」

胡平原冷冷地道：「偌大的一座張店城，也沒桐油灰嗎？」

石城子笑嘻嘻地道：「相信張店有得賣，孝子們也想買，不過俺建議他們不要黏上桐油灰，免得痲煩！」

楊鎮道：「爲甚麼？」

「咱們怕沿途吃公飯的人太過無聊，不斷要來開棺，那不是要驚動死人嗎？」

小虎子窩了一肚子火，可又發作不得，便道：「通通帶回張店。」

娘兒文吃驚地道：「回去張店幹啥？咱們可沒犯法！」

石城子拉拉他，道：「沒犯法就不用怕他們，上來吧！」他們兩人的行動却落在胡平原的眼內。

車子返回張店，胡平原道：「俺審問那高大的，你審那矮小的！」高大的是石城子，矮小的是娘兒文。

胡平原請石城子在房內坐下，他背着石城子，慢慢抽着烟，頭也不回地問道：「你是老大？」

石城子心情也緊張得很。「俺父母只生俺一個！」

胡平原霍地轉身，坐在他對面：「你別跟我來這套！老實說吧！」

「說甚麼？」

「大烟藏在那裏？」

「俺是他們僱來的車夫，說明是運棺材的，甚麼大烟，咱們根本不知道！」

「好吧，咱們改個話題，你們的老闆呢？」

「老闆早走啦，他們有錢人怎會跟咱們同甘共苦？」

「老闆叫甚麼名？」

「俺只知道他姓白。」

「你怎麼認識他的？」

「俺根本不認識他，而且只見過他一次面。是咱們海陽鎮一個同鄉介紹咱們來當車夫的，一趟三個大洋！」

胡平原雙眼瞪着石城子。「介紹人是誰？」

「他叫秦山傑，是咱們鎮上青年的榜樣！」

胡平原冷笑一聲：「是甚麼榜樣？」

「他十分能幹，旣能幹木匠、又能幹泥水匠，還能吹喇叭，年紀輕輕的便建新房子，娶老婆，鎮上的人誰不讚他是個好青年，你們如果不相信的，大可以到海陽鎮去問問！」

「他只說要你們駕馬車？」

「是的，回去時再辦些濟南的土產，到海陽鎮販賣！」

「告訴你，他是毒梟的一份子！」

石城子「啊」地叫了一聲：「胡說，他是好人，怎會是毒梟，俺不相信！」

「他殺死一個刑警，在博興逃走了，你知道他去那裏嗎？」

石城子又「啊」地叫了一聲，半晌才道：「他不會殺人的！因爲……他是好人……我不知道他去那裏……」

「跟他一齊去的馬車夫叫甚麼名？」

「俺不知道！」

胡平原再問下去，石城子一味答不知道，但娘兒文就不同了，他給小虎子一嚇，便甚麼都說出來了。

半個鐘頭之後，胡平原與小虎子在一起商量時，望着地圖，都猜想不出秦山傑和那些大烟去了何處。

小虎子道：「要不要再打個電話回總局請示？」

「且慢，再等一下。這些人放他們回去吧，派人在後面吊着。」

小虎子點點頭，走了出去，叫人放開石城子他們，忽然一位張店分處的雜役走了過來：「隊長，有電話！」

小虎子跑到電話機旁，抓起話筒，只見他臉色大變，隨即放下話筒，叫道：「有他們的踪跡了，立即出發！」

× × ×

秦山傑見那個刑警要他拿出發票來，心頭不由一沉，忙向後面叫道：「老楊，把發票給他們看！」

那三個刑警便轉到後面去，同時抽出槍來，喊道：「不許動！」

秦山傑向後面那一輛的何長山作了一個下手的手勢。何長山與白永安立即跳下車去，向那三個刑警走去。

楊千里爲了吸引三個刑警的注意，道：「發票在車後，你們等一下！」他轉身爬上麵粉袋，再由後面滑下，一個刑警立即走過去，道：「你別想溜！」可是他到車後，却不見了楊千里！

那刑警冷笑一聲，把步槍伸進車底，道：「再不出來，俺就開槍！」

話音剛落，大方巳一拳搗在他太陽穴上，那刑警只覺雙眼一黑，眼前金星直冒，攤倒地上！

與此同時，白永安與何長山也同時由後面箍住刑警的脖子，車上的假孝子跳了下來，很快便將他的槍拿掉，同時把他擊暈。

大方擦了一把汗，道：「七郎，現在怎辦？」

「把車開到小路去，把刑警和馬也帶

走！」

馬車立即又開動，秦山傑見旁邊有條小路，長滿了草，附近還有很多樹，便把車駛了進去。

走了一程，到達另一條小路，這條路前天秦山傑巳走過，知道前面有座很密的樹林，便揮鞭催車前進。過了一陣，果然見到那座樹林，秦山傑首先駛了進去，白永安等人緊跟在後。

到了林中，秦山傑跳下車，道：「現在不能再前進，否則自投羅網，這次能夠幸運通過，下一次便不會這樣幸運了！」

大方連忙問道：「七郎，你的意思怎樣？」

「把貨埋在地上，車子繼續前進，走了十多里，然後大家散開！」

這一次的經歷雖然無風無險，但却使白永安改變看法，他也同意秦山傑的看法，道：「立即將貨搬下車，埋在附近！」

秦山傑道：「不，這個地方太過露眼，不行！到別處去！你們跟着俺走！」他重新上車，車再行了一陣，便見到一座亂葬崗。

白永安叫道：「好地方！快下貨！」

衆人七手八脚把大烟卸下來，秦山傑叫人繼續把車駕走，他、白永安、何長山、楊千里、大方和三隻手立即將「貨」搬到山崗上。

他們每人兩三袋一趟，很快便將「貨」搬到山崗上，藏在大石後面，秦山傑道：「現在最主要的是去偷幾柄鋤頭來！」

三隻手立即道：「這件任務就交給我吧！」

大方看着秦山傑，秦山傑點了點頭，他便說道：「俺跟你去，多一個人接應也好！」

過了兩頓飯工夫，他倆才回來，三隻手道：「他媽的，這裏前不靠林，後不着店，跑了五六里路才有一座小村落！」

何長山道：「別說廢話了，咱們快掘吧！」

大方把三柄鋤頭抛落地上，秦山傑找了一個地方，道：「就在這裏吧！」

楊千里、何長山和白永安立即揮鋤挖掘起來。過了頓飯工夫，挖的坑還不足埋藏，於是秦山傑等人便接力輪流挖掘。

當他們弄好一切巳是下午四點多鐘。

白永安道：「現在咱們怎辦？」

「找個地方躲他一頭半個月，等風聲過了之後再來挖掘！」秦山傑道：「不過咱們要把消息告訴歐陽三！」

白永安道：「由現在開始，咱們一齊行動，誰敢擅自離開的，俺便不客氣！現在咱們先去跟那些車夫會合，然後去找歐陽三！」

六個人走下山崗，慢慢向前進，秦山傑道：「看來咱們要換些莊稼漢的衣服，才不會引人注意！」

三隻手道：「俺再去偷！」

秦山傑忙道：「不可，在這裏偷，很快便會暴露目標！」

楊千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七郎，你好像叫他們駛十多里路便回來，按說回來時走路也應該到了，爲何至今還不見人影？」

大方道：「你們看到沒有？爲啥路上不見一個人？」

秦山傑跳了起來，道：「咱們一定是被人包圍了！」

白永安道：「不會這麼快吧？」

秦山傑道：「就算不被包圍，前後的路也必是被人截住了！小三子，你們剛才來時，路上有沒有人？」

「有的，不過不多！」

楊千里道：「聽，有槍聲！」

秦山傑立即伏在地上，將耳朵貼在地上，半晌跳了起來，道：「大概在三里外的地方，槍聲很密，可能是他們跟刑警開火了！」

何長山道：「咱們去不去救援？」

秦山傑語氣堅決地道：「不去！現在就走回頭去！」白永安衆人都沒了主意，乖乖跟着他轉身跑去，不久又來至亂葬崗附近，他却不上山，向山後急跑。

三隻手有點緊張，快步奔前與秦山傑並肩：「秦大哥，這邊沒有人嗎？」

「小三子，等下俺叫你跑便跑，也別回海陽鎮，到外浪蕩一兩年再回去！」秦山傑塞了一把鈔票在他袋中，沉聲道：「你聽見沒有？」

「那你呢？」

「俺跟你不一樣，何況前天又殺了人，你還有前途，將來不要再幹鷄鳴狗盜的勾當，正正經經地做個人，就算窮也活得快樂！」

三隻手第一次感到悲哀，輕聲道：「秦大哥，你也還有前途，咱們一齊跑吧，相信他們不會爲難你妻子的！」

「不，你跟着俺只有死路，無論如何，俺得跟他們老闆見個面！」

說着巳來至一座樹林，秦山傑閃了進去，道：「天黑之後再行動！老白，拿柄槍來！」

白永安有點猶疑，秦山傑冷冷地道：「你不相信俺的槍法，還是不相信俺的爲人？」

白永安乾笑一聲，只好抽出一柄只有六顆子彈的左輪手槍與他。秦山傑也不作聲，跳到樹枝上，背依樹幹打瞌睡。

楊千里心中暗道：「想不到這小子在這種情況下，還睡得着覺！」

天色漸漸黑了，秦山傑跳了下來，道：「老白，帶路去找老三！」

白永安首先走出樹林，向南行走，不久便到了公路旁邊，只見附近有崗哨，還點着好幾盞油燈，六人只好向東行，到了一處黑暗的地方才衝過公路。

他們向南跑了兩里多路，停下稍息，白永安道：「哼，他們想抓住咱們還眞不容易了！」

按說偌大的一個地區一定有破綻，斷不會無路可走，可是秦山傑却驚心胆跳。

白永安又開始帶路了，他們跑了大半夜，連水也沒能喝上一口，眞的又疲又乏，幸而白永安道：「前面那座小村莊就是了！」

秦山傑道：「歐陽三在裏面？」

「他在不在裏面，俺不知道，但他曾經吩咐過俺，如果要找他，便可到口埠的山松村找他！這裏俺來過，沒問題，趁天還未亮，咱們進去吧！」

六個人躡手躡脚地進村，村裏面的狗

忽然吹了起來，聽聲音便知道爲數不少，衆人都有點心驚。

白永安向一棟白色的小屋跑去，樹後忽然撲出幾隻狗來，秦山傑在他後面，眼明手快，一腳將那隻狗踢飛！

白屋的大門倏地打開，白永安道：「白天永安，黑夜大方！俺要找老劉！」

屋內有個粗啞的聲音，道：「快進來吧！」

六個人立即竄了進去，那人「砰」的一聲，將門關上，黑暗中聽到一個輕微的「刷」一聲，有人劃亮了火柴，將油燈點亮了。

燈亮了一下，秦山傑等人的雙眼才能適應，這才發現，那個人的年紀已超過五十歲，一身胖肉，但是臉上却掛着一道刀疤，笑起來時，牽動刀疤，看來十分詭異可怖。

「你是誰？」

「白永安！」白永安問道：「三哥在嗎？」

「他出去還沒回來！」

大方道：「咱們露了底，迫不得已，來您這裏躲上幾天，等三哥回來之後再商量！」

刀疤胖漢老劉，道：「好吧，俺帶你們到客房去！哈，咱們這裏有四間房，俺住一間，你們六個人正好每間住兩個！」

秦山傑跟三隻手進房，三隻手立即躺在床上，只聽得老劉在外面說道：「你們一步也不能出去，明早再煮東西給你們吃吧！」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人聲，有人喝大道：「快出來，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三隻手呻吟了一聲，喃喃地道：「慘，咱們陷入天羅地網之中了！」

第一次勝利

小虎子接到的電話，是報告三個刑警追查一隊馬車失踪了，根據報告，馬車共有七輛，車上裝了好些麵粉，小虎子立即聯想到，那些麵粉袋，裝的一定是大烟，所以立即帶人乘車趕去。

他們一共乘兩輛汽車，一輛是吉甫車，一輛是大卡車，小虎子的吉甫車較快，但抵達現場也已經是下半夜了。

小虎子一跳下車便問：「這裏是誰負責的？」

莊隊長應聲而出，道：「這一段路是由咱們濰坊城負責的，俺是刑警隊長！」

「俺是省裏偵緝隊的中隊長小虎子！情況如何？那三位刑警找到沒有？」

「找到了，他們都被人殺死，槍、證件和衣服都被奪走！」

「你詳細報告一下！」

「俺打了電話之後，便帶人到前面去加設路障，可是等了好一陣，仍不見那隊馬車經過，這顯示有三個情況，第一，馬車在咱們到達之前已過去了，第二，他們還未到；第三，他們可能改道而行……」

小虎子不耐煩地揮揮手。「你說簡單一點不行嗎？」

「是是，咱們認爲第三個可能性較大，而附近有條小路，可直達柳橋，所以咱們便抄過去，剛好見路旁停着幾輛馬車，但馬已不見，於是咱們便立即追查，很快便發現有十來個人騎馬逃跑，咱們在後面追，追了六七里路，終於給咱們追上，便發生了一場槍戰！」

莊隊長說得急，說到這裏時，忍不住喘了一口氣，然後再說下去：「他們火力不夠，被咱們壓住，丟下了幾具屍體又向東逃走了！」

「他們逃去那裏？你們有馬難道追不上？」

莊隊長道：「那些殺千刀的，十分狡猾，不射人而射馬，咱們的馬都讓他們打死了，不過俺也不好對付，立即下令以牙還牙，結果他們的馬也全部死掉，現在咱們還有人在追尋，不過天黑之後，不好找，所以俺在附近佈防，相信他們還在包圍圈內！」

小虎子見他話中不時要爲自己吹噓一下，有點討厭，便道：「好啦，其他的別說，他們還剩下多少人？」

「大概八九個，他們死了五六個，咱們才死了兩個！」

「人手夠嗎？」

「不大夠，不過弟兄們鬥志如虹，一定可以完成任務！」

楊鎭忍不住道：「你說了一大堆，還未說到最重要的事來，馬車上的麵粉袋子，檢查過了沒有？」

「報告，俺親自檢查過了，裏面全部是雪白的麵粉，不過根據弟兄們的報告，數量跟今午相差很多！」

小虎子道：「把今午跟他們照過面的人叫來。」

莊隊長往後面喊：「小康，你過來向中隊長報告！」

一個年青的刑警走了過來，神情有點惶恐，小虎子道：「你將情況仔細說一下吧！」

小康原原本本地將經過說了一遍，小虎子眉頭一掀，道：「他們兵分兩路，一路載着麵粉北行，一路帶着眞貨逃跑！嘿，大烟既然有這麼多，他們扛着跑，跑不遠，一定是藏在附近！傳令下去，不要死站着，要不斷巡邏！」

× × ×

天亮之後，小虎子便帶人到那條小路去，四個人往北步行，小虎子道：「大家小心，他們可能就躲在附近！」

走了一陣，背後忽然傳來一陣馬蹄聲，小子立卽回頭，見到一個刑警騎馬而來。「報告中隊長，胡中隊副的人已經來到了！」

小虎子道：「你叫他把人分成兩組，一組由他帶領，向東搜查，另一組來咱們這裏！」刑警應了一聲，便策馬回去了。

楊鎭道：「小虎，這裏北面是一片廣闊的農地，他們也許向北逃跑了，因爲那邊有農村，躲藏比較方便，而逃到海邊，又可以坐船到別處去！」

小虎子同意他的見解，四個人便停下來，等候後援。過了二十分鐘才見黃成帶着十餘個偵緝隊員趕上來，小虎子將人分成兩撥，一撥五個，由黃成帶領，另一撥八個則由自己帶領：「小黃，你帶人由此向北進！」

黃成應了一聲，帶人穿過樹叢，走上田梗，向北挺進。

小虎子那一撥則繼續西行，到了另一條只能通人的小徑才改往北行。走了不多久，小徑的兩旁都是阡陌，遠處有幾個村落，小虎子的步伐立即加快。

進了村之後，他大聲問道：「咱們是省裏的偵緝總隊，現在請你們的村長來說話！」

村人立即將一個白髮的老頭請了出來：「長官，老漢姓黃，是本村的村長，請問有啥吩咐？」

「咱們在追一股運毒的歹徒，你們昨晚有沒有發現陌生人進村？」

「沒有。」黃老頭毫不思索地道：「不過，下半夜時，俺被一陣狗吠聲吵醒，披衣開門看了一下，又不見有人！」

「今早也沒人發現什麼異常？」

黃老頭說道：「到現在還沒有人來報告！」

小虎子謝了一聲，帶人繼續前進，當他們到達第二個村落時，便有人報告，昨晚有七八個漢子沖進他們村中，搶了些食物，然後向北逃走。

小虎子馬不停蹄向北快跑，楊鎭在後面追了上來：「小虎，咱們這樣追也不是辦法！」

小虎子反問：「你有什麼辦法？」

「俺估計他們白天必定匿在什麼地方，晚上才行動，否則何必在晚上搶食物，就是要在日間吃的！」

小虎子讚道：「有道理，大家想一想，他們會匿在什麼地方？」

一個隊員道：「山上！」

另一個道：「破廟！」

楊鎭道：「由這些人的行動來觀察，他們都是些慣匪，除非沒路可走，否則不會去那種引人注意的地方！」

小虎想了一下，忽然道：「快回頭去！」衆人莫明其妙，不過依言轉頭返回那座小村，找到村長，「村長，你們說那些大漢來偷食物，是什麼時候？」

村長道：「那時候天快亮了！」

小虎再問：「這裏離北面的村落，最近的有幾里？」

「四里多。」

小虎吸了一口氣：「貴村有沒有空廢的屋子？」

村長想了一下，道：「俺家有棟老屋，因爲鬧鬼，所以俺後來再建了一棟新房子，舊的則用來放糧食，也可以說是倉糧！」原來這村長便是附近著名的地主。

小虎大喜，忙道：「那老屋在那裏，請你帶路！」

村長不知什麼事便帶他們到一棟舊屋之前，那屋雖舊，有些漆及灰已開始剝落，但看來仍十分牢固，而且面積不小。

小虎輕聲對村長道：「平時你們裏面有沒有人看守？」

「有個老頭看倉庫。」

「今天他出過來沒有？」

村長搖搖頭。「但他經常幾天也不出來，在裏面炊食。」

「俺懷疑那些大漢躲在裏面，你悄悄叫附近的人躲一躲，不要慌張，免得打草驚蛇！」

村長却慌慌張張地跑去了，小虎子與楊鎭覺得他們窩在裏面的機會很大，於是派四個人伏在大屋的四邊，另外一個人則站在附近平房的屋頂監視，楊鎭帶一個人由後面進去，小虎則由前面攀牆進去，他把人手佈置完畢之後，又交代了一些細節，然後分開。

小虎子疾走幾步，倏地標前，雙手在高牆上一扳，身子便翻了進去，牆後是座鋪石板的院子，小虎子落地時，發出「啪」的一聲響，幸而不見有人，他立即竄至牆後匿着。

院子之後便是一座大屋，以前大概是廳堂，木門關着，廳後面大概還有其他的房舍。

小虎子慢慢向門走去，忽然裏面有人道：「老夏，你聽到沒有，剛才好像有聲音。」

另一個粗沙的聲音道：「那裏有？你別疑心生暗鬼，沒的自己嚇壞自己！」

「眞的，俺聽到了，也許有人來搬糧食！」

「去你的，要是來搬糧食的，怎不叫門？」

先頭說話那個嘀咕道：「小心駛得萬年船，你不去看，俺去看！」

小虎子知道他們便是自己要找的人，立即準備應戰，一忽，傳來木門的拉動聲，接着門「呀」地一聲推開，一個頭上包裹着毛巾的漢子提着一柄槍走了出來，由於門板是向外推的，所以小虎子身子被門板遮住。

那漢子四看無人，轉身來拉門板，小虎子忽然用力一推，「砰」的一聲，門板撞在那人的頭上！

那漢子尚未知道發生什麼，小虎子已像一頭出柙的老虎般撲出去，劈臉便是一拳。

「砰！」那漢子鼻上中拳，鮮血四濺，他一手捂臉，一手把槍指向這邊來，但小虎子反應極快，飛起一腳，便將其手上的槍踢飛！

緊接着，五指一落，將那漢子拉到自己的身前，再將其手臂屈到肩後，擋在自己的前身！

這時候，裏面的人才知道自己的行藏已經敗露，便叫嚷起來，小虎子喊道：「你們已被包圍，乖乖的便把槍抛出來，舉手投降吧！」

他連喊兩遍，對方只以槍聲答覆，小虎子向門口方向走去，他身前那漢子大叫起來：「老夏，你們千萬別開槍！」

小虎子食指一扣，槍管吐火，這時候後面也傳來槍聲，小虎子道：「聽到沒有，咱們已將你們包圍了！」

裏面有人道：「他們來的人一定不多，要不爲什麼還不衝進來！」

小虎子對天連發兩槍，這是暗號，通知守在四角的隊員進來，那四個隊員進來之後，小虎子道：「你們兩個上去屋頂，其他的守在窗外！」

小虎子等了一陣，然後推着那漢子前進，走進大廳，廳裏堆着好些布袋，裏面裝着糧食，小虎子剛探出頭，一個漢子便由布袋後面探出頭來，開了一槍！

「哎唷！」那漢子中彈，慘叫起來，

小虎子槍管在他臂彎後探出，連發兩槍，那漢子縮了回去，小虎子立即推着那漢子向一堆布袋走去。

布袋後忽然探出一個人來，小虎子一連三槍，那漢子腦袋開花倒地。

那堆布袋後面沒有別人，小虎子放下已死的漢子，向布袋堆慢慢爬上去，忽然後窗「蓬」的一聲，被人撞破，接着又傳來一陣槍聲。

小虎子爬到上面，居高臨下，看到三個持槍的漢子在另一堆糧食後面團團亂轉，他「砰砰」幾槍，擊中兩個，隨即伏下喊話：「繳槍不殺，你們再反抗，只有一條死路！」

旁邊的窗子也被那兩個偵緝隊員打破，接着天窗也破了，剩下的那五個土匪，見大勢已去，便乖乖拋槍，叫道：「別開槍，咱們投降！」

小虎子喝道：「走出來，舉起雙手！」話音一落，五個土匪依次走了出來，偵緝隊員紛紛出現，先搜身，再將他們推出去。

「還有沒有人？」

一個土匪道：「沒有了。」

「那些大烟藏在那裏？」

「咱們不知道，他們叫咱們駕車往前走，再回去找他們，但咱們還未回來，便被刑警追上了！」

楊鎭在裏面走了一匝，拾起地上的槍，道：「的確沒人！」

小虎子道：「俺先帶他們回去，你對村長交代一下！走！」當小虎子等人跟莊隊長聚頭時，胡平原還未回來，他立即叫人去找。

莊隊長忽然對他道：「中隊長，王總隊長已從烟台趕來，今天就會到達！」

山貓來了

秦山傑自床上跳了下來，當他走出大廳，白永安和大方等人也都走了出來，老劉向他們搖了搖手，對外面道：「什麼事兒？」

外面有人道：「老劉，你沒事呀？」

老劉將門拉開，道：「不好意思，吵醒了你們，是俺的幾位遠親來探俺，沒事沒事！」

「咱們聽到狗吠聲，以爲有賊來打刦哩！」

老劉道：「因爲他們迷了路，所以半夜才到！」

外面的人散掉，老劉將門關上，道：「沒事，你們睡吧！」衆人鬆了一口氣，重新回房，躺在床上，由於連日緊張，加上趕了一夜的路，很快便進入夢鄉，到他們醒來時，已是中午。

老劉已煮好了飯菜，進房叫醒床上人，衆人肚子都咕咕亂叫，臉也不洗，便坐下狼吞虎嚥，楊千里道：「菜美飯香，可惜沒酒。」

老劉道：「三哥吩咐，任何人來這裏都不能喝酒！」

一大鍋白飯，眨眼間便吃得乾乾淨淨，秦山傑洗了個臉，問道：「歐陽三什麼時候會來？」

「不曉得，不過你們既然不能出去，就安心在這裏住下吧，大概三五天之內，他一定會回來！」

「你跟歐陽三是什麼關係？」

這個問題，白永安等人也很想知道，因爲他與大方跟了歐陽三已不止十年，却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身份，如果不是去年中，歐陽三曾經帶白永安來這裏住過一夜，他根本不知道有這號人物！

老劉哈哈一笑：「這句話你不該問，正如俺也沒問你們的底細一樣！」

秦山傑道：「老白，俺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俺想讓小三子離開，讓他自個回家去！」

白永安臉色立即一沉，道：「老七，行裏的規矩，你該還未忘記，你知道貨埋在那裏，放他走，萬一那批貨不見了，誰敢担保？除非你到時候肯賠錢！」

何長山也道：「不錯，咱們也不容許他離開！」

「俺保證他不會去通風報訊，也不會去挖貨，來個黑吃黑！」秦山傑道：「俺只是不忍心他跟咱們……」

楊千里道：「咱們還未到絕境！」

「他跟咱們不一樣，俺不能夠害他一生！」

大方道：「俺保證以後不去找他！」

老劉忽然道：「俺保證他走不出這條村子！」秦山傑一聽，頓時閉上嘴。

三隻手哈哈一笑，道：「大哥，你不用替俺担心，反正俺這條命不值錢！」

「不管你的命值不值錢，有什麼閃失，俺都難以心安！」

老劉嘿嘿一笑：「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何長山接道：「對呀，沒人叫你帶人來的呀！」秦山傑只覺得五內一陣揪緊，說不出的痛苦，現在眞是悔不當初！

× × ×

小虎子在吉甫車前審問那幾個土匪，他們只供出這宗運毒案的頭子是歐陽三，至於大烟埋在什麼地方却毫無所知。

小虎子問：「那姓秦的是什麼人？」

「不知道，他以前好像也是個人物，後來收山了，這次聽說是給歐陽三迫出江湖的！」

「哦？他如何迫他重出江湖？」

「這個俺便不知道了！」

「歐陽三是跟那幾位在逃的人在一起嗎？」

「不，他神出鬼沒，不與咱們在一起，不過有時候他又會出現！」

「那幾個人逃去那裏？附近有什麼巢穴？」

「這個咱們完全不知道！」

「你們要將大烟運去什麼地方？」

「聽說是濟南城。」

「接貨的是誰？」

「不知道！」

「誰才知道？」

「除了歐陽三之外，大概只有白永安和大方才會知道，咱們地位低微，他不會告訴咱們的！」

小虎子冷笑一聲：「這批貨共有四至六噸，那十五具棺材肯定只能裝小部份，其他的放在那裏？」

「貨是在什麼地方上岸的，共有多少，咱們完全不知道！」一個土匪道：「歐陽三只叫咱們在何月何日到姜山鎭集合，到那裏他便作了安排，要咱們駕車，或者假扮孝子。」

「棺材內裝的是大烟，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知道，歐陽三要咱們小心保護，說成功之後，每人有幾百個大洋！」

「哼，幾百個大洋，便值得你們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楊鎭問道：「姜山鎭可是靠近丁家港嗎？」

「是的，離丁家港大約五十里路。」

小虎子道：「你們不但運毒，而且還殺人，罪名重得很，相信你們也心中有數！還有什麼消息可以提供的嗎？」

土匪們想了一下，其中一個道：「他們只有六個人，每人都有槍！」

另一個搶着道：「這次歐陽三好像跟楚龍合作的！」

「楚龍？」小虎子眉頭一皺：「青龍幫幫主！」

「是的，因爲俺認得那個姓楊的跟姓何的，是楚龍的親信。」

「楚龍呢？」

「沒跟咱們來。」

小虎子看看沒辦法再挖出什麼來，便叫刑警將那五個土匪押走，同時對楊鎭道：「你坐車到濰坊城打電話，把這一切告訴局長，叫總局下命令萊陽分處，派人去調查楚龍！」說着跳下吉甫車。

楊鎭剛跳上車，忽然黃成滿頭大汗地跑來：「小虎哥，咱們挖到那批貨了！」

小虎子與楊鎭同時叫了起來：「在甚麼地方？」

「在亂葬崗！」

小虎子道：「小楊，你先別去，一起去看看那批貨再說！」

「老胡叫俺來拿些繩子跟竹槓！」黃成道：「數量不少哩！」

莊隊長道：「沒這兩種東西，咱們去抬吧。」

「你的任務是防止毒梟逃脫，派個人到附近的農莊借！」小虎子跟黃成上車，吉甫車便慢慢沿着小路駛去。

不久車便停在亂葬崗下，小虎子和楊鎭跟着黃成上山，只見幾個偵緝隊員，正把棺材慢慢扛下山，胡平原興奮地道：「找到了，沒錯，全部都是。」

小虎子也興奮地問：「你是怎樣知道的？」

「從地上的足跡看出來！」胡平原指指山下的泥土，「雪剛消融，地上泥濘，他們扛着送上山，脚印特別深，俺有了懷疑，所以上來看看，首先發現三柄鋤頭，又有一堆沒有墓碑的新墳，覺得十分可疑，叫人一挖，見下面有好幾具棺材，知道沒錯，那知道搬了一具又一具的，一共十五具，打開一看，哈哈，找到了！這次總算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小虎子暗暗佩服他的細心，他看看吉甫車，道：「不用抬，咱們用吉甫車運出去！」

吉甫車上只留下一個司機，由於路窄，棺材須得直放，因此每次只能運一具，小虎子道：「小李，辛苦你呢！」

司機笑道：「辛苦得高興，有甚麼打緊！」

× × ×

楊鎭到濰坊城已是下午，他顧不得吃飯，立即到濰坊分處打了個電話到濟南總局給周而勇，並且向他報告了一切。

周而勇在電話中對他說：「你們幹得好，再一次顯露咱們偵緝總隊的威風，但還有兩件事要做，第一，把在逃的六個毒梟抓回來，第二，調查歐陽三的去向和其他的貨在那裏！」

「是，總局長！」

「人手夠不夠？不夠的話……嗯，不必多說，再給你們調十個去，黃昏就出發，你們下一站到那裏？」

「還不知道，不過咱們會把去向告訴趙分處長！」

「有需要的話，隨時打電話來，一定要把歐陽三及其同黨逮住，絕對不能讓他們把大烟賣出去！」

「是！」

「保持聯系！」

「是！」楊鎭放下電話，掏出一根烟叨上。

趙處長問道：「總局長有什麼命令沒有？」

「要咱們把人抓回來，把貨搜回來！」楊鎭抬頭問道：「處長，你吃過飯了沒有？」

趙處長道：「俺還有事要做，不能陪你，但俺知道本城的高家園小菜燒得最好，又不貴！」

楊鎭哈哈一笑：「謝謝你的好介紹，俺吃了再來拿車！」他拉着司機到高家園吃飯。

這時候飯館內沒一個客人，楊鎭走了進去，道：「掌櫃的，來幾個小菜。」

掌櫃道：「這時候不賣小菜，炒飯和鹵麵就有！」

楊鎭說道：「拜託一下，咱們是吃公飯的，吃了飯之後，還要趕幾十里路去抓賊！」

掌櫃道：「城內吃公飯的，老漢那一個沒見過，你別來這一套！」

司機小李拿出證件在他眼前一晃：「咱們是省裏來的！」

那掌櫃一聽是省裏來的，登時換上另一副嘴臉，忙道：「兩位官老爺請坐，俺去廚房吩咐他們特地弄幾個好的小菜。」

楊鎭有點不好意思，道：「算了，來一盤炒飯，一碗鹵麵就好！」

「不麻煩！反正他們也快要下鍋了！」掌櫃不由分說便跑進灶房，一忽出來又哈腰問道：「長官要喝酒嗎？」

楊鎭說道：「咱們要辦公事，不能喝酒！」

等了好一陣，第一道菜才送上來，楊鎭舉起箸道：「小李，來吧！」

忽然門口走進一個人來，道：「等等俺！」

楊鎭抬起頭來，喜而叫道：「啊！隊長！」

來的果然是王森，他在楊鎭身邊坐下，把帽脫下，小李忙將筷子給王森，掌櫃不待吩咐已送上一副碗筷，小李忙道：「掌櫃，煩你吩咐廚房多弄兩個菜！」

王森擧着箸挾了一塊紅燒排骨，道：「那案子有甚麼發展？」

楊鎭邊吃邊輕聲將案情及進展向王森報告：「隊長，你從那兒來？」

「剛從烟台坐火車到，到分處聽趙處長說你們在這裏吃飯，就趕來了，有沒有土匪的綫索？」

「俺來的時候還未找到！」楊鎭忽然想起周而勇的話，忙又轉述了一次。

王森眉頭一掀。「數量有四至六噸這麼多，歐陽三不知去向？」他沉思了一陣，忽然道：「快吃！」

楊鎭忙問道：「隊長，你想到了什麼呢？」

「我在想，另一批可能是由歐陽三跟楚龍押運的！」

「這麼大批的貨，他們怎樣運？」

王森眉頭一皺，不再說話，吃飯的速度也慢了起來，但前後也只用了半個點頭，三人便會帳出店，直趨分處。

王森和楊鎭跟趙處長在辦公室內開會。「趙處長，請你發動一切力量，通知你轄下的鄉鎭，嚴密注意陌生人，他們人數是六個，因爲地方大，單靠咱們人手是不夠的！」

「好，我立刻就去辦！」

王森道：「那幾個土匪還在你們分處吧？俺要親自審問他們！」可是當王森審問了那些土匪，只能知道歐陽三只在四方鎭出現過！

王森沒辦法，只好上吉甫車，向小虎子駐紮的地方駛去，沿途他不發一言，楊鎭與小李都知道他在沉思。

窮追猛打

吉甫車停在大卡車旁邊，天還未全黑，王森還未下車，小虎子與老胡已看見，都迎了上去。

王森點上一根烟，在車上問：「有進展嗎？」

小虎子搖搖頭，道：「不知道他們逃到那裏去！」

王森跳下車，對莊隊長道：「派人到鄉村裏面通知村長，報告案情，叫他們留意陌生人！把這裏的人全撤掉，將大烟用大卡車運到濰坊城去！」他忽又問了一句：「刑警們有沒有休息？」

小虎子道：「俺叫他們在白天輪流休息了四個鐘頭。」

「好，咱們商量一下……唔，你們估計那六個人會由那方向逃跑？」

莊隊長在旁道：「那天俺跟他們談話，有個姓秦的說歐陽三他們去羊角溝！」

「羊角溝，靠近萊州灣……不對！他們不會去那裏！」

莊隊長問道：「那麼他們該去那裏？」

黃成在旁瞪了他一眼，怪他問得魯莽。

王森道：「兵書上有說，實則虛之，虛則實之，他們大概不是往北行，那麼剩下來的便是東、西和南……對，是南方，因爲南方有鐵路，如果他們坐火車，危險性反而較小！」

小虎子等人聽他這樣一分析，也深覺有道理，王森又道：「現在就向南追查！」他重新跳上吉甫車。

小虎子道：「俺跟老胡帶人在後面跟着！」他又叫了一個隊員上車，吉甫車載着四個人，絕塵而去，不久到了一條向南伸的公路，一轉頭便南下了。

小虎子與胡平原見刑警的馬匹就在旁邊，也帶上了幾個人，騎馬跟着吉甫車前進。

走了一陣，便見有村落，他們分開調查，都沒有綫索，但王森仍不死心，繼續前進，不過由于每到一座村落便要下車查問，所以進展甚慢。

四個小時之後，他們便到了江埠，這是大鄉，他們停了下來，跟鄉長商量了一下，鄉長派出一隊壯丁，陪着他們逐村查訪，他們三人一組再加上一個壯丁，深入小村向村長查詢。

不久，黃成帶着三個人來到山松村外，村口的狗立即狂吠起來，那個帶路的壯丁忙道：「不要進去，等下他們就有人出來！」

過了一陣，村內果然湧來一批持棍的村民，喝道：「你們是誰？」

黃成道：「咱們是省裏的偵緝總隊，有事請你們村長來說話！」

壯丁接口道：「請鍾大叔！」

那些村民見他能叫出他們村長的姓，便道：「等一等！」其中一個小伙子立即轉身向村內跑去。

過了一陣，一個老頭邊披衣邊走過來，道：「誰找俺？」

黃成把他拉到一旁，輕聲說話，鍾村長道：「昨晚是有人進村，村口的狗吠得好厲害，不過咱們不知道來了幾個人！」

「他們今天沒出來？住在那裏？」

村民道：「沒見到有人從老劉家出來，那棟白屋就是老劉家！」

黃成再問道：「老劉是什麼人？是貴村人氏嗎？」

「是的，他少年到外地謀生，五年前衣錦回鄉，建了這棟白屋，平日沒事做，他很沉默，很少與鄉親來往！」

「以前有沒有人來找他？」

「有的，但不多。」

「找他的人都是男人，沒甚麼特別，不過都不像是莊稼人。」

「那棟白屋有多少個房間？」

「四間房，兩間廳。」

「他家人很多？」

「不，只有他一個人住。」

黃成想了一下，道：「請你替咱們問問他，看昨晚有多少個人來找他？」鍾村長點點頭，便轉身而去。

× × ×

當村口的狗吠起來時，老劉首先便醒了，他連忙走到窗外，拉開一片窗葉，望向村口，由于他這棟白屋較高，所以村口的情景可以一目了然。

這時候，秦山傑、白永安等人也都醒來了，輕聲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不大對頭，好像有人來查詢！」

「什麼人？」

「看來是官府裏的人！」

「他媽的，他們怎會知道！」白永安罵了一聲，道：「現在怎辦？」

「立即離開這裏，你們快準備！」老劉衝進房拿出兩枝手電筒來，「你們槍都帶

上了沒有？」

秦山傑六個人都緊張地穿好了衣服，佩上了槍。老劉道：「跟俺來！」

他走到灶房，推開枯草乾柴，掀起兩塊紅磚，下面是個地窖，白永安打亮手電筒，立即跳下去。

此刻大門忽被人拍响，老劉立即道：「快！下面有出口，你們往林後逃跑！」

當最後一個跳下去，老劉蓋上紅磚，邊用含糊的聲音問：「誰呀？」

「老劉開門，俺是村長！」

「等一等，俺穿件衣服！」老劉弄弄乾草，點了盞燈，走去開門，到門後又裝出一個呵欠，然後開門問道：「村長，有什麼事，三更半夜的，有事明天再說不行嗎？」

「省裏有偵緝隊來咱們這兒調查，所有外地人都要查問，你昨晚的朋友有多少個？」

「四個！」老劉又打了個呵欠，「他們下午就走啦！什麼事？」

「走啦？哦，沒事沒事！」鍾村長轉身去了。

老劉立即到廚房把乾草堆放好，正想上床，大門又被拍响，他用憤怒的語氣道：「村長，俺到底犯了什麼規矩，你老是來吵！」

大門打開，站在外面的却是三位年青的漢子，黃成向他點點頭，道：「咱們正追查幾個毒梟，進去看看方便嗎？」

老劉道：「還有比拒絕，更加不方便的嗎！請進來吧！」他重新將油燈點亮，「你們要搜就搜吧！」

黃成也不客氣，走進屋內，掏出槍來，踢開寢室的門，房內沒有一人，但棉被枕頭一片凌亂，黃成眉頭一皺，伸手進被窩，被窩裏還暖乎乎的。黃成倏地轉頭問老劉：「你睡那裏？」

老劉指指旁邊那間房，黃成冷笑一聲：「這房誰睡？」

「人呢？」

「下午他們就走了，因爲俺不大舒服，所以還未整理！」

「現在天氣還冷，下午就走，被窩爲什麼還暖？」

老劉臉色大變，半晌才道：「因爲房子一直關着！」

這時候另外兩個偵緝員也搜查完畢：「黃隊長，屋子內再沒別人！」

「看住他！」黃成到其他房間看後，將槍管抵在老劉的太陽穴上：「人一共是六個？是不是？」

老劉不吭一聲，黃成大喝一聲：「他們去那裏？」

老劉十分頑固，仰頭冷笑，一個偵緝隊員忍不住摑了他一巴掌，老劉冷笑道：「吃公飯的人，就會這一套！」

黃成道：「你們運毒販毒，害人無數，眞可說是人人得而誅之，摑你一巴掌算得了什麼？」他打了個眼色，那偵緝隊員又一連給他兩巴掌。

「你說不說？」

老劉道：「有種的便打死俺吧！」

「你以爲俺不敢？」偵緝隊員怒不可遏，一拳擊在他小腹上，老劉登時如熟煮的小蝦般，彎曲起來。

黃成道：「算了，你快去通知王隊長！」他取出手銬將老劉的右手扣住，再把另一邊扣在床脚上。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狗吠聲，另一個偵緝隊員小周，叫道：「他們還未去遠！」

黃成喊道：「追！」他回頭對鍾村長道：「請村長叫人在四處打鑼，別讓他們再混進來！」

小周踢開後窗跳了出去，黃成跟在後面，打開手電筒，白屋之後有頗多果樹，地形是漸高，前面的狗吠聲不絕於耳，隨接傳來一道清脆的槍聲！黃成與小周立即向山上奔去！「砰」的又一聲響，一顆子彈在黃成身邊擦過，黃成吃了一驚，立即關上手電筒，同時改變方向前進。

天上的星星，稀稀疏疏，大地景物一片模糊，不過却還可以分出草與樹。

山後的槍聲再起，這一次是連續數响，黃成暗道：「難道他們跟隊長遇上？」

小周道：「他們把狗打死了！」黃成一聽，果然再無狗吠，原來山松村的保安工作做得最好，養的狗又多又大，還受過一定的訓練，很難將之甩掉！

黃成道：「快，他們一定快跑掉了！」他幾個箭步便翻上山坡，隨手漫無目的地開了兩槍，山下沒有反應，黃成與小周不顧危險，向山下猛冲。

此刻四周都是刺耳的銅鑼聲和叫喊聲，黃成向天開了二槍，告訴王森他們的位置。

他們向前跑了里許路，已來至另一座小村。小周問道：「不知他們是否躲在裏面！」

黃成向四周看了一下，沉吟道：「還是等王隊長來吧！」

那小村的狗又狂吠起來。小周叫了起來，道：「不錯，他們就在裏面！」

黃成道：「咱們兜到村後去！」他與小周分開前進，繞過村子向村後跑去，狗吠聲不絕於耳，幸而沒有狗撲出來。

當他們在村後埋伏好之後，村內的狗吠聲更响，接着有幾條黑影衝了出來，黃成首先開槍，小周也接着發槍，那幾條黑影立即退了回去，同時擧槍回擊。

黃成與小周都是經驗豐富之輩，連忙換了個方位，他倆不敢胡亂開槍，因爲子彈有限。

過了半晌，村裏沒有動靜，小周探頭出去，那幾條黑影已不知去向。他輕聲道：「黃隊長，他們會不會由前村跑掉？」

黃成也十分焦急，道：「沒辦法，現在咱們只能守在這裏！不過如果他們由村口逃出去，可能會讓王隊長他碰上！」

過了一陣，村前那方忽傳來一陣猛烈的槍聲，黃成喜道：「呶，他們到了，咱們更加不能離開！」

話音剛落，背後已傳出一陣脚步聲，小周脫口喝問道：「誰？」

胡平原道：「是咱們！」黑暗中奔來十個人，個個都提着槍！

黃成道：「老胡，你來得正好，你們守在這裏，俺帶幾個人兜去左邊！」

胡平原道：「左邊已經有小虎跟楊鎭，你留在這裏，俺帶人去右邊！」他放下四個人，帶着五個人向右邊竄去。

一個偵緝隊員道：「王隊長即是王隊長，他一到歹徒就現形了！咱們能跟着他，眞是福氣！」

小周說道：「如果論起功勞，他早該昇到處長了，就是沒有人可以頂替他的位子！」

黃成斥道：「現在是擒兇，不是開討論會，你們給我靜下來！」

過了半晌，槍聲已弱，却隱隱聽見王森的叫聲：「你們聽着，咱們已把村子包圍了，把槍拋出來，投降吧！」

村子裏人聲吵雜，但看來是村民的驚恐詫異聲，王森又道：「白永安、秦山傑，你們出來吧！」

村裏忽然傳出一個兇狠的叫聲：「王森，你別得意！你們敢進來，咱們就把村民殺死！」

黃成罵道：「他媽的，他們居然拿村民的生命，威脅咱們，眞是滅絕人性！」

王森怒吼一聲：「你們胆敢傷村民一根毫毛，就死無葬身之地！」

那人哈哈笑道：「死無葬身之地，跟死有葬身之地，有什麼分別？反正都是要死！」

這句話倒十分有力，令得王森愣了一下，半晌才道：「你們威脅不到咱們的，也絕對逃不出天羅地網！」

村裏又傳來一個聲音：「你們乖乖退後，不退的話，咱們就殺人！退，退後半里！」

王森向手下打了個手勢，道：「不，咱們退十尺！」

話音一落，村裏便傳來一個清脆的槍聲，伴着一道淒厲的叫聲。

「退半里，不退咱們就再殺人！」

王森向手下揮揮手，首先退後，但他們退到樹後便都停住，林五嶺問道：「隊長，怎辦？」

王森雙眼噴火，其他偵緝隊員，也如熱鍋上的螞蟻！村裏又傳出白永安的叫聲：「他媽的，你們停着幹什麼？打！」「砰」的又是一槍。

王森揮手示意後退，他輕輕對林五嶺道：「你帶幾個人到村後堵截，兜遠一點去！」

「還不夠半里！」白永安又吼着，接着又開了一槍。村子裏死一般寂靜，王森頭額上冒着汗，極力叫自己冷靜。

黎明前天空特別黑暗，五丈外的景物完全看不到，王森一顆心忽然鬆了下來，因爲他發覺對方使的是「空城計」，根本是在亂呼而已，只要一俟天亮，他便有把握，制敵於死命！

想到此王森叫隊員分開，還叫幾個爬上樹，居高臨下。

村裏村外只有風聲，但每一個人都知道，待槍聲再打響時，可能會形成一個槍林彈雨，血流成河的局面。

妙計脫困

村外的偵緝隊員固然焦急，村裏的六個亡命之徒，何嘗不急？六個人站在一棟磚屋前面商量，那些村民得到他們的警告，都不敢走出門外。

何長山問道：「現在怎辦？有什麼辦法衝出去？」

大方道：「依俺的意思，跟他們幹吧，投降俺是絕對不幹的，你們一定也知道，抓到局子裏去，咱們五個人都得判處死刑！」

何長山道：「除了死，難道就都不能活？」

大方嘿嘿一笑：「人家人多，又在暗處，你還想活？」

白永安道：「你們別吵了，聽秦七郎的！」

秦山傑吸了一口氣，道：「要想活命，還有一個機會，雖然機會不大，但總算是機會……」

楊千里急道：「行啦，那你就快點說吧！」

「咱們把村民趕出去，混在他們中間出去，現在天黑，逃出去的機會很大！」

何長山興奮地道：「俺的爺爺，你爲什麼不早點說！」

白永安沉聲道：「別吵！咱們沒時間了！七郎，你繼續說下去！」

「先去問一問，火車是在什麼時候經過的！」

白永安道：「老楊，你去問！七郎，這裏離火車站還有十多二十里路……」

「除了坐火車外，沒有別的辦法！」

「他們會通知各火車站，咱們還是有危險！」

「誰說要到站？咱們在半路就跳車，再走一段路，然後又爬上第二班車，半路又下車，這樣就有機會擺脫他們！」

白永安讚道：「眞有你的！」

秦山傑冷笑一聲：「你們當然好，但俺老婆還在歐陽三手裏！」

白永安拍拍胸膛，道：「你放心，這件事包在咱們身上，見到三哥，咱們替你向他們求情放了你老婆！」

大方道：「可以開始了嗎？」

「慢，有些事急不來的！大方，你去弄幾套衣服來，咱們化裝一下再出去！」

大方應聲而去，楊千里恰好回來，道：「第一班經過的火車是早上七時，八點半是第二班，九點半是第三班！」

「去那裏的？」

「東行的！咱們要去那裏？」

「到時再說！」秦山傑走到三隻手身邊，拍拍他的肩頭：「小三子，等下你見機行事，一直坐着車跑，不用再跟咱們一道！」

三隻手這時候已嚇破了胆，默默地點着頭。

不一陣，大方已拿來了六套衣服，他們立即換了衣服，何長山道：「俺把他們趕出來，叫他們往村後跑！」

「不，往前村跑！」

大方一楞，道：「王森在前面，你不是說最怕他嗎？」

「俺想得到由火車逃跑，他也會想得到，咱們就偏偏叫村民由林前出去，王森一定會以爲咱們會往後跑，這樣他就要中計了！」

衆人聽後都由衷地讚了起來，秦山傑緩道：「不要慌張，分開兩路來跑，俺、小三子跟大方走左邊，你們三個走右邊，過了山松村再會合！你們還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話，就把村民都叫出來，由俺開口！」

何長山、白永安、大方和楊千里到各家說話，叫他們靜靜地走出來，集中在一起。過了頓飯工夫，那些村民都到齊了，由於他們村人口單薄，加上在槍管的威脅下，所以不敢反抗。

秦山傑道：「你們聽着，咱們不願再拿你們做人質，現在給你們一個機會，限你們半分鐘之內，全部跑出村子，記住，要從前面出去，跑得慢的，便別怪咱們在後面開槍！開始！」

那些村民發一聲喊，轉身便向村口奔去，就像是一股洶湧的潮水般！

秦山傑在後面喊道：「快！」他向其他人一揮手，六個人便混雜在人羣中，向村口奔去。

那些村民扶老携幼，逃跑猶恐不及，那裏還有人留意他們！何況天黑，就算他們在旁邊也不知道！

刹那間，村口響起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夾着呼爹喚娘的聲音，就像世界末日一般。

王森等人都是一怔，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一個隊員在樹上看得較遠，向下道：「隊長，那些村民衝出來了！」

「後面有沒有人？」王森一呆，急忙問道：「還有甚麼發現？」

「一大羣好像螞蟻一般！」

王森連忙現身，叫道：「你們爲啥跑出來？」

前頭的村民見有人現身，都下意識地尖叫起來。王森急道：「別怕，俺是省裏的偵緝隊長，那六個土匪呢？」

一個小伙子道：「他們叫咱們一齊跑出來，跑得慢就要開槍！」

王森又問：「他們還有甚麼行動？」

「問咱們火車經過的時間！」

一個偵緝隊員道：「他們要坐火車逃跑！」

王森忙道：「留一半在這裏，其他人跟俺去！」他帶着十來個人冲進村內！

「大家小心！」王森踢開一道大門，探頭向內望了一眼，又退了出來，叫道：「小徐，到村後面問問他們！」

一個偵緝隊員應聲向村後直跑過去，還未到外面便叫道：「老胡，小黃！」

黃成認出他的聲音，忙問道：「啥事兒？」

「那六個壞蛋，有沒有逃出來！」

「沒有！」黃成走了過去：「剛才那邊那麼吵，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那六個壞蛋，迫村民向前跑出去，隊長懷疑他們要從後面溜掉！」

「沒有，你再到左邊去看看！」黃成命令一個隊員到村左查詢，自己則帶着人向村內的方向漸漸挺進。

這時候，天已濛濛亮，視野較清，村民的房舍基本上已查過，仍未有土匪的踪跡，王森又急又怒，他心中暗問自己：「他們會從那裏離開？」他心頭一動，猛地跳了起來，叫道：「你們繼續搜，留意屋頂跟樹上！」他向村口猛跑過去。

村民仍然聚集在那附近，王森大聲問：「有沒有人向北跑？」

半晌才有一個小孩子道：「剛才好像有幾個人向山松村的方向走去！」

王森連忙問道：「是不是你們村裏的人？」

孩子怯生生地說道：「天黑，俺看不清楚！」

王森道叫道：「都跟我來！」他飛也似的向山松村方向跑去，偵緝隊員問也不問，也跟着快跑。

當王森站在山坡頂時，見遠處有三個黑影向左方跑去，而右方也有三個黑影正冲過小路，向左邊滙集。「就是他們六個，快追！」

王森抽出了盒子炮來急跑，他速度快，將距離縮短了幾尺，立即舉槍向對方發射。

「砰砰」兩槍，由於雙方都在奔跑，所以沒法命中，與此同時，對方也回身開槍！

王森身子一伏，低頭前進，由是雙方的速度都慢了下來，後面的偵察隊員趕了上來，紛紛舉槍射擊，一時之間，槍聲大作。

忽然中間那個土匪大叫一聲，仰天跌倒，另一個拾起地上的槍，向他的同伴開了一槍，繼續前進。

遠處那三個土匪已沒了踪跡，而剩下的兩個也衝進一座樹林，繼續飛奔！

到了林前，王森回頭道：「小心他們在林內反抗！」偵緝隊員前進的速度又慢了起來！

待到他們出了樹林，已沒有那五個土匪的影子，王森見前面就有一座小村，估計如果不是躲在裏面，便是被房舍擋住，因此繼續追趕。

小村的人雖然有很多已起床，但還未開門，偵緝隊員大聲問土匪的踪跡，他們都不知所方，出了小村，王森不由叫了一聲苦！原來村後有座小山坡，上面草長樹密，對土匪十分有利！

× × ×

秦山傑、大方、三隻手和白永安、楊千里滙合之後，穿過樹林，向西前進。大方訝然問道：「七郎你走錯了嗎，應該是那一邊才對！」

秦山傑道：「誰說咱們要去東邊？咱們去濟南！」

白永安吃了一驚：「這時候還去濟南，不怕送羊入虎口？」

「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小楊問的是東行的火車時間，但咱們偏偏西進，讓他們向東撲個空！」

白永安誠心佩服地道：「大家不必爭論，全聽七郎安排！」

他們走到一塊大石後面喘了幾口氣，又繼續前進，不久來到一個小集，秦山傑道：「進去吃點東西再走！」這次沒人有異議。

五個人跑了半夜，又餓又渴，見到東西就吃，却讓秦山傑止住：「吃得太飽，跑不動！買些在路上吃！」

還未到中午，已來到鐵路旁，楊千里道：「找個地方躺一下！」

「不，還未完成任務，你們搬些石頭大木頭過來！」秦山傑指着鐵路：「放在鐵路上，盡量要明顯才行！」

白永安一怔，問道：「這是爲啥？」

三隻手道：「迫火車停下來，咱們再爬上去！要不，這段路太直，車子開得很快。」

秦山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表示讚賞。「等下你在這邊，上車一直向東去，咱們分開，你不必跟着咱們！」他抬頭望一望白永安：「老白，你有沒有意見？」

白永安乾笑一聲：「這時候還怕甚麼？就讓他走吧！」他估計那批大烟已經難保，何況這時候三隻手也未必敢貿貿然去報官。

不久，鐵路上已豎着一塊大木石和幾塊大石，秦山傑帶白永安等到對面去，道：「現在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了，記住，要在車後上車！」

大約過了十餘分鐘，東西行的火車竟然同時駛進，火車發出震人心弦的「晃啷晃啷」的聲音，衆人伏在兩旁的路基後，都十分緊張。

火車「嗚」的一聲長鳴，大概司機發現路軌上的石頭，把速度減慢，終於停了下來。秦山傑輕聲道：「等司機上了車，咱們再爬上去！」

司機跳下車，一邊罵一邊把石頭搬開，大概他認爲這是附近村童的惡作劇，搬開石頭後也不看一下，便又跳上車去。

秦山傑一揮手，四個人像四隻老虎般，撲了出去，很快便攀上車後的一塊長形踏板上，火車又「嗚」的一响，噴着白烟向西飛馳。

兩車擦肩而過時，秦山傑見三隻手也上了對面的火車，便向他打手勢，叫他爬進車廂，眨眼間，車便已去遠，就像是兩條黑色的小蛇般！

王森與其手下，却在這個時候才趕到，他伏在鐵路上聽了一下，跺足道：「讓他們快一步跑了！」他有心栽培小虎子，便道：「小虎，你跟老胡帶三分之二的人向東追趕，最好派人先打電話通知局長，叫岳處長跟鐵路局長商量一下，要他們加强檢查車上的旅客！」

小虎子問道：「隊長你呢？」

「向俺西追，好！出發！」

數十偵個緝隊員沿着鐵路路基而跑，黃成埋怨道：「早知道就把馬帶來！」

王森道：「少說廢話！」

火車在溜河店有個站，這個車站離秦山傑等人上車的地方，約四十華里。偵緝隊員不斷地追趕奔跑，已累得人疲馬乏，這四十里路，實在不好受！

「嗚」的一聲，下一班的火車在他們身邊擦身而過，黃成望着火車，道：「要是能夠坐上去，那多好！」

王森道：「你們休息一下吧，俺自個去！」他這樣一說，手下們反而不敢再吭一聲了。

當他們到達溜河店車站時，那輛火車在二十分鐘前已開出了，王森直趨站長室，向站長表明身份，同時向他借電話。

他把電話掛給周而勇，扼要地向他報告了一切，並將要求提出，周而勇在電話提醒他：「小王，你別忘記，還有一批更大數量的，等你偵察。」

「是！」王森放下電話，心頭有點沉重，他在省裏偵緝總隊工作了不少年，遇到的對手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但好像這一件案子的主謀人，其計謀策略之成功和精密，却十分罕見的。

他忽然升起一股不勝負荷的感覺，「啪」的一聲，坐在椅上。

他遇到的是一個狡猾的對手，但在眼看成功之際，却眼睜睜地看着他們逃脫，假如他們登上火車，就像脫韁的野馬，可不容易再截得住。

對他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時間，站長替他們安排了飲食，一批偵緝隊員便在候車室內休息。

「嗚——」另一班火車開出了，但在東西兩綫的車站還沒有消息，站長見王森不斷地抽着烟，便道：「隊長，俺替你打個電話查一查吧！」

王森應了一聲，站長還未抓起話筒，電話機上已經响了，他抓起電話便道：「請等等！」把話筒交給王森。

王森失去的精力，一下子又回來了，他大聲喂了一聲：「誰？」

「隊長，俺是小虎！」

「你在那裏？」

「俺在朱劉店車站，剛接到雍坊城那裏來的電話，說他們抓到一個沒買票的小偷。」

王森吼道：「辦大案要緊！」

「不，隊長你聽我說，雍坊城的偵緝副隊長，認出他是押送棺材的馬車夫，所以立即動刑審問，結果他承認了……」

王森也緊張起來了：「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去向……」

「根據那叫三隻手的馬車夫說，秦山傑跟白永安四個人，爬車向西進，好像是要去濟南城的！」

「知道他們上車的時間嗎？」

「問了，他說當時日頭正中……」

「你等一等，站長！請你替我查一查，經過益都附近的火車，中午左右是那一班？」

「三四七班列車，大約在十二點四十五分，那時候東西兩列火車擦肩而過！」

「三四七班列車，到達濟南是甚麼時候？」

「那是慢車，沿途停站，到達濟南是黃昏六點零八分！」

王森一看手表，現在已經五點鐘，便道：「替俺打電話到濟南，下一班的火車什麼時候到站？」

「五點十三分到，十六分開出！」

狹路相逢

火車還未到這溜河店車站，秦山傑等四人便跳車了，這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三四七班列車是慢車，所以決定改乘下一班的火車。四人在溜河店吃了下午飯，然後沿鐵路向西行進。大約走了兩三里，鐵路兩旁便沒人看守了，四人便停在那裏等候。

過了一陣，火車出站了，他們重施故技，迫火車停下，然後由車子後爬上去，由于下一站是在張店，還有一大段路，他們偷偷爬進車廂，向前擠。

火車就像怒吼的雄獅，不斷奔跑着，不久估計已快到張店，四人又準備跳車，可是列車事務員却在通知：「各位旅客，本班列車是到博山的，在張店停留大約三

十分鐘，如果有旅客改換目的地，要去博山沿途各站，到站時，請去補票！」

博山這地點對秦山傑來說，實在太過熟悉了，因爲它靠近魯山，以往他在魯山當土匪時，就常去那裏，而那條鐵路綫上的一切，他也能瞭如指掌。

秦山傑向大方要了一根香烟，慢慢地吸着。大方十分焦急，不斷催促他跳車，秦山傑噴了一口烟，輕聲道：「到站下車補票！」

「什麼，在這裏要停三十分鐘的，太危險了！」

秦山傑淡淡地道：「假如山貓掌握到咱們的去向，下不下車都危險，咱們去博山，這是出人意外，讓他在濟南撲空！」

白永安道：「他不會比咱們快吧！」

「誰說！第一，人家有電話，第二，咱們這樣走走停停的，說不定還未到濟南，人家已早在那裏候着了！」秦山傑看看車外的景物，這時候火車已開始進站，旅客們都準備下車，車廂裏又吵又亂，沒人注意他們。「到了博山就不一樣了，起碼可進可退！進可到濟南，退可上山，詳細情況等下再說，俺下車，你們別下！」秦山傑已站了起來，擠在人羣中。

火車通道又長又窄，秦山傑乘亂，將手伸進一個衣衫煌然的中年商人袋中，掏了一下，掏出幾張車票來，他暗道：「天助我也，這倒省事！」原來這人一家大小跟老婆回娘家探親。

秦山傑擠到一旁去，火車一到站，便擠在人羣中下車，出閘的時候，他掏出一張車票，給司閘員看後，又收了起來。那司閘員忽然問道：「您是從萊陽來的？」

「是的，是萊陽！」剛才秦山傑已看過車票，所以十分鎭定。

「爲啥沒行李？」

「行李在車上，因爲俺要下車補票，所以留給老婆看顧！」

「補什麼票？」

「臨時決定先送老婆回娘家的，再來張店，她娘家在大昆侖！」秦山傑不慌不忙地應着。大昆侖是從張店到博山的中途站。

司閘員見沒什麼可疑，便放他出去。

秦山傑買了四張到博山的車票，然後又在站裏買了幾包香烟，他們用意是在探探「氣候」，發現站內站外，多了許多穿制服的人，估計王森巳知道他們乘火車逃走，不敢逗留，便返回火車。將車票交給大方他們，又叫他們分開兩個車廂乘坐，免得引人注意。

稽查上車查了票，火車又慢慢地開動了，秦山傑至此才稍稍放心，閉上雙眼靠着椅背養神。

× × ×

向西行的火車站竟然毫無秦山傑等人的消息，王森不禁又猶疑起來，因爲秦山傑很可能在中途下車改走公路。

那麼如今要乘火車去濟南，還是走公路？這個問題實在不容易解決！

火車快開了，站長問道：「隊長，您決定了沒有？車就快開了！」

「坐火車，到張店再跟上面聯系！」

王森有了決定，便帶着手下上車。

火車到達張店已是深夜，而這班列車終點站就是張店，因此王森如果要繼續前進，只能等下一班的了，下一班列車到達張店的時間是凌晨五點一刻，換言之，他們要在張店挨幾個小時。

王森一下車就到站長室，向站長表示身份後，便借電話，掛到總局。他知道總局長周而勇每逢有大案，便以局子爲家，這時候必仍在其辦公室內。

電話果然接通了，周而勇在電話中道：「你們休息一下吧，一有消息，俺就會用電話通知你們！」

× × ×

火車開行，由張店到博山沒有快車，因此大站小站一律皆要停，進展甚慢，更因爲每天只有一班車到博山，所以每到一站便逗留很長的時間。

秦山傑早有心理準備，還不覺得怎樣，白永安等三人却有度日如年之感。但秦山傑却爲自己的妻子而担心，也担憂石城子和三隻手等人的安全。

火車開始賣晚飯了，無聊的旅客都紛紛向餐卡湧去。秦山傑等四人，輪流去吃飯，秦山傑最後的一個，這時候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遠處小村的燈光像星星一般，閃呀閃的。

餐卡裏的食客十分稀疏，秦山傑找到一張靠窗的餐桌坐下，他叫了一碗肉片蛋花湯，還有一碟炒飯，順手抽出一根烟來，慢慢點着。

白烟就籠在他眼前，他借着烟霧的遮掩，眼光如利刄般在餐卡裏亂刺。

忽然秦山傑的目光停住了，停在一個低頭吃飯的中年人身上。那漢子好像犯了畏冷症般，戴着帽子，還圍了一塊領巾，把大半張臉遮住。

別人可能認不出他來，但秦山傑則不一樣，那漢子變了灰，他也認得！

秦山傑見到那漢子一直不敢抬頭，但眼角却不斷向自己投瞥，秦山傑忽然走了過去，在那漢子對面坐下。那漢子頭也不抬，却知道他來了，不着邊際地道：「俺病了兩天，未吃過一口乾飯，哈，想不到在火車上也能吃到這麼好的飯菜！」

「三哥，你走得可乾淨呀？」

那漢子抬起頭來，果然是歐陽三，他裝出一副驚喜的神情：「哎，七弟，你怎會在這裏？」

「三哥，爲啥你也會在這裏？」

歐陽三道：「哦！俺要去博山探個遠親！」

秦山傑將聲音壓低：「老三，說正經的，咱們那邊失敗了！」

「貨給搶了沒有？」

「埋在一個隱蔽的地方！」秦山傑瞪着歐陽三，問道：「俺想問你一句話，俺老婆啥時候可以回家？」

「俺回去後，就立即讓她回家！」

「你啥時候回去？」

歐陽三道：「辦了事就回去！」

「辦什麼事？」

「弟弟會向哥哥盤問私事的嗎？」

秦山傑沉聲道：「不要把話岔開，俺要的是確實的答覆！」

歐陽三道：「快則十天，慢則半個月，你老婆一定回去！」

秦山傑又問道：「要到什麼地方辦事

去？」

「濟南！去幹甚麼事，你大概巳猜得出了吧？」

「你一直跟着咱們？」

「分散了！」

一個侍者走了過來，道：「爺們，您的湯飯來了，請問你坐那個位子！」

歐陽三長身道：「就坐在這裏吧，俺吃飽了！七弟，等下再見！」說罷他弓着腰把領巾拉上，有氣無力地走了。

秦山傑匆匆吃了飯，走出餐卡，他逐卡找尋歐陽三，可是却不見他的踪跡，大方見他走來走去，忍不住把他拉住，問道：「你找啥？」

「歐陽三！」

大方一怔，脫口道：「歐……他，他在那裏？」

「在車上，但現在又找不到！」

大方微微一笑：「七郎，你不是想他想得發了瘋吧？」

秦山傑一瞪眼，道：「誰跟你開玩笑？跟俺一起找他！」他輕聲將剛才的事告訴了大方。

大方有點胆怯，道：「不好吧，車上人多，引人思疑，惹怒了他反而不美！」

秦山傑覺得有理，兩人便返回座位，秦山傑閉上眼睛，心頭却無法平靜，他將剛才的情景回憶了一遍，忽然發現了個疑點。

歐陽三既然與自己分散了，為何他也會在這車上？這一點還可以用湊巧兩個字解釋，但最重要的一點，却令秦山傑百思不得其解。

為何歐陽三不緊張那批貨是否巳失？這種態度跟他一開始時的表現截然不同。

秦山傑左想右思，都理不出一點頭緒來。車廂內的旅客都懨懨欲眠，秦山傑捺熄烟蒂，打開窗子吹風。

夜風熠熠，令人精神一振，秦山傑探頭出窗，忽然聽到一個重物墮地的聲音，他以為有人跳車，下意識地向上一望，却見車頂有東西被推下去。

車外黑暗，但秦山傑仍然感覺得那些東西體積頗大，而且重量不輕。夜風中帶來一個斷斷續續的聲音：「快點！前面不遠，火車便要過山洞了！」

秦山傑如一脚踩着鐵釘般跳了起來，向大方打了個手勢，兩人來至車廂與車廂間的接駁處，秦山傑道：「去叫他們來，俺先上去！」他不給大方問話的機會，一手將他推開，隨即跳了起來，四肢抵在車壁上，向上移動，像壁虎般。

秦山傑行動迅速，三下兩扒，巳爬上車頂，忽然有人喝問道：「誰？」

秦山傑回答道：「白天永安，晚上大方！」

歐陽三怒喝道：「秦山傑，你上來幹啥？」

秦山傑反問：「你們在幹啥？」

歐陽三喝道：「下去，沒你的事！」

秦山傑見車頂不斷有人將木箱推下去，不由恍然大悟。「原來大批貨在你這裏！咱們那些只是一批小的，甚至棺材下面那些貨是假的！」

歐陽三冷冷地道：「俺沒騙你……」

「哼！不錯，你沒說過你不親運一批貨！」

歐陽三乾笑一聲：「老七，你能明理，俺很高興！」

「俺不管你的貨，也可以不計較你是否騙俺，現在你巳經達到利用俺引開偵緝隊的目的，我要你立刻放人！」

歐陽三怒道：「俺現在如何回去放人？」說着大方他們也爬上車頂，車頂上的木箱，巳全部被推下去，歐陽三叫道：「跳車！」

歐陽三與其手下立即跳車，秦山傑毫不猶疑，跟着跳了下去，大方等人呆了一呆，也緊跟着跳下去！此刻大概車廂內的旅客有人發現，發出尖銳的驚叫聲！

秦山傑一待火車過去，顧不得皮膚被地上沙石擦破的疼痛，便向歐陽三那邊跑去，同時大方等人也向來路奔去。

「嗚——」火車長鳴一聲，在黑暗中令人心驚肉跳！歐陽三怒道：「秦山傑，你還跟着來幹啥？」

「你放心，俺不會跟你分紅！」

「俺巳答應你，事後必定放你老婆回去！」

「因為你對俺說的話，與事實不大符合，俺有所懷疑！」

「你懷疑什麼？」

「你將俺老婆關在那裏？」

「咱們以前的協定沒有這一條！」

白永安道：「三哥，你就寫張字條，讓他自己去提人吧！他表現得很好，如果不是他們可能都見不到你了！」

歐陽三的一個手下忽然慌慌張張地跑過來報告：「老大，火車突然停住！」

最後一步棋

歐陽三臉色一變，道：「咱們的事等下再說，你們先阻止火車上的人，咱們快把貨扛走！」

秦山傑道：「老白、大方，痲煩你們一下！」他彎腰扛起一隻木箱，歐陽三臉色頗為難看，但却也沒有阻止他。

那七八個大漢一個扛起兩隻大木箱便背着鐵路跑，就連歐陽三自己也扛着兩箱跟在後面。

歐陽三叫道：「放在樹下，把後面那些也先搬過來！」那些大漢依言回頭再扛，秦山傑望着那堆大木箱，心頭怒火漸升，他忍不住揪着歐陽三的衣服，歐陽三忙道：「老七，你發什麼瘋！」

「別叫得那麼親熱！他媽的，你利用了俺，還不肯放人？」

「誰說俺不放人，俺不是巳經答應了你，一回去就放人？」

「以前俺還能够相信，現在俺可不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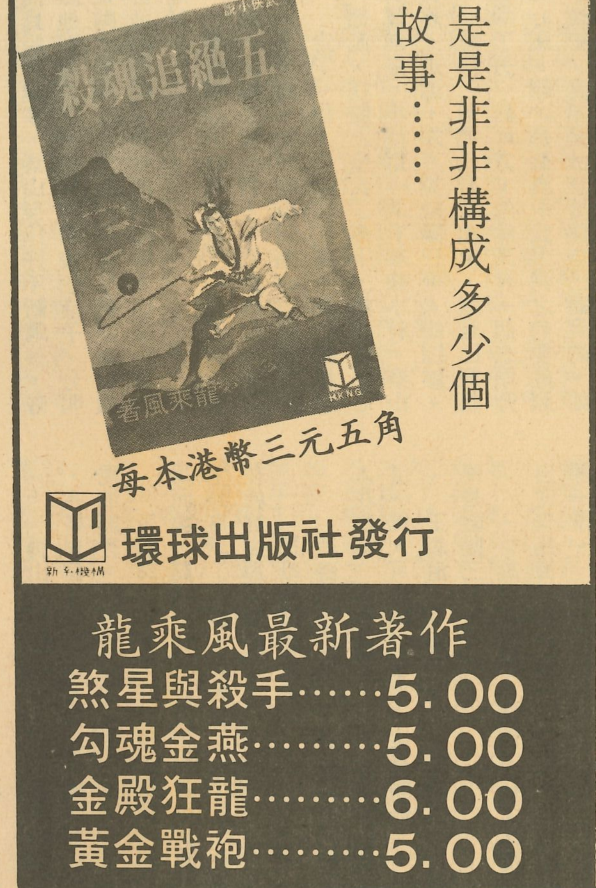
「你要怎樣才肯相信？」

「你是不是巳經殺了俺老婆？」

「胡說，誰要殺她？」

「你一定殺死了她，這幾天俺老是心驚肉跳的！要是她少了一根毫毛，俺就要你的命。」

歐陽三在道上混過多少年？只見他右手迅速地落在秦山傑的腰上，把他那柄左輪手槍掏了出來，槍口抵在秦山傑胸膛上。「你放不放手？」



秦山傑一呆，不由自主地放了手，他心頭極是震驚，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冷冷地說道：「歐陽三，你要殺人滅口啦？」

「假如你不是撞上來，便不用死，若你不是咄咄迫人，也不用死！」歐陽三雙眼閃過一絲凶光，「可惜你自尋死路！」

秦山傑又驚又怒，以致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你要殺死俺，也該使俺做個明白鬼！」

「是的，俺一定會告訴你，你老婆不識抬舉，巳被俺殺死了，假如你早早遠走高飛，老子也不會去找你的晦氣，現在你是命該喪于此，也怪不得我了！」

話音剛落，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激烈的槍聲，歐陽三神情微微一呆，秦山傑反應極快，上身向後一仰，單脚飛起，腿尖踢在歐陽三的手腕上，歐陽三手槍飛脫，他後退幾步，伸手又去腰上掏槍。

槍聲一起，隨即停住，緊接着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秦山傑弓着腰竄到一棵大樹後面，彎腰抽出藏在脚上的一柄盒子炮！

這柄槍是他在博山自那位刑警身上繳來的，他一直不讓大方他們知道，直至現在才取出來應急。

歐陽三提着槍慢慢走前，他認為白永安絕對不會發兩柄槍給秦山傑，因此毫無畏懼，邊走邊道：「秦老七，你乖乖出來，俺就給你一個全屍，要不……」

話音未落，「砰」的一聲槍响，一顆子彈擦肩而過，嚇得他滾落地上，回敬了幾槍。

秦山傑本來的槍法，是出名準確的，但是這一次竟然打空了，也不知是否因為得悉髮妻被殺，心情激動，以致影响了準確性。

歐陽三那兩槍漫無目的而發，當然打不中他，不過歐陽三那些手下又扛着大木箱過來，紛紛問道：「三哥，啥事兒？」

「秦老七那小子作反啦，快給俺將他收拾掉，要不有危險。」

「三哥，火車上的警衛員追來了，咱們先顧自己吧。」

「他媽的，你們懂個屁，不把他收拾掉，咱們路上能安穩嗎？」歐陽三大聲吼着：「火車上的警衛員，白永安他們大可應付得來！」

秦山傑讓他的話驚醒，暗道：「不錯，俺在他們路上，暗中下手，叫他坐立不安！」當下便轉身向後溜。

他跑了一段路，便躲在一塊石後，暗中觀察，那些大漢，一手提槍，一手揑着手電筒，在附近搜查，秦山傑忽然拾起一塊小石，向遠處拋去，石子落在草叢中，發出「沙沙」聲响，漢子們立即又跑了過去。

秦山傑不退反進，到了剛才那座小樹林，悄悄爬上樹上匿着。

歐陽三吼道：「找到了沒有！」

漢子們遠遠應着：「沒有。」

「快！」

「三哥，那小子可能溜掉了，咱們再不走，就趕不到天明前到小溪鄉了。」

「小溪鄉！」秦山傑心中暗叫一聲：「他們在小溪鄉交貨。」要知道這一帶，他無一處不熟悉，而小溪鄉離此大約三里左右。

歐陽三怒道：「你們亂叫什麼？」

遠處一陣脚步聲傳來，白永安道：「三哥，解決了，咱們快走吧。」

歐陽三道：「老張、老傅和小葉，你們三個不用抬，守在最後面，提防那小子跟着來。」

大方問道：「秦七郎呢？」

「那小子跟俺反臉走啦，就怕他回頭來搗亂！」歐陽三道：「起程，別再說廢話！」

那些漢子又扛着木箱向前走去，由於沒辦法一次就搬走，因此老張三個就留下來。

前面忽然傳來吆喝聲：「誰？」

「青龍白虎，永結同心！」

秦山傑在樹上聽見，暗道：「原來青龍幫的楚龍來接應！」一忽，又有一隊壯漢走來，把餘下的木箱扛走，老張三個果然走在最後面，他倆距離那些扛木箱的隊伍頗遠，秦山傑雖然沒被對方發現，但却怕被歐陽三甩掉，他暗暗後悔不跟在前面，幸而他知道他們的目的地是小溪鄉。

這樣跟了一陣，又來了兩個漢子，秦山傑更加不敢妄動，因為他沒有把握，可以將這五個漢子一齊幹掉！

前頭傳來一個尖銳的唿哨聲，那五個漢子散了開來，秦山傑暗暗奇怪，又見他們在四處搜索，只好不斷後退。「難道歐陽三知道俺跟在後面？」

過了一陣，又有幾個大漢走了過來，

而且越來越多，秦山傑只好不斷退後，忽然他記起來了，後來的那幾個漢子，分明是剛才那些扛木箱的，現在他們回來搜索自己的行踪，分明他們已將大烟運到目的地了。」

秦山傑心中暗暗想道：「何不繞一圈，到小溪鄉去找他們！」主意打定他便認了一下方向，兜圈向小溪鄉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程，小溪鄉在望，秦山傑抓起一把泥，在臉上塗抹了幾下，然後才小心翼翼進鄉。小溪鄉一共有幾條小村，秦山傑逐一走遍，却不見歐陽三等人的踪跡。

歐陽三他們是躲藏起來，還是已經起程到了另一個地方，忽然又有一個念頭升上心頭，剛才那個漢子說天亮之前要趕到小溪鄉，是不是故意要讓自己聽到的，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們的目的地便不是小溪鄉了。

還有，假如這批貨是青龍帮跟歐陽三合作的，楚龍一定也會親自出馬，但他到現在還未出現，這又是什麼原因。

秦山傑心頭怦怦亂跳，良久，他忽然咬一咬牙，向鄉政府走去，現在他只能走最後一步棋。

× × ×

車到張店，王森立即下車，到站長室去，他剛向站長表明身份，站長便道：「您來得正好，剛剛博山那裏來了電話，說有一批人跳火車，有旅客見到有人在車頂將木箱抛下車，車上的警衞員司機停車調查，却讓人打死了。」

王森心頭倏地一跳，問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博山那裏來電話，只說都是些漢子，有好幾個人都有槍，博山分處已派人去現場調查，但還沒有消息。」

王森謝了一聲，立即抓起電話，掛給周而勇，周而勇首先將經博山途中火車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然後道：「小王，你現在就趕去那裏調查。」

「那麼濟南那裏呢？」

「這邊俺已經通知丁處長跟凌科長帶人在車站一帶佈陣了，而且俺有個直覺，這一批人可能與這宗大毒案有關係。」

王森道：「屬下也有這個感覺，可能便是歐陽三！」

「告訴你一件事，楚龍不在丁家港，自從青島海難事件發生不久後，他便不在那一帶。」

「現在屬下這就趕去！」王森收了綫之後，又掛了一個電話到博山分處，查知警衞被殺的位置，然後問道：「站長，去博山的車什麼時間開？」

「要明天下午才有車去！」

王森跳了起來，道：「請你派人上車，通知俺的手下下車！」他又立刻掛了個電話到張店分處。「是張店分處嗎？俺是省裏的偵緝大隊長王森，你們分處的車子在嗎？想向你們借來一用！哦，要向處長申請！他在那裏？好，叫他打電話到火車站……」

張店的林處長並沒有打電話來，而是親自駕了一輛小型卡車到火車站找王森，王森和他略談了幾句，便叫手下上車，可是那輛車只能坐十二個人，王森便吩咐其他人留在張店聽候命令。

汽車呼地一聲，向博山方向前進，由於任務緊急，因此車行甚速，天濛濛亮時，已到達大崑命，車停下來加油，王森又到火車站打電話。

周而勇用興奮的聲音在電話中道：「小王，在途中跳車的那股人，果然是歐陽三他們，可能楚龍也在裏面……」

王森問道：「是博山分處查到的？」

「不是，是秦山傑打電話來的，他到鄉政府那裏自首，歐陽三帶貨上路了，你們現在立即趕去小溪鄉！」

王森放下電話，跳上車便道：「去小溪鄉！」

× × ×

四十分鐘之後，汽車已在小溪鄉鄉政府處停下來，王森跟裏面的官員打了個招呼，便去見秦山傑，他劈頭便問：「你爲什麼肯自首？」

「二個原因，第一，歐陽三殺了俺老婆，俺要報仇，第二，俺有悔意！」秦山傑說得很乾脆。

「俺怎能知道你說的是眞的，還是假的。」

秦山傑怒道：「你可以不相信，不過歐陽三大概去遠了，到時你可要後悔。」

「他去那裏？」

「不知道，可能在小溪鎭，可能已離開。」秦山傑將經過說了一遍。

王森道：「你身上的槍繳了沒有？」

「俺一進來便自動繳槍了。」

「好，帶你一齊去。」王森出了分處大聲道：「立即分成兩隊在村裏搜查。」

由於有鄉政府的幫助，七條小村，只花一個頭鐘頭便搜遍了，却沒有歐陽三的踪跡，王森心想他們帶着這麼多貨，絕對不會沒人發覺，於是到靠近公路的小村調查，結果知道半夜時候，有一隊馬車經過，而且知道是住在該村的一個馬車車夫帶領的。那馬車夫最近家裏來了一批客人，然後隣居便發現馬車夫不斷在買馬車，不過現在已經人去屋空。」

歐陽三會將大烟運去那裏？王森手上只有十二個兵可用，不禁大覺躊躇，秦山傑忽然道：「他們可能會去萊陽。」

「爲什麼？」

「那麼多的貨，相信一次不能賣掉，因此他們一定要找個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批發零售，都容易解決。」

王森點點頭，一面叫鄉政府打電話到總局，通知萊陽城分處留意，偵緝隊又匆匆上道了。

天羅地網

汽車才駛了二十多鐘頭，秦山傑忽然叫了起來：「看到沒有，前面那個人便是歐陽三的手下，昨天晚上俺見過他！」

王森沿秦山傑的手臂望去，果然見到一個大漢，在路旁的田野上奔跑！

王森道：「黃成、楊鎭，你們兩個下車追他！」車子吱的一聲停了下來，黃成與楊鎭飛跳下車，那漢子回身見有人追來，一個回馬槍，「砰砰」向他開了兩槍！

這兩槍用意只在阻嚇，因爲雙方都在奔跑中，反身發射困難極大，因此黃成與楊鎭，絲毫不慢，同時也抽槍發射！

那大漢吃驚起來，左閃右避，登時被黃成將距離拉近，黃成與楊鎭在偵緝隊裏是出名的「飛人」，尤其是黃成，更是全隊跑最快的，所以王森才會派他們去追。

那漢子又回身開槍，但黃成比他更快，「砰」的一聲，子彈恰好射中他的手腕，手槍應聲落地。

楊鎭一個急衝飛前，叫道：「站住，要不就開槍！」那漢子亡命而逃，楊鎭却不敢開槍，生怕斷了綫索！

黃成忽然彎腰拾起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向他下肢抛去！「卜」的一聲，石頭正中那漢子的後脚，他一個踉蹌，幾乎撲倒，楊鎭飛跳過去，雙掌扳着他的後腰，將他拉倒在地。

黃成奔前，將槍管抵在他太陽穴上，沉聲道：「歐陽三在那裏？」

大漢咬牙不答，黃成一拳擊在他胸膛上，罵道：「他媽的，敬酒不吃，偏要吃罸酒！你死保住歐陽三有啥好處？連秦山傑都自首了！」

楊鎭抓住他脖子，道：「快說！」

那大漢見他們如虎似狼，心生怯意，點點頭，道：「他們走小路！」

「那條小路？離這裏有多遠？」

大漢向左一指，道：「大概離這裏三里！」

「把他抓回去！」楊鎭一把將他拉了起來，「如果你騙咱們，後果怎麼樣，相信你比咱們還清楚！」

× × ×

汽車在四里處停下來，王森只留下司機和俘虜在車，其他人都下車，向小路方向跑去。

小路那裏停着十多輛馬車，但車上的木箱已經不見，也不見有人，王森道：「大家小心！」他駐足眺望，見後面有座小山坡，離這裏大約半里，便走到路上觀察路面上的車轍。

車轍淡得幾乎看不到，王森知道歐陽三可能因爲聽見槍聲，所以停在山坡上，把馬車趕前，希望能引開自己。當下道：「他們在山坡上，大家過去，小心一點，他們佔了地利！」

秦山傑忽然道：「隊長，請你給俺一把槍，我願意協助你們！」

王森看了他一眼，道：「不用！」秦山傑忽然跳上馬車，將馬轉頭，然後坐在車篷裏，慢慢趑着馬，向山坡駛去。王森道：「好辦法！」也叫了幾個偵緝隊員上車登馬，其他人則跟在車後。

秦山傑的馬車離山坡還有七八丈，山坡上忽然射來一槍，打中的馬首，那馬倏地猛跳幾下，將馬車掀倒，後面那幾匹馬吃了驚，猛地衝前，幾匹馬車撞在一起，王森等人的身形便暴露了，幸而對方也料不到有此一着，來不及反應，讓王森探頭出去，見山坡上的石後及樹上都有人，指揮手下反擊，槍聲卜卜，子彈橫飛山嶺上，一個大漢慘叫一聲，在樹上跌下，一直滾了下來。

秦山傑在車篷裏大聲叫道：「王隊長，提防歐陽三及楚龍由山坡後面逃走！」

王森何嘗不知道？奈何對方人多槍多，火力甚足，沒辦法兜過去，秦山傑由車篷中爬出來到另一輛車前卸下馬兒道：「請隊長相信俺，俺替你到後山跑一趟！」

「希望你不要公報私仇！」王森沉吟一下，便抛了一柄快慢機給他。

秦山傑蹲在馬肚下，雙腿反上，勾住馬背輕輕一挑，那馬便風馳電掣急奔而去，王森忙道：「快掩護他！」偵緝隊員立刻探頭出去，猛烈向山坡上射擊！

槍聲如同炒豆一般急驟，秦山傑馬快，雖然有幾顆子彈向馬射來，但却不能命中，眨眼間便脫離火力網。

王森見他此計得逞，也依樣劃葫蘆，當他還未衝出車篷陣之前，楊鎭便下令開足火力掩護。王森同樣也安全地衝出對方火力網。

秦山傑騎術十分精湛，掛在馬腹，仍然可以控制馬匹的方向，刹那間便繞到山坡後面，忽然「砰」的一聲槍响，馬匹人立而起，秦山傑知道馬匹中槍，立刻鬆開雙腿，身子落地滾開。

槍聲再响，剛好馬匹突然倒地，將子彈擋住，秦山傑伏在馬屁股後面，從馬屁股後探頭出去，只見十多個大漢扛着大木箱在奔跑，歐陽三也在其中，他槍管上還冒着青烟。剛才那幾槍，顯然是他的傑作。

秦山傑仇人見面份外眼明，立即扣動手指：「砰砰」兩槍，直取歐陽三。

歐陽三哎呀一聲翻身倒地，可是他顯然只受輕傷，仍不時抬頭舉槍回擊。

秦山傑瞄準一個大漢，一槍將其撂倒，那漢子身子一抖，木箱墮下，將他壓住，秦山傑見此法奏效，便不斷射殺大漢，他一口氣射殺三個，其他大漢立即亂了起來，紛紛放下木箱，在木箱後舉槍回擊！

這時候王森亦及時趕到，他跳下馬，竄到一塊石頭後面，與秦山傑成犄角之勢，互相配合，由于雙方都有掩護物，所以形勢膠着。

歐陽三轉身向後面慢慢爬去，秦山傑見王森已至，便將目標對準歐陽三，不斷射擊：「砰」的一聲，歐陽三腰一彎，隨即不能動彈。

王森大聲叫道：「你們都聽着，咱們已將附近包圍了，大隊人馬就到，繳槍投降不殺！」

秦山傑也叫道：「白永安！大方！歐陽三已經死了，你們發財夢也破碎了，還替他們賣命幹啥？殺死楚龍，王隊長會從輕發落！」

王森暗讚他聰明，接喊道：「誰殺死楚龍投降的，不論他以前殺死多少個人，我可以保證，他不用判死罪及無期徒刑！」那時候法律遠不如今日之完善，控方對法庭裁判，影响力極大，因此王森的話，立即引起白永安等人心動，須知道這羣人個個都是殺人犯，落在官府手中，被處死的機會極高！

一個大漢發問道：「咱們可不可以從輕……」

話音未落，背後傳來一响槍聲，那大漢怪叫一聲，滾出石後不能動彈，楚龍破口大罵：「操你娘的，你們想造反呀？」

王森道：「罪減一等！」

「砰」的一槍，楚龍向王森射擊，王森還未回擊，楚龍忽然大叫一聲，站了起來，轉身向後面開槍。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血洗霸王莊（下）

二期完武俠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湘鏢局總鏢頭龍天驥和四位鏢師親自押解二十萬両賑災官銀，運解至辰州府交割，由安化出發，來到滾龍坡，已是黑幕低垂，一片黑松林，霸王莊莊主宇文浩，已派出副總護法鄧拓和左右護法張榮凱、閻文宣等人設伏在此，雙方展開混戰，鏢局的人傷亡慘重，龍天驥在這生死一髮關頭，知道難以逃生，決定犧牲打法，用霹靂梭連自己和鄧拓，張榮凱一齊炸斃，閻文宣僥倖走脫，此時來了龍天驥女兒龍飛鳳的恩師慈雲師太解圍，勸諭閻文宣離去，災銀順利押走。慈雲師太怕霸王莊尋仇，帶同龍飛鳳母女回白衣庵，傳授龍飛鳳深造武功……

降魔劍威鎮羣兒　報父仇毀霸王莊

獄麓山北面之宋家堡，爲三湘七大劍派之一，五年前的一個晚上，堡中賓館——梅軒被焚，險爲宋家堡招來無妄之災，幸得總管「神算雙環」王道生精明幹練，識破嫁禍者之陰謀，並明查暗訪，搜集證據，終於在七劍會衡山時，使陰謀禍首，無所遁形！

宋家堡堡主「蝙雀神劍」宋一涵自遭此劇變，即灰心江湖，遽萌退志，於七劍會衡山洗刷清白後，即將堡主——掌門之位，傳與首徒顧無痕，並將宋家堡更名爲「天心堡」，以紀念寃屈得直，「天心」不欺之意。

總管王道生亦隨同宋堡主退出江湖，終日棋酒自娛，所遺總管職務，則由新任堡主顧無痕之七師弟凌星磊接充。

這日夕陽銜山，堡中來了兩位女賓客——龍氏母女。

龍、宋兩家，份屬武林同源，早年也時相往還，這天心堡是舊地重遊，堡中武師和門下弟子，對她母女都不陌生。

宋一涵夫婦極爲熱情的接待龍氏母女，晚飯時，並爲設宴洗塵，而且邀了王道生作陪。

席間，龍氏母女坐了首席客位，王道生和宋一涵夫婦打橫作陪，宋青則敬陪末座，坐在主人的位子。

酒過三巡——其實龍氏母女滴酒不沾，敬酒時，不過將酒杯在唇邊靠靠，意思意思而已，龍夫人將話引入正題，說明了此行目的，王道生點首肅然道：「給賢姪女餵招之事，在下自然樂意答應，不過在下和家師兄分別已二十餘年，他是否另有成就？就不得而知了。」

頓了一下，又道：「在下也很想和家師兄見見面，想暗中跟隨賢母女，何況寃家宜解不宜結，如到雙方鬧得太僵，在下好從中轉圜，不知龍夫人意下如何？」

龍夫人大表贊成，含笑道：「只是有勞王叔叔了！」

宋青滿臉企望之色，低聲向王道生道：「王叔叔，姪兒想跟隨你到外面去走走，也好藉此歷練歷練。好嗎？」

王道生笑道：「這得先徵求你父母的同意才行！王叔叔沒有意見。」

宋一涵撫鬚含笑道：「青兒已經二十出頭，年齡也不算小了，正該讓他到外面去歷練一番。道生，可得麻煩你代我嚴厲管束他了！」

宋青一聽心願已酬，高興得向他父母和王道生連番稱謝不已。

王道生突然收斂笑容，神情很嚴肅的向龍夫人道：「龍大嫂，關於給飛鳳姪女餵招之事，因關係師門戒律，在下還有個不情之請……」

宋一涵不待王道生再往下說，已接過口來微笑道：「道生，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天下武術雖是同出一源，但久而久之，各門各派間都有了自己新的創意，所謂『寶珠藏櫝』，『秘技自修』，自然在所難免了！好在龍大嫂也是我輩中人，決不會見怪的！」

旋轉面向龍夫人道：「龍大嫂，妳說是嗎？」

龍夫人含笑道：「宋伯伯說的是極！王叔叔準備何時給鳳兒餵招？」

王道生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站起身來道：「現在不過酉初，每晚兩個時辰，大概有三個晚上，就可熟悉了！飛鳳姑娘，咱們說走就走！」

× × ×

三天時間，轉瞬即過，龍飛鳳已完全熟悉了「奪命雙環」的招式，而能加以一一的化解。

在這三天中，宋青倍極殷勤地每天陪伴着龍氏母女暢遊嶽麓山各處名勝古跡。

宋青和龍飛鳳原就是兒時舊識，雖然談不上耳鬢厮磨，但兩人性情極爲相投，所以雙方的印象均極深刻！

五六年的別離，都已長大成人，一個丰神如玉，倜儻不羣，一個國色天香，嫻靜端正！

兩人經過這三天結伴傲遊，在心底深處，都茁長出一株愛的幼苗，不過礙於龍夫人在塲，不便卿卿我我而已。

其實龍夫人早就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之間，瞧了出來，當然龍夫人對於宋青的一切，備極中意，所以對這雙小兒女的情感發展，未加阻撓！

她至今還未將丈夫被害的事實告知愛女，是恐怕妨碍到愛女學藝的情緒，只有暗自飲泣！

龍飛鳳對於父親的行踪，亦曾不止一次的向她母親探詢，但均被龍夫人很巧妙的掩飾過去。

如今，愛女絕藝業已練成，眼看洗雪血海深仇有望，慈雲師太更含深意地爲愛女安排這個歷練的機會，也因之便愛女嘗到初戀的滋味，這使得她一則感到無邊安慰，一則也感到萬分傷感！

短暫的三天，終於過去了！

第四天的早上，龍氏母女各懷着異樣的心情，默然離開了天心堡，乘坐宋青早爲僱妥的船隻，返回大霧山。

王道生和宋青却經過易容，坐上另外一艘帆船，緊緊跟在龍氏母女所乘船隻後面前進。

龍氏母女返回大霧山的翌日，白衣庵前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人生得濃眉、虎目、巨鼻、海口，頷下一部短髯，身着老藍布褂袴，腰束板帶，很像是個趕車的車把式。

這當兒，龍氏母女正在佛堂拭抹打掃，龍飛鳳見庵前來了人，低聲向她母親道：「娘，有人來了！」

龍夫人正在拂拭龕上的灰塵，聽女兒一說，抬眼果見庵門口站着一個彪形壯漢，因爲背光，看不清面貌。

她即放下抹布，走了過去。

彪形大漢見到龍夫人，忙抱拳深深一揖道：「龍大嬸，愚侄倪志剛，向妳行禮了！」

原來這彪形大漢是滾龍坡倖逃刦難的鏢師「火麒麟」倪志剛。

其實倪志剛和另外一位倖逃刦難的鏢師「神行無影」阮靈，已不止一次到白衣庵來和龍夫人連絡。

三湘鏢局早已歇業，但倪志剛和阮靈兩人却無時不在爲復仇之事奔波，但最主要的是等待龍飛鳳的絕藝大成。

因爲以往倪志剛和阮靈來白衣庵，都是瞞着龍飛鳳的，所以至今龍飛鳳以爲他們隨同父親去南疆追鏢去了呢。

龍夫人微微一福還了禮，却低聲道：「鳳丫頭在那邊，說話留神點！」

隨又大聲道：「啊！志剛，原來是你，總鏢頭呢？」

倪志剛道：「總鏢頭還有一些善後的事情未處理完，大概再躭擱十六個月，就能回來啦。」

這時，龍飛鳳也扭着柳蠻腰，碎步輕盈地走了過來，凝着一雙微帶迷惑的眼神

，望着滿臉風塵的倪志剛，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本來嘛，五年來的食不甘味，寢不暖蓆，晝夜奔馳，心力交瘁，這對一個人的容貌改變，確是夠大的了，五年前的倪志剛是翩翩少俠，英俊瀟洒，而今呢，却是滿臉絡腮鬍子，一副憔悴的神色，自難怪龍飛鳳會相見不相識了！

龍夫人笑道：「傻丫頭，不認識倪大哥了！」

倪志剛含笑插口讚道：「僅僅五年不見，鳳姑娘已是婷婷玉立，出落得像下凡的仙女般，如非大嬸事前招呼，我還眞不敢相認哩。」

龍飛鳳經母親一提，這才恍然，微帶嬌羞地福了一福，叫了一聲，道：「倪大哥！」

龍夫人這才吩咐愛女道：「鳳兒，妳快下山去告訴五叔叔和宋大哥，說是倪大哥來了，我請他們來一趟有要事商量。」

龍飛鳳笑應聲：「孩兒遵命！」兩條辮子一甩，像翠蝶般飛出了白衣庵。

龍夫人笑着搖了搖頭，說道：「這丫頭……」

倪志剛迷惑地問道：「大嬸，五師叔和宋師弟什麼時候來大霧山的？」

龍夫人道：「昨天。」

接着便將慈雲師太命龍飛鳳赴天心堡向王道生請益，和她伴同前往之事，很簡略的說了一遍。

「哦！原來如此。」倪志剛恍然點點頭，接着又很興奮的說道：「大嬸，志剛也有個很好的消息告訴妳呢！」

龍夫人微愕道：「是什麼好消息？」

倪志剛道：「我們已經得到一位熟悉霸王莊詳情之人相助了，她已答應我們繪一份霸王莊內外設伏的詳圖，這對我們實在太重要了！」

龍夫人疑惑的問道：「這個人靠得住嗎？」

倪志剛道：「我們曾經不厭其煩的詳細求證過，此人與霸王莊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頗可信賴，當然我們也要時時保持警覺，以免落入敵人的陷阱。」

龍夫人道：「那人現在哪裏？可不可以讓我見見？」

「在霸王莊。」倪志剛道：「姓白名韻琴，今年不過二十四五歲，是『紫髯霸王』宇文浩的侍妾……」

龍夫人驚道：「旣是宇文浩的妾侍，恐怕靠不住吧，是不是還有其他原因？」

倪志剛頷首微笑，說道：「大嬸說的不錯，這白韻琴確算得是人間奇女子，爲了欲報父母被殺的血海深仇，竟不惜以身飼虎……」

於是倪志剛則簡單扼要的說出了白韻琴的一段傷心史——

十八盤山中，住着一家獵戶，專以打獵爲生。

獵夫姓白，附近的人都叫他白老四，夫妻倆膝下，只有一個年甫十歲的獨生掌珠，名叫白韻琴。

這是十五年前的事，那時宇文浩率領一羣江湖歹徒，到十八盤山中嘯聚，他們爲了行動方便，便開始清除附近的住戶，白老四家首當其衝，夫妻倆被宇文浩活活劈死。

白韻琴眼見父母慘死，登時嚇得暈死過去。

依照宇文浩的兇性，是欲將白韻琴斬草除根的，幸得宇文浩的老婆「母夜叉」鄧桂花及時阻止，才算救了白韻琴的一條小命。

其實「母夜叉」救白韻琴，並不是突發善心，而是見白韻琴模樣兒很秀麗，一副精靈的樣子，有心留下供他使喚。

白韻琴雖只是個十歲的孩子，也許是家庭環境促成她心理上的早熟，小心靈居然暗自立下了誓報血海深仇的志向。

她人極聰明伶俐，又殷勤耐苦，僅僅幾個月工夫，便把個「母夜叉」侍候得舒舒服服，打從心底喜歡上她。

由於霸王莊的生活舒適，她剛來的一段短時間，終日鬱鬱寡歡，有時還偷偷哭泣，但後來又慢慢的恢復了她天眞無邪的歡笑。

誰相信這竟是個十歲孩子的矯揉做作呢。

漸漸地，「母夜叉」對她由喜歡而信任了，開始敎她一些初步紮基的功夫。

白韻琴竟是蘭心蕙質，一學便會，五年下來，已將「母夜叉」的一身所學，得到十之八九，不過她很會隱晦，表面上看，所得不過一二成而已。

芳齡十六歲的白韻琴，已是婷婷玉立，出落得嬌艷絕倫，尤其是她那副凹凸分明的迷人身段，漸漸引起了宇文浩的垂涎欲滴。

宇文浩年逾四十，膝下猶虛，他便藉着這個理由和「母夜叉」商量，「母夜叉」因自己肚皮不爭氣，所以未加以阻止。

於是，白韻琴便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被宇文浩奪去了寶貴的童貞，而變成了宇文浩的側室。

白韻琴失身後，新仇舊恨齊集心頭，她本想拚命一擊，但攷慮到自己的功力，實在毫無把握，假如一擊不成，則兩代的血海深仇，就永遠伊於胡底了！

好個白韻琴，居然能在這柔腸了斷的當兒，做了個正確的果敢的決定，以身啖魔！

這一對老夫少妻表面上雖是恩愛逾恒，實際上却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

宇文浩對白韻琴始終存着戒心，即使是在敦倫之時，也不敢疏於防範。

白韻琴被收房後的第二年，居然給宇文浩養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宇文浩晚年得子，這份喜悅，自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自此以後，白韻琴獲得了較多的自由，宇文浩有時也指點她的武功，甚至偶也帶她到江湖上走動。

這固然給了白韻琴一個尋覓外援的機會，同時也給了「神行無影」阮靈一個鋪設內綫，獲得霸王莊一切機密的機會。

這般血淚秘辛，使得龍夫人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倪志剛恰好將故事說完，庵外又傳來龍飛鳳銀鈴般的笑聲。

龍夫人用衣角擦了擦眼角的淚痕，然後站了起來道：「大概你王師叔和宋師弟來了……」

話尚未完，王道生已領着宋青和龍飛

鳳走了進來。

倪志剛則忙搶前幾步，向王道生請過安，才和宋青打招呼，師兄弟久別重逢，自有敘不完的契闊。

王道生向龍夫人拱拱手，說道：「大嬸見召，必是因志剛轉來，有重大事情商量了？」

龍夫人肅客入座後，命龍飛鳳獻過香茗，才神情肅穆的說道：「王叔叔說的不錯，這樁秘密，已是箭在弦上，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了！王叔叔有何善策？」

龍夫人所說的「秘密」，自然是指龍天驥遇害之事，因爲這事，至今還是瞞着龍飛鳳的呢。

王道生當然理會得，他沉吟一會兒，覺得不便主張，於是建議道：「處理這樁秘密，愚意以爲最好讓師太來決定，不知大嬸以爲如何？」

龍夫人想了一想，也覺得只有這樣比較妥當，即向龍飛鳳道：「鳳兒，去看看妳師父行功完了沒有？如果行功完畢，就說王叔叔和我在佛堂敬候有事請教。」

不到盞茶光景，慈雲師太已從靜室出來，先雙手合十，低宣了聲佛號，然後說道：「兩位施主召喚貧尼，想必是爲了龍故施主之事了。」

「龍故施主？」龍飛鳳喃喃唸一遍，腦子裏突然「轟」的一聲，雙手拉住慈雲師太的衣袖，惶急地叫道：「師父，我爹怎樣了。師父，我爹……我爹……」

慈雲師太伸手將愛徒拉到身前，輕撫着她的頭頂道：「痴兒痴兒！看妳惶急的這副樣子，怎能担當大事……」

龍飛鳳淚眼婆娑的仰望着慈雲師太，顫聲道：「師父！我爹是……不是被……難……了？」

慈雲師太突然面色一沉，薄怒道：「妳這孩子怎麼這樣沉不住氣！爲師的常告誡妳，當大事的人，要能『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看妳遇事如此脆弱，豈不是白費了爲師的一番苦心！」

慈雲師太這番義正詞嚴的話，不啻醍醐灌頂，只把個蕙質蘭心的龍飛鳳驚得冷汗淋漓！忙向恩師長跪謝罪。

這時龍夫人反而不由掩面暗泣，失聲痛哭起來。

她自從驚聞丈夫罹難惡耗，爲了能使愛女安心習藝，將來也好替父親報仇，她強將這份喪夫的椎心痛苦，深深埋在心底，而且還得強顏歡笑，說些違心話來欺騙愛女。

五年不是個短暫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着，如今到了揭開眞象的時候，她再也無法克制內心的酸楚，登時像黃河缺了堤似的，無盡的委屈辛酸，完全傾洩出來！

這時龍飛鳳反倒跪在她母親面前，委婉勸解。

慈雲師太宣了聲佛號，沉聲道：「鳳兒，妳娘鬱結巳久，就讓她好好痛苦一場吧，這對她身體是有益的！」

佛堂中，只有龍夫人傷心欲絕的哭聲，其餘的人，都面色陰暗，默然的坐着，誰也沒有說話。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龍夫人才強抑悲慟，拭去滿臉淚痕，哽咽着向慈雲師太和王道生道：「未亡人一時悲不自禁，實在太失禮了，還請師太和王叔叔原諒！」

慈雲師太合十道：「善哉！女施主正該盡情發洩，否則，若讓它鬱在心裏，是會鬱出疾病來的。」

龍夫人感激地點了點頭，這才請大家重新落座。

龍飛鳳忙着給各人端上茶，龍夫人這才將倪志剛方才說的有關白韻琴的一切，刪繁就簡的又說了一遍。

王道生沉思了一會，說道：「如果志剛說的全都屬實，那位白姑娘旣有父母血海深仇於前，復又遭受強暴失身於後，她之同仇敵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下有點懷疑，那位白姑娘遭此雙重打擊，居然能忍得下來，而且還是寄身在虎穴之中，與不共戴天的仇人同床共枕，實在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倪志剛急道：「王師叔，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而且小侄曾經和阮靈多方求證過呢！」

慈雲師太道：「這件事情現在爭辯，徒亂人意，且等她將霸王莊全圖繪好送來，貧尼自有辦法證實眞僞！」

頓了一頓，又道：「今天巳是十四，明晚戌正，便是貧尼和陳羣約鬥之期，屆時陳羣也許約有助拳之人。

「這次約鬥，貧尼本不想讓鳳兒代師踐約的，但自得知鳳兒絕藝巳成，却又臨時改變了主意，因爲一個武功高強的人，必須是超人的技藝和實戰經驗相輔而成，而鳳兒却是毫無實戰經驗，如是遇上二三流高手，自是遊刃有餘，但『紫髯霸王』宇文浩却是高手中的高手，自然不能使人無慮！

「好在『奪命雙環』陳羣並非邪惡人物，而且與貧尼也無深仇大恨，而他的功力，却又與宇文浩相差無幾，所以貧尼便感到讓鳳兒藉這機會歷練歷練。

「非到萬分必要我們也不必出面，這樣也可測驗一下鳳兒處事應變的機智！」

王道生道：「依師太的意思，在下應該在什麼情況下露面，才比較合適？」

慈雲師太只斬釘截鐵的說了四個字：「勝負之分！」

× × ×

戌正。

夜空湛藍，沒有一片浮雲。

數不清的大小星羣，在夜空中閃爍明滅，一輪銀盤似的月色，高高地掛在天空中！

龍飛鳳今晚穿着一套天青色的緊身衣袴，以一塊同色絲巾絹住滿頭秀髮，足下是軟底小劍靴。

背後斜揹着一柄帶鞘長劍，兩根鮮紅奪目的劍穗子，左右肩頭迎風飄動，左腰下，懸着一隻鼓蓬蓬的深紫色鏢囊，裏面裝的是一百零八顆牟尼珠。

她這時獨自玉立在平坦的靈峯山頂，昂面負手，欣賞無塵玉宇中的那輪團圓皓月。

「颼颼颼……！」

龍飛鳳雖是背着身子，但靈敏的聽覺，便知道是來了五個人，而且依據判斷，五人的輕功都有極高的造詣。

她仍然負手望月，並未轉過身去。

五人登上山頂，忽聽其中一人「噫」了一聲。

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陳大俠，現巳戌正，怎不見慈雲師太踐約呢？莫非地點有誤？」

「不會的，現在剛好戌正，咱們略候片刻吧。」

「喂！陳兄，你看那邊有個女娃兒負手賞月，你不覺得有蹊蹺嗎？」

「嗯！在下去問問，諸位就請在此稍候。」

「姑娘！」來人在龍飛鳳身後七尺處停住，很客氣的道：「請恕老夫無端打擾姑娘賞月清興……」

「有何見教？」龍飛鳳仍然未轉過身來。

「這可是靈峯山？」

「不錯。」

「這就怪了！」來人喃喃自語着：「現巳戌正，以慈雲師太的聲望，應該是不會爽約的呀！」

「她不會來了！」龍飛鳳冷冷的說。

「哦！姑娘怎知她不會來踐約呢？」

「因爲她巳皈依三寶，不願重蹈紅塵，所以事先早有安排，巳經覓人代她如期踐約。」

「哦！她巳覓人代替踐約，那人？」

「喏，就是姑娘我。」

龍飛鳳說話間，突然轉過身來，嬌靨上微綻着稚氣未脫的臉容，雙目中閃耀着慧黠的光采，凝視着來人。

來人年約五旬開外，白淨淨的圓臉膛，三綹長鬚，顯得慈祥而福泰，似與他那「奪命」的綽號，頗不相稱。

他身後十餘步外，併排站着四個人，年齡都約在五旬左右，三人是勁裝疾服，只是一個是穿長袍馬褂，顯得異常扎眼。

來人嘻嘻笑道：「姑娘，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妳知道老夫是誰嗎？」

龍飛鳳嬌笑道：「當然知道囉，不然，怎能代人踐約，你是江湖人稱『奪命雙環』陳羣的陳大俠，大概不會錯吧。」

陳羣笑道：「錯是不錯，可是妳還沒有告訴老夫，妳是誰呢？」

龍飛鳳道：「龍飛鳳，綽號是……綽號是……」

她本想信口編個綽號唬唬人，却一時之間又想不出個既响亮、又好聽的名辭來，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

「哈哈！大概是『神劍玉女』龍飛鳳吧。」陳羣笑逗着說。

「對！對！本姑娘的綽號是『神——劍——玉——女……』嘿，才不呢，是『聖劍玉女』……」龍飛鳳一本正經地說，接着一指陳羣身後的四人，又道：「陳大俠既然邀得有助拳的朋友，怎不代本姑娘引見呢。」

龍飛鳳人本生得秀麗，加以稚氣未脫，極爲逗人喜歡，她這一渾充大人，那份嬌憨之態，更對了陳羣驕傲自大的脾氣，當即哈哈大笑道：「好！算是老夫疏忽失禮。」

隨轉頭招呼四人上前，向龍飛鳳引見道：「這四位是彭澤四友，也就是武林中人尊稱的漁、樵、耕、讀四俠……」

龍飛鳳笑着一指身着漁裝，腰掛魚簍，手裏握着一根釣魚竿白紅臉老人說道：「這位大概就是『潯陽漁父』宋夢蝶宋大俠？」

漁裝老人宋夢蝶含笑點了點頭。

龍飛鳳又指着一個身着樵裝，頭戴竹笠，腰中插着一柄板斧的酒糟鼻子老人道：「這位應該是『武山醉樵』徐觀嵐徐大俠了。」

徐觀嵐酒糟鼻子一掀，拍着腰中板斧笑道：「這就是我老樵子的標記。」

「浩山老圃」唐敏耕和「小孤秀士」紀古兩人，龍飛鳳都根據對方的裝束辨認出來。

陳羣這才指着龍飛鳳向彭澤四友笑着引見道：「這位女俠是自稱『聖劍玉女』龍飛鳳姑娘。」

引見完後，陳羣正色道：「龍姑娘，玩笑歸玩笑，老夫想請問妳一個問題？」

龍飛鳳也板着臉道：「什麼問題？你說吧。」

「慈雲師太是否當眞不來踐約了？」

「噫！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我人在這裏，還會假得了！」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慈雲師太不能踐約的原因？」

「很簡單，她老人家因勘破紅塵，四大皆空，不欲再動嗔念，但又不願失信於人，所以才讓我代她老人家完成心願！」

龍飛鳳說的極爲認眞，加以慈雲師太又未見露面，陳羣和彭澤四友也不能不相信這是事實了，不禁有種被戲侮的感覺，很惱怒的道：「這老尼眞是豈有此理！」

龍飛鳳也面色一沉道：「陳大俠，本姑娘尊敬你是一位武林前輩，但請你說話放尊重點。」

陳羣怒道：「她顯然是存心戲弄老夫嘛！」

龍飛鳳面色一霽，微笑道：「陳大俠，這是你錯怪她老人家……」

反手一按劍把啞簧，「嗖」的一聲，長劍出鞘，隨手一揮，劃出一道碧綠光華，將幾人的鬚髮，都映成了綠色。

「陳大俠應該識得此劍。」龍飛鳳劍壓肘後又說。

「降魔寶劍！」陳羣頷首道：「確是慈雲師太賴以成名的兵刃，也是白衣庵的鎭庵之寶！」

「陳大俠既然認識此劍，便知慈雲師太是如何重視這約會，對陳大俠並無絲毫不敬之意！」

陳羣正欲說對方年紀太輕，輩份懸殊，耳邊突然响起一縷細如蚊蚋，但却字字清晰的聲音：「師兄，我是道生，別後一切，容後面禀。龍姑娘是三湘鏢局龍天驥總鏢頭的掌上明珠，也是慈雲師太的得意弟子，她巳盡得乃師的一身佛門絕學，即將前往十八盤山的霸王莊，找宇文浩報殺父之仇，不過此女毫無實戰經驗，所以慈雲師太才臨時想到這個辦法，讓她代替踐約，藉這難得的機會歷練歷練，以免到時慌亂，慈雲師太因恐師兄又起誤會，隔閡越來越深，所以特邀小弟來向師兄說明，一定要請師兄成全此女的孝道，至於彭澤四友，亦請師兄瞧機會暗中告知……」

陳羣臉上怒色漸霽，最後終於滿面春風的點點頭，一語雙關地說道：「好吧，

就這樣辦：龍姑娘，老夫同意妳代慈雲師太踐約，不過須請妳稍候片刻，老夫還得和他們四友商量商量。」

龍飛鳳淡淡一笑道：「陳大俠儘管請便。」

陳羣的所謂「與四友商量」不過是將他師弟王道生的話重述一遍，彭澤四友都是俠義道中人物，此次隨同陳羣來踐約，不過是想見識一下一代佛門神尼的蓋世武學，其實他們和龍天驥雖是緣慳一面，却是早巳慕名，對霸王莊的囂張跋扈，更是深惡痛絕，早有糾集白道俠士予以剷除的存心，只因大都存着苟安的心理，致使他們素願未能實現，如今既有龍飛鳳名正言順的代父報仇，而且又有慈雲師太在暗中爲之撐腰，他們自然樂得答應。

陳羣見四友並無異議，便轉向龍飛鳳道：「彭澤四友說啦，姑娘年紀雖輕，但神儀內蘊，顯巳至劍道中的最高境界，他們很希望個別向姑娘領敎，但恐姑娘誤會他們是以車輪戰法，所以……」

「無妨！無妨！」龍飛鳳豪氣干雲的連聲道：「我正想向諸位老前輩分別討敎呢！」

陳羣讚佩地含笑點頭道：「如果姑娘到時感到內力不足，儘可以叫停，現在就請姑娘準備吧！」

龍飛鳳傲然一笑道：「謝謝陳大俠的關心，是陳大俠先賜敎嗎？」

「潯陽漁父」宋夢蝶笑着接口道：「不！是我打漁的笨鳥兒先飛！」

陳羣緩緩走到一邊，宋夢蝶巳欺身而上，長達七尺的釣竿輕輕一點，一式「北海釣鰲」，向龍飛鳳頭部點到。

龍飛鳳身形一扭，降魔劍巳自肘後翻出，平着向釣竿拍去。

降魔劍吹毛立斷，削鐵如泥，龍飛鳳恐損壞對方兵刃，所以迫開劍鋒，以劍面平拍，由此可見龍飛鳳厚道處。

宋夢蝶自然看出來了，心內暗讚，手裏可沒停，「刷刷刷」，從許多個意想不到的角度，一連點出二十餘竿，不但快得出奇，而且所指部位，都是致命要穴。

龍飛鳳曾經輕易的懾服過花月頭陀她原巳認爲天下武術，不過如此，本有一絲驕意，可是宋夢蝶乃一代宗師，武功高出花月頭陀不知凡幾，龍飛鳳幾招接來，便感到對方這根魚竿很不好應付，忙不迭地收歛心神，抱元守一，規規矩矩的將降魔劍法一招一式使了出來，才將陣脚穩住。

她隱住了陣脚，便想到克敵效果。

這時，宋夢蝶正轉到她的身後，一竿向她「玉枕穴」點去。

好個刁鑽的龍飛鳳，當她感到腦後一絲勁風襲到，柳腰一挫，劍化「天王托塔」，揚劍向上撩去。

這一劍其實只是攻心的虛招，她揣摸透武林人物愛護兵刃，尤逾護生命的弱點，果然宋夢蝶中計，釣竿往上一揚，龍飛鳳便覷着這瞬間空隙，劍式一變，貼地飛掠，自宋夢蝶左側擦身而過，仍然劍壓肘後，在距宋夢蝶一丈以外，含笑而立。

宋夢蝶垂首望了一眼，只見繫在腰間的漁竿，被劍從中挑斷一條篾條，當即抱着釣竿，哈哈笑道：「果不愧『聖劍玉女』之稱，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老朽認輸了！」

龍飛鳳很虛心的抱拳道：「不敢承當謬讚，是前輩的刻意成全！」

話說得不卑不亢，既謙虛，又得體，陳羣和彭澤四友都不禁暗暗稱奇。

接着彭澤四友中的「武山醉樵」，「浩山老圃」和「小孤秀才」三人，都一一敗在龍飛鳳的劍下。

他們可不是故意放水，而是慈雲師太所傳授給龍飛鳳的降魔劍法，確有奪天地造化的神奇，彭澤四友不止是輸了，而且是輸得心服口服！

隱藏在暗處的慈雲師太、龍夫人、王道生和倪志剛宋青兩師兄弟，莫不衷心暗喜，這時，「奪命雙環」陳羣緩步走了過來，含笑道：「姑娘神技驚人，老夫異常佩服！」

龍飛鳳連挫彭澤四友，對一身所學，信心大增，聞言嬌笑道：「謝謝陳大俠誇獎，這全是魚、樵、耕、讀四位前輩獎掖後進，飛鳳可不敢覥顏居功。」

陳羣道：「龍姑娘確是虛懷若谷。現在該輪到老夫獻醜了，老夫有個提議，不知龍姑娘是否答應？」

龍飛鳳拱拱手道：「願洗耳恭聽！」

陳羣道：「姑娘神技，老夫確自嘆弗如，不過練武之人，都有敝帚自珍的毛病，所以老夫將這圈兒上的幾招功夫，雖稱不上絕學，却也不肯枉自菲薄，老夫的意思是由老夫攻姑娘十招，如姑娘能一一化解，老夫即棄圈認輸，不知道姑娘意下如何？」

龍飛鳳笑道：「這陳大俠不是太吃虧了。」

陳羣也笑道：「不！是老夫投機佔了便宜。」

龍飛鳳說道：「好吧！龍飛鳳謹遵台命。」

陳羣巳自腰間取下兩隻兒臂般粗的鋼環，分握兩手，不站樁，不亮式，一聲輕喝道：「龍姑娘接招！」

雙環一錯，登時幻起一片銀色光芒，身形更是快得出奇，向龍飛鳳直欺過去。

他這對圈兒的招式，異常奇特，右手的圈兒似乎全是虛張聲勢，左手圈兒却是怪招迭出，尤其是這種鋼圈，有鎖絞對方兵刃的功能，所以異常難於應付。

好在龍飛鳳使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使得陳羣也增加不少顧慮，尤其是龍飛鳳在三招過後，突然劍招一變，使出降魔劍法中的幾手絕招，不但封住了雙圈的攻勢，而且反將陳羣逼得連連後退。

驀地，夜空中响起一聲悠長佛號，和一聲清銳長笑，緊接着「颼颼颼」，五條人影縱落塲中。來人正是慈雲師太，龍夫人，王道生和倪志剛及宋青兩師兄弟。

陳羣聞到佛號和笑聲，巳自雙圈一收，縱退七尺。

龍飛鳳恭謹的拜見過恩師、母親和王叔叔，並和倪志剛師兄弟點頭爲禮後，抱劍俏立慈雲師太身側。

慈雲師太這才向陳羣和彭澤四友合十一禮道：「我佛慈悲，五位施主多年不見，身體越來越健旺了！」

彭漁四友也抱拳還禮。陳羣却大聲說道：「老尼姑，妳這是什麼意思，不但不

踐約，還勞我替妳徒弟當劍靶子，妳非得還我一個公道不可！」

慈雲大師低宣佛號道：「佛說『種因得因』，施主又何必執着，至於貧尼與施主的一點誤會，早就應該冰釋了，現在就由貧尼向施主賠個不是吧。」

說完，向陳羣合十一禮。

陳羣一閃身，讓到一旁，哈哈笑道：「師太剛才還說在下固執着，想不到現在輪到師太也固執着了。」

慈雲師太不禁莞爾，說道：「夜露寒重，諸位施主都勞頓一晚，小庵離此不遠，就請去歇歇神吧！」

陳羣道：「咱們那就叨擾了。」

× × ×

計家坳是離大霧山不足十里的一座鎭甸，由於這裏是通往長沙府的交通孔道，所以市面倒也顯得相當熱鬧。

鎭上有兩家客棧，其中一家設備較好的迎賓，已由王道生出面完全包租下來。

現在住在這家迎賓客棧的，有王道生和他師兄陳羣，彭澤四友的魚、樵、耕、讀四友，宋青，以及三湘七大劍派中陸續趕來的三位傑出門下弟子，孟曉春，關抑强，池凱。

他們曾經很仔細的一再討論，如何才能徹底瓦解霸王莊的許多問題，並作成了正反兩面的結論。

當然，討論這些問題時，慈雲師太和龍氏母女，都下山來參加了。

現在他們所等待的，是阮靈的消息。

因爲「紫髯霸王」宇文浩經營霸王莊，確是嘔盡心血，不但莊內機關密佈，就連霸王莊附近的各處要道，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佈下極厲害的陷阱，使人防不勝防！

如果阮靈能順利的取到白韻琴所繪霸王莊佈置全圖，則一切自可按照計議行事，否則，就祇有更改辦法了。

等待，實在是件使人心焦意煩的事，好在客棧中人多，而且都是俠義道中人，志趣相投，談話較易接近，所以他們就以天南地北的閒聊來排遣漫長的等待日子。

龍氏母女就不一樣了，因爲她們是當事人，有切身的不共戴天深仇，盼望阮靈的心情，自是萬分焦急，眞如大旱之望雲霓，尤其是龍飛鳳，更是寢食俱廢，坐立不安。

阮靈終於來了，帶着一身疲倦，也帶着在家渴望的霸王莊內外佈置全圖。

× × ×

翌晨，由倪志剛騎着一匹健馬先行出發，趕往益陽準備船隻，其餘的人，則陸續僱車上路，藉以分散目標。

× × ×

因爲這是一次遠行，爲使大家沿途舒適，一共僱了三艘帆船，慈雲大師和龍氏母女佔用一艘，陳羣和彭澤四友一艘，王道生和倪志剛等五個年輕人一艘。

船溯江水而上，由於水順風逆，當晚在汶江停泊，歇息一宵，次日一早，開始進入烟波浩瀚，一望無際的洞庭湖。

依王道生的意見，船出藕池口，經虎渡口而至江陵，然後棄船登陸，越荊山山脈，到武當山的上清宮會齊。

但慈雲師太却不以爲然，她認爲此行敵勢太强，應儘量的養精蓄銳，沒有必要翻山越嶺，徒然消耗體力。

最後，還是依照慈雲師太的意思，經華容，繞監利，轉入漢水支流東荊河，然後溯漢水而上，直駛光化縣的老河口，這裏到武當山，就只有五、六十里路了。

武當山，在均州以南，相傳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峯以天柱稱冠，巖以紫霄爲首。

明朝永樂年間，敕建太和、南巖、紫霄，五龍，玉虛等五座備極宏偉的道觀，並在天柱峯頂蓋了一座堂皇富麗的眞武神殿，也就是當今武當派掌敎玄玉眞人的修眞之處。

盤踞十八盤山的霸王莊，離武當僅祇兩百餘里，以霸王莊的囂張跋扈，荼毒生靈，武當素有萬劍之尊的榮號，與嵩山少林分庭抗禮，爲武林所共尊，實不應袖手坐視，任其胡作非爲，可是，事實上武當派在最近二三十年來，已趨式微，自顧尚且不暇，那有力量去干涉霸王莊的事！

這天正午，由慈雲師太和王道生，以及彭澤四友中的「小孤秀士」紀古三人，直趨玉柱峯頂的眞武神殿，拜討武當掌敎玄玉眞人。

慈雲師太和玄玉眞人雖然釋道有別，但却有一份很深的交情，早年慈雲師太行道江湖，物色傳人時，曾常來武當盤桓，所以武當門下弟子，差不多都認識這位一代佛門高手。

玄玉眞人在修眞靜室接待慈雲師太三人，小道童獻過香茗後，慈雲師太便扼要地將此行目的告知，並請求拔刀相助。

其實，玄玉眞人對於霸王莊這座魔窟，已早有剷除的意思，只因衡量本身力有未逮，才容忍下來。

如今慈雲師太提出這個要求，正遂了他的心情，自然滿心答應，並立即派人再將玉虛和紫霄兩觀的觀主傳來，着聽命慈雲師太的差遣。

這兩位觀主都是玄玉眞人的師弟，一名玄風，一名玄雨，也是武當派目前最傑出的兩位高手。

慈雲師太向玄風、玄雨合十道：「要辛苦兩位道長了。」

玄風、玄雨也同時稽首道：「請師太指敎。」

慈雲師太謙遜了兩句，轉向王道生和紀古道：「一切都按原計劃進行，貧尼和兩位道友這就動身，那邊之事，就請兩位多勞神了。」

王道生和紀古得到慈雲師太的示意，當即起身告辭。

慈雲師太問玄風玄雨道：「由此到十八盤山，可有捷徑？」

玄風道：「捷徑是有，不過，險峻難行。」

慈雲師太微微一笑道：「那咱們就抄捷徑吧！」

× × ×

十八盤山在鄖陽府上津縣西北約百餘里，山峯高矗入雲，僅有一條盤折十八曲的羊腸小道直達山頂，而且途中儘多懸崖峭壁，斷壑深澗。

霸王莊是建在近山頂的一片鞍部上，紅磚綠瓦，房屋櫛比，雖無危樓高閣，但

這爿莊院的工程，也算得是很偉大了。

這天早上，王道生等一行十人，魚貫進入了十八盤山的山口。

初入山口，尚可見到處處梯田，而且疏疏落落的有十數戶農家，屋頂炊烟裊裊，想是正在整治早餐。

深入數里，山路開始循着山勢盤折，愈是往上走，也愈是危險，而且時有深澗斷壑，橫梗道中。

其他人倒是舉步輕盈，走來並不費力，祇有龍夫人，到底不常在江湖上走動，所以感到非常吃力。幸得龍飛鳳緊隨身側，帮助她一臂之力，才算勉强跟上大家。

這一行人在盤折的山道上轉來轉去，走了兩三個時辰，才看到道旁有一座木屋，兩個身穿黑色勁服彪形漢子從木屋走出，各人握着一柄雙鈎長劍，攔路而立。

王道生打量這兩個彪形漢子，年齡都不超過四十歲，但太陽穴都是鼓得高高的，知非庸手，於是上前抱拳道：「老朽王道生和敝侄女龍飛鳳，特來投帖拜山。」

兩個彪形大漢打量了王道生一行人一眼，嘿嘿笑道：「既是拜山，爲什麼暗中派人潛入本山，破壞沿途的機關埋伏。」

王道生冷笑道：「這個老朽自會向貴莊宇文莊主交代，閣下大可不必過問。」

兩個彪形壯漢怒道：「放屁！咱們是奉派負責管理這條山道的，職責攸關，豈能不過問！」

王道生道：「依閣下的意思，要怎樣過問？」

彪形壯漢道：「將你們拿下，解往莊中，請莊主或總護法發落。」

王道生冷聲道：「你們自信有這份能耐嗎？」

兩個彪形壯漢大喝道：「你就會知道的！」一振腕，兩道如虹劍光，分向王道生兩側襲到。

王道生喝聲道：「來得好！」左脚後退半步，上身微仰，已將雙環掣在手中，一招「杏花春雨」，雙環分向兩柄長劍的劍葉子砸去。

王道生掣圈還招，不僅一氣呵成，而且快得出奇，兩個彪形壯漢撤招也來不及了，只聽「噹噹」兩聲，雙劍全被雙環砸折，半截劍尖掉在地上。

兩個彪形壯漢臉色一變，王道生已將雙環收入腰間，倪志剛却適時捧着一隻大紅拜帖走了過來，說道：「這是咱們的拜山帖子，煩二位在前帶路，咱們須至莊門才能投帖。」

兩個彪形壯漢被王道生一招砸斷雙劍，錯愕了一陣，兇威盡斂的點點頭道：「好！你們跟我來吧。」

提着半截斷劍，領先向莊中走去。

他們一路行來，不但未再遇到攔阻，甚至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他們心裏明白，這是慈雲師太等三人，在暗中行事的緣故，霸王莊方面知道來敵太强，且山道上所設的機關埋伏，既被暗中潛入的敵人破壞無遺，爲了減少不必要的傷亡，乾脆將沿途所佈置的明樁暗卡，除留二人接待外，其餘統統撤回莊內去了。

約莫走了半個時辰，才到達霸王莊的莊門口。霸王莊的莊門，像座城門似的，倒顯得氣象萬千。

莊門兩側，各站着五個環抱雙鈎的黑衣漢子，一臉冷漠神色。

兩個手提斷劍領路的漢子走了過去，低聲和他們嘀咕了幾句，才回身向王道生一行人道：「諸位請隨我來吧。」

進入莊門，是一片綠油油的廣大草坪，當中一條用雪白碎石鋪成的甬道，甬道盡頭，便是錯落的房屋，碎石道至此，開始繞着房屋左盤右旋。

王道生留神觀察，這些房屋的排列，都經過極高明的規劃，而且每棟房屋的型式大小，都是一模一樣。

由於他悉心研究過「霸王莊佈置全圖」，知道這些房屋都是按照九宮、八掛、五行生尅之理所排列，而且其中大部份都未住人，但却沒有各式各樣機關埋伏。

也不知繞了幾個來回，兩個領路的漢子突然在一棟房屋門前停下來，其中一個道：「這裏是本莊接待賓客之處，諸位就請在此略歇片刻，在下還得去稟報莊主，是否接見，稍待即來向諸位回話。」

說完待離去，王道生道：「且慢！」

領路壯漢微微一愣，道：「尊駕還有什麼吩咐？」

王道生道：「咱們是來投帖拜山的，理應先向貴莊莊主投遞拜山帖子，就煩閣下順便帶領老夫這位倪世侄，面謁貴莊主投帖吧！」

這時倪志剛已將長劍解下交與宋青，並將大紅拜帖捧在手中。

領路壯漢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向倪志剛道：「尊駕請隨我走吧。」

倪志剛緊跟在領路壯漢身後轉來轉去，約莫頓飯光景，來到一間同一型式的屋子門口，壯漢莊容說道：「此地是本莊莊主的住所，請在此稍候，在下這就進去稟報。」

倪志剛打量這棟房屋，最多也不過三丈見方，心中暗想，宇文浩兇名滿天下，自奉如此之儉，倒也難得！

不一會，領路壯漢出來向他說道：「咱們莊主在大廳中等候，屋中另有人引路你自己進去吧。」

壯漢說完冷聲一笑，轉身揚長而去。

倪志剛不禁感到納悶，心想這間房子充其量就祇這麼大，還用得着要人引路？

想着，已跨步走了進去，迎面是一堵照壁，他方才見那領路壯漢是向右面轉進去的，他也照樣從右面走進去，裏面是一間客廳，佈置得極爲雅緻，兩壁掛着幾幅明朝仇十洲的仕女花卉，惟一不相稱的是中間壁上那幅巨大的三星圖，怎麼看都不順眼。

客廳中有一個背負長劍的黑衣漢子，見倪志剛進來，斜着眼光，一副不屑的神色問道：「你便是投帖之人？」

倪志剛看不慣黑衣漢子那份德性，冷笑道：「難道你臉上沒有生眼睛！」

黑衣漢子臉色一變，反手握住肩頭劍柄，倪志剛冷笑道：「我是來見你們莊主投帖的，此時最好少跟我張牙舞爪，要打嘛，嘿！總會給你機會的！」

黑衣漢子重重哼了一聲，將反握劍柄的手伸向壁上一按，只聽「軋軋」之聲過後，那巨幅三星圖突然向地下沉去，露出一扇門戶。

倪志剛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宇文浩的居處是在地層下面。

黑衣漢子領先走進壁間門戶，倪志剛亦步亦趨。

進門數步，便是一道數十級的石階，接着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甬道，甬道兩側壁上，十數步便有一盞壁燈，射出昏黃色的光芒。

甬道盡頭，又是一扇門戶。

黑衣漢子停了下來，冷聲道：「進門便是大廳，莊主在廳中等候，你自己進去吧。」

伸手在壁上一按，兩扇石門登時向左右移開。

倪志剛抬眼望去，只見這間地下大廳佈置得富麗堂皇，與上面那間客廳比較，簡直是雲泥天壤！

大廳中央，擺着一張蒙着虎皮的巨型太師椅子，像展開的兩扇鳥翼。

當中巨型太師椅上，坐着一個面容清癯，五綹紫色長鬚，頭戴員外巾，身穿古銅色團花長袍，足登福字履的老者，顯得一派雍容瀟洒。

他，便是這霸王莊的莊主，匪號「紫髯霸王」的宇文浩。

坐在宇文浩左首的那個濃眉巨目，繞頰捲髯的老者，是莊中的總護法高七虎，匪號「大力神」。

右首是個竹竿型的老人，山羊鬍，老鼠眼，一派陰險奸詐的神氣，是莊中總管「黑心狼」楚滄瀾。

其餘都是莊中的護法之流人物。

倪志剛心裏有點緊張，但卻毫無懼意，進門前，他深深吸了口氣，藉以平復緊張情緒，然後雙手捧着大紅拜帖，雄視闊步走進廳中。

他在距宇文浩丈許處停下來，目注宇文浩朗聲道：「武林末學倪志剛，奉師叔王道生之命，特向宇文莊主投帖拜山，敬請接納！」

話完，雙手往前一送，那封大紅拜帖竟自他雙掌中凌空飛起，就像是有人托着一般，緩緩向前飛去。

這一手凌空傳物，頗見功力，宇文浩也不禁爲之動容，他略一過目，便交給右邊的總管楚滄瀾，然後向倪志剛道：「煩少俠轉告王大俠，既承他依禮拜山，老夫本應依禮接見，但本莊昨、前兩夜均發現潛入之人，暗中破壞本莊一切設施，顯對本莊存有極深敵意，現本莊正發動全力搜尋敵蹤，故老夫今日不能親自接待，尙祈見諒！」

倪志剛道：「宇文莊主之言，倪某定當轉告，告辭！」

宇文浩向末座一個三十餘歲的精壯漢子道：「雷師父，請代老夫送客！」

精壯漢子雷鈞遵命起身，向倪志剛走去。

倪志剛剛跨出大廳之門，雷鈞在後突然大聲道：「少俠請慢行，恕雷某不遠送了！」

× × ×

曙色乍綻，這已是王道生等一行人來霸王莊的翌日凌晨，門外忽然有人大聲道：「王大俠可曾起身？」

這一宵，王道生等因寄身魔窟，不敢絲毫大意，僅祇趺坐調息，聽到呼聲，倪志剛已一躍而起，走到大門口，見是黑衣負劍壯漢道：「敝莊主於辰正在『迎賓台』接見諸位，特命在下前來通知，到時另有專人引領。」

倪志剛連忙道聲謝，返內室告知王道生。

王道生不禁一怔，龍夫人低聲道：「王叔叔，這是怎麼回事？圖上沒有『迎賓台』嘛。」

紀古皺眉道：「依在下推測，有兩種可能：……」

龍夫人聽後不解，急問道：「是那兩種可能？」

紀古道：「第一種可能，那張圖根本就是個陰謀，那些被慈雲師太毀去的機關，祇不過是誘餌，誘使我們步步走進更厲害的陷阱，第二種可能是他們已經有了警覺，知道機關埋伏的秘密已經外洩，所以臨時變更陰謀，說不定連洩密之人都已遭了毒手呢！」

龍夫人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噤，目注王道生道：「王叔叔，依你的看法，那種比較有可能？」

王道生苦笑道：「在下也不敢確定，好在咱們還有一支伏兵，也許他們在暗中窺出些蛛絲馬跡，至於咱們，也祇有到時見機行事了。」

× × ×

辰正，王道生等一行人，由一個黑衣壯漢前導，到了莊門內那片綠油油的廣大草坪。

草坪中間，高搭着一座木台，台口橫懸着一塊貼着「迎賓台」三個金字的紅布，但台上空蕩蕩的，並未設座。

木台左右，約與台相距丈許，雁翅般設了兩排座位，左邊座位前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貴賓席」。

右邊座位前也豎了一塊木牌，是寫的「主人席」三字。

這時，主人席的二十幾個位子已全滿，當中是莊主宇文浩，左首是總護法高七虎，右首是總管楚滄瀾，其餘的位子則是莊中護法和武師一類人物。

宇文浩的三十六名弟子，個個懷抱雙鈎劍，成三排重疊，站在他的背後。

王道生等一行人到場，僅宇文浩欠了欠身，伸手示意請坐。

王道生等人落坐後，宇文浩抱拳含笑道：「王大俠帶領恁多武林朋友蒞臨敝莊，不知有何見教？」

宇文浩的話雖說得很和藹，但神情之間，却流露出一副囂張傲慢之色，使人看着很不舒服。

王道生心裏雖然很惱怒，但却容忍下去，微微笑着抱拳，朗聲道：「王某等無事不登三寶殿，此行是來向宇文莊主討公道！」

龍飛鳳此次尋仇，確是極端秘密，因未大張旗鼓，一切都是謀而後動，且都係由王道生出面，江湖上沒有露出一絲風聲，難怪宇文浩感到滿頭霧水了。

宇文浩聞言一怔，笑道：「就老夫記憶所及，似與王大俠從無過節，王大俠可否說得詳細點！」

王道生神色一凝，沉聲道：「[illegible]，

王某與宇文莊主並無過節，今日欲向莊主討還公道的，是這一雙孤兒寡婦！」說着，用手一指龍氏母女。

龍夫人驀地站了起來，兩眼含恨地直指宇文浩喝道：「宇文老賊，你想不到我們母女也有報仇的一天吧……」

宇文浩雙目中兇光一閃而逝，含笑道：「龍夫人，老夫雖是兩手血腥，妳也得先說清楚，讓老夫知道是那一筆債呀。」

龍夫人叱道：「五年前，你派人在滾龍坡設伏，攔刦賑災鏢銀，我丈夫以及許多手下兄弟護鏢被害，這你大概沒有忘記吧！」

宇文浩「哦」了一聲，道：「原來夫人是龍總鏢頭的未亡人，失敬，老實說，老夫與尊夫無仇無怨，區區二十萬兩銀子，也未放在老夫眼下，說句不見氣的話，老夫還不屑和吃鏢行飯的人過不去，不過，老夫手下有位副總護法鄧拓，曾被尊夫的霹靂神梭炸掉一條腿，因此含恨在心，是他向老夫請求支援，所以派出兩位護法和三十六名弟子協助他，事實就是如此，鄧拓已在滾龍坡死亡，老夫願担承一切責任。」

說至此處，目光在王道生等人臉上掃了一瞥，又道：「不過老夫不願釀成混戰局面，同時也希望先瞭解一件事情。」

王道生示意龍夫人先行坐下，接口道：「依宇文莊主的意思，如何才能不釀成混戰？其次，宇文莊主希望瞭解什麼？」

宇文浩道：「老夫在龍夫人母女眼中是罪魁禍首，自然得留給她母女報仇雪恨，諸位既是助拳而來，總得舒舒胳膀伸伸腿，所以，老夫也派九個人，陪諸位活動活動……」

突然面色一沉，雙目寒芒暴射，冷森森地說道：「暗中潛入本堡，任意破壞本堡設施之人，是你們一道？」

宇文浩一生桀傲不馴，從來未對任何人假以辭色，自從慈雲師太領着兩位武當高手潛入十八盤山，不僅按圖索驥，把霸王莊內外的機關埋伏破壞無遺，而且還將宇文浩戲弄個夠，所以，宇文浩才按捺下心頭惡氣，對王道生等人，勉強的維持了一點江湖禮數，不過，宇文浩陰險狠毒，誰又敢担保他不在暗中使陰謀、施暗算！

王道生並不在意如何打鬥，但宇文浩問及暗入霸王莊之人時，因他既不擅說謊，又不願洩密，所以一時間，感到很難作答。正在這緊要關頭，驀聽一聲低沉的佛號，接着，慈雲師太和玄風玄雨兩位道長似從空而降，突然現身在貴賓席上。

慈雲師太雙掌合十道：「宇文莊主可識得貧尼？」

宇文浩陰惻惻冷笑道：「原來是妳這老尼姑和老夫搗鬼！」

接着目注玄風玄雨的兩位道長喝道：「咱們霸王莊和你們武當派從來河水不犯井水，兩位道長怎的也來淌這趟混水……」

玄風道長沉聲道：「霸王莊藏汚納垢，荼毒江湖，罪狀擢髮難數，本派爲了武林福澤，豈能袖手不管！」

宇文浩陰惻惻笑道：「說得倒挺冠冕堂皇，只怕事情管不了，自己先落個粉身碎骨，並爲武當派招來無窮後患！」

說完，突然仰面大笑。

笑聲歷久不歇，王道生不禁心中一動，正在這時候，只見一個蒙面黑衣女人，肩上扛着一隻長形包袱，如飛般奔了過來。蒙面黑衣女人奔到慈雲師太面前，將長形包袱往地上一扔，便退到慈雲師太身後，垂手而立。

宇文浩笑了一陣，臉上神色突然變得極爲難看。

慈雲師太微微一笑道：「宇文施主可是在等待轟然一聲，將貧尼等人統統炸得屍骨無存！」

宇文浩獰視慈雲師太，牙齒咬得格格作響，但沒有說話。

慈雲師太轉向蒙面黑衣女人道：「徒兒，妳去將那包袱打開，讓宇文施主看看，也好使他斷了惡念。」

蒙面黑衣女人輕應聲：「是！」便走過去將包袱打開，裏面赫然是個背負雙劍的黑衣漢子。

宇文浩見陰謀已被破壞，更是恨得兩眼冒出火來，轉向總管楚滄瀾道：「你速去給我將那賤人提來！」

楚滄瀾剛站了起來，蒙面黑衣女人已將蒙面黑巾扯下來，指着宇文浩叱道：「惡賊，白姑娘，已在這裡，你罪惡貫盈，還不快來領死？」

宇文浩連番失利，已失去了原有的鎭定，聞言喝道：「原來妳這吃裏扒外的賤人，已被人救了出來，哼！是那個狗雜種救妳的？快說！」

慈雲師太兩道慈眉一挑，沉聲道：「宇文施主也是一方之雄，說話怎的一派無賴口吻！她是貧尼救的，而且已將她收歸門下，祇待此間恩仇了了即皈依我佛！」

略頓又道：「想不到宇文施主居心如此惡毒，竟在貴賓席地下暗埋大量炸藥，欲將來人一網打盡，轟個屍骨無存，豈料人算不如天算，狡謀被貧尼發覺，孽障！天網恢恢，難道你還想欠來世債不成！」

宇文浩的一切毒計，盡成泡影，不禁氣極恨極，跡近瘋狂地攘臂厲聲吼叫道：「你們都給我殺！殺！殺呀！將這羣狗男女統統給我殺光！」

隨着吼聲，雙手連揚，十二支淬毒短劍，帶着破空銳嘯，半數射向慈雲師太，半數直奔白韻琴。

慈雲師太袍袖一捲，六支短劍如泥牛入海奔向白韻琴的短劍，却被龍飛鳳飛縱而出，手中降魔劍劃出一道光環，將六支短劍裹住一絞，只聽一陣「叮噹」聲響，六支短劍被絞成數十段落在地上。

宇文浩十二支短劍被毀，更是暴怒如狂，一挺雙鈎劍，自座上飛縱而起，以「蒼鷹搏兎」之勢，向龍飛鳳凌空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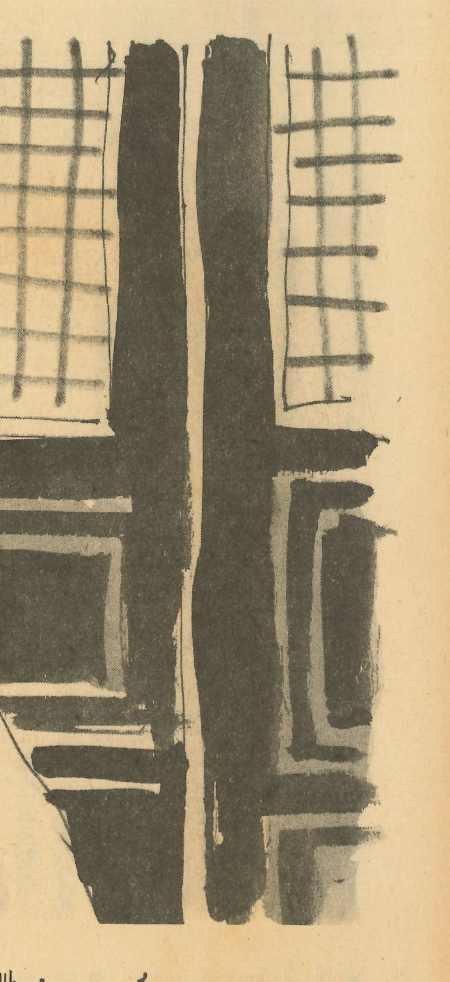
龍飛鳳嬌喝道：「惡賊找死！」

皓腕一振，奇招突出，降魔劍若點若劈，只見閃閃綠芒流動，破招襲敵，一氣呵成，這一招佛門絕學的確奇奧無比，饒是宇文浩負身絕學，也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化解，迫得凌空一折腰，向一側縱落。

龍飛鳳一招得手，信心倍增，趁勢掄起一團劍光，向宇文浩捲去。

白韻琴更不怠慢，雙鈎劍一掄，搶上前去和龍飛鳳雙戰宇文浩，登時雙方展開一場搶制先機的急攻。

（以下轉入第一二九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府內諸俠爲了救七王爺的生命，蕭寒月留住趙幽蘭，她意思是想蕭寒月先救父親趙神醫，但看見七王爺中毒頗深，不忍却蕭寒月之意，先救七王爺，吩咐準備陳醋、爐灶蒸籠用具、男僕、女婢侍候，叫蕭寒月先將七王爺點了穴道，抬入蒸籠用陳醋蒸氣蒸薰，蒸薰前用十二支銀針插入王爺身上，用醋蒸氣將毒集中在銀針穴上，然後將毒血擠出，至現鮮血爲止，此時蕭寒月、張嵐佈置匣弩弓手，擺成四方蛇陣，已開始迎接二先生等人的進攻，以保護七王爺現在小莊院醫治的廚房爲核心，配合現有的戰鬥力量，阻止强敵進攻……

王府內戰雲密佈 預定區箭雨嚴防

飛入厨房的是譚三姑、白玉仙、朱盈盈郡主。

郡主望了軟榻上的父親一眼，低聲道：「蘭姐，我爹的傷勢如何？」

「不碍事了，郡主只管放心。」

「蘭姐眞是神醫，金陵城羣醫束手，但蘭姐却着手回春……」郡主突然跪拜下去。

趙幽蘭急扶郡主，道：「郡主，民女怎麼敢當。」

白玉仙道：「趙姑娘，我們奉蕭公子的令諭，聽候姑娘差遣。」

趙幽蘭道：「雙方主力還未交接，但蕭公子佈的陣法，是以此爲中心，防守百丈方圓之內……」

趙幽蘭接道：「咱們人手單薄，三位都是高手，不用留在這裏，請去接應各處，不過，方陣如被强敵突破，三位要立刻撤回此地，以保護王爺爲主。」

白玉仙回顧了譚三姑一眼，道：「老前輩，咱們留一個下來，照顧王爺。」

「老身留下，你和郡主去接應他們。」

趙幽蘭道：「不用了，蕭公子的四方蛇陣，防護極嚴，只要來人無法突破，這裏都很安全，三位武功高强，暫時不用留在這裏了。」

白玉仙點點頭，說道：「我們先出去瞧一瞧！」

趙幽蘭道：「如若情勢有變，三位先來通知我一聲。」

白玉仙點點頭，飛躍而出，譚三姑緊隨身後。

朱盈盈想了一下，也跟着行了出去。

王府並沒有展開驚天動地的大戰，但强敵來的都是高手，他們分由四面八方滲入府中。

蕭寒月担心王爺的安危，護守整個王府，



力量不足，立刻下令撤守。

兩百多人再加閑雲大師這些高手，四方蛇陣，却佈守的十分嚴密，百丈方圓之內，當眞是飛鳥難入了。

來人借機大批進入王府，但並未展開攻勢，雙方在王府之中，暫成了對峙的局面。

蕭寒月這方面，所吃虧的就是無法放手去攻敵，因爲重點在保護七王爺的安全，這就完全成了守勢。

當機立斷，蕭寒月下令打通房舍牆壁，使彼此接應靈活。

白玉仙等躍上屋面，蕭寒月已飛躍而至。

譚三姑道：「爲甚麼他們還未動手？」

蕭寒月道：「他們也在調動人手，源源進入王府，大概要午後才會動手，全力搶攻，可能安排在入夜時分了。」

白玉仙道：「看來，邪不勝正，他們還是有些害怕，才不敢在白天動手。」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我們也在拖延時間，只要七王爺傷勢已好，咱們就可以反客爲主，和他們放手一戰了。」

白玉仙道：「七王爺的傷勢，什麼時候可以好呢？」

蕭寒月道：「希望在掌燈以前吧！」

白玉仙道：「是趙姑娘說的。」

蕭寒月點點頭。

朱盈盈突然接道：「我相信蘭姐的話。」

白玉仙道：「蕭兄，那些弓箭手，匣弩手，眞的有用麼？」

蕭寒月道：「要他們單獨拒敵，自然沒有用，但如配合恰當，弓箭、匣弩、力量倒也不能輕視的。」

白玉仙說道：「趙姑娘要我們暫時帮你拒敵……」

蕭寒月接道：「好，那三位就編成一組，機動馳援各處。」

這時，突聞杏花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蕭公子……」

蕭寒月飛掠而下，步入厨房。

趙幽蘭迎了上來，道：「王爺找你。」

蕭寒月行近軟榻前面，七王爺低聲道：「存放兵器的庫房，是否已被敵人盤踞？」

蕭寒月道：「存放兵器的庫房，尙在我們手中。」

七王爺道：「很好，你辛苦一趟，兵器房內，有一把青虹寶劍，聽說是千年以前的古物，能斷金切玉，削鐵如泥，還有一柄紅毛寶刀，也有斷釘削鐵的功能，不知道對你是否有所帮助。」

「好極了，……」蕭寒月大爲高興的說：「有此利器，我們就增加了很多的勝算。」

七王爺笑一笑，低聲的告訴了取劍方法。

蕭寒月進入存放兵器的庫房，順利的取得了青虹寶劍和紅毛寶刀。

但這兩柄寶刀，交給何人施用，却是大傷腦筋，只好找常九商量。

常九道：「當仁不讓，青虹劍，你自己用，至於那柄紅毛寶刀，最好交給閑雲大師，但老和尙武功已入化境，叫人難測高深，他肯不肯用，很難預料……」

蕭寒月接道：「我也是這樣想法，刀給閑雲大師，青虹劍借給墨非子前輩，他是劍術名家，……」

常九接道：「不行，墨非子是用劍高手，但比起劍帝，還差的很遠，而你是劍帝的傳人，再說，青虹劍是王爺之物，墨非子是劍術名家，愛劍如狂，給他用過了，你怎好意思再收回。」

蕭寒月沉吟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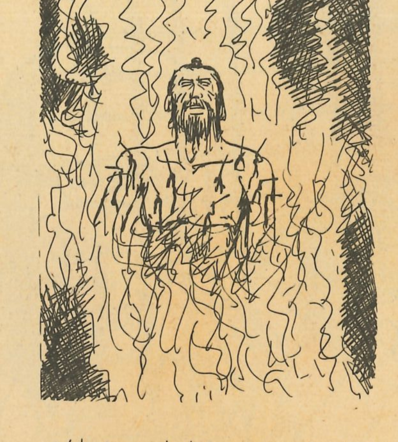
常九臉色一整，道：「蕭兄弟，事有輕重

，這一劍一刀兩柄寶刄，可能關係着這一場大戰的成敗，神兵利器，在成就越高的人手中，發揮的力量就越大……」

蕭寒月接又問道：「好吧！我就留下青虹劍，但如閑雲大師不肯接受紅毛寶刀，又將如何？」

常九道：「我跟你一起去見他，最好能說服他，照我的看法，老和尚似乎是已動了怒火，鋤惡即爲行善，也許他肯接受這一把紅毛寶刀。」

兩人化費的口舌不多，閑雲大師竟然接受了這柄寶刀。



不過，他說：「佛門戒殺，老衲在金山寺靜修了六十餘年，從未被江湖是非捲入漩渦，此番墜入紅塵，不但動了眞念，還要大開殺戒，老衲的半生靜修，也因此付諸東流，可歎的是這多年禮佛唸經，竟然是未能消去這一股無名之火，看到了那些孽障惡行，就算再墮輪迴，也是在所不惜。——」

常九接道：「殺一人救千百人，何疑積善，大師但請放心，我佛有靈，絕不會責怪大師的。」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說道：「老衲已決定全力施爲，常施主不用担心，但紅毛寶刀是殺人利器，老衲不能據有，渡過此刼之後，立刻奉還……」

蕭寒月笑接道：「寶刀爲七王爺所有，用過後原璧歸趙。」

閑雲大師道：「如若老衲戰死，寶刀遺失，無法歸還，蕭大俠要代老衲担當了。」

蕭寒月道：「大師，眞到了玉石俱焚的境界，人就沒有了，還談什麼寶刀！」

閑雲大師道：「好！那就這麼說定了。」

蕭寒月恭恭敬敬，送上紅毛寶刀。

閑雲大師接過寶刀，看也沒看一眼，就收入了僧袍之內。



但聞步履急促，張嵐疾奔而入，道：「蕭兄弟，初度接觸之後，咱們撤入了預定之區，對方也未再向內搶攻，但他們外援源源湧入王府，剛才有三輛篷車進入府內，也不知車內坐的什麼人物？」

蕭寒月道：「大概是鐵甲人了！」

張嵐道：「要不要想個辦法，阻止他們外援入內，否則他們人手越來越多了。」

蕭寒月道：「王府之外，不是有巡守營的兵勇把守麼？」

張嵐道：「是啊！我也在奇怪，爲什麼那些兵勇，竟然眼看到這些人進入王府，不肯阻止。」






蕭寒月點點頭，道：「我想他們早已有了安排，才能暢行無阻，這件事，咱們目前還沒有阻止他們的能力，只有在此決一死戰了。」

張嵐輕輕吁一口氣，道：「我想不明白，堂堂的王爺，平裏威風八面，如今王府中鬧的天翻地覆，怎會無人過問。」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七王爺既未通知他們，他們自然可以裝聾作啞了。」

張嵐道：「王守義帶了王府的精銳捕快，巡守營派了精於射術的弓箭手，他們怎會不知道王府中出了事情呢？」

蕭寒月道：「他們當然知道，不過，旣無王爺的令諭，自然可以樂得清閑……」

張嵐接道：「我想不明白，七王爺，總領江南軍政大權啊！日後，他們要如何對王爺交代？」

常九笑一笑，道：「張兄，也許他們有苦衷，無法揷手。」

蕭寒月道：「對！我們不能仰仗外援，就算調入幾百名兵勇，也無法阻止强敵入侵，再說，人多了，反而會碍手碍脚。」

張嵐沒有再爭辯，轉過話題，道：「一切都依蕭兄弟的吩咐，佈置好了，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請張兄代傳令諭，要他們沉着應敵，各守崗位，就算被人突破陣勢，攻了進去，也不要亂了陣法，違者立刻處死，唉！我知道他們陣法不熟，但形勢逼人，無法多習練了。」

張嵐道：「好，我立刻傳令下去。」

目睹張嵐離去，常九忍不住低聲問道：「蕭兄弟，你看能够抵拒得住麼？」

蕭寒月道：「有了寶刀，我倒覺着勝算大了很多，最重要的是，配合上必需盡量恰當，使强弓，弩箭能發揮出阻敵的力量。」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道：「看蕭施主的調度靈活，老衲倒有可擊退强敵的信心。」

只聽一陣急驟的竹哨聲，傳入耳際。

這也是蕭寒月的設計，他把竹哨聲編配成一定的音律，傳遞不同的消息。

就算敵人近在身側，也只聽到了彼起此落的哨聲，也不知道別有用意。

蕭寒月雖然聽出了傳來哨聲的用意，但却肅立不動。

果然，閑雲大師、常九，都聽出了那些哨聲的作用，齊聲說道：「敵人已發動攻勢，咱們出去瞧瞧。」

老和尚身法奇快，大袖一拂，人已穿出室外。



常九正待飛身而出，却被蕭寒月一把拉住，低聲道：「唐明傷勢如何？」

「好了十之六七，但他堅持出手，只怕是勸阻不了。」常九說：「把防守之區，縮小很多，彼此接應方便多了。」

蕭寒月黯然一歎，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道：「這瓶中的藥物，分給他們，要他們好好保管，我會告訴他們服用的時間。」

常九接過玉瓶，瞧了一眼，道：「只怕不够分配。」

蕭寒月道：「先給重要的人，餘下的再給捕快和弓箭手。」

常九畧一沉吟，道：「我知道。」飛身躍出。

蕭寒月吸一口氣，躍上屋面。

敵人由正東方位攻來，蕭寒月隱身在一座牆角處，觀察交手的情形。

這時，綿連的房舍間的牆壁，已被打穿了很多門戶，彼此相通。

只見十二個黑衣人，手中各執長刀，分成四組緩步向前行來。

這時，哨音已停。

忽聞弓箭聲響，數十支長箭，由不同的方位，疾射而出，分取十二個黑衣人。



十二個黑衣人長刀交錯，佈成一片刀幕。數十支箭，盡被擊落。

但第二排長箭接踵而至，又逼的黑衣人揮舞長刀自保。

蕭寒月暗暗點頭，這些弓箭手，果然都是久經訓練的人，對敵之間，十分沉着。

原來，蕭寒月爲了避免傷亡，這些弓箭手，佈成的方位，以內綫移動爲主，非必需盡量不露身形。

但那十二個黑衣人已看出弓箭的方位，突然散佈開去，長刀平胸。

只聽長嘯聲起，十二個黑衣人分成四組同時行動，每組三人，飛躍而起，攻向不同的方位。

同時第三排箭雨，也射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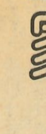
這一次，是連續發箭。十二個黑衣人，身在空中，刀法已不似站在實地的變化快速，竟然有三個人中箭。

强弓長箭，射出來的勁道很大，一個被射中大腿，竟然對穿而過，一個被射中左肩，一個却被射入前胸的心臟，倒摔在地上，不知死活。

（未完・六十九）

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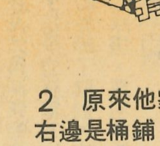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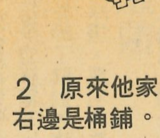
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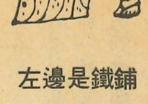
季雄編繪



1　竹山先生每天都被隣居傳來的「叮噹」聲擾得心神不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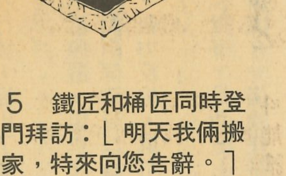
2　原來他家右邊是桶鋪。



3　左邊是鐵鋪。



4　「天哪，這兩家要能搬走，我情願擺酒席請客！」

5　鐵匠和桶匠同時登門拜訪：「明天我倆搬家，特來向您告辭。」



6　竹山大喜，當晚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爲他們餞行。



7　酒足飯飽，竹山問：「二位搬往何處？」二人同聲回答：「我搬到他家，他搬到我家！」

8　竹山：……



短篇武俠故事／續不肖生·文 可飛·圖

儒俠救孤

練功臻化境

儒俠任子厚在小酌之後，帶着六分醉意，七分輕鬆舒適，雙手負背，彳亍在幕阜山主峯左側的林蔭小徑裏。

他正沉浸在尋詩覓句的雅興中，突然從左方傳來了一陣金斧殺伐聲。他本能地停住了吟咏與推敲。他一直認爲在人跡罕至的雲深處，除一、二樵子與獵戶外，不會有江湖人物來此尋仇拚鬥，必也終年和闐與安詳的。今日居然有了如此激烈的刀來劍往的打鬥，眞叫他無法料透其原因何在？

任子厚旋身向來路行去。在他說來是慢步當車，在別人看來簡直快如脫兔。因爲他在不覺間已使出了「流水行雲」的上乘輕功。眨眼功夫，他已鶴立在仰天峯的雙修石上，一幕以衆欺寡的圍毆情況便呈現在他的眼前。只見十數江湖敗類正刀劍齊揮，惡鬥一個文秀之士。他雖然是遊走有功，却已是反擊無力，險象環生。儒俠睹此情況，膚裂目眦，不禁引吭長嘯，發出了一聲佛門獅子吼，震得惡徒們均癱瘓當場，那年輕人却也定住，無法動彈。

「諸君，知此爲何地乎？豈容爾等舞刀弄劍，以衆暴寡！」任子厚臨危仍不失讀書人的本色，向他們發出了文縐縐的問話。

只因這批惡徒武功雖高，却胸無點墨，儒俠的話無異對牛彈琴，毫無反應。

「諸君擅闖野叟林園，已是目無餘子，更復圍毆一文弱書生，毋乃人性盡失乎

羣魔齊俯首

？是可忍孰不可忍？盼速語我緣由，否則恕野叟代天懲惡矣！」儒俠再一次向惡徒發出了問話。

儒俠任子厚的發話，雖然鏗鏘有聲，震人耳鼓，無奈衆惡徒如聽和尚誦經，莫知所云，自然難以作答。幸好儒俠的老僕，已聞聲而至，代他翻譯，衆惡徒始有所解說。

這一批惡徒正是橫行湘鄂的漢水十三鷹，尤以老大禿鷹方念湘，最是作惡多端，令人髮指。那個年輕人也姓方，名叫念祖，是蓮塘吏部尚書方熾堂的孫兒，書香門第，不僅書讀得不錯，且拜麻布山禪師學藝，匹練橫功學到九成，再假以時日不難盡得禪師眞傳，可能青出於藍，成就更大。

「諸君爲惡江湖，野叟早有所聞，今日居然在余退隱園林圍毆文士，必欲置之死地！野叟若再不加聞問，勢必遭人物議！野叟求得公平，請諸君各自斷一臂，以施薄懲，以兩個時辰爲限，到時如未各自斷臂，當命吾僕代勞。願諸君善自圖謀。」儒俠在知道十三鷹惡行後，提出了他懲惡的決定。

十三鷹經震昏厥雖已甦醒，但仍疲憊不堪，幸好儒俠給了他們兩個時辰以爲調息，打算在調息之後，合力反抗，或可僥倖保住一臂。

「諸君如野叟之言行事，是乃上上之策，如圖反抗，必無所成。」儒俠任子厚

又一次向十三鷹道破了他們的心事。

儒俠盤坐雙修石上，不一會便恢復了心境寧靜，又開始其即景吟詩的雅事了。

約莫半個時辰了，雙修石下的羣惡，展開了竊竊私議。他們決定以十三對一，再來一次羣毆。適時儒俠已展開了雙目，他唯恐方念祖先遭毒手，張口一吸，方念祖陡地飛升十丈，然後在空中平飛，緩緩直墜在雙修石後。

這時場中羣惡正裝腔作勢，準備搶攻而取得先機。

「諸位，欲作困獸之鬥乎？適才野叟僅吸了一口氣，便從諸位身旁救走方念祖，諸君得未之見乎？老僕功固遜野叟，然敵諸君猶綽綽有餘！強將手下無弱兵，諸君豈不聞乎？」

儒俠老僕又將他的話翻譯過去了。

「老子就不信邪，一人打十三人，不敗就不錯了，居然還要打贏老子們，並且斷老子每人一臂。做夢！」

「諸君既然具此自任。任尙，爾可放手施爲。」

任尙吸氣提身飄落在十三鷹之間，抱拳向他們來了一個羅圈揖。

「諸君請了，任尙討教。」他垂眉閉目，挺立當場，那一份鎭定功夫，就把他們震懾住了。

「我們要進攻了，還不亮出兵刄？」

「用手就可，因爲我不用兵刄已廿多年了！你們不必有所顧忌。我總要你們心服口服，如在五招以內，不能各斷你們一臂，立即自行了斷，以報家主人！」

「你是吹牛不打草稿。弟兄們並肩子上，放倒了他，再找他主子。」

話聲未落，十三鷹已自不同方位分襲任尙，任尙本是嶽立當場的，這時却人身一低，從他們空隙間滑身到十三人所圍成的圈外去了。他們十三柄刀劍齊揮，滿以爲會把任尙砍成十四段，誰知仔細一看却是撲了一個空。

「十三鷹，老奴在這兒。這是你們的第一招，我未還手你們再攻第二招吧！」

十三鷹再一次撲向任尙，結果人又不見了。第三次再猛撲過去，人在那兒？又沒找着。第四次又圍攻過去，任尙却平地飛昇，飄走在他們的頭頂上。

「十三鷹，務請注意，老奴必須在第五招上，讓你們各斷一臂，否則我無法向家主交差，得罪之處，萬請原諒！」

十三鷹原想在他發話之間搶攻第五招，無奈任尙遊走在他們頭頂上，有刀有劍，却是無法使出招數，只好瞪眼乾急了。

「十三鷹，現在我要各斷你們一臂了！」任尙話音一落，十三柄柳葉飛刀，從他的袖裏激射而出，分奔十三人的左肩，十三人同發一聲慘叫，十三條左臂也同時落地，十三人更同時蹬在地上哀號！

「十三鷹，你們可以走了。老奴現在斷你們的左臂而留你們的右臂，希望你們痛改前非，還可靠右臂做事以謀生活！」

十三鷹垂頭喪氣的走了，但却仍回頭向方念祖以含有極深敵意的眼光，看了幾眼。

儒俠任子厚將此一情況看在眼裏，他却想不透方念湘爲何對方念祖竟有如此深的恨意。

「任尙，爾偕該年輕人先回草堂，余隨後就返回！」

「知道了，年輕人隨老僕前往敝處暫息，等家主人返回後，再作打算。」

「多謝老前輩伏義救援，晚輩先行拜謝！」方念祖說完就跪下去，朝儒俠磕頭謝恩。拜畢起身，又想向任尙跪下去，任尙手一伸，便如有堵牆擋在前面，即使用盡全身勁力，也無法將腰向前稍微一彎。

「年輕人，拜過家主人也足够了，老僕不敢當此重禮，一揖足矣！因爲我懲罰十三鷹也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恭敬不如從命，還請老前輩撤去勁力，否則晚輩連手都舉不起來，莫說作揖爲禮了！」方念祖帶着滿臉謙敬的羞色。

「不揖不亦可乎？誠心不在形式，爾其知之！」

「年輕人隨我來吧！看來我連你的一揖也不能受了！」

「老前輩，待我們進到僻靜之處，再作揖，你道如何？」

任尙聞此憨語，不禁莞爾微笑。對這年輕人又多了幾分愛意。

「年輕人，我可稱呼你爲念祖嗎？」

「老前輩這是什麼話？念祖之命，爲老前輩所救，如非身負血海深仇，非粉身碎骨圖報，否則長侍左右，也是應該的，你早就應該叫我念祖了。」

「念祖。」

「晚輩在。」

「你可知道我與家主人是多麼喜歡你嗎？」

「晚輩知道。」

「那你得在敝處多盤桓幾天，陪我們兩個老人談談說說。說不定家主人會傳你一、二招武林絕學，將必大有助你達成報仇目的。」

「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念祖，你怎麼也文縐縐起來了！要是老僕亦如十三鷹，胸無點墨，你豈不是在對牛彈琴了！」

「老前輩又開玩笑了！說文論武，晚輩都不敢一望老前輩的項背，只盼時予教誨，則受賜良多矣！」

「當能如你所願。」

× × ×

行行重行行，方念祖陪同任尙走過了無數綠蔭小徑，最後終於走到了路的盡頭。兩山夾谷，前山又有一座高插入雲的山嶺擋住了去路。看來是到了無路可通的絕處了。方念祖便只好兩眼望着任尙，只見他抬手向山嶺的一處岩石一指，便聽得軋軋有聲，山嶺中腰出現了一個可容一人出入的山洞，任尙乃一縱而入。

「念祖，隨我來吧，進得此門，自別有洞天。」

方念祖面對該一高約三丈的洞門，施展輕功提竄了三次，才勉強用雙手抓住了洞門爬進去。

「啊！好美麗啊！多寬敞！眞是一個洞天福地，你二老在此清修，眞是令人羨慕！」

方念祖只見洞內數百丈方圓，四周都是高峯插天，縱是飛鳥靈猿，也難越此雷池一步。

「念祖，這一處地方還不錯吧！那一

幢原木爲牆，剖竹爲瓦的木屋，就是我同家主人棲身之處，外面看來拙樸無華，入室則琴棋書畫雅得出奇，至於庭院中所羅列的木石，又是全依五行八卦所佈置，未經指點，的確是蛇虫難入，那些棲伏在木屋下的蛇虎，就是最可靠的守衞！」

方念祖隨任尚的指點仔細觀察，才發現那庭院中的木石和木屋下的蛇虎，都是一般人所無法佈置和豢養的。

「老前輩，此情此景眞叫晚生大開眼界了！」

「念祖，大開眼界的事物，我想應該是在後頭。等家主人返回來後，你看到所練武功的奇招絕技，你想不叫『大開眼界』也辦不到哩！」

「老前輩，敢問你家主人尊姓大名？看看是否晚輩奉命來訪的奇才異士！」

「念祖，我家主人隱跡此間已數十年矣，日與草木虫爲伍，不問世間事，亦忘了自己是何名姓，娃兒此問，我等主人返後，看看你們是否有緣，到時再向他本人提出，比較穩當。」

任尚引方念祖蛇行般走過了庭院中木石，立見入室之處，一蛇一虎鎭守該處，大有不放人經過的架式。任尚先撫摸高昂的蛇頭，再拍拍虎的前額，然後告訴他們，方念祖是谷主請來作客的，牠們始自轉回木屋底下棲息。

「念祖，來得此間，頭一、二日，你可要步步小心，此間一切蛇虫，均爲家主人與我所豢養，雖已通靈，畢竟與你仍爲初識，牠們會時時提防你，千萬不可因好奇心，在庭院周圍走動，否則會遭到蛇虎，或是你尚未見的蛇虫侵擾。」

「老前輩，晚輩記下了，但不知那些地方，我才可自由行動？」

「木屋內面，你可以任意行走，出此木屋，便必須有家主人或者是我相偕爲伴了！」

「老前輩，我可否請你家主人傳授一招半式，以增强我的武功？」

「年輕人，現在不是你該有此一問的時候！」

這是野叟在洞外以天耳通聽到方念祖與任尚的對話後，用傳音入密的最上乘功夫，隔着高山傳進來的。因此方念祖在室內四處張望，却看不到老前輩的影子。

「念祖，家主人尚在洞外，你怎能找得到？」

「人在洞外，不僅能傳音回來，而且能聽了我們兩人的對話，那眞叫人難以相信哩！」

「此無可奇之處，更奇的事還在後頭哩！」

方念祖正想說話時，只見山巓上冉冉飄下一物，忽上忽下，在空中盤旋了數匝之後，激射而來，進入了室中，原來是此間主人回來了，看他在空中飛行的身法，比之鷹隼，也毫不遜色，方念祖服了，立即兩膝一跪。

「方念祖叩見世外高人！」

「年輕人無需多禮，起來回話！」

「晚輩遵命。」

「蓮堂吏部尚書方熾堂是爾何人？可詳告我。」

「蓮塘吏部尚書爲晚輩祖父。晚輩與適間追殺惡魔之首方念湘，是從堂兄弟。只因念湘之祖勾結倭寇，危害國族。家祖父大義滅親，將他囚禁天牢，念湘乃生捉拿我以爲要脅家祖的異想。晚輩奉家祖之命，前來找尋一位方外好友，不想在抵達地頭時，却遭到了他們的追殺。」

「年輕人，爾所找尋之方外好友爲誰？可否語我。」

「儒俠，姓任上諱子下諱厚，聽家祖所言，儒俠隱居幕阜山中，不易尋找！」

「年輕人，汝果爲老友熾堂嫡孫，野叟乃爾所尋之人，何事尋余？」

方念祖方要再行下跪叩見時，只覺一陣輕風自對面傳來，即把他綑了個結結實實，動彈不得。

「晚輩不拜也罷，還請撤出勁力！」

「叩頭虫，余爲憚此等禮數，少來如何？」

「晚輩認爲禮不可廢，既然你免去了我行此大禮，我自不拜如何？」

「念祖，不是余托大，在此段時間內，你願以伯祖呼我？」

「晚輩遵命！」方念祖又自然的要屈膝叩頭，可是前面又擋了一道牆。

「不拜算了，你別再叫我叩頭虫！」

「念祖，你既認我爲伯祖父，任尚與我名爲主僕，實乃情逾兄弟，爾宜待之如叔祖！」

「晚輩遵命！」方念祖乃轉身欲行參拜大禮，站在身後的任尚却不見了。

「念祖，拜呀，我在這兒！」

等方念祖轉身而拜時，任尚又到他的身後去了。這一幕祖孫相戲圖，看得儒俠高興極了，他認爲那是人間眞性情的流露，只是這樣捉弄念祖，恐怕這年輕人受不了。

「任尚，你停身受此娃一拜如何？」

「念祖有此存心，即便足矣，我又何必要受他一拜呢，汝且未受，何可勉强於我？」

「不拜了，以後再也不拜了，免得你們笑我是叩頭虫！那你們誰陪我玩？在這裏無人陪我玩，大概不過一天，就要悶出大病！」

「念祖，余可陪你玩，只是時間不多，任尚叔祖當能長時間陪你，尚可傳授你之武功！」

「多謝伯祖！」

「尚有余，爾怎可不謝！」

「等你陪我玩時再謝不遲！」

「任尚，此娃交付與爾，可善爲調教，看能繼我衣缽否？」

「余當悉心調護，看此子根基甚佳，內外功亦有基礎，或許能承傳汝衣缽！」

「帶他去練功場，讓他先看鶴蛇相搏，虎豹相撲之功，今晚以藥沐浴，爲之伐骨洗髓，明天再叫他練功，你看如何？」

「遵命辦理！」

「念祖到練武場去吧！會有不少事，讓你大開眼界！」

「假使不能讓我大開眼界，又待如何呢！」

任尚向方念祖打量了一番，只看他天眞的臉色中帶有幾分詭異，他摸透了念祖的心事。

「好，如果不能讓你大開眼界，我就受你一拜，你看如何？」

「君子一言！」方念祖說此話時，高興的跳起來了。

「快馬一鞭！」任尚也很高興的接上去了。

任尚偕同方念祖來到了練武場，只見蛇鶴虎豹，在場中翻騰追撲，經任尚一一指點，都成了上乘武功。

「小心，我教你一招一飛衝天！」說時遲，那時快，任尚輕托方念祖一把，方念祖即輕飄飄的飛上青天。在他冉冉下降時，一蛇一鶴同時竄上，在他的脚底再加上一擊，方念祖又回升上去，來回數次，方念祖雖未嚇得屎滾尿流，却癱瘓當場，由蛇鶴扶持，動彈不得。

方念祖悠悠醒轉之後，只見一蛇一鶴環伺左右，他差一點兒又靈魂兒出了竅。但在此際耳邊廂却清楚聽得任尚叔祖高興的呼叫：「好了，好了，娃兒總算醒轉來了！」

「娃兒武功根基尚淺，一下子就叫他飛上半天，沒有嚇死，已屬萬幸了。爾宜注意，不可操之過急！不聞乎『欲速則不達』嗎！」

方念祖此時雙目雖緊閉未開，對他們主僕的對話，却字字入耳，他深感任尚叔祖愛之深，未免要求過切。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他深深體會到了。他不禁對任尚叔祖抱有幾分歉意，他下定決心要認眞學好功夫！

「任尚，等娃兒完全神志清醒後，即携入餐廳進食，稍事休息，今夜即完成爲其伐骨洗髓工作。」

「知道了，你返書齋看書去吧！」

任尚待儒俠返室後，靜聽了方念祖的呼吸，十分均匀，可是雙目却仍緊閉，他發現小娃有意撒賴，便順手拾起了一根鶴毛，在他鼻孔上輕輕一掃，方念祖不禁連打了三個噴嚏，人也坐起了。

「娃兒，你這麼一丁點兒道行，還想瞞過我的法眼！隨我進餐去吧！」

餐後，任尚吩咐方念祖在起居間陪儒俠聊天。他却偕同一隻靈猿向浴室運柴生火，並將珍藏十餘年的數十味奇藥，一齊投入一隻大鍋中，然後將一隻木桶放在鍋上。等到浴桶上氣後，他即手捧一顆天山冰球。進入起居間，將冰球給方念祖吞食後，不數分鐘，方念祖即呼冷不止，並且全身顫抖，任尚乃將方念祖抱入浴桶中蒸洗。一個全身僵冷如冰的人，投入滾燙的浴桶後，整個浴桶立刻冰冷了。桶上的熱氣也不久隨之消滅。

靈猿不斷向灶中投入松枝柏幹。熊熊烈火，可以溶金。大約一炷香後，桶身回溫，一個時辰之後，桶頂有了熱氣。半個時辰吧，飄散在桶頂半空的熱氣，慢慢凝聚在一起，若隱若現地看似一朶由祥雲烘托的金蓮。約莫一個時辰之後，可見的金蓮又增了一朶。再一個時辰之後，那可見的金蓮又增了一朶。

「可喜可賀，此乃五氣投元，然後三花聚頂也！任尚，娃兒伐骨洗髓功成，此後不僅身輕如燕，而且水火不侵，善爲調教，其武功不難爲天下第一，而在爾我之上。」

「有此子傳承衣缽，主人之願了矣，眞個可喜可賀！」

「娃兒出桶後，爾可助其調息，余疲甚，先返室坐息，少時再來探視。」

任尚自浴桶中將方念祖扶出，即叫他趺坐一蒲團上，並授其運功調息口訣。功行數週天之後，方念祖頓覺百體舒泰，耳目聰明，可透視室外蛇蟲生息情況，也可聽到室外蛇蟲游行聲息。

「娃兒，此時可停止調息了，試試你有何不同感覺。」

「妙哉！妙哉！我簡直不是方念祖了，眼可見室外一切景物，耳可聞室外一切聲音，我是不是已經練就了最上乘的武功了？」

「此僅入門的武功根基，這距上乘武功，還差十萬八千里！現時夜已過半，人獸均疲憊不堪，先返臥室少睡，練功之事，明日再說。」

第二天，東方剛露曙色，庭院便傳入打鬥之聲。他深信此一世外桃源之地，決無他人有此能耐闖入，這或許是練武過招。但他又想，此地僅主僕二人，且俱功臻化境，練武絕不會有此激烈過招打鬥！尋思至此，他乃趕緊披衣下床，向庭院中奔去，只見無數毒蛇猛獸，且有不少丹頂千年白鶴，在庭院翻騰挪跳，各以本身絕技，在那裏拚鬥不休。任尚和儒俠却負手游走場中，不時予以指點，各蛇蟲虎鶴，俱似通靈，一經指點，則迭出奇招，穩操勝算。方念祖睹此奇景，不禁看得出奇，連身體都不知如何挪動了。

「念祖，佇立觀看可也，不必來庭院中，因爲蛇獸奇招，汝尚不知走避也！」

片刻後，蛇蟲練功已畢，各自回歸山林，庭院又恢復了空蕩寧靜。

「任尚，可携念祖赴奇岩洞，令他坐於千年寒鐵蒲團上，汝助其運功調息，由奇寒至奇熱，反復運行週天，或可打通任督二脈，則練功時可事半而功倍。」

方念祖距奇岩洞尚有半里之遙，即覺寒氣逼人，所幸昨晚已伐骨洗髓成功，雖冷而仍百體舒暢，不致僵凍，緊跟任尚之後，邁步向奇岩洞行去。

進入洞中，又見奇觀，整洞飄浮着白霧，也到處下垂了逾丈冰筍。行至洞中，却見一丈見方的鐵床停放中央，床上無冰，觸手却奇寒無比。

「念祖，登上此床，盤坐運功，我將以本身眞氣助汝打通任督二脈。」

「任叔祖，你以眞氣來助我，固所願也！但有損及叔祖眞元，晚輩便不敢承受了。」

「我早練就金剛不壞身，對我自無損害。娃兒有此一念，足見宅心仁厚，實慰我心，快坐上去吧！」

方念祖坐上鐵床，運功剛一週天，任尚即一手壓其天靈穴，一股熱流即似天上來的黃河水，滾滾進入體內，與本身眞氣合而爲一，運行全身，數週天之後，即全力向任督二脈冲去，居然一擊成功，眞氣暢行四肢百穴，氣隨意轉，無所阻碍。

任尚返回草堂後，儒俠獲悉方念祖任督二脈已通，即取出其所著「浩然神功」秘笈，交其閱讀，並加講解，然後由任尚督其練習。

「念祖，『浩然正氣，沛塞蒼冥。』

你首先要將人看成一小天地，正心誠意，使精神滙爲一體，播佈全身。『功隨意動，無所不能』，是說你想如何，便可如何。『偏則損功，邪則害身』，就是說，在行功時，不可有偏心和邪心，否則不能運功，身且受害。『十惡不赦，僅廢武功』，就是說，即是十惡不赦之徒，廢其武功便足，不可害其性命。要訣已知，現在可隨圖解練功了！」

方念祖先靜坐蒲團之上，眞心誠意，摒除雜念，然後運氣一週天，即依圖解所示練功，第一招「一氣朝元」，左手扶住右手寸關尺，右手握拳，拇指直豎，平胸高舉，慢慢昇與肩齊，第二招「童子拜觀音」，雙手瞬間下降胸際，雙掌合十，雙眼平視，盤坐改爲單膝脆地。第三招「如來散花」，陡地飛升，拳脚齊施，快如花落花飛，落英滿天飛舞。第四招「普渡衆生」，在空中平身飛行，高低起伏，有如舟行萬頃波濤中，雙掌飛舞，拯救苦海波臣。

由於念祖在武功上已具深厚根基，循圖練習十數次後，即已熟能生巧，次序顚倒練習，亦已無碍行功。

「念祖，浩然之功，你現已練成，惟火候尙嫌不够，今日多看圖解，當有參悟。明日再練，自另有一番新氣象也。」任尙語畢，即逕自返室休息。

方念祖靜坐庭院蒲團之上，閉目神遊於浩然四式之間，愈想愈有發現，招中有式，式自生招，生生不息，千變萬化，如大氣運行空中，且可隨意施爲，無不產生制敵機先，使敵人無法進襲。

次日淩晨，方念祖又在任尙督導之下練功，循序練完四招之後，任尙令其行走庭院中，與衆蛇蟲過招拚鬥，只宜封鎖，不能打殺致死。

方念祖起先尙有怯意，舉步而不敢落足。

「念祖，大胆下去，不可有小兒女之態！」

方念祖剛下庭院，頭頂一鶴俯衝而下，地上一蛇尾横掃而來，中有靈猿舉掌横切，上中下三盤，均遇險招，方念祖急中生變，立即横身斜飛丈餘，再陡地回升，翻飛於丹頂鶴之上，三招避過之後，立即招走如來散花，所發眞氣，盤旋飛舞空中，上下左右，十丈方圓之內，蛇蟲紛紛走避，無敢攖其鋒鋭！

「念祖，以此功力，再加磨練，當所向無敵，明日汝可下山去也。」儒俠語畢，輕撫虎額而閉目不語。

方念祖凌晨即起，在庭院中勤練浩然四式，他担心驚擾儒俠和任尙的休息，所練都是基本招式，雖未招又生招，式又生式，了無奇特之處，但他仍發現了內力源源不絕，每練一遍，他便感覺到又有一層進步。

「念祖，東方已現曙色，爾可去庭院中放手演練一次，余可從旁指點，以助爾進步。」

方念祖立時一躍飛身庭院，由童子朝元第一招開始演練，迄普渡衆生第四招爲止，只見似一艘慈航飛行於萬頃波濤的生死苦海中，不停於拯救衆生證佛果而登涅槃。

「善哉！善哉！念祖，你慈悲存心已流露於所施招式中。佛心爲心，靈慧爲氣，以此攻堅，何堅不破？以此克敵，何敵不摧？今日下山之後，首要之務，在消除爲禍人類之十三鷹，次則爲行道江湖，降魔衛道，揚我武德，是爲至要。」

「念祖謹遵任伯祖之命，終生不敢或忘！」方念祖此時已雙膝跪地接受開示。

「任尙，娃兒今日下山他去，屆時爾送他一程，余今日無心外出，離去時不必再來見我！」

早餐後，任尙又令念祖在庭院中再與蛇蟲對拆練招，當他練至如來散花，居然一躍竟在十丈以上，一鶴適時在其脚底用頭一頂，又再飛升十丈有餘，如此連續數次，居然飛升百餘丈高空，再練慈航普渡，竟然飛過了山的最高峯，前飛數十丈，始緩慢下降，停留在洞外的雙修石上，任尙叔祖亦隨後飛來。

「念祖，爾已出洞了。此地一別，相見在何年？我等雖係野鶴閒雲，畢竟非太上，未臻忘情界，依依惜別，毋乃當然，盼爾速了俗務，再來洞中盤桓。」

「叔祖下逐客令乎？我尙未向任伯祖辭行，何可如此匆匆他去！」

「旣已出洞，就此去休，不必再返洞浪費時間精力！」儒俠傳音於任尙道。

「家主人已傳音話別，就此去吧，牢記叮嚀，即便已足。」

方念祖方想跪地叩別，前面陡來一股勁力擋住了。

「叩頭蟲又惺惺作態也！」

「念祖告別，叔祖請回駕。」方念祖方始一揖及地，一直身便調頭他去。因爲他正忍住快要淌下來的眼淚。

剛下幕阜山，方念祖便發現有人跟踪，行至蘇塘鎭進店進食，果然發現十三鷹中最小的一個兄弟，坐在另一桌上向他直瞪眼。

「我是方念祖，與兄台睽違不過數日，何竟以如此陌生眼光看我？」

「好傢伙，居然讓我在此等上了，不要你爬着出去，我就不是十三鷹中的惡鷹李隼。」

「人生相遇，便是有緣，兄弟何必出此惡言？至於說念湘與我有些誤會，畢竟是我們的家務事，與兄弟當無糾葛，應該是不要管得太多。」

「廢話太多，看刀！」李隼在身後揮出一刀，認爲一定可砍下方念祖半個腦袋，誰知方念祖好像腦後有眼，向後飛出一筷，李隼手中的刀飛了不說，而且高插在廳中的正樑上，竟是齊柄而沒。李隼看得呆住了。

「十三當家的，如果願與在下交個朋友，請移駕共飲數杯水酒如何？」說完，伸手向空中一招，那一把亮晃晃的鋼刀，居然從樑上直落念祖的手中，李隼對此情況簡直就沒轍了。方念祖却刀携走到他的面前。

「十三當家的，寶刀奉還，得罪之處，務乞海涵。」

「你不殺我，後患無窮，我要你走着瞧！」

「我是誠心要與你交個朋友，你不願意，當然也奈何不得，想不致於後患無窮

吧？」

「到了蓮塘方家，你就會知道，我們已經佈好了天羅地網，等着你去闖！」

「那就到我家再見吧！我會在闖過你們的天羅地網之後，再擧行盛筵來招待你們！」

「那時候，你插翅難逃，我們會喝你的血，吃你的肉，以消心頭痛恨！」

「這事到時候再說吧，你請先走一步好了。」

抵達家門口時，定必有場惡鬥，方念祖並未恃藝高而稍有疏忽，仍是步步爲營，小心謹愼，他存心不與念湘拚鬥，只想勸說他改邪歸正而已。

「念祖，你總算回來了！把爲娘的盼得好苦。」迎耳而入的聲音，却是念祖的二娘無盡焦慮。

「二娘，孩兒拜見二娘，家中情況究竟如何？」方念祖人雖跪地，雙目雙耳却在四處找尋他二娘。

「哈哈！方念祖，你這個自命大丈夫的雜碎，今天居然巳向我這個粗野不文的老子下跪了。」

「放開我二娘，方念祖在這裏向你叩頭。」方念祖聽出那是十三鷹中李隼的聲音。

「丟下武器，自縛雙手，我就放開你二娘。」

「我未帶武器，也未帶繩子，我現已反剪雙手，勞駕你來束縛如何？」

「七哥，你看牢這婆娘，我去綑綁他的雙手，如果小賊使詐，你就先宰了這個臭婆娘！」

「念祖，我個人的死活無關重要，現在你趕緊回家解救全家大小數十口人的生命！」

「二娘，你縱非我生母，却是我養母，孩兒豈能見死不救。李隼老兄，你來綑綁我雙手吧，決不敢使詐。」

李隼手拿牛皮筋從草叢中走出，從後面縛住了方念祖的雙手，方始招呼他的老七，一行四人向蓮塘方家走去。一進入方家大門，只見方家老少男女跪了一地，他的人涼了半截，他立即尋思如何解救的方法，救得了這數十口親人，也能勸化那十惡不赦的十三個匪類。

「念祖，我的好兄弟，你總算回來了。只有您回來，才可以解救得了這一地人的性命！」

「念湘哥，我們是一家人，有事你可吩咐，何必以他們爲要脅？我現在已是階下囚了，要殺要剮，任憑處置，先只求你放了他們！」

「要放人不難，只要我的祖父能自京中的天牢放出，這些人便可毫髮無傷，你看該如何辦？」

「叔祖身犯國法，打入天牢，是皇上的意旨，這個問題，恕小弟難以作答。」

「你想用國法二字，把關我祖父的責任，推個一乾二淨，世上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你不多加考慮，那我宰個人讓你看一看。」

「堂兄，勿亂開殺戒，要殺就殺我好了！」

「你想死，我可捨不得，你死了，我拿什麼人要挾吏部尙書，從天牢中放我祖父？」

「只要你不亂殺人，讓我們大家來一同想辦法好了！」

十三鷹這時已羣聚在方念祖的身旁，竊竊私議，想研究出一個令人叫絕的妙招。方念祖見此良機，雙手運勁，牛皮筋便已寸斷，只見他雙手同揮，十三截牛皮筋，分向十三鷹飛去，好像有靈性的東西一樣，在他們全身要穴連撞數處，使那十三鷹都定在當場，動彈不得。

「念湘哥，點穴制人，只是出於無奈，少安無躁，讓我解開他們的繩子後，再解開你們的穴道！」方念祖又雙手一陣飛舞，地上數十口人身上的繩索，均紛紛斷落地上。

「你們大家出去吧！緊閉頭門，這裏有我招呼，不必担憂。」

方念湘目睹此情，顯見十三鷹雖兇，却非方念祖對手，只好立即跪地向方念祖求饒。

「念湘哥，我們是好兄弟，大家請起來，有話好說。」方念祖這時運勁，伸手向他們的天靈穴連點十三下，一一毀去了他們的武功。

「念湘哥，你們的武功已被我一一廢去了，以後你們就住在方家老屋，種田維生，不必行走江湖了。」

說完，方念祖立即帶着他們向方家老屋行去。安頓了他們之後，方念祖便帶着慈悲之心行走江湖，大行其道普渡衆生的功德。數十年武林人物都爲善爭先，少見兇惡的爭鬥。

（本文摘自海光「周報」）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ＨＫ＄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縱火者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千門奇俠游天虹來到一間豪華私家俱樂部，目的想找一個放火專家石榮，因最近一間工廠發生了大火，不但全廠盡焚，還燒死了該廠東主鄭海，保險公司委托女私家偵探張雪兒調查此事，游天虹協助偵查，無意中在俱樂部發現有人擲飛鏢出千，便上前參加一份，以技巧贏了出千者三萬元，老千們要脅他賭沙蟹，又被游天虹以千上千贏了幾十萬元，老千的首腦羅富不服，派黑道中人阿牛到張雪兒家裏要索回幾十萬元，游天虹將阿牛制服，知道他不是老千集團的人，還和他結交，托阿牛代找石榮，然後回家，發現家裏有一女郎向他襲擊……

拯救女郎　捉到疑犯

那個神秘女郎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才輕輕地推開了游天虹，走向床前。

游天虹這時才可以在燈光底下看見床頭几之上的烟灰缸堆了不少的烟蒂。這等於間接告訴游天虹：這女子一定來了這裏很久，否則怎麼可能一下子抽了這麼多香烟。

她又燃點着一支香烟，坐到床緣上去，抽了一口香烟之後，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雖然她已穿回了衣服，但却不完整。再加上她的衣服本來就十分暴露，所以看上去還是非常性感。何況她的樣子根本就足以令到任何男人見了也會心動呢。

「本來我是有事才跑到這兒來向你求助的，但想不到你這麼晚才回來，更加想不到你如此不解溫柔。」她責怪地瞥了他一眼：「你與我心目中的千門奇俠，簡直有如兩個人。」

「那大概是由於妳根本未有機會深入了解我的緣故。」游天虹順手把房間一角的一張安樂椅拉到了床前，與那女郎面面相對地坐了下來。

那陣誘人的香水氣味，那種充滿了挑逗成份的眼神，幾乎令到游天虹忍不住又是一陣衝動！

但是他却極力保持冷靜，只是怔怔地盯實那女郎。

同時游天虹又在心裏想：這麼性感的女郎，不但送上門來，還赤裸以待，相信一定另有目的。

但是，表面上游天虹仍然輕蔑地笑了笑，又說：「妳大概是有一個十分動人的故事要告訴我，然後求我同情妳，助於妳一臂之力，對不？」

「不！我絕非求你同情我，可以說只是慕名而來。」那女郎又噴了一口烟霧：「因爲江湖上的人都在稱讚你的俠義行爲。我求救無門之際，有人叫我找到這兒來。」

游天虹笑道：「那人要是也教妳脫得光禿禿地等我回來，她一定是我的舊相好；相信決不會是個男人。」

那女郎瞟了游天虹一眼：「除非你無能，否則任何男人也不會拒絕這種見面禮！」

「妳很容易就可以證明我絕對是個正常的男人。」游天虹終於也走了過去，又企圖把她擁抱起來。

但是這一次，她反而將一口烟霧噴在他的臉上，然後把他推回椅子去，「你先冷靜一下，好好地坐下來聽我告訴你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她又在他的面前坐下來，一本正經地說：「我本身是姓林的，叫林艷艷。我的丈夫就是鄭海。」

「鄭海？」游天虹刹那間彷彿被利針刺了一下，當堂變得清醒過來，說：「原來鄭海還有個這麼美艷動人的妻子，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呢？」

「你是鄭海的朋友麼？那就眞的是好極了，我可以省回不少唇舌，去向你逐一解釋——」林艷艷說。

「不！妳又誤會了，我絕對不認識鄭海，只不過我從報紙上的報導，知道一場火警之中，發現了一具燒焦了的男屍，警方初步懷疑死者正是該廠東主鄭海。」游天虹爲了方便他去了解這件事的台前幕後的眞相，他被迫非要撒謊不可。

他又說：「爲什麼報紙上的報導說：鄭海沒有妻子兒女呢？這似乎與報導不符啊！」

林艷艷道：「你不會明白的，我並非他的正式妻子；我們只不過同居而已。」

「那就是說：妳只不過是他的情婦——」

「你喜歡怎麼樣說都可以，反正我們做女人的總是吃虧。」她悲從中來，哽咽落淚。

這刹那間游天虹果然又變得有點同情她：

「然則妳希望我怎麼樣去帮妳呢？」

「因爲我不是鄭海的合法妻子，所以全無法律地位可言，這對我來說，是否不公平呢？」林艷艷含淚問道。

游天虹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林艷艷才好，尤其是看見她那楚楚可憐的樣子，既性感，又神秘，更加不知如何是好。

他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可以令到自己再次冷靜下來：「要我證明妳是鄭海的合法妻子呢，還是要我替妳再找一個丈夫？」他有意製造一點兒輕鬆的氣氛。

林艷艷却含嗔帶氣地瞪了他一眼：「想不到你原來是個全無同情心的男人。」

「就算我同情妳，恐怕也帮不了妳。」游天虹道：「妳丈夫被燒死了，人死當然不可以復生，何況妳還這麼年靑，難道還担心找不到丈夫麼？所以我認爲目前妳唯一要做的，就是與警方聯絡，說不定鄭海有很多遺產留下給妳呢。」

「我絕非稀罕他的遺產，只不過一個女人將她的一生送了給一個男人，如今這個男人不顧而去，假如你是我，你會怎辦？」

「我剛才已說過了，妳應該與警方聯絡。」游天虹想了想又說：「又或者，還有一個地方妳不妨一去的。」

「是什麼地方？」

「保險公司。」

「也許你說對了，我就是要你陪我去一次保險公司。」

「爲什麼一定要我陪妳去呢？」

「因爲你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千門奇俠啊！」林艷艷說。

「妳似乎只聽過千門奇俠的稱號，却不知道千門奇俠所管何事呢。」

「我怎麼會知道！」林艷艷道：「你管的是人家出千騙人的事，誰不知道你是維護正義的現代俠士？假如我不清楚這點，我又何必求你？」

「嗯——」游天虹怔了一怔，忍不住又問：「難道妳被人出千騙了錢麼？」

「錢？」林艷艷冷冷地笑了笑，道：「原來江湖上人皆稱頌的千門奇俠，眼中就只有『錢』才是最重要的。這麼看來，我是摸錯了門路啊。」

「當然，除了金錢之外，還有些東西更加重要的，例如妳們女人的感情啦，貞操啦等等。」游天虹又含笑瞪住她：「既然妳不是被人騙了錢，大概也不出感情與貞操吧？」

「你能夠明白，當然最好不過。」林艷艷道：「鄭海死得實在太過突然，他可能連遺囑也沒有一份留下。事實上他今年才不過五十二歲而已；我還打算替他養一個孩子呢。」

「原來妳除了有一份令男人無法抗拒的性感之外，還有一份偉大的母性呢。」游天虹目灼灼似賊地瞪住她。

「有許多事情說出來你也未必會相信，當鄭海經濟上發生困難時，我還利用個人的私蓄助他渡過難關呢。」林艷艷感慨地嘆氣道：「女人就是這樣不可理喻的動物；一個比我年紀大，大到幾乎可以做我父親的，當我決定嫁給他之後，一切都毫無保留，包括了感情、貞操與金錢等等在內。想不到他却一聲不响地捨我而去，這對我是否公平？」

「只要妳有辦法證明妳是鄭海的妻子，相信他的一切遺產還是歸妳所有。」游天虹又故意說道：「何況根據報紙報導，他那間工廠，還購下了保險呢。」

「現在我來求你帮帮我的，正是這件事；因爲我知道鄭海還有一個親人，那是他的侄兒鄭子通。偏偏我與鄭海的婚姻又不是正式登記的；我們只是同居而已。」

「即使是同居，只要有人從中證明，相信法律不外乎人情，將來在法庭上，法官還是會同情妳的。」

「將來？」林艷艷苦笑中帶有淚影：「目前我的性命正備受威脅，那裏還有什麼將來可言？」

游天虹正在內心分析着這件事的幕後背景，以及這冶艷女郎的來意之際，林艷艷又痛哭失聲，撲倒在他的懷中。游天虹安慰她：「妳先回家去，明天我們再找時間詳談好嗎？」

「你趕我走？」林艷艷怔怔地瞪住游天虹，突然之間又「哇」的一聲，痛哭起來。

她一邊掩面痛哭，一邊衝向窗口！游天虹以爲她跳樓，嚇得急忙追上去捉住她！

豈料她却揭開窗簾，指住街道上說道：「你瞧吧！這時候你把我趕出去，就等於間接謀殺我！」

游天虹循她所指住的地方俯視下去，果然見到對面馬路旁邊停了一輛汽車，車內人影幢幢。這時他才明白，那班人原來不是爲了對付他的，目標竟然就是眼前這女郎。

林艷艷道：「我被那班人追殺，所以才狗急跳牆，躲進你這裏來。現在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裏。」

較早時游天虹也在家門外見過一輛可疑汽車，當時他還以爲那是大老千羅富派來對付他的，想不到却與這女人有關。

不過游天虹對於這種來歷不明的女人却又不敢盡信，他忍不住問道：「他們到底又是何方神聖？」

「我也不清楚，總之那班人企圖對我不利，却是非常明顯的事。」林艷艷又說：「從他們要脅我的語氣忖測，他們極有可能是鄭子通派來對付我的流氓。」

「鄭子通？」游天虹又是一怔：「可就是鄭海的唯一侄兒，也是被認爲唯一可以繼承他遺產的人？」

「對了。不過我絕不承認，他就是唯一可以繼承鄭海遺產的人。」林艷艷理直氣壯地說道：「最低限度，還有我——我是鄭海的妻子啊！」

游天虹只好對她說：「這件事我以爲妳應該報警。」

「我早就說過了，報警對這件事來說根本

毫無帮助。」林艷艷放下了窗簾，回到臥室中央，「除非你肯帮帮我，否則，這次我是死定了！」

林艷艷說到了這裏，忽然又以雙臂繞過他的頸項，淚眼汪汪地瞪住他，目光中旣可憐，又帶有挑逗的成份。刹那間，他有點手足無措，因爲林艷艷很快已經過去將房內的燈光關掉了。

室內一片黑暗，游天虹只能憑住個人的感覺去享受懷抱中的溫柔。

× × ×

游天虹睡意正濃，忽然被一陣門鈴响聲吵醒。

他揉揉雙眼，再伸手摸摸身畔，那神秘女郎突然不知所踪！游天虹當堂整個人也爲之清醒過來！

「鈴鈴，鈴鈴！」門鈴聲仍响個不停！

誰這麼早就來找他？那女郎什麼時候走的？難道她不怕樓下那班歹徒對付她麼？爲甚麼她不辭而別？一連串的問題在游天虹的腦海中湧現之際，他已由床上落到了地上。

游天虹正想出去應門，却感到渾身透涼；原來此刻他渾身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他眞糊塗！那神秘女郎到底是什麼人？他根本無法證實，却糊糊塗塗地與她顚顚倒倒起來，現在她人已經走了，會不會是個女賊？那麼，家裏一定有損失……

游天虹一邊想一邊到處找他的晨褸，却又無意中聽到了一陣水聲淙淙，他臥室附設的浴室裏面，分明未關上水龍喉。

他匆匆過去推開虛掩的浴室門，有個赤裸的女人正在洗澡；她正是林艷艷。原來她根本未走！

他鬆了一口氣！立刻出去應門。從門內外望，當堂又嚇了一跳！因爲出現在門外的，竟然會是他的女友張雪兒。

張雪兒雖然還沒有正式與游天虹結婚，甚至連未婚夫婦的名份也沒有，但是，許多人都知道他們是最親密的愛侶。張雪兒甚至擁有這裏的門匙，當游天虹不在家時，她也可以先到這兒來等他回來。

但是現在大門已上了栓，張雪兒無法用門匙去開啓，所以才會按响了門鈴。想不到按了這麼久也不見游天虹出來應門，張雪兒難免也有些担心起來。

游天虹從門眼中發現來者是張雪兒之後，嚇得急急回頭就跑！只有他最了解張雪兒的脾氣，所以他才會對這位女私家偵探——張雪兒更加畏懼！

他一口氣衝入臥室中附設的浴室去！

浴室的門本來就沒有關上，只是虛掩而已，所以游天虹輕易就可以入內。這時林艷艷剛由浴缸內出來，正待抓過一條大浴巾乾身，想不到游天虹就在這時候闖了入來！她除了下意識地吃了一驚之外，跟住就想乘機撒嬌，投入游天虹的懷抱之中。

但是游天虹却氣急敗壞地對她說：「妳快些躲起來，我的女朋友來了！」

「女朋友？」林艷艷聽游天虹這麼說，也怔了一怔！

不知道剛才是否由於她把花洒開的太大，還是根本沒有留意到門鈴聲，所以聽了游天虹的說話之後，都感到非常愕然，登時手忙脚亂起來。

游天虹一手抓過自己的浴袍，叫林艷艷首先穿上了，再推她到浴室的窗口去：「妳先爬到窗外去，外面有足够的屋簷讓妳站立，妳只要抓緊水渠就行。待我的女朋友走了，我自會拖妳回來。」

林艷艷似乎沒有選擇的餘地，在游天虹的催促下，只好跨過了窗框，爬了出窗外去！

游天虹匆匆忙忙又回到大廳外面去，開門時，只見張雪兒含怒地瞪住他：「可是又有女人在這裏留宿？」

游天虹裝成剛剛才被門鈴聲吵醒似的，睡眼惺忪地抓抓後腦：「什麼女人？」他苦笑道：「昨晚只是睡得不好，所以聽不到門鈴聲而已。爲什麼妳不先撥個電話給我呢？」

張雪兒畢竟是個女偵探，入門後也不理睬游天虹的演技，只是到處搜索，彷彿已經發覺到有些兒不大對勁似的，嚇得游天虹也只好急急跟住她進入臥室裏面來。

游天虹早已將浴室的窗門關上了，當他看見張雪兒搜進了浴室去時，他最担心的自然是怕她開了窗門看見林艷艷，在窗門旁邊的屋簷上站立着。但是張雪兒並沒有那樣做。

游天虹也是剛剛放下了心頭大石，回頭却又嚇得一跳！

原來靠近他睡床旁邊的一張沙發上，放了一堆女人的衣服。那當然是林艷艷的，還有床邊地上的女人鞋子。

游天虹立刻由浴室門外回頭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沙發上的女人衣物和地上的一對女人鞋子，塞進了衣櫃中去。

張雪兒終於也由浴室出來了！她以女偵探的目光盯緊游天虹：「那女人呢？」

游天虹也知道她在浴室之內可能已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例如發現了女人淋浴時所用的防水頭罩之類。但他心裏想：那些膠頭罩也不是女性專用的。也許只是嗅到一陣香水氣味，所以才會起疑心吧。

他苦笑聳肩：「這是什麼意思？」游天虹很鎭定地說：「根本就沒有女人來過。」

「你可以說謊，但不要忘記我的職業是什麼！」

「我知道妳是個非常出色的女私家偵探，但是，根本沒有女人在這裏，妳何必諸多懷疑呢？」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張雪兒忽然把手一揚，游天虹這時才發覺她手中持有的，是一條女人的內褲。

游天虹絕未想到，林艷艷竟然會把這些東西留下來。這可能是由於剛才門鈴聲按得太急，他沒有時間看清楚。

只見張雪兒面孔鐵靑，鼓着腮兒，回頭就走，游天虹反而焦急起來，急忙追上去留住她，向她解釋、求情！

張雪兒並非一個無理取鬧的女人，她明知游天虹雖則風流，同時又是個王老五，但決不會無故帶個女人回家渡宿，何況昨夜深宵她仍見過游天虹呢！

游天虹當時就說出：那神秘女郎昨夜如何賴在這裏不肯走，後來經他再三追問下，才知道是鄭海的情婦林艷艷。

游天虹又撒謊道：「後來我沒有辦法，因爲她說下面街上有數名殺手等住要殺死她，求我讓她在此留宿一宵。她還答應我，今天天亮之後就走。結果我惟有讓她在廳子外面的沙發上睡一晚，想不到我還未醒來，她已摸入來洗澡。我被花洒的水聲吵醒時，妳剛來按响門鈴。我知道這一次水洗不清，惟有——」

「不要再講下去了，還是讓我來講好嗎？」張雪兒一邊說，一邊走向衣櫥那邊道：「後來，你情急之下，就將她收藏到衣櫃裏面，是不？」

說着她一手已將櫃門拉開。但是出乎她意料之外，櫃內只有一堆女性衣物，根本找不到人。

游天虹道：「妳又猜錯了，她並非躲在這裏，而是急急爬到窗外去了——」

話未說完，張雪兒已撲回浴室裏面去。游天虹担心她認眞對付林艷艷，急忙跟了入內。豈料張雪兒却說道：「眞是虧你想得出，這種寒冷天氣，竟會讓她爬到窗外那麼危險的地方去。」

她推開窗門外望，可是左右上下都望遍了，就是見不到任何人附在屋簷之上。

張雪兒又有點兒生氣地回過頭來問：「人呢？」

游天虹探首窗外，果然不見了林艷艷。

這一回輪到游天虹吃驚起來了，只有他最清楚，林艷艷當時只身披浴袍，外面又沒有去路，除非她身懷絕技，否則就最有可能墮到馬路上去了。

想到這裏，游天虹又嚇得急忙望到下面去，在他的想像中，下面街道上這時候可能圍住一大堆人，一具血肉漠糊的女屍則倒臥於血泊之中。

但是，馬路上很靜，不但見不到那女郎的陳屍，甚至連那輛可疑的汽車也不見了。難道林艷艷已落入那班殺手的手中？游天虹想到這裏，不禁又大吃一驚！

他把他的想法告訴張雪兒，她也認爲大有可能。

因爲外面牆上有一條水渠，林艷艷最有可能沿此爬下去。大概她是擔心自己由於天氣寒冷的緣故，不敢久立於外牆，所以冒險爬到街上，卻想不到就被徹夜守候的殺手們抓住推上車內載走。

游天虹固然感到有些內疚，就是張雪兒想到後果問題，內心也有些兒難過。

「事到如今，我們似乎只有去找一個人。」游天虹道：「他就是鄭子通。」

「鄭子通又是什麼人？」張雪兒問道。

「鄭海的侄兒。保險公司方面，一定會有鄭子通的資料。因爲我聽林艷艷的投訴，鄭子通可能變爲鄭海的合法繼承人。」

「那麼，我收到保險公司交託的檔案之中，也許附有鄭子通的住址。」張雪兒覺得救人要緊，暫時忘記了妬忌那回事。

於是游天虹匆匆梳洗更衣，張雪兒先到樓下街道上去偵查。

結果她果然從一名街邊小販的口中知道較早時有個身披浴袍的女人，由上面爬下來，但很快就被數名大漢抓住，推入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絕塵而去。

張雪兒聽了那小販的口述之後，也開始相信游天虹並無說謊。事後她還把小販目睹的情况轉告游天虹。

游天虹担心地說：「看來這一次她凶多吉少了。」他又催促張雪兒：「我們快些趕返妳的辦公室去，希望可以找到鄭子通的地址。」

於是二人匆匆登車，駛往張雪兒私家偵探社去。

沿途上他們仍不斷注意街道上的車輛和行人，但是游天虹始終見不到那輛可疑汽車和林艷艷的芳踪。

車子開抵張雪兒的私家偵探社，游天虹陪伴着張雪兒返回她的辦公室裏去。

張雪兒匆匆取出一叠檔案來，找出了鄭海侄兒鄭子通的地址。這些資料全是一間保險公司交來的。

爲了爭取時間，張雪兒暫時也沒有向游天虹作任何解釋，就匆匆帶着鄭子通的住址離開了她的辦公室。

後來在汽車行進中她才向游天虹說道：「我並非幫着女性，事實上歸根究底也是你們男人不好。」

游天虹聽得一頭霧水，忍不住問道：「妳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

張雪兒道：「保險公司交來的資料之中有一項有關鄭海的個人人壽保險，受益人本來是一個姓林的女人的，我相信她就是你見過的林艷艷。」

「是的，一定是她。」游天虹道：「因爲她親口承認自己是鄭海生前的情婦。」

「鄭海那份壽險本來寫明她是唯一的受益人，但是不久之前，鄭海親自到保險公司的辦事處去，要求更改受益人，而所改的名字正是鄭子通。所以保險公司方面也認爲那一場火災，鄭子通也是值得懷疑的人。」

鄭子通居住的是一幢舊樓，游天虹的車子很快就開到了他的家門外。二人下車，登上石階去按門鈴，可惜過了很久仍然不見有人出來應門。

這是一幢戰前舊樓，時至今日已經十分罕見，尤其是好像眼前這一種建築物，只有兩層高之外，門前還築了一幅矮牆，大門之前有數級石階，這格式更加少之又少。

鄭子通怎麼會住在這麼古舊的建築物之內？他又是一個怎麼樣的年靑人呢？單是這些已經引起了游天虹的極大興趣。

游天虹退到石階下，四處張望，希望找個隣居問一下，可惜四周一片沉寂，連人影也不多一個。

張雪兒道：「可能還未回來，我們還是回到車子裏去等等他吧。」

「不！」游天虹若有所思地說：「旣然來了，何不趁住沒有人在的時候，先入內偵查一下？」

張雪兒反而有些猶疑：「我是領有合法牌照的私家偵探，不可以亂動的；萬一屋內有人，好容易把我們當作盜賊，報警法辦！」

游天虹靈機一觸：「旣然這樣，不如妳回到車子裏去。要是有人回來，就响號向我警告，照我估計，屋內一定不會有人。」

張雪兒再也沒有意見，只警告他小心點。

只見游天虹走到窗前，稍爲做了一點手脚，就輕易將窗門打開。他回頭向張雪兒做了一個手勢，就爬了入內。

屋內很靜，游天虹小心翼翼地到處觀察。

突然「隆」的一聲，當堂把游天虹嚇了一跳！游天虹肯定那是一些東西忽然倒了下來，就是一時之間無法確定那聲音來自何處。要不是因爲他本身是個老江湖，只怕這時候他已退出屋外去了。

但是現在他反而更加深入這間屋的後座，因爲他分析過了，那聲音可能是一些傢具。爲什麼會有人推倒傢具呢？因此更加引起游天虹的興趣。

游天虹終於在後面發現了一個地牢。

那地牢用一塊木板掩蓋住，位於屋子後座一角，要不是小心觀察，實在不易發覺。

游天虹將木板揭開，原來那是一扇活動的門。木門下面則是一條木梯，直達地牢底下，大約一丈高。

地牢裏面一片漆黑，還發出陣陣發霉的氣味。

游天虹正想找來一些照明工具，冒險也要下去看看之際，又聽到了一些聲响。這些聲响分明又是來自下面。可惜下面什麼也見不到。

游天虹忍不住俯首彎腰問道：「下面有人嗎？」

「唔，唔……」人聲聽不到，卻彷彿傳出了一陣陣的怪聲。膽子小的人恐怕早已嚇得回頭就朝屋外跑。

但是，游天虹因此更加下了决心，非查明究竟不可。

他終於在附近一個壁櫃之上，找到了一支手電筒。於是立即沿住木梯，拾級而下。

落到了地牢底下，游天虹迅速用手電筒往四下裏照射了一次，就當手電筒的光圈投射到地牢一角時，游天虹的感覺器官彷彿被利針刺了一下，他整個人渾身爲之一凛。

原來電筒光圈罩住的，竟然是個被人用繩索綑綁住的女人！

那女人不但被人用繩子綁住了手脚，還以手帕塞住了咀巴，怪不得剛才她只可以發出呻吟似的怪聲了。

游天虹担心這是一項詭計，所以先用手電筒再往地牢四周照射了一遍，證實沒有人埋伏在那兒，他才放心走過去！

豈料當游天虹走近那女人面前，再以手電筒照射她面孔的時候，不禁又感到一陣驚奇；因爲眼前這女人並非別人，正是他担心她被歹徒殺害的林艷艷。

林艷艷仍然穿着游天虹那一件白色的浴袍，裏面依舊是眞空的。她爲什麼會被人綑綁在這裏？

游天虹內心雖然充滿了疑問，也明知讓張雪兒見到了之後，這塲面一定十分尷尬。但是他還是先替林艷艷解開綁住她手脚的繩索，以及拔出塞住她口部的一條手帕。

「妳怎麼會在這裏？」游天虹一邊忍不住又問道。

「我被他們抓住之後就押進了這裏來。」林艷艷有如驚弓之鳥，望住地牢的出口，反問道：「他們呢？」

「他們？」游天虹道：「妳可是指鄭子通那班人？我剛才進去時，什麼人也見不到。」

「那麼，你如何知道我在這裏呢？」林艷艷一邊往扶梯那邊走過去，一邊感到十分驚奇地問。

游天虹尾隨着她：「我本來是要來找鄭子通的，但他似乎出去了。要不是妳推倒木櫃，發出聲响，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兒有個地牢在下面。」

二人爬了上來。

林艷艷又說：「當我被他們押進了地牢來之後，就立即聽到有人說肚子餓了，我想，他們一定是到隣近去吃東西。」

游天虹也有這種想法，所以他催促林艷艷：「那麼，我們還是快些走吧！」

「不！我們爲什麼要走呢？」林艷艷不但沒有急於離去，反而走到了電話機旁邊：「我要報警！邪不能勝正，那班人將我非法禁閉，我爲什麼要怕他們呢？」

林艷艷說着，已經拿起了電話筒，致電報警。

游天虹並沒有制止她，反而担心屋外有人闖回來。

門外果然就在這時候傳來了陣陣脚步聲，嚇得游天虹急急閃過一旁，同時又向林艷艷打出了一個手勢，示意她也迴避！

但是，那陣步聲，突然又在門外停住。游天虹想像到對方可能正在找門匙開門入來，不過仔細聽聽，門外不但沒有鎖匙聲，還聽不到有人開門的跡象。游天虹正覺得奇怪，那人已轉到了窗口那邊去！

屋內的游天虹與林艷艷都把視綫移到窗口那邊去，出現在窗門外面的，赫然是張雪兒。

游天虹舒了一口氣！

屋外的張雪兒發現了屋內的情形之後，也吃了一驚！雖然隔住窗門，她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她不認識林艷艷，也認得林艷艷身上所穿的浴袍是屬於游天虹的。

眼前的情形固然令到張雪兒十分妬忌，但更加令她感到驚奇。她縱身一躍，由窗口跳了入來。

游天虹立即向她交代：「我在地牢下面發現她被人綁住手脚，咀巴則被手帕塞住。」

張雪兒則走過去問林艷艷：「是誰把妳綁到這裏來的？」

「嗯——」林艷艷怔了怔，眨着眼睛反問道：「妳又是什麼人？」

游天虹覺得塲面有些尷尬，從中替她們介紹，林艷艷才知道她現在所面對的人，正是促使她冒險由浴室爬到街上去的女人——游天虹的女朋友，也是知名的女私家偵探，忍不住由頂至踵地打量着張雪兒。

張雪兒看見她仍然手執電話筒，忍不住又問：「妳撥電話給什麼人？」她顯然在担心對方另有同黨。

但林艷艷說道：「我沒有理由白白受委屈的，所以我一定要報警！」

剛才就因爲張雪兒突然在外面出現，令到游天虹分心，所以他不知道林艷艷是否已在電話中通知了警方。只看見林艷艷現在才將手上的電話筒擱上了。

張雪兒道：「既然她已報警，我們就只好留在這裏，等警方派人來。」

然後她又問林艷艷：「妳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我當然知道。」林艷艷毫不考慮地說，同時也顯得有些氣憤：「這本來是我丈夫名下的物業，結果却落在鄭子通的手上。剛才綁架我的人，都是他的朋友。還好你們來得及時，否則我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張雪兒回頭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趁警察未到，你先到屋內各處看看，說不定會找到一些有用的綫索呢。」她始終不離女偵探的本色。

游天虹正想轉往屋內各處走動之際，突然聽到門外傳來一陣陣步聲，還夾雜着人聲在交談。

屋內三個人都有點緊張起來，因爲來者好像不是警方人員。林艷艷雖然報了警，但是，警方在派人緊急趕到現塲時，是會响起警號的；絕不會出現目前這麼悠閒的步聲。

他們三個人互相關照了一個眼色之後，游天虹和張雪兒就匆匆找地方躱起來，只有林艷艷例外。她顯得有些猶疑，跟住就頑固地說：「我們爲什麼要避開他們？我要面對面跟他算這筆賬！」

話猶未完，大門已被人打開！

由門外進來的是四名年青人。爲首一人分明是這間屋的主人，他手上仍持有鎖匙。

走在前頭的年青人發覺屋內有人時，反爲吃了一驚！

但是他還未開腔，林艷艷已指住他破口大駡！游天虹和張雪兒看見這種情形，也有點無可奈何，由隱蔽處出來。那四名年青人更加覺得意外。

游天虹仍然明知故問道：「你就是鄭子通吧？」

「是的，你是誰？」爲首一名年青人大約三十歲左右。

林艷艷似乎很氣憤，她沒有讓鄭子通說下去，就撲過來，亂抓亂打，又哭又叫，塲面立刻變得非常混亂，同時也令到游天虹和張雪兒忙於替他們分解。

至於與鄭子通一齊回來的三名年青人，不知怎的，竟然趁住混亂中，回頭就奪門遁去！

等到游天虹追出門外時，一輛小房車已絕塵而去！由於距離與角度關係，游天虹甚至見不到車牌號碼。

另一邊街口，這時却傳來了警號聲。

林艷艷果然用電話報了警，所以現在警方就趕到現場來調查，林艷艷於是力指是鄭子通主使他的朋友，合力將她綁架，囚禁在這間屋

子的地牢下面。

鄭子通雖然極力否認，無奈這是他的住所，而對他最不利的，還有他那三個怕事的朋友，所以他所講的，警方只是紀錄在案。

最後一干人等，都被警方人員帶到警局裏去調查。包括了游天虹和張雪兒在內。

× × ×

在警局裏，林艷艷極力指證鄭子通偕同友人用暴力將她綁架，最後囚禁在他住所的地牢下面。

但在另一方面，鄭子通却又極力否認。

鄭子通對值日警官作供說：「今天早上，有幾個朋友來找我，我們談了一會兒就出去了。我根本見也未見過林艷艷這個女人。」

警官問道：「你以前有沒有見過她？」

「有，大約三數次而已。」鄭子通說。「我只知道她是我叔父鄭海的情婦，但是我可以發誓，今天早上我根本未見過她，更加不會串同別人去綁架她。直至後來我與朋友們返家才見到她，還見到另外一男一女。」

值日警官根據警方人員的報告，把游天虹和張雪兒召來，讓鄭子通辨認：「你剛才所講的一男一女，可就是他們兩位？」

「是的。」鄭子通點點頭。「正是這兩個人啊。」

警官循例又追問林艷艷，被人綁架之前的情形，以及身在何處，林艷艷爲了要令警方相信她的口供，只好由昨晚深夜開始講起，包括了她如何發覺被人跟踪，以及向游天虹求助，翌日早上爲了「避嫌」，爬水渠逃落街上，最後被人抓住推上車，綁返鄭子通住所去，從頭說了一次。

張雪兒越聽越不是味道，終於退了出去。

游天虹也明知這一次根本無法解釋清楚，因爲林艷艷對警方所講的，絕大部份都是事實，何況她身上目前所穿的浴袍絕對是他的。所以也難怪張雪兒妬忌了。

游天虹追到外面走廊去，却見不到張雪兒，反而見到他的好朋友林浩探長。

「見到雪兒嗎？」游天虹急不及待地問林浩。

「沒有。」林浩探長笑了笑道：「可不是初而口角，繼而動武，以至最後鬧到警局裏來吧？」

「別開玩笑了，這一次只是被人拖落水。」游天虹一邊放眼四望，一邊說道。

但是在視綫之內，他根本見不到張雪兒的影子。林浩探長對他笑道：「何必這麼緊張呢，女人都是醋娘子，過後就會沒事了。」

他又把游天虹拉過一邊問道：「聽說你在一間俱樂部裏面，又遇上一班老千，是不？」

游天虹瞪住他苦笑道：「你的消息眞靈通啊！」

「彼此彼此！」林浩探長又會心地笑：「其實，今次你所遇上的對手羅富，也不算得上是什麼大老千，他只是率領一班小嘍囉，在一些地下賭塲，私家俱樂部等地方出沒，利用一些小把戲去騙一些好勝心强的人，不過無論如何，這次你能給他一點教訓，到底也是一件好事。」

游天虹靈機一觸，立即反問，道：「你自稱消息這麼靈通，我倒想向你打聽一個人的消息。」

「你可不是又問我：你的雪兒芳踪何處去吧？」

「不，我要知道的，是一個叫石榮的人的下落。」

「石榮？」林浩一怔：「他是什麼人？」

「放火專家，他在江湖上這麼有名氣，怎麼會連你這位大探長也不知道他的來頭？」游天虹故意取笑他：「此人已替不少奸商騙取了大量的保險費呢！」

林浩探長面上所有的笑容剎那之間完全消失了。他絕非由於游天虹嘲諷他，而是明知游天虹此人的個性，這傢伙一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所以林浩立刻追問下去，說：「你找此人幹嗎？」

「我也不大清楚。」游天虹很悠閒地說。

林浩探長瞪住他：「你不要賣關子好嗎？可是又有人騙取保險費？」

「我想是的，不過，我不妨告訴你，眞正要找石榮這位放火專家的人，並不是我，而是雪兒，你想知詳情，最好就去找着她問個明白吧！」

林浩探長果然回頭就走，毫無疑問，他一定是去找張雪兒查問這件事。

游天虹因此可以不必去找張雪兒，他明知林浩探長一定有辦法留住她的。

游天虹再次回到報案室時，警官已正式將鄭子通落案，控告他非法串同其他在逃人等，綁架女子林艷艷。鄭子通雖然極力否認，可惜他又無法提出反證，故此警方暫時也只可以相信林艷艷的口供。

鄭子通哭喪着臉，跌在一旁。

林艷艷這時已獲得一名女警的協助，借來一套女性衣服，讓她穿上了。因此她可以把那件浴袍交還給游天虹。

「謝謝你。」林艷艷當住衆警方人員的面前，對游天虹說道：「雖然你還未伸出援手，幸好皇天有眼，他終於罪有應得！」

游天虹接過那件屬於自己的浴袍之後，也有點不好意思，在塲的警方人員有不少都知道他是著名的千門奇俠，也是林浩探長的好朋友，只是不知道他如此風流，因此當時大家都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然而游天虹並未理會各人的反應，反而走近鄭子通的身邊，令到林艷艷也難免感到有些意外。

原來游天虹在這剎那間給林艷艷那一番說話提醒了，她竟當衆說天虹未對她「伸出援手」，這是講不通的，因爲要不是游天虹追踪到鄭子通家中去，又如何能揭發此案？

所以林艷艷的說話不但令到游天虹反感，也提醒他林艷艷這女人的說話未必可靠，她的表面工夫可能做得太好，因此也反映出她的對手鄭子通似乎太過老實了。

游天虹忍不住走過去問鄭子通：「你對警方說，今天整個上午在朋友家裏嗎？」

「不，我只是說，今天早上我一直與幾個朋友在一起，又那裏有時間去綁架這個女人？」鄭子通說。

「那麼，你大可以放心，將來法庭一定會判你無罪。」

「嗯——你怎麼知道？」

「因爲你那幾個與你一起的朋友可以做你的證人啊。」

「但是——」鄭子通欲言又止。

游天虹道：「除非你說謊，否則，你那幾個一定也只是一些豬朋狗友，他們不肯當面作證，那時你就糟糕。」

鄭子通想了想之後，忽然又改變了語氣，放低聲音問道：「閣下就是人稱『千門奇俠』的游天虹先生？」

「是的。」游天虹說：「如何可以找到你那些朋友？」

「我……我實在有難言之隱，」鄭子通又問：「游大俠，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

「爲甚麼要你找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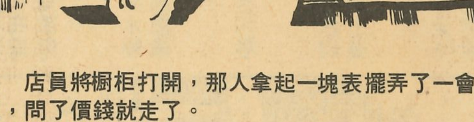
「我有話要對你說！」鄭子通有所顧忌地，回頭望望那些警方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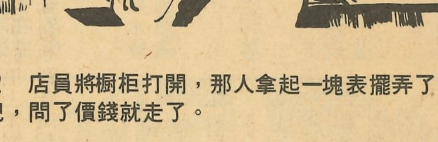
小偷動了哪塊錶？

梅國光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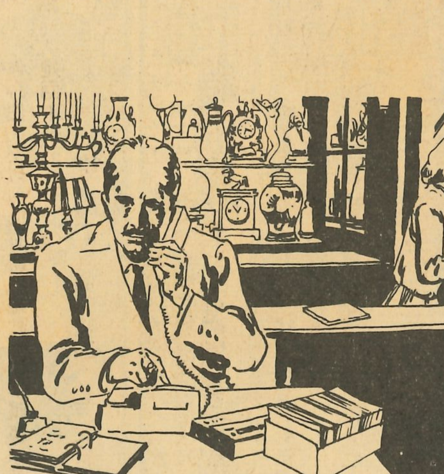
1 這家小珠寶店因爲老板外出，店員休假，所以閉門三天沒有營業了，今天一早老板和店員歸來，剛剛開店，就進來一位顧客要看櫥柜裏的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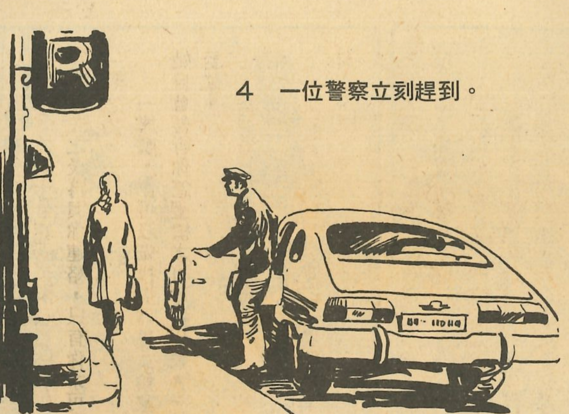




2 店員將櫥柜打開，那人拿起一塊表擺弄了一會兒，問了價錢就走了。



3 十分鐘後，老板大吃一驚，柜裏一串珍珠頸鍊不見了！於是他吩咐關上店門，並趕忙打電話報警。



4 一位警察立刻趕到。

5 老板講了剛才發生的事。警察說：「請告訴我，他動了哪塊表，以便我們查找指印。」

6 「沒留意，這可說不准。」店員聳了聳肩，「這裏有一百多塊同樣的表，顧客都擺弄過，每塊表上大概都會有指印。」



7 「不，尋找那塊表並不困難。」警察一邊說一邊用鑷子夾起一塊表，「就是這一塊！」後來，果然根據這表上的指印找到了那個慣偷。警察怎麼能從一百多塊塊表中一下找出那塊表來，你能猜到嗎？

（答案見本期）

游天虹道：「爲甚麼現在不可以說呢？」

「這件事十分複雜，所以我打算叫律師保釋我出去之後再與你連絡，只有你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那麼，你可以先找張雪兒女私家偵探，她自會告訴你怎麼樣才可以找到我。」游天虹說道。

游天虹說完就走，因爲他還要去找張雪兒呢。

豈料當游天虹出到走廊外面時，又遇上了林浩探長。

林浩這一次的態度與剛才完全不同，他瞪住游天虹：「這麼熱鬧有趣的事情，你怎麼可以少却了我這一份呢？好兄弟。」

游天虹很奇怪：「你怎會這麼說呢？」

「其實這種事情你最好通知我，因爲我手上有許多黑社會綫人，要找石榮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

聽林浩探長說到這裏，游天虹終於也明白了，他顯然已找到了張雪兒，否則還有誰會這麼清楚呢？

所以，游天虹就急急問道：「雪兒現在那裏？」

「你放心吧，你的雪兒不會溜掉的，只要你回答我幾個問題，我自會帶你去見她，」林浩探長問道：「你是否已找到了證據，證明鄭海放火騙取保險費？」

「我從未這樣說過，」游天虹道：「對鄭海產生懷疑的，只是保險公司。」

「我的確聽過有一位放火專家，可以做到天衣無縫，令到保險公司非常頭痛，但從未聽過請人放火的，自己却死於火災之中。」

「所以，我必須找到石榮，從中了解一下情況。」

林浩探長道：「這件事我可以幫幫你，但有條件。」

游天虹笑道：「跟你做朋友，永遠都是有條件的。」

「其實，所謂條件，也是十分簡單的事，只要你與我能够保持連絡，訊息互通，我就會透過黑社會綫人找你要找的人——放火專家石榮。」

「但是據我所知，這件案不是派給你去辦理的。」

「只要引起我的興趣，什麼案件我都可以理。」

這時候，走廊那邊出現了張雪兒的影子，游天虹正擬追過去，怎料到背後却有另一個女人把他叫住，突然出現在他背後的女人正是林艷艷。

眞是冤孽啊，林艷艷不遲不早，偏偏揀着這時候由報案室出來。

游天虹不想理會她，但是林艷艷却過來拉手拉脚的，態度十分親暱，連林浩探長也忍不住笑了。

林艷艷捉住游天虹的手臂：「對不起，剛才我給警方作供是迫不得已的，其實我也知道你幫了我很大的忙。」

游天虹想掙脫她，去追回張雪兒，無奈林艷艷却抓得緊緊的，令他無法脫身。

林艷艷回頭看見林浩探長轉進了報案室，立刻又把游天虹拉過一旁，低聲說道：「鄭子通那渾蛋剛才對你講過一些什麼？」

游天虹靈機一觸，說道：「他指妳說謊，是個不忠實的女人，她又要求回頭與我取得連絡，他會告訴我一些秘密云。」

「他這麼憎恨我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林艷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因爲如果沒有我存在，鄭海名下所有的遺產便盡歸他個人獨得，但是現在，最少他要分一半給我！假如法官够公道的話，死者無兒無女，那麼，一切遺產便應該屬於他妻子的。」

游天虹幾乎不等她說完就推開她。

可是林艷艷又對他說道：「事到如今，我倒想把一些有關鄭海的事情告訴你，你幾時有空？」

游天虹望向走廊盡頭處的彎角，早已失去了張雪兒的踪影，估計她可能在盛怒之下開車離去了，所以他就對林艷艷道：「我現在也有空，妳對警方的作供已經完結了嗎？」

怎知道林艷艷還來不及回答游天虹，報案室裏面已有一名當值探員走出來，把林艷艷召回去。

游天虹於是趁此機會，追出警局門外的停車場去，發覺張雪兒正要開車離開那兒。

游天虹企圖阻止她開車離去，想不到張雪兒並沒有理會他，馬達一經開動，車子如箭離絃，狂衝而至，幾乎把游天虹撞倒，還好他身手敏捷，及時閃避！

張雪兒看來是眞的生氣了！最初她可能故意留在警局裏面，存心等游天虹追上來解釋，想不到，他並未這樣做，所以也難怪她越想越氣。

其實游天虹並非不想向她解釋，只是在報案室內外有太多巧合的事，一時遇上了林浩探長，一時又被林艷艷纏住，他總是無法脫身。

既然一切已成定局，游天虹也只好把一切暫且拋諸腦後，不再去想她，只因爲他覺得有些事情更加重要。

游天虹回到警局裏面，在通往報案室的走廊之上，他又遇上了鄭海的情婦林艷艷。

林艷艷熱情地捉住他的手臂：「好極了，我正担心你不再理睬我呢？」

游天虹乘機說道：「妳不是說過，有事要告訴我麼？」

「是的，」林艷艷若有顧忌地，回頭張望了一下，又拖住游天虹往警局大門那邊走，「我們找個地方，喝杯咖啡，讓我慢慢告訴你好嗎？」

游天虹心裏想．應該說的，昨晚早該說了！到底她還有什麼要說的呢？

「報案手續已經辦完了麼？」游天虹故意問道。

「是的，我已經作供完畢，他們准我走咧！」林艷艷說。

「那麼，鄭子通呢？」

「他當然要留下來，警方認爲他對我的生命有威脅。」

「但是——」游天虹想了想，却是欲言又止。

最後他還是被林艷艷拖住走出了警局，在門外截得一輛計程汽車離去。

來到了一間餐室，林艷艷叫了吃的喝的，又匆匆跑去接連撥了幾個電話。

游天虹相信林艷艷有許多內幕性的事情要告訴他，所以他惟有耐性地躭在那卡座裏面等她回來。

想不到就在這等待的時刻裏，游天虹發覺靠近餐室門口那邊，有一桌坐着數名男子，正不懷好意地望過來，當游天虹的視綫與他們接觸時，那幾個男子又佯作互相交談，游天虹一方面提高警覺，另一方面也在暗地替林艷艷担心。

過了片刻，林艷艷打完電話終於也平安回來了，他顯然未發覺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食物與飲料均已送來。林艷艷若無其事地大吃大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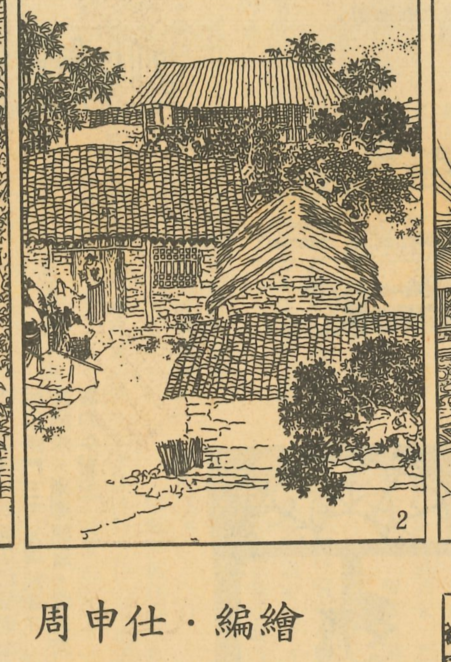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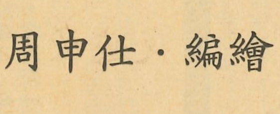
游天虹忍不住問她：「妳到底還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的？現在也應該是時候了吧！」

（未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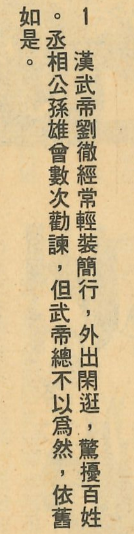
忠言逆耳

漢武帝夜遊故事

周申仕·編繪




1 漢武帝劉徹經常輕裝簡行，外出閑逛，驚擾百姓。丞相公孫雄會數次勸諫，但武帝總不以爲然，依舊如是。

2 一天夜間，武帝一行又外出來到長安附近的柏谷，要在亭長家借宿。亭長見衆人行迹可疑，推說無處安身，將劉徹一行拒之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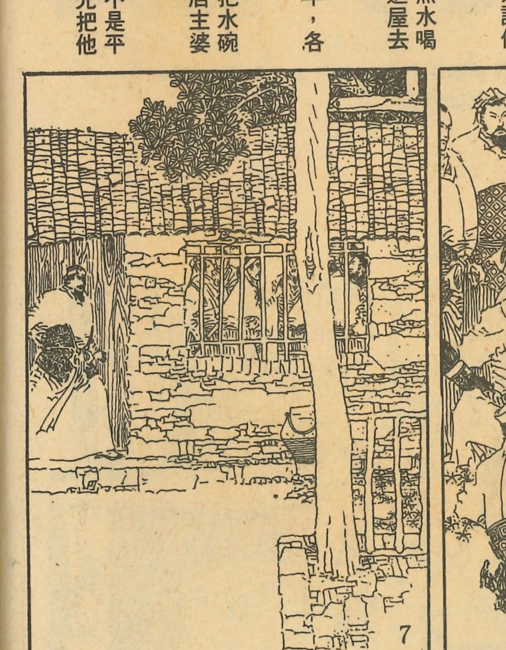
3 他們又來到一家客店。店主人見這班靑壯携刀佩劍，盛氣凌人，以爲非淫則盜，就說：「你們不在家好好種庄稼，卻夜出動衆，一定不幹好事，還是請你們另找宿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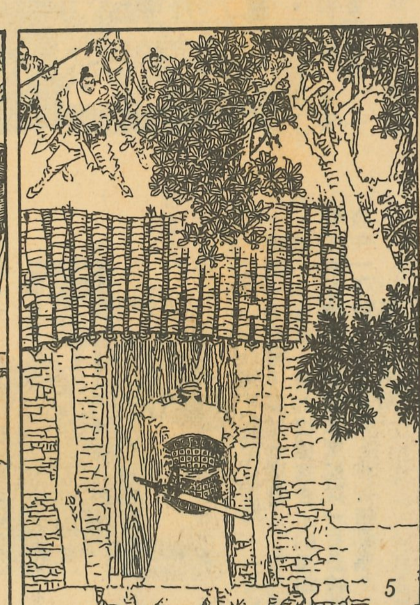
4 武帝一時答不上話來，遂搭訕着向老人討點水喝。老人卻忿忿地說：「我這裏有尿！」轉身走進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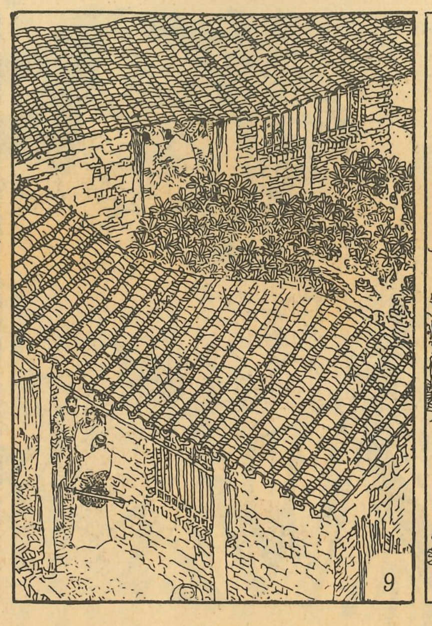
5 武帝差人出去窺視，只見老人命十多個少年，各持弓矢刀劍，像是要動武。

6 武帝正遲疑間，店主婆卻提着水壺出來，把水碗擺開，一一斟滿了水，請客人飲用。武帝謝過店主婆，端起水碗慢慢飲了起來，神色頗安祥自若。

7 店主婆回到屋裏對店主公說：「我看他們不是平常人，且他們也有准備，不可輕舉妄動。或者先把他們安頓睡下，乘其不備，再下手不遲。」








8 侍從們得知店主公對他們要伺機行事，都有些担心，勸武帝馬上離去。武帝卻說：「不能走，一走必然要招致災禍，不如就住在這裏。」

9 正說着，店主婆又出來，安頓武帝一行睡下，並向衆人解釋說：「我們老頭子好喝酒，酒後就不能約束自己，請諸位千萬不要計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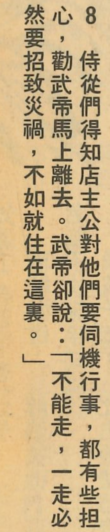
10 當時天很冷。老婦人回去便燙了酒與老店公及諸少年同飲起來。

11 待老店公及諸少年皆醉後，老婦人就用繩索把老店公綁了起來。諸少年一見各自走散。

12 隨後，老婦人忙殺鷄作食，招待客人。天明後，武帝一行才得平安離去。

13 經過這場驚嚇，武帝也感到自己的行爲沒有意義，只是擾亂百姓。他還宮後，即刻召見柏谷旅店夫妻，賜老婦人黃金千斤，封老店公爲羽林郎。自此以後，武帝再也不微服出遊了。

14 不料就在柏谷之行前，丞相公孫雄因向武帝多次上諫不納而自殺了。武帝返宮後，聽到這一消息非常悲痛，決定對公孫雄擧行厚葬，並且把墳塚移在茂陵（漢武帝的陵墓）旁，表示記取不納忠言的敎訓。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在客棧先後遇到了藍允文和城主的小公主嚴玉蘭，她硬要卓少華陪去杭州玩玩，穆嬤嬤尋踪追至，而蘭赤山莊莊主嚴文瀾也派人攔截，穆嬤嬤不清楚是什麼人，先打發嚴玉蘭、卓少華離開客棧，穆嬤嬤走不脫，被文瀾捉去，追問小公主和卓少華的下落，認爲穆嬤嬤有叛變行爲，抽劍想將她殺掉，此時飛跛子趕來，目的想向穆嬤嬤取解藥，爲卓少華治病，便暗中將她救出索取解藥，穆嬤嬤的解藥已被嚴文瀾搜去，知道嚴玉蘭小公主就是十八年前被她拐去的女嬰，是自己好友的女兒，飛跛子見她沒有說謊，主要是卓少華的解藥尚未到手…

蘭赤山莊主　竟是女兒身

穆嬤嬤道：「你一身武功極高，自然也是江湖人了？老婆子這一門有一嚴格的規矩，只要接受了人家的委託，不作興抖露人家底細，老婆子恕不作答。」

飛跛子道：「好，老夫不問，但解藥呢？」

穆嬤嬤道：「老婆子先要問你一句，你是從那裏把老婆子救出來的？」

飛跛子道：「蘭赤山一處莊院中。」

穆嬤嬤道：「那麼老婆子身上的解藥，已經被他們搜去了。」

飛跛子道：「妳此話當眞？」

穆嬤嬤道：「老婆子先被他們擒去，身上之物自然被搜去了，我何須騙你？」

「很好。」飛跛子道：「老夫這就向他們要解藥去，最多半個時辰就可回來，妳若有半句虛言，老夫的手段，諒妳已經知道了。」

穆嬤嬤道：「解藥被他們莊主所得，老婆子決無半句虛言。」

飛跛子道：「此山險峻難登，老夫耍封閉妳三處經穴，等老夫回來，自會替妳解除的。」

話聲一落，右手突然屈指輕彈。

穆嬤嬤但覺身軀一震，果然被他封住了三處經穴，一時止不住暗暗驚駭，忖暗道：「此人究是何人，竟有如此駭人的功力？」

一面又暗暗竊詈：「嚴文瀾！你和我老婆子作對，我就要你吃不完兜着走！」

心中想着，轉身往山後懸崖邊走了過去。

飛跛子冷然道：「穆七娘，妳三處經穴被封，在老夫沒有回來之前，妳是無法下山的。」

穆嬤嬤冷漠的道：「老婆子知道，我是想看看這是什麼地方罷了！」

話聲出口，突然踴身一躍，朝懸崖下跳了下去。

這一着大出飛跛子意外，不禁愕得一愕，他想不出穆七娘投崖自殺的原因，不覺微微搖頭歎息道：「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大概妳穆七娘一生作的孽太多了，才落得如此一個收場！」

接着雙脚一頓，一道人影疾如流星，朝山下劃空飛出。

夜色已深，蘭赤山莊依然燈火通明，進進出出的人，似乎很忙碌！

蘭赤山莊本是江湖某一神秘組織的江南總分壇，莊主一職，先由總巡令主（綠袍老人）兼代，等到卓清華担任了江南武林盟主，他的另一身份，也就是蘭赤山莊的莊主了。換句話說，江南武林盟主，是公開的身份，蘭赤山莊莊主，則是不公開的。

但今晚情形特殊，因爲總巡令主綠袍老人到了蘭赤山莊，因此，發號施令，全由令主作主了。（綠袍老人的全銜，該是總巡天下武林總令主，他轄下有三個武林盟主，一爲江南卓清華，二爲三湘武林盟主張椿年，三爲河北各省武林盟主李千鈞，這一點，因爲有幾位讀者來信詢問綠袍老人究竟是何身份，故而先行透露，俾使讀者明瞭其來龍去脈也）。

今晚蘭赤山莊本來就有一個重要的集會，三位武林盟主也已趕到了二位，（李千鈞尚未趕到，故而方才還沒有露面），但因綠袍老人逮到了穆嬤嬤，而穆嬤嬤又平空被人刦走，蘭赤山莊自然要派出許多人出去偵察飛跛子和穆嬤嬤的下落。

另外，綠袍老人更調遣心腹，四出追尋卓少華的行蹤，因爲穆嬤嬤被逮之後，卓少華竟也突然失蹤了。

因此蘭赤山莊今晚就顯得特別忙碌。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着，由這情形看來，顯然裏面正在計議着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着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

廳前大天井上，還有雁翅般站立着二十四名黑衣佩刀武士。

大天井右側三間廂房裏，同樣燈燭通明，中間一張交椅上，坐着的是總管追風客鹿昌麟，門口另有兩個黑衣佩刀武士，站在那裏，準備隨時聽候差遣。

鹿總管今晚有一項特別任務，那就是派出去偵查飛跛子、穆嬤嬤的有三撥人，追踪找尋卓少華行踪的有兩撥人，這五撥人出發之後，隨時都會有消息傳來，隨時都需要派人去支援，遇上情節重大之事，隨時都得禀報總令主，他就是這五撥人的總提調。（作者這樣交代，大概夠清楚了吧？）

子夜已過，蘭赤山莊仍然籠罩在神秘和緊張的氣氛之下，但偌大一片天井裏，卻肅靜得沒有一絲聲音。突然，大天井中央飛落一道人影，人影來得悄無聲息，像從天空飄飛下來的一片樹葉！但在落地之前，卻響起了一聲沉重的「篤」！

這是金屬落地之聲，也登時引起了兩排雁翅般站着的黑衣武士的注意，擧目望去，飛身落地的是一個長髮披肩的跛足怪人。

衆人臉色齊齊一變，立即有兩名黑衣武士越衆而出，沉聲喝道：「朋友是什麼人？」

這跛足怪人自然是飛跛子，他目光一動，說道：「老夫是找你們莊主來的。」

站在階上的副總管吉鴻飛急忙趨步下階，拱了拱手道：「朋友是何方高人，找敝莊莊主，有什麼事嗎？」

飛跛子嘿然道：「老夫沒有事，會來找你們莊主麼？你快去給老夫通報一聲，叫他出來。」

翻天手吉鴻飛在江湖上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平日裏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那會把一個跛足怪人放在眼裏？只是今晚形勢不同，尤其一眼看到飛跛子的形狀，和總令主說的那個刦持穆嬤嬤的人差不多（綠袍老人當時也沒看得十分清楚）一時那敢怠慢，依然抱拳道：「閣下要在下進去通報，總該有個萬兒吧？」

「嘿！那有這麼嚕囌？」飛跛子不耐的揮揮手，說道：「老夫飛跛子，你快去吧！」

「飛跛子」這三個字只像是個外號，翻天手吉鴻飛在江湖上走南闖北，會過多少成名人物，但從未聽說過有飛跛子這麼一個人，他略爲趑趄，望望飛跛子問道：「朋友這飛跛子三字，大概是江湖朋友送的美號了？閣下可否把尊姓大名見示，在下也好向莊主說明……」

這話出之翻天手之口，已經是夠婉轉了。

飛跛子怪眼一翻，冷然的道：「飛跛子三個字是老夫自己取的，怎麼？還不夠麼？」

吉鴻飛心頭暗暗怒惱，但還是忍了下來，道：「朋友不肯把眞姓名見告，敎在下如何進去通報呢？再說，朋友有什麼事，理該……」

「不用再說。」飛跛子一揮手，喝道：「老夫不用你去通報，自己不會進去找麼？」

說完，大步朝前行去。翻天手吉鴻飛大笑一聲道：「朋友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吧……」

「這是什麼地方？」

飛跛子雙目一瞪，兩道精光有如電射一般，不待他說下去，洪笑一聲道：「老夫連皇帝的金鑾殿都闖過，你們這是什麼地方？」

吉鴻飛也大笑道：「闖金鑾殿易，要闖蘭赤山莊只怕不容易呢？」

笑聲中，右手一揮，一記「翻天印」，隨聲而出，朝飛跛子當胸拍去。

「翻天印」乃是西崆峒派的嫡傳，原是由密宗「大手印」變化而來，是他仗以成名絕藝。

飛跛子恍如不見，隨着洪笑，擧步上前，等於是自己送上去的了。

「砰！」吉鴻飛這一掌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擊在他胸口之上。

飛跛子依然若無其事，擧步往前跨上，吉鴻飛卻似被人推了一把，一個人往後連退了三步，才站住樁。

這下直把吉鴻飛驚得呆若木鷄，望着飛跛子，幾乎給震懾住了！

大廳上，兩扇大門適時開啓，走出四個人來，當前一個是白髯綠袍老人。

他身後三人，面貌白皙，黑鬚飄胸的是六合門名宿江南武林盟主卓清華。

中等身材，貌相清癯的是少林南派名宿三湘武林盟主鐵指綿掌張椿年。

身材高大，濃眉紫臉的是河北各省武林盟主金刀李千鈞。

綠袍老人兩道熠熠目光投注到飛跛子的身上，神情似乎微微一震！

他方才雖然並沒十分看清楚刦持穆七娘那人的面貌，但此人身形，他總看到了一些，尤其在此人飛身掠起之時，那隻黃澄澄的銅靴，他是看得最清楚了！

如今飛跛子就站在他面前的階下，他一眼就認出眼前的長髮怪人，身形頗似刦持穆七娘的人，左脚微跛，赫然是一隻銅脚！

他刦持穆七娘，居然又回頭找上蘭赤山莊來了！

綠袍老人沉聲，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飛跛子。」飛跛子答得很乾脆，反問道：「閣下呢？」

綠袍老人心頭迅快的轉動着，細數江湖人物，那有「飛跛子」其人？

一面緩緩的說道：「老夫是本莊的莊主。」

（按說蘭赤山莊莊主，現在該是卓清華了，但此時此地，他不得不說他是莊主了。）

「哈哈……」飛跛子仰首大笑，說道：「如此正好，老夫就是找你來的。」

綠袍老人道：「閣下找我何事？」

飛跛子道：「老夫是向你索取穆七娘『無憂藥』解藥來的。」

綠袍老人問道：「穆七娘是你擄去的了？」

飛跛子道：「她懷中解藥是你搜去的了？」

「哈哈……」綠袍老人發出一聲清如鳳鳴的長笑！

「哈哈……」飛跛子也同樣發出一聲響遏行雲的嘹亮長笑！

這兩聲長笑，綠袍老人雖然清越，却似雛鳳聲清，飛跛子則似是蒼勁的老鳳鳴聲！

誰說雛鳳清於老鳳聲？但這一笑，雛鳳就被老鳳比下去了，而且雙方功力相差可不止一截呢？

綠袍老人心頭猛然一驚，如果他不是戴着面具，此刻臉色就該變得煞白！

「放肆！」卓清華跨上一步，沉喝道：「你擄走穆七娘，還敢找上蘭赤山莊來，胆子眞不小啊！」

飛跛子冷然道：「爾是何人？」

卓清華道：「老夫卓清華。」

飛跛子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眞的卓清華，還是假的卓清華？」

卓清華雙目厲芒飛閃，沉笑道：「卓某只此一個，如何會是假的？」

「那好。」飛跛子點頭道：「老夫問你，卓少華現在何處？」

卓清華道：「你認識犬子？」

飛跛子道：「老夫正在找他。」

卓清華道：「你找犬子何事？」

飛跛子道：「那是老夫的事。」目光一抬，逼視綠袍老人，問道：「莊主是否肯把解藥交來？」

張椿年嘿然道：「這位朋友當眞是一廂情願，莊主憑什麼把解藥交出來？」

飛跛子道：「就憑我是飛跛子，還不夠麼？」

張椿年冷冷道：「朋友口氣倒是大得很！」

飛跛子道：「你嫌老夫口氣大，那是你從未見過老夫之故。」

張椿年道：「張某確實從未見過如此狂妄之徒。」

飛跛子道：「你叫張什麼？」

張椿年聽得幾乎氣破胸膛，大笑道：「老夫張椿年，你可曾聽人說過？」

飛跛子目光轉到李千鈞的身上，問道：「他呢？」

李千鈞洪聲道：「老夫李千鈞。」

飛跛子微微搖頭道：「老夫一個也沒聽人說過。」

張椿年瞋目道：「咱們也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飛跛子其人！」

「哈哈！」飛跛子大笑一聲道：「你們沒聽見過老夫的名號，是你們出生得晚，老夫沒聽過你們的名字，因爲你們都是後生晚輩！」

李千鈞也洪笑一聲道：「朋友口氣很大，不知手底下是不是能和口氣配合得起來？」

飛跛子微哂道：「你這話的意思，是想掂掂老夫的斤両了？」

李千鈞道：「李某正是這個意思。」

「很好。」飛跛子點着頭道：「老夫向莊主取解藥，自然得露一手讓大家瞧瞧才是。」

他目光一掃三人，又說道：「這樣吧，你們三個一起上，老夫各接你們一招如何？」

他這句話，在他來說，應該不算狂妄，但三人聽到耳中，這簡直是狂妄到了極點。

放眼天下武林，除了少林、武當、峨嵋、華山號稱四大門派，武林中從南到北，一共也只有三個武林盟主，如今全在這裏了。

他居然要三個武林盟主一起上，這句話若是傳出江湖，就是沒有動手，光憑這份豪氣，也足可揚名立萬了。

「嘿嘿嘿嘿……」

鐵指綿掌張椿年一陣嘿嘿冷笑，當先跨上了一步，沉聲道：「朋友能接得下張某一掌，已經算不錯了。」

「好！」飛跛子說道：「老夫接你一掌，並不稀奇，但是老夫說過各接你們一招，不論你使出幾招來，老夫只以一招爲限。」

張椿年聽他越說越狂，不由大怒，沉笑道：「那你就接掌吧！」

喝聲出口，揮手一記「直叩天門」，掌勢筆直朝飛跛子迎面劈去。

他這一記使的是「大力金剛掌」，少林寺中最具陽剛掌勁，力道最强的掌功。

張椿年果然不愧是少林南派名家，在「大力金剛掌」上，浸淫數十年功力十分深厚，這一掌出手，一道沉猛的勁氣，立時如怒潮澎湃，捲撞過去，掌風生嘯，勢若巨斧開山，聲勢奇猛。

飛跛子側臉望着他，點點頭道：「你原來是少林俗家弟子，四十年前，老夫接過苦瓢和尚一記『大力金剛掌』，他已有十二成火候，你還只有八成光景呢！」

苦瓢大師，正是四十年之前少林寺羅漢堂住持，是當時有名的少林四大高手之一。

他說話之時，左手大袖一甩，毫不經意的朝前拂起。

這一拂，也不見有絲毫勁氣，只是軟軟的一隻布袖而已，但不知怎的竟然把張椿年一記勢若奔雷的「大力金剛掌」給攔下來。

對方這記「大力金剛掌」掌力，如果說是一道怒浪，他這隻軟癟郎當的衣袖，就像是防波堤，硬是把浪花擋住了！

不！他手臂微彎，衣袖就掛在他手腕底下，被掌風吹振得不住飄動，就是難越雷池一步，無法從他衣袖之下衝過去。

張椿年並不是以「大力金剛」掌出名，飛跛子說得一點不錯，他在「大力金剛掌」上，確實只有八成火候，他出名的是「鐵指綿掌」。

「鐵指」，就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金剛杵功」，練的是指功。

「綿掌」也是少林七十二藝之一，它是以柔見稱，動作柔和，性質和武當派的「太極拳、掌」頗爲近似，是一種以氣使勁的掌功，唯一和「太極拳」不同的，是它一掌出手，柔勁綿綿不絕，故有「綿掌」之稱。

張椿年右手一記「大力金剛掌」，原是試探性質，制敵的重點，當然並不放在右手，那只是給敵人一種錯覺而已。

他右掌堪堪劈出，左手也一前一後不聲不響的跟着推出。

正因爲他右手力道有如雷霆萬鈞，聲威極盛，故而左手推出的這一記「綿掌」，既不見他如何舉動作勢，更無絲毫風聲，自然並不爲人注意了。

其實這一掌，才是他眞正的主力，一道無聲無息，無形無影的內力，就像暗潮洶湧，一層接一層的朝飛跛子身前湧去。

因爲「綿掌」使的是陰勁，又能綿綿不絕的發出，在沒被它擊中人身之前，是毫無感覺的，直等擊中人身，它才會發生震波，輕則被震得連連後退，內腑受到强烈震動，身負重傷。重則全身骨骼悉被震散，踣地不起，傷重致死，是少林內家掌法中最厲害的功夫了。

張椿年等到「綿掌」一出手，右手「大力金剛掌」立時收了回去，口中大喝一聲，右手一收再發，四指如拳，中指直豎，振腕一指，凌空朝着飛跛子「鎖心穴」一點出。

這回才眞正使出他的眞功夫來了，「鐵指」、「綿掌」，同時出手了。

飛跛子就像鶴立中庭，他跛了一足，左足點着足尖而立，原式不動，「綿掌」綿綿不絕的暗勁，一波接一波的撞到身前，只是把他一件半截長衫，吹得拂拂波動，和方才「大力金剛掌」掌風撞在他左手衣袖上的情形一般無二！

直等張椿年口中大喝出聲，反腕振起。使出「金剛杵」指功，這才哈哈一笑道：「你已經使了三招，現在該接老夫一招了！」

笑聲中，右手大袖突然朝前揮出。

這一揮，正好一下接住了張椿年的一記「鐵指」，而且袖風湧出，把張椿年一個人推得往後連退了四五步，口中悶哼一聲，往後跌坐下去。

張椿年臉如噀血，正待一躍而起，但他自己發出「綿掌」綿綿不絕之勁，經飛跛子的袖風一拂，全數給逼了回去，人還沒有躍起，又被逼回來的勁氣撞倒在地。

飛跛子望着他微笑道：「別忙着站起來，老夫並未傷你，但你經自己內勁回震，不趕快坐下來調息一回，只怕內傷就不輕哩！」

張椿年練功數十年，自然深知他說的不假，果然就地盤膝坐定，瞑目垂簾，調起息來。

金刀鎮滄州李千鈞看得目中神光連閃，洪笑一聲道：「李某要在刀上向閣下討敎幾招。」

他在說話之時，已經一手按着刀柄，嗆的一聲，從腰間綠鯊皮刀鞘中，抽出一柄厚背雁翎刀來。

只要看他刀身上隱泛龍鱗，閃礫着金光，刀鋒薄利如紙，分明就是一柄寶刀無疑。

飛跛子斜睨了他一眼，點了點頭道：「好吧，老夫還是一句老話，你可以隨便使上幾招，不受限制，老夫只要一招就夠了。」

這話若是方才說出來，自然沒有人不說他狂妄的，但現在有鐵指綿掌張椿年前車之鑑，就不再有人敢輕視他了。

李千鈞外號金刀鎮滄州，金刀鎮什麼州都可以，惟獨滄州可不太好鎮。因爲江湖上馳名的地趟門刀法，和沈家「絕戶刀」一，都在滄州，還是山西刀客的一支，也在滄州境內。總之，在滄州玩刀的名家不在少數，而李千鈞却能以一柄金刀，號稱鎮滄州，如若沒有眞實功夫，別說當不上河北各省武林盟主，只怕這金刀鎮滄州五字，也一天都罩不住呢！

李千鈞嘿了一聲，一張紫臉，隱現怒意，沉聲道：「老哥用什麼兵刄？」

「哈哈！」飛跛子怪笑一聲道：「老夫和你動手，還要使兵刄嗎？」

這話使得金刀鎮滄州李千鈞太難堪了，只見他濃眉陡然一豎，雙目暴現精光，厲喝道：「飛跛子，你欺人太甚了，好，你既要徒手接我幾刀，那就接着了！」

喝聲一落，一個高大身子，突然直欺而上，抬手往外推出，一柄金光四射的厚背雁翎刀，有如匹練般轉速向飛跛子捲過去。

飛跛子依然和門張椿年一樣，左手在衣袖一甩，朝李千鈞直捲過來的刀鋒上捲了出去。

李千鈞在方才他和張椿年動手之際，看得清楚，這一刀自然不會用實，正待變招，突覺一股勁風拂了過來，自己變招不及，竟然把刀勢盪了開去。

李千鈞心頭一驚，急忙往後躍退。

飛跛子左手早已收了回去，笑嘻嘻的道：「這是第一招。」

金刀鎮滄州不聽猶可，聽了這句話，氣得幾乎炸破胸膛，暴喝一聲道：「那你就接我第二招。」

身隨刀至，唰唰唰，一連三刀，漾起三道刀光，品字形攻到。

他這一招三式，不僅刀勢極快，而他

的身法更快，由右而左，一連劈出三刀，就換了三個方位，等到三道刀光像長虹吸水，朝飛跛子攻到之時，他已一個輕旋，到了飛跛子身後，一言不發，一刀朝飛跛子腦後劈落。

正因他出手奇怪，這四刀看去就像是同時出手的一般！

這一來，飛跛子等於左右前後，各有一柄鋒利的金刀攻到！

不，他雖已轉到飛跛子的身後，但身形並未停止，依然從飛跛子身後轉出，由右而左，一刀接一刀劈出。

他劈出的刀勢，以三刀爲一組，這旋風般地連續三轉，一口氣就劈出了九刀之多！

這原是飛跛子自己說的，不論他幾時發招都可以，何況，他這九刀，確然是行動如電，和別人劈出一刀的時間，也相差無幾。

這九刀當眞稱得上精芒如電，圍在飛跛子的四周，縱橫交織，森冷的刀鋒，絞轉如輪，氣勢凌厲已極！

飛跛子一個人被困在九道金虹之中，他跟着李千鈞的身子轉了三圈，似乎並未出手，因爲他身外漾起了一道道强烈的刀光，使得旁人看不清他的動作，好像他除了跟着李千鈞轉了三轉，沒有舉手投足的動作。

這是金刀鎭滄州李千鈞平日從不輕易施展的壓箱子功夫——「九轉刀」。

也等於是九刀齊發，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得下來，但不到緊要關頭，他是絕不肯在人前炫露的。

飛跛子身子轉動之際，口中問道：「你這算第幾招了？」

「第二招。」

李千鈞冷然道：「我這一招之中，共有九刀，難道有什麼不對了？」

兩人都在旋轉之際說的話，話聲未落，但聽一陣快速的「噗噗」輕響，連續着響起！

李千鈞九刀直劈，他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刀明明都砍在飛跛子身上，但聲音却是不對，金刀砍上人身，決不會如中敗革，心頭方自感到驚愕。

「好吧！」飛跛子的聲音道：「這九刀，就算你第二招吧！」

「他被砍了九刀還會說話？」

李千鈞大吃一驚，急忙定睛看去，飛跛子不是好好的站在原地，自己這九刀連人家一點衣角都沒切得下來！

這一刹那，他幾乎不敢置信，明明每一刀都砍在他身上，而且自己這柄刀，雖非古代名刀，却也足可砍得斷普通刀劍，他怎會毫無損傷的呢？但他還是不相信飛跛子會有刀劍不入的本領！

突然身形一矮，手中厚背雁翎刀，宛如風飄葉落，刷刷刷刷一片刀光，滾地飛捲，就像浪濤般捲湧過去！

這回他使的是「旋風十八式」，一刀接一刀，一口氣使出了一十八刀！

「旋風十八式」是他從地趟門「地趟刀法」變化而來，每一刀都是專攻敵人下盤，刀光輪轉如飛，滾滾不絕！

人是靠兩隻脚站在地上的，他這「旋風十八式」，正正反反，翻翻滾滾，在兩丈方圓之內，連發一十八刀，你總不能雙脚離地，身子懸空，等你發完了十八刀，我再下來吧！

老實說，從刀第一招開始，直到劈完一十八刀，在這中間，你只要在這兩丈之內，是絕對無法倖免的！

飛跛子就在施展「旋風十八式」的兩丈範圍之內，而且還站在中間！

李千鈞這趟刀法，雖取法「地趟刀」，但劃起的刀鋒，却也有三尺來高，攻的雖是下盤，其實也波及到中盤，只要被他砍中，不是雙足被削，也得肚破腸流。

但飛跛子却似乎並不在意，在他刀光掃到之時，先左脚一提再右脚一提，就像跨門檻一般的跨了過去。

李千鈞的刀法再快，他手上總歸握了一柄一、二十斤重的鋼刀在舞動，飛跛子脚上可沒戴着沉重的脚鐐，是以你刀掃到那裏，他就那一隻脚提起來，從容的換脚，有時你刀勢往上撩，他就隨着往上跳起，好像事先已經得到通知一般，和李千鈞配合得絲毫不差。

任你如何加快，他總是一會跳起，一會提足，遲一分，刀已砍上，早一分，刀還沒到，總之，他好像對李千鈞化了數十年心血精研的這套獨創刀法，比李千鈞還要熟悉，每一記閃避的身法，無不恰到好處。

就在他連蹦帶跳之時，又開口了：「你這一共十八刀，也算一招麼？」

李千鈞使盡快刀，兀自砍不到他，打得心頭甚是氣憤，手法突然加快，哼道：「不錯！」

「那好！」飛跛子道：「你這一刀，已是最後一刀了。」

話聲甫出，但聽「篤」的一聲，銅脚踏將下去，剛好把李千鈞的雁翎刀，踏在地下。

李千鈞用力一抽，竟是紋絲不動，一時不禁兇心陡起，左手握拳，猛地吐氣開聲，一拳朝飛跛子小腹搗去。

他雖以金刀出名，拳掌功夫，自然也十分了得，這一拳，就是擊在石塊上，力道也足可把石塊擊成粉碎！

只聽「砰」的一聲，他這一拳，畢竟給他擊中了。

飛跛子大笑道：「你這是第四招，對不？」

只見他身上半截長衫，突然鼓了起來，這一鼓不打緊，竟把李千鈞一個高大身子，震得直飛出去一丈來遠，背脊着地，跌了個四脚朝天，砰然有聲！

飛跛子望着他呵呵一笑道：「你也快就地坐下來，運運功吧！」

李千鈞自然知道自己這一拳受到他的回震，也就不再說話，依言在地上坐下調氣。

飛跛子連敗了兩位名動江湖的高手，而且如同遊戲般直把綠袍老人看得聳然動容！

卓清華眼看他連敗了兩個武林盟主，自己乃是江南盟主，縱然知道自己也未必能行，但是此刻形勢所逼，他已非出手不可！

這就走上一步，拱手道：「現在輪到卓某向閣下請敎了。」

「很好！」飛跛子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你們三個不肯一起上，那就一個個的來吧！」

「慢點！」綠袍老人徐徐說道：「卓盟主，請退下，不用再和他比了。」

卓清華經綠袍老人一說，果然垂手而退。

綠袍老人緩緩的走上了幾步。

飛跛子目光一轉，落到綠袍老人身上，微笑道：「莊主可是願意把穆七娘的解藥交出來了？」

綠袍老人目光如電，望着飛跛子，低沉的道：「你要解藥不難，須得擊敗老夫才行。」

「行。」飛跛子爽快的笑了笑道：「老夫來取解藥，志在必得，莊主只管出手，老夫無不奉陪。」

綠袍老人緩緩的道：「閣下武功極高，據老夫估計，你我一旦動上了手，只怕沒有千招，大概也須五百招以上方可分得出勝負來……」

「用不着。」

飛跛子沒待他說完，就截着說了一句，才又接下去道：「放眼江湖，還沒有人能和老夫走上一千招呢！」

「閣下也太小覷老夫了。」

綠袍老人沉哼一聲道：「這樣吧，咱們到山頂上去，好好放手一搏，你意下如何？」

「當然可以。」

飛跛子洪笑一聲道：「但莊主莫要忘了把解藥帶去。」

「哈哈……」

綠袍老人仰首朗笑一聲道：「閣下只管放心，你只要擊敗了老夫，老夫自會把解藥奉上。」

飛跛子道：「一言爲定，老夫那就走了，在山頂恭候莊主大駕。」

話聲一落，身形突然直拔而起，在空中一個旋身，宛如一鶴沖天，朝山後飛射而去。

綠袍老人看他飛行身法，實在勝過自己甚多，但他相信，輕功縱然不如對方，以自己所學，在劍術和掌法上，未必一定落敗。

這時總管鹿昌麟悄悄走近，叫了聲：「令主，此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測，咱們是不是……」

綠袍老人微微搖頭道：「以此人的功力，只怕他們絕非對手，此事老夫自有致勝之道。」

說到這裏，回頭叫道：「杜鵑。」

杜鵑聞聲立時趨上，躬身道：「小婢在。」

綠袍老人道：「取我劍來。」

杜鵑答應一聲，回身入廳，取了一柄綠鯊皮鞘的古形長劍，雙手奉上。

綠袍老人左手接過一面吩咐道：「你們都在此地，不用跟去，老夫一人去就好了。」

卓清華、鹿昌麟等人，連忙躬身應「是」。

綠袍老人雙足一點，飛身掠起，一路縱身飛掠，往山上奔行而去。

登上山巓，只見飛跛子踞坐在一方大石之上，洪笑道：「莊主此時才來麼？」

綠袍老人微哂道：「閣下輕功，固可勝我，但是在武功上，老夫未必就輸給閣下。」

「看來你倒很有自信。」飛跛子接道：「老夫不耐久等，莊主既然帶了劍來，想必要和老夫動劍了，那也就不用客氣，你發劍好了。」

「不忙！」綠袍老人道：「閣下可知老夫約你到山上來，是什麼意思麼？」

飛跛子道：「你說呢？」

綠袍老人道：「老夫有幾件事，要問清楚，方能動手。」

飛跛子道：「什麼事？」

綠袍老人道：「第一、以閣下這份身手，必是武林中成名的一流高手，但閣下自報名號是飛跛子，老夫在江湖上從未聽見過有飛跛子其人，閣下何以不肯以眞姓名見告？」

飛跛子大笑道：「老夫只是向你索取解藥而來，目的只在解藥，你也只是知道飛跛子就好，老夫有沒有問你姓名？」

「好！」綠袍老人又道：「第二、據老夫看，閣下這身打扮和你的面貌，大概也不是眞面目了？」

「哈哈……」飛跛子又是一聲大笑道：「你呢？你不是也戴了假面具麼？」

綠袍老人身軀微微一震，點頭道：「好，這個老夫也不問了，第三、閣下從我蘭赤山莊刦走穆七娘到底是爲了什麼？」

飛跛子道：「老夫也要請問莊主一聲，你把穆七娘擒上蘭赤山莊，又爲了什麼呢？」

綠袍老人眼中隱現怒意，哼道：「你必須說出原因來。」

飛跛子說道：「這個你不用問，也應該想得到，老夫要的只是『忘憂散』的解藥。」

綠袍老人心中暗暗一動，問道：「閣下要解藥何用？」

「這不是多此一問？」飛跛子微哂道：「拍花門『忘憂散』解藥，還有什麼用途？」

綠袍老人道：「這麼說，閣下一定有一個人，被穆七娘『忘憂散』迷失了神志了？」

「不錯！」飛跛子道：「所以老夫非取到解藥不可。」

綠袍老人道：「這被迷失了神志的人是誰？」

飛跛子道：「老夫的小兄弟。」

綠袍老人道：「他總有姓名吧？」

飛跛子說道：「老夫的小兄弟還不夠麼？」

綠袍老人道：「老夫抱歉得很，因爲老夫也有一個兄弟急需解藥。」

飛跛子道：「老夫要的東西，非到手不可。」

綠袍老人道：「看來閣下急於和老夫動手，對不？」

飛跛子道：「不動手，你肯把解藥交出來麼？」

綠袍老人道：「聽你口氣，好像已經勝了老夫似的？」

「這還不是一樣？」飛跛子大笑道：「不動手你還沒有敗，一旦出手，你是非敗不可。」

「那倒未必。」綠袍老人道：「好，老夫還有一件事……」

飛跛子問道：「你到底有幾件事？」

綠袍老人道：「穆七娘人呢？」

飛跛子道：「死了。」

綠袍老人道：「是你殺了她？」

飛跛子哼道：「老夫殺這種人，豈不汚了老夫的手，是她自己投崖死的，現在問完了吧？」

「夠了。」綠袍老人左手一抬，說道：「閣下可以亮兵刃了。」

飛跛子道：「老夫已有六十年沒使兵刃了，你只管使劍，老夫就徒手接你幾招吧！」

綠袍老人怒哼一聲道：「幾招？就可分出勝負來了？」

飛跛子大笑道：「你能在老夫手下走出十招，已經可以名聞天下，難道還不夠嗎？」

綠袍老人心中暗道：「此人口氣如此托大，不知究竟是什麼人？」一面輕哼一聲道：「老夫那就有僭了。」

「鏘」的一聲，掣出一柄一泓秋水般的長劍，劍光吞吐，晶瑩耀目！

飛跛子目射奇光，說道：「秋水芙蓉劍！」

綠袍老人哼道：「看來你還識貨！」

劍勢一領，目注飛跛子，左手上彎，斜斜作勢，喝道：「閣下小心了！」

他這一招，就與衆不同！

因爲一般使劍的人，左手必揑劍訣，以訣引劍，他左手化掌，斜斜上揚，恰似飛鳳展翼。

飛跛子一看這劍式，立即沉聲道：「且慢！」

綠袍老人哼道：「你如果覺得徒手和老夫利劍相抗，吃了虧，此時取出兵刃來，猶爲時未晚。」

「哈哈！」飛跛子大笑一聲道：「老夫不是這個意思。」

綠袍老人冷竣的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飛跛子目注綠袍老人，問道：「你方才使出來的可是『飛鳳劍法』的『百鳥朝鳳』？」

綠袍老人微微一驚，哼道：「你如何認得的？」

「你手中拿的是秋水芙蓉劍，使的是『飛鳳劍法』……」

飛跛子目中精芒連閃，「篤」的一聲，朝前逼上了一步，急問道：「你可是姓嚴？」

「你給我站住！」

綠袍老人驚疑不止，手中長劍一指，望着飛跛子，凜然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不用管我是誰！」飛跛子追問道：「快答我所問，你是不是姓嚴？」

「不錯！」綠袍老人應聲道：「老夫姓嚴！」

飛跛子又朝前跨上一步，目光逼注，問道：「妳是女子喬裝的？」

綠袍老人身軀陡震，怒聲道：「你胡說什麼？」

飛跛子大笑道：「老夫一點也不胡說，妳雖然竭力改變口音，但老夫豈會聽不出來？妳不但是女子，而且年紀不大？對不？」

綠袍老人憤怒的道：「就憑你這句話，你就該死！」

嗍的一聲，青虹乍閃，一劍朝飛跛子刺了過去。

飛跛子大笑道：「小丫頭，『飛鳳劍法』只能對付對付四大劍派，對老夫是不管用的。」

右手五指輕輕一彈，「嗡」的一聲，一縷指風把綠袍老人刺來的劍尖震得直盪開去，一面喝道：「妳還不住手？」

綠袍老人沒想到對方武功之高竟比自己所預料還高出甚多，一時大感驚駭，脚下斜退一步，大聲喝道：「你到底有什麼事？」

飛跛子道：「妳既是江南嚴家的人，老夫要跟妳打聽一個人。」

綠袍老人道：「什麼人？」

飛跛子道：「嚴文蘭。」

綠袍老人身子又是一震，冷然道：「不知道。」

飛跛子大笑道：「妳是江南嚴家的人，如何會不知道嚴文蘭的？」

綠袍老人道：「老夫說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飛跛子突然目光一聚，大笑道：「小丫頭，莫非妳就是嚴文蘭？」

綠袍老人有些情急，大聲道：「我不是。」

「哈哈！」飛跛子大笑一聲道：「老夫清楚得很，每一個小丫頭，都沒有眞話，嘴裏說不要的，心裏却要得很，以此類推，妳說不是，豈不就是妳嗎？」

綠袍老人怒哼道：「哼！你簡直是無賴。」

飛跛子大笑一聲道：「這樣吧！老夫不難爲你，只要妳取下面具來，給老夫看看就好。」

綠袍老人在他說話之時，突然一聲清叱，手臂連揚，動作之快有若電閃連奔，刹那之間，銀芒飛閃，只見一支支雪亮劍的尖，急如驟雨，朝飛跛子身上密集刺了過去。

不過一瞬工夫，他手中芙蓉劍已經連續刺出了十九劍之多！

若以一瞬間能刺出十九劍來說，武林中一向以快劍馳譽的峨嵋派「亂披風劍法」，也比他要慢得多了。

飛跛子目露奇光，說道：「天山『三十六飛刺』，也給妳學來了，無怪敢如此目中無人了。」

他雖然武功高不可測，但綠袍老人手中這柄秋水芙蓉劍，鋒利得可以削鐵如泥，切玉斷金，更何況「天山三十六飛刺」，招式實在神速已極。他也不敢輕攖其鋒，身形飄忽，連連閃避，幾乎在電光火石之間，就要接連轉變八九個方位，才能躲得開綠袍老人飛刺的襲擊。

直到綠袍老人刺出第三十五刺，飛跛子突然欺身而入，右手食中二指一下挾住了綠袍老人的劍刃，左手更快，揚腕之間，就已從綠袍老人臉頰上，揭下了一張連着白髯的假面具。

這下出手之快，當眞快到無法形容，綠袍老人只覺自己劍法一滯，臉上有些涼嗖嗖的感覺，戴在臉上的人皮面具，已被人家揭了下來，心頭驀地一驚，口中也忍不住輕咦出聲，急急抽劍往後躍開。

他面具被飛跛子揭下，花白長髯隨同面具而去，登時露出一張清秀俊朗的臉孔，只是驚駭之時，臉色變得煞白！

飛跛子大笑道：「如何，老夫所料得沒錯，妳果然是個丫頭，快說，妳是不是嚴文蘭？」

綠袍老人道：「不錯，我是嚴文蘭，你又待怎樣？」

「這就對了，穆七娘果然沒有欺騙老夫！」飛跛子得意的大笑一聲，又道：「老夫正在到處找你。」

他目光如電，凝視着嚴文蘭，口中咦了一聲，問道：「妳臉上還易了容，對不？快把易容藥物洗去給老夫瞧瞧！」

嚴文蘭還沒開口，突聽一聲長笑，劃空飛來，一道人影，猶如大鵬展翅，疾風颯然壓頂，朝飛跛子當頭直撲而下，僅憑這份聲勢，來人身手之高，就非同小可！

飛跛子猛地一怔，大聲喝道：「什麼人？」左手一記「天王托塔」朝上拍出。

「哈哈！」那人在空中一個轉折，避了開去，飄落地上，洪笑道：「果然是個老怪物！」

飛跛子定睛看去，這人是個醉態可掬的老道，一臉紅白斑點，白髮白髯，左手提着一個斗大的古銅葫蘆。

此人非別人，黃山醉道人是也。

小啓：「雲飛揚外傳」作者有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此啓。

飛跛子怒聲道：「松雲道人，你這是做什麼？」

醉道人大笑道：「老道找了你幾十年，今晚總算給我找到了。」

飛跛子道：「你找我作甚？」

醉道人斜睨着他，大聲笑道：「眞沒想到當年自詡天下第一，風度翩翩的老怪物，幾十年不見，居然跛足彎背，眞的成了老怪物了。」

飛跛子怒哼道：「老雜毛，你在說什麼？」

「我說什麼，你沒聽清楚？」

醉道人瞇着醉眼，說道：「你活了一大把年紀，如今變成又老又醜，還想作孽？對人家小姑娘糾纏不清，若非老道及時趕來，你這老怪物，豈不是又老毛病復發了？」

飛跛子聽得大怒，喝道：「老雜毛，你胡說什麼？」

「老道一點也不胡說。」醉道人道：「難道你不是……」

飛跛子喝道：「老夫飛跛子。」

「飛跛子，哈哈……」

醉道人仰首向天，長笑一聲道：「屈指天下，能徒手破人家『飛鳳劍法』、『天山三十六飛刺』的人，除了你姓謝的老怪物，還會有誰？」

嚴文蘭（綠袍老人）眼看憑空來了一個醉道人，把飛跛子攔了過去，她當然知道醉道人是當今武林第一奇人，有他攔着飛跛子，自己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這就悄然轉身，正待往山下掠去。

飛跛子倏地轉過身來，喝道：「嚴文蘭，妳等一等，老夫還有話問妳。」

醉道人揮手道：「小姑娘，妳只管走，有貧道呢！」上身一俯，一個人忽然間到了嚴文蘭的身前，擋住了飛跛子。

嚴文蘭有醉道人撐腰，自然不懼飛跛子追趕，迅速的往山下飛掠而去。

飛跛子大怒，喝道：「老雜毛，你讓開。」

「人不風流枉少年。」醉道人笑嘻嘻的道：「但你如今已經老了。」

「你簡直胡說八道。」飛跛子怒聲道：「這個女娃兒和老夫有淵源，你快點讓開。」

醉道人道：「老道不管你和她有什麼淵源，這檔事，老道是管定了。」

「你這老雜毛，眞是酒迷心竅！」

飛跛子喝道：「你再不讓開，老夫就對你不客氣了！」

醉道人道：「老道今晚找到你，就是準備和你打一架的。」

「你眞是無可理喻。」

飛跛子目中精芒連閃，右手直豎，一掌當胸拍去。

「咦，咦！」醉道人口中連聲驚咦，說道：「老怪物，你眞的說動手，就動手了！」

左手一抬，把古銅酒葫蘆朝前推了過來。

飛跛子這一掌，雖未用上全力，却也有四五成力道，換了武林中任何一位高手只怕誰也接不下來，但聽「砰」然一聲大震，手掌不偏不倚擊在酒葫蘆上。

兩人功力悉敵，都沒被震得後退。

醉道人瞪大一雙酒眼，趕緊收回葫蘆往懷中一抱，嚷道：「老怪物，你把我老道的酒葫蘆打碎了，裏面還有三十斤好酒，我就和你沒個完。」

說話之時，脚下不禁往後斜退了半步，點點頭道：「幾十年沒見，你老怪物掌上功夫，果然精進了不少，只可惜昔年風流自命，風度翩翩的謝老怪，却是歲月不饒人，變得又老又醜了！」

要知飛天神魔謝長風，六十年前，已是名滿武林，罕有對手，而且風度翩翩瀟洒俊逸，雖已年近四旬，看去不過二十出頭。

他因不是正派中人，各大門派都把他列在旁門異派之中，加之他人本偏激，遇事只憑好惡，不問是非，因此才有神魔之名。

他一生最討厭的一個字，就是「老」字，此時聽到醉道人說他「又老又醜」這四個字，正是他最忌諱的，聞言不覺仰首發出鳳鳴般的一聲清嘯，彎着的腰跟着往上一挺，身如陀螺在原地打了一個飛旋，朗喝道：「老雜毛，你再仔細看看，謝某是不是眞的老了？」

他在這一個飛旋之中，就像脫胎換骨，變了一個人！

站在醉道人面前的，已經不是長髮披散，腰背微彎，跛了一脚的老醜怪人，而是眉目清朗，風神飄逸的藍衫文士，手持金笛，面含微笑，好一派飄洒悠然的風度！他不是數十年前威震武林黑白兩道的崆峒謝長風，還有誰來？他幾乎和數十年前並沒有大的改變！

（未完・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練驚虹繼續將南宮夫人的陰險毒辣計，使南宮夢不堪刺激，本身又中了毒，結果氣不過一命嗚呼，他兒子南宮業又不爭氣，背叛本宮主，爲人不長進，將來一定會得到應有的懲罰。然後練驚虹又帶岳小玉和穆盈盈去謁見樓台總調度沈不理，岳小玉見到這位退休的驃騎大將軍的稱號官職很大，退休後却來飲血峯碧血樓任總調度，此時公孫我劍忽然出現，他這沈大將來找徒兒岳小玉，見他說明練驚虹是好人，便跟着一同去參觀樓台的秘密武器，準備對付神通教教主萬層樓，踏入樓台，却被沈必理捉弄，將他們師徒二人用鐵柵圍住……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先吃鴨脚麵　後傳踢股功

岳小玉道：「別的不說，這道鬼鐵柵，算是甚麼意思？」

沈必理道：「你不是要看看我們的秘密武器嗎？」

岳小玉道：「這裏又還會有甚麼秘密武器？」

沈必理冷冷的道：「你可以自己找一找。」

岳小玉怒道：「分明是一派胡言，這裏除了我們師徒之外，根本甚麼武器都沒有！」

沈必理笑了笑，道：「就是你們兩位，那已十分足够了。」

岳小玉道：「這是甚麼意思？」

沈必理道：「道理很簡單，你就是我們血花宮的秘密武器。」

岳小玉一楞，繼而搖頭不迭，道：「我是人，不是武器。」

沈必理道：「你若這樣想，就是大錯了。」

岳小玉道：「怎樣錯法？」

沈必理道：「世間上最厲害的武器，其實算來算去還是人，一個本領高强的人，也就是最厲害的武器，難道你沒聽過：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這八個字嗎？」

岳小玉道：「聽是聽過無數次的，但那畢竟是誇大其辭。」

沈必理道：「誇大不誇大，那是後來一回事，但總之，一個武功高强的人，永遠都是很可怕的。」

岳小玉道：「這話却也錯了。」

「怎麼錯了？」沈必理一怔。

岳小玉道：「武功高强的人，絕不一定可怕，就像是野獸，也不是越高大越可怕的，例如長頸鹿就是最好的例證。」

「長頸鹿？」沈必理奇道：「梅花鹿我是見過的，鹿肉也吃過不少，但長頸鹿又是甚麼東西？」

岳小玉道：「長頸鹿生長在很遙遠的地方，你當然沒有機會看見。」

沈必理道：「那地方有多遠？」

岳小玉道：「遠在天邊，遠得不能再遠。」

沈必理道：「去月亮遠？還是去那地方更遠？」

岳小玉道：「當然是去長頸鹿的家鄉更遠得多。」

沈必理奇道：「何以見得？」

岳小玉道：「月亮只在頭頂之上，一眼便已可以看見，自然遠極有限。」

沈必理苦笑一下，道：「但我從三歲那年開始，就已很想跑到月亮去看看嫦娥仙子，可是直到如今，還是無法如願以償的。」

岳小玉道：「那是閣下的輕功不够高明之故。」

沈必理乾咳兩下，道：「要到月亮，又跟輕功高明與否有甚麼相干？」

岳小玉道：「怎會沒相干？你的輕功若够高明，大可以一跳就跳上月亮。」

沈必理道：「胡說，世間上又有誰能練成那樣的輕功？」

岳小玉道：「有的有的，只不過世人不知道而已。」

沈必理道：「既然不爲世人所知，你又怎麼會知道？」

岳小玉道：「天機不可洩漏。」

沈必理道：「不要再談月亮，那些長頸鹿到底是怎樣的？」

岳小玉說道：「頸長數丈，脚長也數丈。」

沈必理悚然動容，道：「那豈不是龐然大物之極了？」

岳小玉道：「高是挺够高了，但大却不怎麼大。」

沈必理問道：「比起長鼻子牛妖又如何？」

岳小玉一怔，道：「何謂之長鼻子牛妖？」

沈必理道：「長鼻子牛妖，鼻長逾丈，重逾千斤，牙粗如人腿。」

岳小玉想了一想，還是弄不懂這是甚麼東西，只好望着公孫我劍，道：「師父，你懂不懂？」

公孫我劍淡淡道：「沈總調度說的是大象。」

「大象！」岳小玉拍了拍額角，恍然大悟道：「小岳子明白了。」

沈必理道：「那麼，到底是牛妖高大還是長頸鹿高大？」

岳小玉道：「各勝一招。」

沈必理一怔，說道：「如何各勝一招法？」

岳小玉道：「論高矮，長頸鹿是高得多的，但若論大小，却又是大象佔勝。」

沈必理皺了皺眉，說道：「這倒是怪哉。」

岳小玉道：「更怪哉的，却是如此高高在上的長頸鹿，往往會給矮小得多的獅子吃掉。」

沈必理「唔」一聲道：「獅威一發，那是非同小可的。」

岳小玉道：「所以縱使是長頸鹿那樣高大的野獸，也會給獅子吃掉，人也是一樣，武功最高之輩，也不一定是世間上最可怕的人。」

沈必理目光閃動：「岳小兄弟，長頸鹿之高，與武功高低的那個高字，可不能混爲一談。」

岳小玉道：「混爲一談也沒有甚麼不對，正是一理通百理明，又有所謂觸類旁通，可見世間萬物萬事原本一家，牛糞與豬尿皆可用作施肥，沈調度是明白事理的人，想來一定不會拘泥不化，刻板得像是一塊四方木頭罷？」

沈必理雖然覺得似是而非，却也不知道該當如何反駁，只好聳肩一笑，不再說話。

岳小玉接着又道：「就以我師父來說，他老人家武功卓絕，那是一點也不用懷疑的，但他老人家一點也不可怕，反而極受江湖中人敬重。」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說得好，說得好！這個馬屁拍得眞够响亮！」

岳小玉吃了一驚，正待解釋一番，屁股上已重重挨了一脚，不由尖聲叫道：「師父饒命，徒兒下次不敢亂拍馬屁了。」

公孫我劍道：「你喜歡拍馬屁，我喜歡踢你的小屁股，這又有甚麼不好？」

沈必理看得眉頭大皺，忍不住道：「你們倆師徒，眞是太豈有此理了。」

岳小玉怒道：「你才豈有此理，爲甚麼要把我們關在這裏？」

沈必理道：「我已說得很淸楚，這是練宮主的主意，他要你們倆師徒在這裏，好好潛心修練武功，以備後用。」

公孫我劍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然後對岳小玉說：「小岳子，你義父的用意，難道你直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岳小玉目光閃動，猛然跳了一下，道：「我明白了，外面形勢，如今一定十分兇險。」

公孫我劍又嘆了口氣，道：「你還不算笨，總算明白了這一點。」

岳小玉道：「義父是不想我們冒險，所以就索性把我們關在這裏！」

公孫我劍點頭道：「正是如此。」

岳小玉臉色一變，對沈必理說：「快把我們放出去！」

沈必理搖搖頭，道：「請恕沈某無能爲力。」

岳小玉怒道：「胡說，我們是給你關在這裏的，正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又怎會無能爲力？」

沈必理道：「要放你們，只有一個人才可以擁有這種權力。」

岳小玉道：「我義父？」

沈必理道：「你知道就好了。」

岳小玉道：「但這是他老人家一時糊塗所作出的決定，你怎可以遵從到底？須知咱們多一分力量，敵人就會少一分氣燄，尤其是我師父，他是武林一等一高手，有他助陣，神通教那些狗頭崽子就得頭疼萬分。」說到這裏，屁股上又再挨了一脚，顯然又是公孫我劍認爲他在拍師父的馬屁。

岳小玉給師父踢得發狠了，居然瞪着公孫我劍大聲道：「踢呀！踢呀！就算你把小岳子的屁股踢碎踢扁，小岳子還是要這樣說，難道你不是高手？難道你是個酒囊飯袋？你一生人最討厭迂腐之輩，爲甚麼連徒弟酒脫一點也看不過眼？我讚師父是由衷之言，可不是明知屁股要受罪也來謬讚一番的。」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道：「你罵够了沒有？」

岳小玉道：「你是我的師父，我爲甚麼要罵你？就算要罵，也只能罵我自己而已。」

公孫我劍道：「算是爲師怕了你這個小潑皮，且聽聽沈總調度還有甚麼話說好不好？」

沈必理忍不住笑道：「我沒有甚麼話可以說了，就只想請兩位安靜一點，努力潛修武功，尤其是岳小兄弟，你就是血花宮的秘密武器，只要你練成了絕世奇功，將來又怎會害怕甚麼神通教？甚麼提龍王府？」

岳小玉道：「等我練成絕世奇功之後，只怕狗屎也會飛天啦。」

沈必理搖搖頭，道：「你不要把自己瞧扁了，你能够得到公孫老夫和練老宮主的垂青，絕非偶然，也絕不是幸運，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我會咬掉你的鼻子！」岳小玉悻悻然道。

沈必理哈哈一笑，道：「我這個鼻子長得太好看了，所以經常爲人所嫉妒，你若眞的把它咬掉下來，我會感激得涕淚齊飛。」

岳小玉忍不住呵呵一笑，道：「原來你也是個挺够意思的無賴。」

沈必理道：「做無賴遠比做君子逍遙自在，這種道理你懂不懂？」

岳小玉道：「本來不懂，但你現在一說我就懂了。」

沈必理道：「爲甚麼？」

岳小玉還沒有回答，公孫我劍已冷冷的說道：「因爲他現在是個小無賴。」

沈必理道：「將來也許會變。」

公孫我劍道：「這個自然，因爲只要他不死，將來就會由小無賴變成大無賴，以至變成老無賴了。」

沈必理凝視着他，道：「這豈不是根本沒有改變過嗎？」

公孫我劍道：「天下間最難改的就是脾性，你不能阻止老虎咬人，更難勸服一隻狗不去吃屎。」

沈必理道：「老虎是惡獸，狗是畜牲，但令高足却有慧根，有與衆不同的上好資質。」

公孫我劍道：「但他始終是個無賴，不折不扣的無賴。」

沈必理說道：「眞的沒辦法可以改變嗎？」

公孫我劍道：「辦法當然是有的，例如在他的頭頂上打七八十拳，也許就可以把這個小無賴徹底改變過來。」

「變成甚麼？」

「死人？」

「若死不了呢？」

「那也一樣可以改變他，」公孫我劍淡淡地說道：「最少，他會變成一個白痴，永遠呆楞楞的過日子。」

沈必理道：「既然明知他是個不可以改變的小無賴，爲甚麼還要收他爲徒？」

公孫我劍道：「江湖上有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人，爲甚麼小無賴就不可以做我的弟子？」

沈必理答不上。

他沉默了半晌，忽然嘆了口氣，道：「我要告辭了，這裏很安全，也很安靜，希望兩位不要白費時間。」

岳小玉急道：「不要走，我們要出去了。」

沈必理却搖搖頭，同時轉身離去。

× × ×

沈必理走了，黑石堂變得寂靜有如死域。

岳小玉頹然地坐在地上，望着正在沉思之中的公孫我劍。

公孫我劍忽然嘆了口氣，道：「你眞是個小福星，際遇之佳，無出其右。」

岳小玉眨眨眼，說道：「爲甚麼說我是個小福星？噢，徒兒明白了，徒兒能够拜你老人家爲師，這際遇的確是上佳之至的。」

公孫我劍道：「但練老魔會收你爲義子，這就更不容易了。」

岳小玉苦着臉，道：「但他却把咱們師徒關在這裏。」

公孫我劍道：「這是他一番好意。」

岳小玉說道：「咱們眞的要留在黑石堂？」

公孫我劍說道：「現在也就只有這樣辦。」

岳小玉道：「豈不是悶煞人了？」

公孫我劍道：「對着爲師這個老頭兒，的確是悶煞者也的，若換上穆盈盈那個小妮子，又或者是布狂風的師妹水瑩兒姑娘，那就會大大的不相同。」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師父不要誤會，徒兒可沒這樣想。」

公孫我劍揮了揮手，冷哼着道：「別

再想哄騙爲師，否則小心屁股！」

岳小玉吃驚更甚，只好住口不說。

師徒兩人又沉默了一盞茶時光，忽然有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

岳小玉心中暗道：「準是那個甚麼沈總調度回來，說不定馬上就要把老子釋放出去。」他總認爲自己做了階下之囚，眞是萬分的不過癮。

但過了一會，脚步聲忽然又消失了。

岳小玉眉頭一皺：「外面有人走來走去，究竟在攪甚麼鬼？」

公孫我劍道：「大概是守衞罷。」

「守衞？」岳小玉道：「這裏不是很安全的嗎？爲甚麼還有守衞？」

公孫我劍道：「正因爲這裏有守衞，所以才會很安全。」

岳小玉道：「師父，我們衝出去好不好？」

公孫我劍盯着他：「怎樣衝出去？」

岳小玉道：「這就要看師父怎樣大顯神通了。」

公孫我劍道：「你以爲我是無所不能的神仙？」

岳小玉道：「但徒兒相信，世間上沒有甚麼地方是可以困得住師父的。」

公孫我劍搖頭道：「你錯了，最少，這黑石堂就能困得住爲師。」

岳小玉道：「師父眞的甘心被困？」

公孫我劍道：「這裏沒有甚麼不好，而且就算我眞的不想困在這裏，如今也是無可奈何的。」

這時候，脚步聲又再响起。

這一次，岳小玉終於看見了這個人。

這人穿着一雙很漂亮的履子，一雙脚更是雪白得有如羊脂美玉一般。

脚很纖巧，人更嫵媚。

來的居然是盈盈。

× × ×

盈盈換了一雙履子，走路的時候聲音响亮得多。

岳小玉却看得有點痴了，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一雙脚。

公孫我劍忽然乾咳一聲，道：「穆姑娘，有甚麼事？」

盈盈道：「我是奉了師父之命，每天送飯來的。」

岳小玉嚥了一口口水道：「飯呢？」

盈盈道：「在每次送飯來之前，我要知道你們的胃口。」

岳小玉道：「爲什麼？」

盈盈道：「你們想吃甚麼，掌杓師父就煮甚麼給你們吃，但太偏僻太難辦到的菜譜，却要欠奉了。」

岳小玉冷哼一聲，道：「這個自然，難道我要吃熊掌駝峯，厨房的掌杓大師父也會照辦可也嗎？」

你從來沒有吃過熊掌與駝峯，甚至看也沒有看見過，這兩種都是稀罕名貴的食譜。

在他心目中，這兩種食譜都是昂貴復難求的。

誰知盈盈却說：「師哥要吃熊掌駝峯，那是一點也不困難的，我現在馬上就去告訴掌杓大師父知道。」

岳小玉聽得爲之發呆，公孫我劍却道：「不要熊掌駝峯，只要兩斤熟牛肉，兩大碗鹵水鴨脚麵就行了。」

盈盈一楞：「爲甚麼？」

岳小玉也望着公孫我劍，道：「莫非在這裏吃東西是要付帳的？所以你老人家要慳省一點？」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錢，不是問題。」

岳小玉道：「然則問題何在？」

公孫我劍道：「熊掌駝峯雖然珍貴，但却不一定比熟牛肉更有營養，也不一定比鹵水鴨脚麵更好吃。」

岳小玉道：「但徒兒若想吃熊掌駝峯呢？」

公孫我劍道：「那就要稍等一等。」

岳小玉目光一閃，道：「要等多久？是不是最少也要等到明天？」

公孫我劍道：「只要明天你能戰勝爲師，就算是明天吃熊掌駝峯亦無不可。」

岳小玉一怔：「徒兒又怎會打得過師父？」

公孫我劍道：「只要勤力練功，你遲早會青出於藍的。」

岳小玉苦着臉，道：「縱使眞有這一天，也決不會就在明天。」

公孫我劍道：「明天不行，大可以等到明年。」

岳小玉道：「明年也一定不行的。」

公孫我劍道：「那麼可以再等，只要等上十年八載，有志者事竟成，你是一定可以戰勝爲師的，那時候，不要說是吃熊掌駝峯，就算是吃龍肉也無不可。」

岳小玉深深地吸一口氣，道：「那麼徒兒現在吃甚麼？」

公孫我劍說道：「熟牛肉和鹵水鴨脚麵。」

岳小玉苦笑道：「好吃嗎？」

公孫我劍道：「肚子餓的時候，就算是樹皮草根，也會滋味無窮。」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師父說得很對，其實熟牛肉和鹵水鴨脚麵也很不錯，眞的很不錯。」

盈盈望着這對古怪師徒，臉上的神情也不禁變得有點怪怪的。

公孫我劍瞧了她一眼，道：「就照我所說，送兩斤熟牛肉和兩大碗鹵水鴨脚麵進來好了。」

盈盈點了點頭，終於說道：「晚輩遵命。」

× × ×

兩斤熟牛肉變成了四五斤，胃口再大的人也很難全部吃得掉。

而那兩碗鹵水鴨脚麵，更是大碗得可以讓整隻鴨子在碗裏游泳。

公孫我劍捧着大碗子，對岳小玉說：「吃得多少就吃多少，不要讓肚子餓，不要讓肚子餓，也不要吃得太飽。」

岳小玉吃了半碗麵後，已吃不下去。

公孫我劍盯着他道：「吃飽沒有？」

岳小玉道：「徒兒已飽得很。」

公孫我劍道：「很好，當日爲師給你的練功秘笈呢？」

岳小玉在胸口摸了一摸，道：「託賴師父鴻福，如今仍然在徒兒身上。」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道：「這不是我的鴻福，而是你自己有福得很。」

岳小玉道：「要不要拿出來？」

公孫我劍道：「當然要拿出來，否則如何開始練武功？」

岳小玉道：「這秘笈是師父親手所寫的？」

公孫我劍道：「正是。」

岳小玉說道：「既是師父親手所寫，就算不拿出來，師父也可以傳授弟子武功的。」

公孫我劍道：「若是公孫世家的武功，那是可以的。」

岳小玉一呆，道：「難道師父傳授弟子的，並不是公孫世家的武功嗎？」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若只是爲了公孫世家的武功，我又何必收你這個無賴弟子？」

岳小玉道：「徒兒不懂。」

公孫我劍道：「爲師活到這把年紀，雖然在江湖上薄有聲名，但若與武林中的絕頂高手相比，還是差了一截的。」

岳小玉道：「差一截也不算多。」

公孫我劍道：「高手相爭，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何況還是差了一截之多？」

岳小玉道：「但師父你老人家現在不是還活得很好嗎？」

公孫我劍道：「那是爲師運氣不錯之故。」

岳小玉道：「其實武功高一點低一點，也不是那麼重要的。」

公孫我劍道：「那就得看每個人的環境和遭遇了，有些武林庸手，連你師兄公孫咳也大大不如，但却儼然以武林大豪自居，獨霸一方，一輩子都過着威風凜凜的日子。」

岳小玉想了一想，道：「如此人物，比比皆是。」

公孫我劍道：「但有些運氣特別倒霉的傢伙，雖然勤練武功數十年，但一出道就遇上了武功比他只高一點點的高手，就是差這麼一點點，這些倒霉的傢伙就倒下去了。」

岳小玉道：「倘若他沒有遇上那高手，他可能會在江湖上稱雄一時，甚至是稱雄一世，對不對？」

「對了，」公孫我劍不住點頭。「所以，武功高一點點就有高一點點的用處，當然，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懂武功，但他們還是活得很好很好的。」

岳小玉眨動眼睛，說道：「徒兒明白了。」

公孫我劍道：「你還記得爲師要創立門派之事嗎？」

岳小玉忙道：「徒兒怎會不記得？師父要創立的門派，是隨意門。」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道：「不錯，隨意門者，正是隨意所之，隨心所欲，如意吉祥！」

岳小玉道：「師父打算甚麼時間開山立派，正式成立隨意門？」

公孫我劍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岳小玉道：「要等多久？」

公孫我劍道：「等到你成材之後。」

岳小玉苦着臉，道：「這只怕要等得連脖子也長了。」

公孫我劍道：「脖子長一點，那是沒相干的，最重要的是時機成熟，方可以行事。」

岳小玉說道：「徒兒不是沒有這個耐性……」

「你這樣說就對了，」公孫我劍道：「只要功夫深，鐵柱磨成針，凡事切忌急躁，須知越是急躁，就越是容易失敗。」

岳小玉只得連連點頭。

公孫我劍拍了拍他的肩膊，又續說道：「你可知道，爲師爲甚麼非要收你爲徒不可？」

岳小玉抓了抓腮，道：「徒兒略知一二，但不知者却佔八九。」

公孫我劍沉吟半晌，才嘆息道：「那是因爲爲師走了，再也不能練成自己的武功。」

岳小玉又是爲之一呆：「師父，你後面這一句話，徒兒又聽不懂了。」

公孫我劍道：「爲師經過二十年苦心研創，已創成了一套厲害的武功。」

「厲害的武功？」岳小玉吸了一口氣：「厲害到怎樣的地步？」

公孫我劍搖了搖頭，說道：「爲師不知道。」

岳小玉奇道：「這一套武功既是師父苦心研創出來的，何以會不知道如何厲害法？」

公孫我劍嘆了一聲，道：「這套武功雖然是研創出來了，但却從來沒有任何人曾經練成過。」

岳小玉更感奇怪，道：「連師父也沒有練成？」

公孫我劍道：「爲師已說過，我年紀老大了，再也不能練這種武功。」

岳小玉道：「這倒奇也，連師父也沒練過自己研創出來的武功，又有誰能練得成功？」

公孫我劍道：「你能！」

岳小玉奇怪的道：「爲甚麼徒兒能練得成？」

公孫我劍道：「很簡單，因爲你是我的徒兒，所以就能練成了。」

岳小玉眨了眨眼，似懂非懂地道：「這套武功叫甚麼名字。」

公孫我劍想了一想，道：「就叫『隨意三絕』怎樣？」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隨意』這兩個字的意思，徒兒是明白的，但爲甚麼不叫兩絕或者是四五六絕，而偏偏要叫做隨意三絕？」

公孫我劍道：「三絕者，乃是指三種武功，包括氣功、掌功和劍法。」

岳小玉怔了一怔，道：「怎麼沒有輕功？」

公孫我劍反問道：「你爲甚麼如此着重輕功？」

岳小玉道：「輕功高明，在戰陣上是大佔便宜的，萬一對方逃走，徒兒也可以施展卓絕輕功，將之輕易擒拿回來。」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你說錯了，練輕功最有用的地方，並不是擒拿敵人，而是可以自己快快逃命。」

其實岳小玉心中所想的正是這樣，既然給師父一語道破，也就只好順水推舟，訕訕一笑道：「師父教訓得對，該逃命的時候就得逃命，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今天打不過人家，大可以溜之大吉，等到武功大有精進之後，才再誓師反擊不遲。」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好滑的一張小嘴。」

岳小玉道：「想必是鹵水鴨脚麵放油太多所致。」

公孫我劍又冷笑一下，然後沉默了很久才道：「你要練輕功，那是一點也不困難的，但首先要練成深厚的內力。」

岳小玉道：「師父說得對，但凡內力深厚之人，輕功也一定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公孫我劍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道：「既然這樣，徒兒願意先學氣功，其他的慢慢再練不遲。」

公孫我劍說道：「三種功夫都要一齊學！」

岳小玉一怔，道：「消化得來嗎？」

公孫我劍道：「若沒有明師指點，就算只學一種也無法消化。」

岳小玉道：「但當日師父不是要徒兒跟着許軒主的嗎？難道他也可以算是一個明師了？」

公孫我劍冷冷道：「你把許軒主當作是飯桶？」

岳小玉笑了笑，道：「他吃飯不多，但喝酒的本領却眞還厲害，是個如假包換的酒囊。」

公孫我劍倏地喝道：「畜牲，你好大的胆子！」

岳小玉這次却很倔强：「徒兒只是實話實說，絕非故意中傷許軒主。」

公孫我劍冷冷道：「倘若你這句話給許軒主聽見，他是一點也不會介意的，但若是旁人聽見，那就不怎麼好！」

岳小玉道：「不怎麼好便讓他不怎麼好算了，反正許軒主不介意，徒兒不介意，即使是師父也不會眞的介意的。」

公孫我劍給他駁得爲之啞口無言，過了良久，才喟然嘆了一口氣，道：「也許你說得對，爲師一向以不迂腐之人自居，但如今看來，你似乎比我更不迂腐，眞是孺子可教也。」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那麼師父現在要教徒兒甚麼本領？」

公孫我劍道：「踢股功。」

「踢股功？」岳小玉忽然臉色一變，急急叫道：「徒兒不學。」

公孫我劍臉色一沉，道：「這是隨意門最基本的功夫，怎能不學？你若不學，將來又怎懂得踢我徒孫的屁股？」

岳小玉一怔：「你的徒孫？」

公孫我劍道：「我的徒孫，也就是你的徒兒，將來你也會做別人師父的，懂不懂？」

岳小玉乾笑一下，道：「懂了。」

「懂了就最好，看脚！」公孫我劍一聲冷喝。

喝聲方起，岳小玉已向後急退。

但忽然間，他沒有再退了，那是因爲他屁股已連挨三脚，登時疼得連動作也停止下來……

× × ×

秋殘冬至，樹梢間的落葉已越來越少了。該落下的枯葉都已落下，還沒有掉下來的葉子也彷彿正在迎風嘆息。

這裏是鐵眉樓的剪花坪，但如今坪上已再無花葉可剪。

剪花坪這個名字，是由鐵眉所取的。

鐵眉又叫鐵漢，他殺人不眨眼的，給人砍幾刀也同樣不眨眼。

只有最接近他的人，才能瞭解他的心腸其實一點也不硬。

——殺人的人，絕不等於鐵石心腸的人。

——眞正鐵石心腸的人，也許一輩子不殺人，甚至一輩子不殺生，經常齋戒沐浴，唸佛敲經。

鐵眉屬於前者，他每次殺人，都是不得不殺的。

但他從來不爲自己辯護。

他若有心事，最喜歡傾訴的對象就是花，尤其是剪花坪上的花。

這裏每一朵花，每一片葉以至每一根草，都是他的朋友，他的知己。

花雖無語，但却也從不騙人。

但現在剪花坪上已無花可剪。

花不是因爲枯樹才消失，而是給一把火燒掉了。

燒掉所有花葉的是金剛眉。

「種花人死了，你們也去死罷！」金剛眉用怒火燒掉一切，他要藉此來發洩。

龍眉沒有阻止他，也沒有怪責他。

金剛眉的心情不好，他也是一樣。

× × ×

聚義廳中，爐火烘烘，筵開數桌。

桌上有酒有肉，也有活宰鮮魚，本該是人人興高采烈才對。

但這時候，又有誰能眞正高興起來？

岳小玉不見了！

他是給誰刼走？如今是凶是吉？

沒有人知道。

但更令人沮喪的是，是郭冷魂也不見了！

那一天，衆人來到了靜心房，忽然一陣紅烟爆起，於是岳小玉不見了。

等到濃烟散去之後，大家又發覺，靜心房裏只有兩個妙齡少女。

這兩位妙齡少女，就是鳳眉的女弟子翁紫棠和藍妙妙。

這兩位女弟子的武功雖然不算很高，但却都是精明伶俐，而且做事相當謹慎的女孩子。

尤其是在靜心房，外面機關重重，無論是誰想妄越雷池半步都是難乎其難的。

可是，郭冷魂居然就在靜心房裏給人刼走了。

翁紫棠和藍妙妙沒有遭遇到毒手，只是給人點了穴道。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刼走郭冷魂的人，絕不是刼走岳小玉的白衣老婦。

因爲白衣老婦只是帶走了岳小玉，而且根據兩位女弟子的憶述，郭冷魂被人帶走，最少已是半個時辰之前的事。

龍眉很生氣，同時也感到很丟臉。

因爲刼走郭冷魂的人，並不是從機關陣進入靜心房，而是挖掘一條地道直達靜心房，然後突然掩殺出來的。

這條地道很長，居然一直通出鐵眉樓外。

它一直通往鐵眉樓北面一座山峯的背後。

（未完・卅四）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金貴在玄妙觀裏佯睡不醒，太白雙仙無法，只好等茅山老道太虛用離魂法對他審查，這時又來了白金鳳對他如何應付離魂丹的方法，贈予滲心丹然後離去。跟着修羅門凌三帶師叔鄭君武，將修羅令牌叫阿貴貼身帶好，趁玄月來捉人之際，將他打倒，由鄭君武喬裝爲玄月，將阿貴扛到丹房，只見房裏坐着太白雙妖、陰山蔴衣客、祁連烈火尊者、黑海雙熊都請來了，最使鄭君武吃驚還有苗疆火雲魔童藍雲，因他的放蠱術和毒藥暗器防不勝防，其他人都不懼，只怕他放蠱之術影响自己保護李金貴，太虛道人提出用離魂丹失效要用放蠱術逼供……

丹房查身世　杜撰信爲眞

火雲魔童藍雲說道：「太虛道長，老夫……」

太虛道長伸出右手制止藍雲說話，道：「藍道友，自己人吵吵架、鬥鬥嘴是可以，若是眞的爲此結仇，就不應該了，你說對不對？」

藍雲哈哈一笑，道：「道長說的對極了，老夫不會計較這件小事的。」

太虛道人道：「好，我們現在開始查問阿貴進入本觀的目的……」

他伸手自懷中取出一隻瓷瓶，道：「玄眞，你把他叫醒。」

玄眞應了一聲，走到雲床邊，凝目注視着仰臥的李金貴，沉聲道：「阿貴，醒來！」

李金貴從進丹房以後，一直都是清醒的，屋裏發生的一切事情，他都明白，只是不敢睜開眼睛。

等到玄眞叫喚他時，他正準備裝作酣睡中醒來，倏地記起了玄眞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我拍三下巴掌，叫你醒過來，你就會醒過來。」

他一想到這裏，不禁猶疑了一下，不知道這是幻覺，還是玄眞的確在催眠他的時候說過的話，一時之間，反倒不敢睜開眼。

太虛道長訝道：「玄眞，怎麼啦，這孩子……」

玄眞道人笑了笑，道：「不久之前，兩位姑娘曾很懷疑地問貧道，說是不相信阿貴已被催眠……」

話聲稍頓，道：「因爲貧道在施術之時，曾吩咐過，要拍三下巴掌，喚他醒來，如今沒有拍這三下，當然他不會就此醒過來……」

太白雙妖此時已坐回椅上，聽得玄眞之言，劉翠娥不禁驚嘆地道：「道長，你這種催眠之術，眞是舉世無雙，小妹佩服得很。」

玄眞道人說道：「舉世無雙可不敢當，家師當年的修爲更是深厚，能憑藉一顆彈珠，一隻銅鈴，便能催人入眠，還讓被

催眠者能做出各種吩咐的動作，則更是驚人。」

劉翠娥哦了聲道：「道長，請你爲我們表演看看，也好讓我們開開眼界。」

玄眞道人猶疑了一下，道：「這個……這個……」

太虛道人知道玄眞的道行還沒有到那種地步，忙道：「劉姑娘，此刻不是演練催眠術的時機，而且受術人在受到刺激時，很可能會變成精神錯亂……」

劉翠娥訝道：「哦！有這種事？」

太虛道人微笑道：「貧道便親眼看到有人被家師兄催眠後，暗示是一隻狗，結果他醒來後，還以爲自己是狗，不但有時發出狗叫聲，並且還爬在地上吃屎……」

室內響起一片驚嘆之聲，劉翠娥却忍不住笑了出來。

太虛道人原是替玄眞解圍，眼見這句話還收到使氣氛變成輕鬆之效，不由頗爲得意，面頰抽動了一下，吩咐道：「玄眞，你把他叫醒過來。」

玄眞道人感激地望了太虛一眼，凝神注視着李金貴，拍了三下巴掌，道：「阿貴，醒來！」

李金貴「啊」了一聲，裝作大夢剛醒的樣子，從床上坐了起來。

他首先看到的便是太虛道人那副駭人的模樣，不禁嚇了一跳，說道：「我……你……」

玄眞道人扶着李金貴的肩膀，道：「阿貴，你不要害怕，這位是本觀主的師叔太虛老道長。」

李金貴道：「我……我要奶奶，我不妥在這裏待下去了，我要回家……」

太虛道長沉聲道：「阿貴，你別害怕，貧道這就讓他們帶你的奶奶進來。」

李金貴的目光在室內掃過，落在玄月道人的身上。

玄月道人微微一笑，道：「阿貴，你別怕，太虛老道長最是疼愛晚輩，你只要聽話，等下有你的好處！」

李金貴見到鄭君武還在這兒，一想到「師門」的神通廣大，心中大定，朝太虛道長叩首道：「小的李阿貴拜見老仙長，願老仙長永享仙福……」

太虛道長伸手虛虛向李金貴一招，微笑道：「孩子，你過來坐在貧道旁邊。」

李金貴只覺一股柔和的力道，將自己托起，向太虛道長身邊移了過去，不由敬畏地望着太虛道長，心中暗忖道：「這位老道長的法力很高，看來跟我師父差不多了……」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李金貴就那麼一句話，便使得太虛道長對他的印象完全改觀，面上的神色極爲愉快，伸手摸了摸李金貴的頭，柔聲道：「孩子，貧道與你是一見投緣，無論你是何來歷，貧道絕不會爲難你……」

說到這裏，他突然咦了一聲，伸手在李金貴腦後撫摸了幾下，把李金貴弄得全身發癢，却又不敢妄動。

太虛道人睜開三角眼，露出冷厲的神芒，凝望着玄眞，沉聲道：「玄眞，枉你在本門這麼多年，竟然有眼無珠，將棟樑之材，用來作毛厠，眞是該死！」

他說到後來，聲色俱厲，玄眞不禁面色一變，囁嚅地道：「徒侄我……」

太虛道人狠狠地瞪了玄眞一眼，望向太白雙妖，說道：「兩位姑娘的確不凡，竟能發現這孩子腦後長有仙骨，而生出替令師收徒之心，不過……此子既是本觀的人……」

劉翠娥尖聲道：「老道長，你莫非要反悔了？」

太虛道人目中神光畢露，沉聲道：「其實令師的武功法門別走蹊徑，與衆不同，就算將此子收歸門下，也不會讓他有什麼成就，又何必……」

劉翠娥站了起來，道：「不，老道長你剛才親口答應的，何況……」

陰山蔴衣客唯恐劉翠娥得罪了太虛道長，連忙拉住她，插嘴道：「老道長，你方才說此子資質平庸，爲何此刻又因爲他腦後的一塊頭骨，而說他是棟樑之材？」

太虛道人道：「此事極其簡單解釋，並無什麼奧秘可言，就與美玉混雜在亂石之中，誰都能認出美玉之不同於石塊。」

他伸手撫着李金貴的頭，話聲稍稍一頓，繼續道：「據本門之秘籍所載，身具仙骨之人，一生遇合離奇，處處逢凶化吉，機緣一至，自有仙人接引，入我門中，昔年張道陵祖師便是腦後長有仙骨……」

此言一出，玄眞、玄法齊都發出一聲驚嘆，那易容爲玄月道人的鄭君武正聽得入神之際，也趕緊跟着驚呼道：「啊！無量壽佛！」

眞個是一經品題，身價百倍，李金貴原是一個不堪起眼的鄉下孩子，經過太虛道長將之與張天師相提並論，頓時在室內所有人的眼裏變成不同凡響了。

丹房內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李金貴的身上，使他窘得忙把臉孔垂下，瑟縮着身子，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樣。

太虛道人輕嘆口氣，道：「只可惜此子腦後的這塊仙骨，長的部位稍偏，他一生情孽纏連，非到中年之後，才生慕道之心，不過……」

他正說到此處，雲床邊的牆上發出「卡」地一聲輕響，一道暗門敞了開來，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來。

那白髮老嫗步履蹌踉，昏黃的目光在室內逡巡一下，顫聲道：「阿貴，我的阿貴呢？」

太虛道長一拍李金貴的肩膀，低聲道：「阿貴，你的奶奶來了。」

李金貴抬起頭來，只見那個老嫗一臉皺紋，禿眉如掃，兩眼幾乎瞇成一綫，雖然看不清楚她的右手兩指是否殘缺，却已與白金鳳跟他提醒過的「奶奶」的特徵不符。

他脫口道：「老仙長，她不是我的奶奶。」

太虛道人哦了聲，道：「阿貴，你沒攪錯吧？」

李金貴傻笑道：「老仙長，小的自幼跟奶奶相依爲命，怎會弄錯？」

太虛道人臉色一沉，道：「玄眞，這是怎麼回事？」

玄眞道人道：「這都是阿貴沒有說清楚，所以……」他尷尬地一笑，道：「那個小村子裏倒有五個老太婆，自稱是阿貴的奶奶，不得已，只有把她們統統都請來

了。」

太虛道人驚訝的說道：「哦！有這種事情？」

他略一沉吟，道：「那你把她們統統都叫出來，讓阿貴認認看，那個是他的奶奶？」

玄眞應聲走入密室，不一會工夫，帶着四個老太婆走進丹房。

那四個老嫗高矮不一，相貌各異，有的白髮蒼蒼，有的連頭髮都脫得只剩了幾根，還有一個連牙都沒了，另一個則是滿嘴金牙……

她們一入丹房，立刻呼喚道：「阿貴，我的乖孫子呢？」

「阿貴」此起彼落，尤其是那個沒牙的老嫗，叫起來的聲音，有如殺鷄，使人聽了不由毛骨悚然……

室內衆人，除了那以玄月面貌出現的鄭君武之外，大概就只有李金貴不知道，這都是太虛老道安排的計策，是用來初步鑑定李金貴身份的。

但是儘管知道這是事先安排的，然而眼見這麼五個怪形怪狀的老太婆，一齊聚集在丹房中，以各種怪聲叫嚷着，就不由使人產生一種滑稽之感。

太白雙妖首先忍俊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烈火尊者更是咧開一張大嘴，「哈哈」大笑。

陰山痲衣客由於練的功夫不同，笑起來的時候，臉肉拉動，眉毛上下亂跳，比哭還要難看。

倒是火雲魔童皺着眉，低聲罵道：「胡鬧，眞是胡鬧。」

那五個老太婆一面叫嚷着，一面四處找尋，其中那個滿嘴金牙的老嫗，見到火雲魔童藍雲，現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樣子，顫顫巍巍的走了過去，道：「阿貴，我的乖孫子！」伸開雙手，便將往藍雲身上抱去。

藍雲叱道：「滾！」

也沒見他如何作勢，那個滿嘴金牙的老嫗已倒飛而起，瘦小的身軀撞在牆壁，滑落地上，頓時口鼻流血，一命嗚呼，嚇得其他四個老嫗怪叫不已，蹌踉退回密室去。

太虛道長灰眉一皺，問道：「阿貴，誰是你的奶奶，你還沒認出來？」

李金貴在那些老嫗進來之時，便已看清楚，其中沒有一個的特徵，跟白金鳳所說的相同，是以一直沒有吭聲。

他看到這一幕鬧劇，却以悲劇結束，不禁爲那個死去的老嫗感到難過，忖道：「不知道這些老太婆是從那兒來的？她們之所以聽命扮演我的奶奶，也不過是爲了幾個錢，却不料會丟了一條性命……」

意念一轉，又暗忖道：「眞是奇怪，明明白家大小姐說過已經讓她的奶媽金姥來這兒，假裝是我的奶奶，怎麼沒有看到金姥呢？」

太虛道人等了好一會，沒聽到李金貴回答，詫異地問道：「阿貴，貧道跟你說話，你聽到了沒有？」

李金貴啊了一聲，道：「我……我要回家了。」

太虛道人道：「咦！好好的，爲什麼要回家去？阿貴，我在問你，你的奶奶是那一個？」

李金貴道：「這裏面沒有我的奶奶，我……我要奶奶，我要回家。」說着，拔起腿來便跳下雲床，準備奔出丹房。

他可並非做作，實在是見到火雲魔童動輒殺人，嚇得再也不敢在這兒呆下去。

可是他沒想到，憑他一個無拳無勇的大孩子，又怎能逃得去？放着這屋裏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讓他死上十次有餘……

太虛道長呵呵一笑，伸出鳥爪似的右手，虛虛一招，李金貴的身軀便已被一團柔和的氣勁裹住，倒飛而起，落在太虛道長的身邊。

鄭君武見到太虛老道露出這一手「虛空接引」，不由暗暗叫苦，忖道：「想不到這個雜毛老道，功力如此精湛，就他一個人在此，恐怕我也無法全身而退，何況還得顧全阿貴，唉！這使我如何是好？」

李金貴可不知道鄭君武正在傷透腦筋，他一被太虛道人施出「虛空接引」之術擒回雲床，駭得大叫，道：「放我回去，我要回去！」

這時，白金鳳的叮嚀，凌三的囑咐，他都已忘得一乾二淨，心中充滿着恐懼驚駭之情，恨不得長兩個翅膀，飛出玄妙觀去。

他不住地掙扎，却那能掙得出太虛道長的手掌？終於他忍不住叫道：「二觀主，快救我呀！」

鄭君武叱道：「阿貴，你鎭定下來！老仙長不會害你的！」

李金貴一楞，望着鄭君武，囁嚅道：「可是我……」

太虛道人把李金貴的身軀轉了過來，讓他面對自己，和緩地道：「阿貴，你別害怕，貧道方才說過，無論你的來歷有沒有問題，都不會傷害你，明白嗎？」

李金貴漸漸鎭定下來，木然地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太虛道人頷首道：「嗯！你只要明白就行了，此刻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一定要通過考驗，才能證明你並非被派來臥底的，在此之前，你根本無法寄望逃出去，事實上也沒人能救得了你……」

李金貴道：「好，老仙長你要怎麼辦，小的只有答應了，可是能不能讓小的先見見奶奶？」

太虛道人道：「他們找錯人了，貧道這就派人去將你奶奶請來，等一會兒，你就可以見到你奶奶……」目光一閃，問道：「哦，阿貴我忘了問你，你奶奶是不是姓金？」

李金貴一楞，道：「我不知道，奶奶就是奶奶嘛。」

太虛道人淡淡一笑，也沒說什麼，打開玉瓶，取出一顆黃豆大的藥丸，道：「阿貴，你把這顆藥丸吞下。」

李金貴接過藥丸，猶疑地望了鄭君武一下，見到他盤膝坐在旁邊，沒有一絲表情，心中忖道：「不管這顆離魂丹的藥性有多强，只要吃不死人，就沒有關係，六叔既然在此，總不會眼見我被這老道害死吧！」

意念飛快地自腦海探過，他一仰首將丸藥放進嘴裏，吞了下去。

太虛道人托着那個玉瓶，道：「阿貴

，你看這個玉瓶不錯吧！」

李金貴望着那個玉瓶，看了半晌，也沒看出什麼不同，反而覺得眼睛越來越酸，那邊在咫尺的玉瓶，彷彿變得越去越遠了……

他眨了眨眼，喃喃道：「這個玉瓶不錯……」

太虛道人收起玉瓶，凝目望着李金貴，神光烱烱，如同兩顆寶石，發出冷冷的光芒……

李金貴只覺進入一個深邃幽遠的世界，心頭漸漸迷糊，終於失去了知覺。

玄眞道人見到室內衆人齊都注視着李金貴，忍不住道：「諸位道友，家師叔現在正以强烈的精神，控制阿貴的意思，此刻阿貴已被催眠，就算是天塌下來，他也不會知道。」

劉翠娥問道：「大觀主，如果現在打雷，會不會將他吵醒？」

玄眞道人微笑道：「不可能的，就算有人砍他兩刀，都不會使他醒過來。」

太虛老道乾咳一聲，道：「阿貴，你仔細聽着，貧道要問你幾個問題，你得老老實實的回答，不得有所隱瞞。」

李金貴應聲道：「是！」

太虛老道問：「你叫什麼名字？」

李金貴答：「李金貴。」

太虛老道問：「你的老奶奶是不是姓金？」

李金貴答道：「不知道，我從來沒問過。」

太虛老道問：「你到本觀來，是不是經人授意的？」

李金貴答道：「沒有，我家裏很窮，奶奶年紀又大，所以我到觀裏來做工賺點錢。」

太虛老道又問道：「你昨天晚上在那裏？」

李金貴答：「我不知道。」

太虛老道皺了下灰眉，柔聲道：「你仔細想想。」

李金貴默然片刻，似是回憶，太虛老道問：「你想起來了沒有？」

李金貴答：「想起來了。」

太虛道人問道：「你說出來讓我聽聽看？」

李金貴答：「我回去跟奶奶告別，奶奶捨不得我走，後來——我想到了二姑娘的吩咐，就急急忙忙趕回觀裏，在路上的時候，突然全身好冷，好冷……」

丹房內的衆人都見到他全身直打哆嗦，說話的聲音都在打顫。

太虛道人冷哼一聲，道：「那是劉二姑娘施諸於你身上的冷煞手，如果你不能及時趕回本觀，便會凍死！」

劉翠娥向太虛抗議地道：「老道長，你……」

太虛道人凝望着劉翠娥，道：「二姑娘，貧道只是說出事實，引出阿貴的回憶，他醒來之後，這些話都記不起來了，妳儘可放心。」

劉翠娥一觸及太虛道人投射過來的兩道目光，只覺心頭大震，不敢逼視趕緊垂下頭去。

太虛老道繼續問：「後來呢？」

李金貴顫聲答道：「我冷得昏過去，後來遇到一個老叫化子……」

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室內鴉雀無聲，都在等着聽他繼續說下去，其中尤以易容爲玄月道人的鄭君武更是如坐針氈，一顆心七上八下，緊張無比。

他雙手緊緊握住，只覺手心都在冒汗，忖道：「他媽的，當年跟白氏家族决鬥，恐怕還沒如此緊張過，現在却爲這小子弄得我受活罪……」

雖說他知道李金貴身上佩帶着「修羅令」能夠保持神智的清明，不致受到「離魂丹」的藥力影響，但是李金貴的神態却使他不放心。

事實上，他根本攪不清楚李金貴是否已被催眠，萬一「修羅令」效用無法抑制太虛老道的催眠術，那麼凌三等人施之於李金貴身上的陰謀，便全部會暴露出來。

修羅門藏匿於地底城之事，乃是江湖上的一大神秘，如果因此而被暴露出來，影響之大，連鄭君武自己都不敢想像。

所以他才會緊張得直冒汗，就像死囚犯等待着砍頭的一刹那，由於極端的緊張與恐懼，以致於變得痲木而痴呆了……

太虛道人問道：「是那老叫化救了你的？」

李金貴道：「我不知道，他只給我喝了兩口酒，我就不冷了。」

太虛道人哦了一聲，問道：「那個老叫化有沒有告訴你，他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李金貴道：「沒有。」

太虛道人灰眉一皺，問道：「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李金貴道：「他說，他有急事要到南海，跟極樂眞人會面，沒工夫管我，就讓我睡着了……」

太虛道人略一沉吟，只見每一個人面上都露出思索的神色，暗忖道：「南海無相神尼、離火島極樂眞人都是七十年前名震天下的奇人，連南北二尊都比他們要晚出道十年，可說已是仙俠一流的人物了，誰都不知道他們此刻是否還活在世上，那個老叫化却說要去找極樂眞人，可見他也是當年的武林頂尖高手……」

意念急轉，他倏地心頭一震，脫口道：「丐仙鄒武，一定是他！」

火雲魔童藍雲哦了一聲，道：「太虛道友，不可能吧？」

太虛老道沒有理他，問道：「阿貴，那個老叫化子是不是長得滿頭亂髮，身上的衣服，看起來髒兮兮，雙手却是雪白如玉？」

李金貴點頭道：「嗯，就是這個樣子，他……他的背上還揹着一個酒葫蘆。」

太虛老道一拍大腿，道：「不錯，準是他！」

火雲魔童藍雲道：「太虛道友，丐仙鄒武當年不是跟紅雲老祖爲仇，死在漠北白龍堆了嗎？怎麼……」

太虛老道說道：「那只是江湖傳言而已，又有誰能證明丐仙已死？」

火雲魔童藍雲頷首道：「嗯，這也可能……」

李金貴只是把凌三的形象改變一下，用來應付太虛老道的詢問而已，沒料到太虛老道會猜到什麼丐仙鄒武身上。

他暗中忖道：「我再說個怪人說來嚇唬他一下，或許他就不敢留我在玄妙觀裏了……」

但一想到這裏，只聽到太虛老道又問他道：「阿貴，那老叫化還對你說了些什麼？」

李金貴道：「他說我前生是他的徒弟，後來遭刦兵解，投生青城……」

他的話聲一頓，想了想，又繼續道：「只因那個時候，他被困在白龍堆，無法救我，所以欠我太多，只有在此生來補償我……」

太虛老道問道：「那他為什麼不把你帶走呢？」

李金貴道：「他說我刦難未了，福緣未至，需要一年之後才能帶我走。」

劉翠娥聽到這裏，忍不住道：「老道長，你認為阿貴說的話是眞的嗎？」

太虛老道不悅地道：「當然是眞的，二姑娘，貧道的離魂丹神效無比，妳回去問問令師就可以知道了。」

火雲魔童藍雲道：「太虛道友，你再問問他，後來怎樣了？」

太虛老道微哂道：「藍道友，這下你可相信了吧！」

藍雲頷首道：「嗯！諒他一個村童，也不可能曉得那些百年前的天下奇人，何況丐仙鄒武被困白龍堆之事，據家父說，普天之下，除了紅雲老祖門下之外，就只有他老人家知道。」

他解釋道：「這還是當年家父宴請南荒魔君時，耿老伯父無意中透露出來的，是以我敢說這是武林秘聞。」

太虛老道頷首道：「想當年貧道尚在師門，作一守門童子時，便已聽到先師提起，紅雲老祖乃是一代大宗師，一身法術已能上達九霄，下通幽冥，連當年的海外七仙都為之嘆服，這從丐仙被困之事，便可想像其當年神威的一斑了……」

火雲魔童藍雲道：「沒想到這小子果然大有來歷，前世還是丐仙之徒，眞令人意料不及……」

太虛老道說道：「此子生有仙骨，不同凡俗，當然是大有來歷，據玄眞說，他在昨晚曾回溯前世，乃是青城一錬氣士，如今再推算他的話，可知他是在青城一派覆亡後，再轉世為李家子弟……」

一切的宗敎，都承認靈魂不滅。佛家講的是三世因緣，喇嘛敎的活佛也有轉世之說，至於道家，淵源於黃老，無論後來宗派分歧，支流繁多，也都是求的長生成仙之術。

北派全眞一脈講的是錬氣辟穀，服丹成仙，南派天師一脈則重符籙法術，驅神役鬼，其實殊途同歸，目的都是一樣，希望脫殼飛昇，成就仙業。

是以李金貴這一番話，太虛老道深信無疑，忖道：「此子若能歸於本門，必能為本門傑出弟子無疑，至低限度，將來可有丐仙為後援，本門在武林中定能獨樹一幟……」

他見到房中各人，有的面現驚疑之色，有的發出讚嘆，不由更加堅定了收徒之心。

可是他一想到自己方才親口答應太白雙妖，待到證實李金貴的身份後，便將之交給劉翠娥，帶回長春谷，如果再度反悔，不僅影響到自己的聲譽，並且大失信太白雙妖，那麼也就等於得罪了太白派。

那無極老魔跟長春夫人都是武林中兇名極彰之人，玄功驚人，勢力極大，雖說太虛老道並不畏懼他們，但是目前他正在極力拉攏這些八荒異人之際，如果為了一個李金貴，影響到他的未來大計，也未免太划不來了。

何況李金貴的身份來歷尚未確定，那個此刻尚在秘室的李金貴的奶奶，給予他的困擾，尚未使他完全釋疑，他決不敢貿然的把當年金花女俠的孫子收歸門下……

他暗忖道：「如果他眞的被派來潛入本門，探察此次秘會，那麼觀裏定有他的接應之人，貧道正好趁這個機會，將之一網打盡，否則，我就將他收歸門下，只要好好待他，諒他也不會生有二心，那丐仙鄒武神通極大，朋友又多，以他與阿貴的宿緣，對本門將來的發展，只有幫助，沒有害處……」

他的目光閃過太白雙妖身上，繼續忖道：「至於太白雙妖方面，我只要編個理由把阿貴扣留下來，說是要繼續調查，諒她們也不會待在觀裏，賴着不肯走，等到一年半載之後，她們便會忘了阿貴，到時候，豈不一切都很圓滿？」

心中意念電轉而逝，太虛老道的嘴角浮過一絲笑意，問道：「阿貴，你跟丐仙鄒武分手之後，如何又回到了本觀？」

李金貴道：「我不知道。」

太虛老道問道：「是不是令師送你來的？」

李金貴道：「我不知道。」

太虛老道沉吟一下，道：「貧道記得你曾提起圓覺寺，是否你跟丐仙在寺裏停留過？」

李金貴道：「是的，師父讓我喝了兩口酒之後，便把我帶到圓覺寺裏，告訴我前生之事，後來他老人家就走了。」

太虛老道目光一閃，道：「他有沒有提到本觀之事？」

李金貴道：「沒有……不過……」

太虛老道追問道：「不過什麼？」

李金貴道：「我曾告訴他老人家，我在玄妙觀裏打雜，不久會被帶到長春宮去，要求師父帶我走，不要讓我被二姑娘帶去太白山……」

太虛老道瞥了太白雙妖一眼，只見劉翠娥激動地站了起來，道：「胡說，我們對阿貴沒有惡意，他為什麼要……」

太虛老道叱道：「劉姑娘別說話！」

劉翠娥道：「可是我……」

太虛老道作了個手勢，道：「妳坐下來。」

劉翠娥只覺一股柔和的勁道湧上身來，不敢反抗，順勢坐了下去。

太虛老道沉聲地說道：「劉姑娘，阿貴此刻仍在被催眠的狀態中，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眞實的，絕無一句虛假，所以無論是討厭妳，或者喜歡妳，貧道都無法阻止他說出來，因而妳也用不着為之生氣……」

劉翠娥臉孔漲得通紅，頓了頓腳，道：「眞是豈有此理！」

藍雲哈哈一笑，道：「我心有意向明月，明月偏偏照溝渠，難過啊，難過！」

劉翠娥娥眉一豎，杏目含怒，瞪着藍雲，道：「你……你怎麼說出這種話？虧你還是個前輩！」

藍雲聳了聳肩，道：「劉姑娘，我看妳也別再痴心妄想了，那小子既是有來歷的人，就算妳把他帶到長春宮去，也無法勉强他，為妳太白一派所用，說不定反而會給無極老魔惹來無窮的後患，嘿嘿！若非我跟長春夫人是舊相識，要我老人家說這些話，我還嫌多費唇舌呢！」

藍雲的這番話，使得太虛老道為之悚然一驚，忖道：「小藍說的不錯，阿貴既是丐仙之徒，丐仙決不會棄之不顧，如果我將他收為本門弟子，一年之後丐仙找來，恐怕會有庥煩……」

一念及此，他只聽到劉翠娥嗔道：「我才不管什麼丐仙不丐鬼的呢！反正阿貴這個人，本門要定了，誰說也沒用。」

藍雲冷笑道：「小娃兒不知道厲害，還以為丐仙鄒武跟朱雲一樣，隨隨便便的就可以打發掉，哼，以後惹火上身的時候，可別怪我言之不豫……」

劉翠娥也重重的哼了一聲，表示心中的不滿。她甩了一下頭，道：「太虛道長，事情已經明朗了，阿貴決非是什麼人派來的奸細，也用不着再問下去了，請你將他交給我們姐妹，我們這就動身回太白去，無論以後發生什麼事，都與貴觀無干，一切的後果，都有長春宮承担下來。」

太虛老道輕拂着頷下灰髯，沉吟道：「這個……一切都要從長計議！」

劉翠娥心裏有氣，問道：「為什麼？難道……」

鄭霞拉住了劉翠娥的手，道：「二妹，妳別多說了，聽老道長吩咐吧！」

鄭霞的個性比較溫馴，雖說入門較劉翠娥要早，修為也比她要深，却沒師妹那麼鋒芒畢露，這從她們的打扮裝束，言行舉止就可以分辨出來。

劉翠娥聽師姊這麼說，紅唇蠕動一下，終於忍住了要說的話，閉上了嘴。

太虛老道乾咳一聲，道：「本來阿貴的去留，只是一件小事，就算讓兩位姑娘帶回長春宮，也無什麼要緊，不過目前我們七派已經會盟立約，要成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組合，向着統一武林的最終目的進軍，是以任何一件事，都關係着我們七派的未來……」

他的話聲一頓，目光在室內衆人面上掠過，然後指着李金貴繼續道：「尤其這個孩子，我們已經證實他並非普通的村童，他是一個大有來歷的人，不僅僅因為是丐仙之徒，而且他的前世是青城門人。雖說青城一派在廿年前整個覆亡，但我們不能否認，青城的劍法、神功，在武林是獨樹一幟的，昔年青城第八代掌門青松眞人一劍伏天魔之事，大家或許還記得，眼下青城雖然神秘的覆亡，可是那些神功絕藝，都在阿貴的腦海裏，只要機緣一到，丐仙鄒武自然能夠施法使阿貴的靈智全部回復，到那時，阿貴不需多久的時間，便可修練成身兼兩家之長的高手……」

他嘿嘿笑了一笑，道：「你們各位想一想，如果他那時身在長春宮，或者置身於我們的大組合中，會產生一種怎樣的影響？」

室中衆人都被太虛老道的這番話提醒，忍不住發出驚咦之聲。

這裏面只有易容為玄月道人的鄭君武，情緒比較平靜，因為他知道李金貴的那番話，都是編出來對付太虛道人的。

什麼轉世、前世，還有丐仙鄒武、無相神尼、極樂眞人等等，這些數十年前已傳說仙去的武林異人，都是凌三和葛仙童等，在圓覺寺中灌輸給李金貴的「知識」，只是為了堅定李金貴進入修羅門的信心而已……

鄭君武忖道：「想不到這小子現學現賣，把那些老傢伙的招牌扛出來，反倒嚇得這些雜毛妖人，緊張得一塌糊塗，哈，眞是可笑……」

還沒笑出聲來，他猛地一拍大腿，暗忖道：「啊呀，不好，這些雜毛妖道野心不小，想要七派聯盟，稱霸武林，對本門復出的大業，豈不是構成極大的威脅？我非得……」

一念及此，他倏地聽到太虛道人叱喝一聲道：「玄月，貧道跟你說話，你聽到沒有？」

鄭君武一楞，還沒定過神來，玄法用手肘搗了他一下，道：「三弟，師叔在問你的話呢？」

鄭君武以往改扮他人，從來沒有忘懷自己改扮後的身份，如今在這種特異的環境中，竟由於太虛道人的一番話，使他想到了修羅門未來重出武林的霸業受到威脅，而一時忘形，幾乎洩漏了身份……

他呃了一聲，道：「師叔，你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太虛道人凝目望着他，道：「你在發什麼楞？」

鄭君武道：「師侄我是在想，假若不是師叔您深謀遠慮，讓阿貴這小子留在本門，以後造成不可收拾的災禍，那豈不是太可怕了？」

太虛道人默默盯着他一下，道：「這麼說，你是主張把阿貴殺掉囉？」

鄭君武被太虛的眼神盯得心裏直發毛，乾咳一聲道：「依師侄的管見，眼下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將阿貴殺了，一是將他秘密囚禁起來……」

劉翠娥不由氣道：「不不！玄月道長，你已經答應交給我們帶回長春宮去，怎能……」

藍雲叱道：「丫頭，妳怎麼還不死心，太虛道長已經分析得清清楚楚……」

劉翠娥瞪了他一眼，道：「藍雲，這不關你的事，是我們七派的安危，你插進來做什麼？」

太虛道長沉聲道：「二姑娘，妳這種態度實在要不得，藍道友乃是貧道邀來，將來也是我們組合中的一員大將，妳怎麼可以……」

劉翠娥跺足道：「我不管，你答應過，讓我們帶走阿貴的，你絕不能失信。」

太虛道人皺起灰眉，叱道：「二姑娘，妳太放肆了！」

劉翠娥臉色一變，道：「我……」

鄭霞唯恐劉翠娥會引起衆怒，忙道：「師妹，妳少說兩句好吧？一切由太虛道長安排，我想他總不會騙我們這作晚輩的

，不然他老人家以後……」

太虛道人左右爲難，苦笑道：「鄭姑娘，貧道已經再三强調，這並非是我個人對阿貴有何愛惡，而是事關大組合本來的安危……」他頓了頓道：「除了這個原因外，我還發現一個疑點，那便是阿貴的奶奶很可能便是昔年以一手暗器名震武林的金花女俠……」話未說完，藍雲霍地跳了起來道：「太虛道友，不可能吧！當年她中了我的無影之毒，怎會還活到現在？」

太虛道人道：「是與不是，貧道不敢肯定，因爲事隔多年，貧道也記不得了，不過金花女俠的眼神帶有紫稜，昔年會使貧道留記下極深的印象，是以……」

藍雲頷首道：「嗯！不錯，金瓊華的確目有紫稜，與常人不同，太虛道友，這樣吧！妳把她請出來，讓我認認看，雖然隔了廿多年，我想總不會認錯人……」

太虛道人道：「如果阿貴的奶奶果然是昔年的金花女俠……」

藍雲咬了咬牙，道：「太虛道友，如果她眞是金瓊華，那我就不客氣了，你知道，我跟那賤人仇深似海……」

太虛道人與藍雲的交情極深，自然知道昔年藍雲之所以鎩羽而回苗疆的原因，微微搖頭，道：「藍道友，難道你還沒忘情白嫦娥？」

藍雲的臉肉抽動一下，眼中射出懾人的兇光，喃喃道：「對，我不能就此將金瓊華殺死，我還得從她那兒追查出白嫦娥的下落……」

小偷動了那塊錶答案：那塊錶唯一的特徵是它在走動，小偷擺弄它時上了弦，而其他的錶却都停着。珠寶店不是關了三天門嘛！

太虛道人輕嘆口氣道：「藍道友，鎭靜點！」

藍雲點了點頭，道：「我沒關係，你把那老太婆叫進來吧！」話雖這麼說，他心中情緒却仍然激盪不已，難以抑止。

因爲他這一生中，最愛的便是白氏家族中的玉女白嫦娥，儘管他險些死在白嫦娥的少陽神罡之下，廿多年來，他仍然對白嫦娥念念不忘。

而他最恨的則是金花女俠金瓊華，當年若非是金瓊華向白嫦娥揭露他的眞正身份乃是武林中毒絕一時，心狠手辣的火雲魔童，那麼藍雲很可能便已得到了白嫦娥了……

敢情火雲魔童乃是苗疆十八峒總峒主金銀雙仙的獨子，自幼極得父母寵愛，加上長得俊美可愛，活潑天眞，連五毒教主藍蝴蝶，都收他爲義子，傳以毒門絕藝。

本來藍雲跟一般的孩童一樣，長得很健康，可惜就在他十歲那年，由於攀登滇池之旁的一座峻峯，不愼摔傷腦部，從此之後，他便一直不高，面貌也沒改變……

年歲漸長，心智已經成熟，而外在的形貌却始終不變，許多人認爲藍雲是天賦異稟，頗爲羡慕，可是藍雲反而變得脾氣暴躁，心中極爲自卑，因爲他無法跟常人一般的享受正常的愛……

這也是他出道之後，手段毒辣的眞正原因。後來，他碰到了白嫦娥，一時驚爲天人，羡慕之意油然而起，所以便改裝接近白嫦娥。

那時，白嫦娥出道江湖未久，已因容貌秀麗，武功高强，博得白衣玉女之稱，所到之處，武林少俠都要巴結。當她碰到藍雲後，還以爲他只是個十歲大的幼童，由於藍雲編了一套極爲悲慘動人的身世，所以白嫦娥便將他留在身邊。

當時，最接近白嫦娥的有三個人，都是武林後起之秀，江湖的一時俊彥，其中以天刀鄭錡名氣最大，此外，峨嵋一秀章鶴和武當青萍劍客顧青萍也都是出身世家，容貌英發的青年俠士。

這三個年輕英俠充作白衣玉女白嫦娥的護花使者，相互之間，競爭得極爲劇烈，但在表面上却依然維持極好的風度，是以一直都相安無事。

直到藍雲被白嫦娥目爲孤兒，收留在身邊之後，悲劇方始發生。

因爲以藍雲的一身無形無影的放蠱之術，和神出鬼沒的施毒手法，縱然有意提防，都是防不勝防，何況誰會想到這個俊秀可愛，口齒伶俐的童子竟是毒中高手？

藍雲在妒恨的情緒下，分別以不同的手法，把追逐在白嫦娥身邊的三名青年俠士害死。

從顧青萍首先被發現死在客棧開始，直到天刀鄭錡喪命金蠶蠱爲止，其間尚不到一個月。

雖然他們死時都不在白嫦娥身邊，可是他們都是大有來歷之人，身後的師友都紛紛出動，追查他們的死因，自然便將許多疑點指向白嫦娥。

爲此白嫦娥曾抱着藍雲痛哭，對着藍雲訴說許多心事……

那段時期是藍雲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其實，當時他也沒有想到要汚辱白嫦娥，只要與她每日相對，便足以使他滿心愉快了……

然而一個缺殘的人，所產生的殘缺的愛，雖是極爲眞純，在世俗的眼中是太不可能了。

藍雲終於受到命運之手的播弄，使他在快樂的高峯上跌落下來，掉進了痛苦的深淵。

那是由於金花女俠的出現，認出了他的眞正來歷，終於白嫦娥在羞憤之下，施出白家的絕技，以少陽神罡將藍雲擊傷。

這一擊，使得藍雲差點死去，一身武功盡失，足足受了十年的罪，三年之間都在床上渡過……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藍雲在回憶那段悽迷的往事時，從未埋怨過白嫦娥，反而每經一次回憶，對白嫦娥的相思更加深刻入骨。

他時常一方面爲白嫦娥的手下留情，而感到欣慰，一方面又爲自己沒能死在白嫦娥的素手之下，而感到遺憾。

這種痛苦滲雜着甜美的複雜情緒，反覆的出現在他的思想、他的回憶中，使得他的心靈從未有過一刻平靜。

這也就是他在修復武功之後，重出江湖的主要原因……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在藍雲的印象中，彷彿又經歷了廿年，事實上，在玄妙觀的丹房中，只不過過了一盞茶而已，那奉命去「請」出阿貴奶奶的玄法道人，已從

秘室中扶出一個顫顫巍巍的老婦人。

在這段短短的時間裏，除了藍雲之外，最難受的便是巧手神魔鄭君武了。

他的一顆心始終懸着，不知即將面臨的局面，要該如何應付才好，簡直使他坐立不安……

他眼看着太虛道長解除了李金貴的催眠之術，並將之拉近身邊，心中更是焦急之極。

如果可能的話，他眞想就此取下李金貴頸上的修羅令，立刻離開，那麼他便不必受此煎熬之罪了。

可是事實上，他不可能這麼做。

這不僅因爲李金貴關係着修羅門未來的復出江湖，是打進白氏家族的一着重要棋子，而且鄭君武也要藉此機會，弄清楚李金貴的眞正來歷。

如果李金貴的奶奶，便是昔年的金花女俠，那麼一切的假設都可能成立。

最使鄭君武感到可怕的，便是李金貴原本就是白氏家族用來打進修羅門的一着暗棋，而他進入玄妙觀，只是一個誘餌，一種手段而已……

儘管李金貴不會武功，看來是有點土裏土氣的鄉下孩子，不像是個作奸細的材料。

但這些不成爲條件的條件，正是李金貴取信於這些深謀遠慮的武林高手的最好掩護……

鄭君武忖道：「假使金花女俠是阿貴的奶奶，那眞太可怕了……」

他不敢繼續往下想了，暗中不停地咒罵着林煌：「他媽的，林老三，枉你是什麼神算天魔，算個屁，七算八算的，倒把我算計進去，害得老子在這裏担驚受罪一番……」

他這種坐立不安的神態，使得坐在他旁邊的玄眞道人都覺察出來，詫異地低聲問道：「老三，你怎麼啦？」

太虛道人凝望着玄眞和玄月兩人，沉聲道：「你們沉住氣，用不着担心，就算是金花女俠來了，放着屋裏這些人，諒她也跑不了，何況還有這個孩子在我們手中呢？」

說着，他輕撫着李金貴的頭，微笑地道：「孩子，你別怕，奶奶這就來了。」

李金貴點了點頭，心中七上八下，忐忑難安，不知自己即將面對一個怎樣的情況。

他自己進入丹房之後，神智一切都是清醒的，每一個人的對話，他都聽得清清楚楚。

就因爲如此，他才會爲那尚未見過面的奶奶担心，不知道白金鳳替他安排的「奶奶」，到底是不是昔年的金花女俠？

他靠在太虛道人的身邊，目光在室內的那些人身上掃過，像陰山廝衣客的陰沉，烈火尊者的猙獰，黑海雙熊的粗暴，太白雙妖的嬌嬈，都給他極深的印象。

最使他好奇的，還是藍雲那副童子面貌，特異的裝束……

縱然李金貴是個未見過世面的少年人，他也能從每個人身上，感覺出那份緊張情緒。

這種幾乎使得室內空氣聚起來的緊張氣氛，如同一根緊繃的弓弦，隨時都會斷去。

就在這時，秘門啓開，玄眞道人扶着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走了進來。

那個老太婆手持一根烏黑的拐杖，弓着腰，一個眼睛都已經瞎了，她顫顫巍巍的進了丹房，一見李金貴，全身便震動一下，叫道：「阿貴，我的寶貝孫子！」

李金貴看到那老太婆果然是左眼瞎了，扶着拐杖的右手食中二指都已斷去，立刻從雲床上爬起，叫聲：「奶奶！妳老人家來了？」向金姥奔去。

他的呼喚之聲，充滿着企盼的感情，似乎使得太虛道人爲之感動，見到他奔下雲床，伸手想要拉住他，却又縮回了手。

金姥左手摟住李金貴，喃喃道：「乖孩子，乖阿貴，可苦了你了……」

這一幕祖孫會面，情景頗爲感人，但是室內這些人個個都是江湖中人，沒有一個眞的感動。

他們的目光都盯在金姥面上，似乎想要分辨出這個衰老的瞎眼老太婆，是否便是昔年以美貌、以暗器出名的金花女俠？

太虛道人側目望着藍雲，問道：「藍道友，怎麼樣？」

藍雲從金姥一進入丹房，便凝目注視着她。

他沒有放鬆她面上的每一絲表情，幾乎連她每一根白髮，每一條皺紋都一一檢查。

尤其是金姥的手，和她的眼，更是藍雲反覆查勘的目標。

他的腦海裏出現廿多年前，所見到過的金花女俠的模樣，並且將之與眼前的金姥相對照。

可是，廿多年來，他的容貌，身軀，沒有改變，他也不能想像一個人會有那麼大的改變。

怎麼看，眼前這個鷄皮鶴髮，衰老不堪的老嫗，會是當年那個風姿綽約，韻味十足的美女。

如果太虛道人不是曾經說過這個老太婆可能便是金花女俠，藍雲連再看她一眼的口味都沒有。他不敢想像一個女人老了之後，會變成這麼「恐怖」的樣子，使他愈看愈覺得噁心。

太虛道人的話一傳入耳裏，藍雲面上不禁浮起一絲苦笑，搖了搖頭，道：「我看不像。」

太虛道人道：「你再仔細看看。」

藍雲道：「太虛道友，會不會是你弄錯了？」

太虛道人道：「也許是吧，不過！」瞥了金姥一眼，道：「貧道若不再弄清楚這點，恐怕今晚都睡不着。」

藍雲道：「老道，也許你可以用攝心術問出來。」

太虛道人道：「藍道友，你再認認看，或許是你沒有把握住她的特徵……」

藍雲凝神望去，但見那獨眼老太婆擁着李金貴，左手撫着他的肩背，嘴裏喃喃不停的，不知說些什麼，那隻獨眼中淚光閃現，顯然見到孫兒，難禁悲喜之情……

如果說這麼一個慈祥的老婦人，便是當年縱橫江湖，惡徒聞名喪胆的金花女俠，那眞使人不敢相信。

（未完・八）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王一龍·文
可　飛·圖

關門弟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業動找到師姐呂丹鳳，從她所說飛鳳門主鳳飛天勾結金不求進犯霹靂堂，便先到望龍客棧查明情況，捉到二師兄羅方進，審查一遍，知道呂丹鳳所說不假，三師兄唐翔是飛鳳門的女婿，鳳飛天還勾結鹿鶴二仙招靈風、狄長風。上官業動回店之後，見呂丹鳳留字約回終南山相見，他見情況危急，先和司空青趕回霹靂堂報訊，和代堂主梅映部署戰機，迎接戰鬥。鳳飛天採取明攻暗襲，先派鹿鶴二仙和兩堂主先偷襲，派唐翔接應，自己和金不求與師趕去。狄長風被司空青截鬥，招靈風由上官業動截鬥，他們帶來偷襲的人大部份中箭傷亡……

挾人質退敵　走火遇師兄

上官業動左掌護胸，右手長劍在前，如魚投水也似射出窗外，落在過道上！

招靈風剛站穩，上官業動長劍又至，他鹿枴一頓，身子如紙張般飄飛而起，上官業動長劍落空，招靈風剛鬆了一口氣，

不料半空弓絃聲响，幾枝長箭迎面射來！

招靈風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揮枴落地，上官業動尖嘯一聲，如風趕至，長劍泛起幾朵劍花，將招靈風籠罩住！

招靈風不及喘息，舉枴一格，就在此刻，許陵等人已趕至，叫道：「不要放過這老妖怪！」

招靈風心頭一驚，只覺五指一涼，又被上官業動的劍尖劃過，五指雖未斷，但皮破血流，已無力再戰，只見他怪叫一聲，脫手將鹿枴向上官業動拋去！

上官業動虞不及此，連忙錯步閃開，招靈風鹿枴一脫手便打了一個後翻，雙腳一頓，越牆而出！

許陵叫道：「快追！」他長棍在地上一戳，身子拔空，站在牆頭上，忽然外面一陣箭雨射來，許陵嚇了一跳，連忙倒跳落地，道：「他們來了！」

恰在此時，前面已傳來一陣鑼鼓聲，上官業動說道：「他們前後夾擊，許堂主你帶人去支援前面，留下二十個弓箭手給我！」

許陵應聲帶人去了，上官業動道：「你們分成兩組，匿在房內，一組左，一組右，提防對方由兩旁攻進來！」兩個副香主各自帶人去埋伏，上官業動聽見一陣兵刄碰撞聲，便循聲尋去。

司空青與狄長風鬥了百多招，仍然不分勝負，狄長風雖然手背受傷，但他內功深厚，久戰之下，優點逐漸顯露，相反司空青的身法却不如前靈活。

上官業動來得正是時候，狄長風見對方來了助手，有心抽身離開，但司空青纏得十分緊，眼看上官業動即將趕至，狄長風人急智生，左掌挾風拍出，司空青錯步一閃，反手劈了一刀！

狄長風正欲他如此，身子倏地倒飛，向圍牆躍去，上官業動叫道：「快截住他，莫讓他跟外面的敵人會合！」

司空青不待他吩咐，又揚手發出一對蝴蝶鏢，狄長風聽得風聲，鶴枴向後一撩，足尖在牆頭上一點，向外飛去！

他只道已脫離險境，不料司空青的蝴蝶鏢打製十分奇妙，當日的南宮恩尚且要吃虧，何況江湖經驗淺薄的狄長風？

他身子剛落在小巷地上，那對蝴蝶鏢兜了一圈沉下，其中射在他靴上，嵌在其小腿後肚上，狄長風只覺又痛又痲，走了兩步，痲痹的感覺更加强烈，他大驚之餘，忍不住叫道：「快救老夫！」

一隊弓箭手自小巷穿了過來，司空青與上官業動躍上牆頭，便被箭雨迫落。

司空青舉袖拭去額上的汗珠，說道：「此人雖不死，但暫時無再鬥之力，對咱們構不成威脅的，上官弟，你那邊情況如何？」

「跟他一樣，非休息三五天不能再動武！」上官業動道：「小弟怕他們還有人會由後面潛進來，打算守後面，司空兄你暗器了得，到前面去支援吧，若情況危急，請尖嘯三聲爲號！」

司空青道：「你這邊若人手不足，也以尖嘯爲號。」

上官業動道：「一言爲定，嗯，咱們久困終不是辦法，要想辦法衝出去。」

司空青道：「愚兄跟梅堂主說一聲。」言畢飛身而去，上官業動見後花園有棵棗樹，便飛身躍了上去，不動聲息地坐在樹枝上，暗暗調息，恢復疲乏！

今夜此戰令他信心大增，恨不得再找幾位高手來試試，由是更感激雷震天，若非他臨死前把體內的內功輸送與自己，絕對不會有此成就！

× × ×

鳳飛天率領兩百個精銳，分批化裝前進，在三更前果然都齊集常州城，她派人去打探消息，只聞霹靂堂後院有打鬥聲，看情況得不到什麼甜頭，顯然因爲對方有了準備，可是如此已騎上虎背，有去無回，她立即下令攻擊！

鳳飛天有今日的地位，自然有其本領，她不是輕率之人，將兩百個人分成四批，每批五十個人，一百個主攻，一百個助攻，主攻的在前面，助攻的在旁攻，而她又將一百個主攻分成兩批，輪番攻擊，使下屬有休息之機。

攻擊命令一頒發，五十條好漢，像五十頭兇猛的老虎般，向霹靂堂正門衝去！

梅映玉一直帶兵守在前堂，見狀立即命令弓箭手發箭，但飛鳳門的人仍然慢慢迫近，同時助攻的弓箭手也紛紛還擊。

如此膠着了一陣，唐翔已得知消息，帶着四個隨從趕來，道：「門主，咱們用火箭攻！」

紫玉菁道：「火箭在何處？」

「我早已備了火藥乾草！」

鳳飛天言妙，立即叫他準備，同時吩咐手下暫退。這時候正是許陵與趙仙虎在後院大戰，梅映玉見敵人不敗而退，十分詫異。黃揚賢道：「表嫂，小心他們有什麼奸計，不如發射烟花吧！」

梅映玉搖頭，說道：「不，時機還未到！」

過了頓飯工夫，飛鳳門的人又開始前進了，霹靂堂這方不斷發箭，但對方仍然迫了過來，突然以「火箭」還擊！

「火箭」是以棉花醮火藥或在乾草上洒上火藥，再綁在箭上引火，最後才發射，由于有火藥，因此燃火時間頗長，箭落在霹靂堂的屋頂上，院子裏，立即引起一陣騷亂！

這一着大出梅映玉的意料，她立即下令鳴鑼擊鼓！由于這一亂，立即露出破綻，只見飛鳳門人羣中，飛起幾條人影，向霹靂堂飛來！

梅映玉忙命令道：「對着這幾個人發箭！」

那幾個人全是飛鳳門的高手，再加上金不求，他們脫下長衫，不斷飛舞拍打，箭矢紛紛落地！猛聽一道震耳的長嘯，一條人影已飛上圍牆，雙腳齊蹬，將兩個霹靂堂弟子踢翻，同時一個觔斗打出，再翻落庭院，正是金不求！

金不求如猛虎之投入狼羣，落地之後，立即抽出金光燦爛的長劍，足尖一點，再度飛起，凌空揮劍，斬向圍牆上的弓箭手！

那個弓箭手後背沒眼，攔腰中劍跌下去，金不求落在牆頭上，左腿一掃，又將一個踢飛，撞在旁邊的同伴身上，剎那間，一連倒下四五個漢子！

黃揚賢劈手奪過一把弓來，引箭發射，但金不求十分狡猾，一得手，立即跳落院子中，不斷奔跑，見人便殺！

梅映玉只看得眶眥欲裂，叫道：「圍住他，不要分開！」

黃揚賢抽出一柄厚背刀跳了下去，截

住金不求，金不求吃吃笑道：「怎不叫雷震天出來，哈哈，想不到他今日竟然做烏龜，要老婆出征！」

黃揚賢一言不發，揮刀便砍，金不求咦了一聲：「原來你是雷震天的徒弟！」長劍一引，已將刀彈開！

與此同時，當牆上的弓箭手紛紛被金不求踢翻的時候，飛鳳門的三個堂主也躍了進來，這三個的武功，都遠勝趙仙虎和繆不拔！

三人進來之後，立即追殺牆頭上的弓箭手，形勢大亂之下，飛鳳門的人已迫到圍牆，不少人都跳了進來，雙方展開短兵相觸的混戰！

梅映玉見狀也抽出一對柳葉刀，在兩位香主的保護下，追殺飛鳳門的人！

飛鳳門的人武功雖高，但霹靂堂勝在人多，而且都有一股不怕死的勇氣，前仆後繼，因此飛鳳門得不到什麼甜頭。

鳳飛天在對面屋頂看見，便發出一道尖嘯，埋伏在兩旁的助攻人員，也立即展開進攻！

匿在中院樹上及後院房內的弓箭手，立即發箭，射殺了一批敵人，但對方仍然突破防綫殺了進來，於是混戰之勢又再形成！

上官業勤自樹上躍下，這時候他眼看遍地血跡，也紅了雙眼，飛落在敵人叢中，一口氣殺了十多個敵人，殺得他已沒了感覺！

帶領助攻的是兩位飛鳳門的副堂主，他們見狀，雙雙上前，截住上官業勤。上官業勤左掌右劍，連番大戰已久，仍然體力充沛，勇不可當！

× × ×

前院的形勢越來越對霹靂堂不利，那是因爲對方的高手較多的原因，幸而許陵與司空青先後趕到，形勢才稍見回穩。

許陵直奔金不求，接替已受輕傷的黃揚賢！黃揚賢閃到一邊，取出烟花引火點燃，向上拋射！只聞「砰」的一聲，半空綻開一朵紅色的烟花，好看煞人！

金不求叫道：「小心他們招援兵！」

許陵哈哈笑道：「不錯，你們準備喪身于此吧！」

金不求冷笑一聲：「只怕你要比金某早死！」他加强攻擊，但許陵因有手下相助，未見危急！

司空青在這種情況之下，最能發揮所長，只見他東飛西奔，彎刀抽空而發，不時還發射暗器，因此死在他手下的人，眨眼間便有十餘個，其他人見他過來，便紛紛讓開！

飛鳳門的堂主見狀立即圍了過來，將司空青困在核心，如此一來，霹靂堂的弟子壓力大減，至此才可喘一口氣！

鳳飛天見對方發出烟花，立即加强攻勢，令第二撥主攻人員，分一半進霹靂堂內，另一半則在外面佈防，阻擋對方的援兵！

原來梅映玉深謀遠慮，預先已派出一百名精壯的弟子，散匿在城內各處，或客棧，或廟宇，或民居，相約見烟花便衝出來。當下援兵在薛景平帶領下，向守在霹靂堂外面的飛鳳門弟子衝去，雙方又展開一場斷殺！

鳳飛天見己方人少，赤膊上陣，殺了幾個霹靂堂的弟子便截住薛景平。薛景平起初見她是個女流之輩，有點輕視，不料接戰之下，便幾乎着了道兒！

鳳飛天人如其名，輕身功夫美妙之至，如鳳翔九天，一對短劍忽左忽右，指東打西，薛景平只應付了十多招便着了一劍，幸好他手下見狀立即過來相助，情況方有好轉！

紫玉菁抽出短劍，對唐翔道：「翔哥，咱們也去殺幾個止止手癢吧！」

唐翔猶疑地道：「咱們是主將，不用親自下塲吧！」

紫玉菁冷哼一聲：「難道娘便不是主將？」

唐翔沒奈何，只好抽出摺扇跟紫玉菁下塲，他武功大大不如紫玉菁，人又怕死，死跟着紫玉菁，紫玉菁回頭冷哼一聲：「沒見過這般無用的丈夫，我眞後悔嫁給你！」

唐翔臉色一變，却陪笑道：「一個人的本事，不一定要在武功那方面……」

紫玉菁搶白的道：「你文章方面很好麼？」

「這……皇帝有什麼本領，但文武百官……」

紫玉菁冷笑道：「可惜你命生得不好，不生在皇帝家！」

唐翔笑容不改：「玉菁，你以後就會慢慢發現愚夫的好處了！」

「什麼好處？簡直一無可取！」

唐翔不敢再吭一聲，心中暗暗罵道：「騷蹄子，以後你才知道我唐爺爺的厲害，大丈夫能伸能屈，且讓你得意一下，又有何妨？」

× × ×

上官業勤奮力殺死了一位副堂主，另一個見狀立即跑開，上官業勤聽見前院那如潮如浪的喊殺聲和慘呼聲，不知情況如何，心急如焚，便向前院飛去。

到前院，他見許陵被金不求打得節節後退，便仗劍上前，攔住金不求，道：「許堂主，你去支援司空青！」

司空青則叫道：「許兄，外面的援兵不能過來，你去接引一下！」

許陵立即打開大門，帶了一批手下衝出去。這一來，對方陣脚立亂，援兵衝了過來，許陵衝前，與薛景平雙雙敵住鳳飛天！

鳳飛天道：「菁兒，你進去看看裏面的情況，然後出來報告！」

許陵笑道：「臭婆娘，不用看了，你帶來的手下，已差不多死光了！」

鳳飛天冷哼一聲：「做夢！」

許陵道：「你們來了兩百個人，咱們人數幾倍于你們，結果如何不問而知！」

鳳飛天道：「那姑奶奶便先殺死你們兩個蠢才吧！」

紫玉菁應了一聲，揮劍向大門衝過去，回頭道：「翔哥，快隨姑奶奶來！」

唐翔只好跟着她向大門內擠去，裏面的情況，實際上並非一面倒，那是因爲飛鳳門的高手較多，殺傷力也較大，可是，霹靂堂的人多，他們一進去，後路便被截住！

紫玉菁叫道：「金叔叔，你們情況如

何？」

金不求應道：「賢姪女放心，只要他們沒有高手助陣，再過一頓飯工夫，大勢便定！」

紫玉菁道：「姪女看他們根本沒高手助陣，否則這時候爲何還不出來？說不定雷震天早已死了！」

唐翔道：「我早說羅方進的話靠不住了！這次咱們可大獲全勝了！」

上官業勤覺得聲音有點耳熟，轉頭望去，見是唐翔，先是怒火直冒，繼而沉住了氣，沉聲叫道：「你們都錯了，雷堂主已帶了一隊精銳去宣城去直搗你們的老巢了！」

紫玉菁脫口道：「眞的？」

唐翔道：「這小子胡謅！」由于上官業勤背對着他，而且他做夢也料不到上官業勤會有此武功，是故認不出來。

上官業勤淡淡地一笑，說道：「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信不信由得你！」

紫玉菁道：「快去通知娘！」

唐翔道：「你別受騙，雷震天帶人去宣城攻打咱們。但他這裏却要被咱們搗毀，你說他會不會這樣蠢？」

紫玉菁道：「姑奶奶就不會這般蠢、他就難看！」

金不求忍不住道：「賢姪女，尊夫這次說得有理，這小子誆咱們的！」

上官業勤見計不得逞，只好道：「我早說過信不信由得你們！」

金不求道：「但你的一條小命，便由不得你！」言畢加强攻勢。

上官業勤見招破招，夷然不懼，竟與金不求打個平手，金不求心驚不已：「這小子進步神速，再過一年半載，豈非連我也非其對手？」當下眼珠子一轉，道：「賢姪女，這人是雷震天的徒弟，過來帮愚叔收拾他，事成便可以拿他威脅其他的人了！」

上官業勤本待反駁，忽然心頭一動，忍住了，他心念電轉，忽然大喝一聲，左掌施了一式「春雷初响」，向着金不求擊去！

這是「霹靂十三掌」的起手式，金不求多次與雷震天交手，自然認得，當下咦了一聲：「雷震天眞的把他的壓箱本領傳授給你呀！」說着也迎起一掌！

「蓬」的一聲，兩掌相觸，上官業勤退了兩步，金不求只退了一步，他心頭一跳，暗責自己：「我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這小子劍法雖然了得，但他內功如何能與我相提並論……」

心念未了，上官業勤左臂一圈，又是一式「春雷初响」擊出，喝道：「再吃我一掌看看！」

金不求暗暗高興：「你自取滅亡，金某樂得成全你！」當下加上一成眞力，也發出一掌！

「蓬」的又是一聲悶响！上官業勤身子如斷綫風箏倒飛！金不求上身只仰了一仰，見狀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上官業勤倒飛丈餘落地，只見他脚尖一點，凌空翻飛，越過唐翔的頭頂，向他背後落去！

唐翔大吃一驚，轉身打開摺扇護臉。

上官業勤長劍斜指，喝道：「看劍！」

紫玉菁知道自己丈夫不成，連忙飛身過來，那知上官業勤劍至半途，倏地收回，同時右足尖一旋，打了半個轉，道：「原來是唐三哥你呀？」

唐翔覺得聲音甚熟，收扇一望，只覺上官業勤面貌有點眼熟，冷不防上官業勤左脚一掃，掃在他後腿彎上，唐翔冷不及防，身子離地向紫玉菁飛去！

上官業勤隨勢而飛，金不求遠遠望見，立即奔了過來，喊道：「小心！」

可惜他提醒得太慢，紫玉菁武功雖好，但自小便被驕縱慣了，目高于頂，只有己而無人，以爲自己的武功已臻武林一流高手的境界，警惕之心不高，當她伸手去接唐翔的身子時，後腰倏地一痛一痲，脖子前忽然多了一柄鋒利的長劍！

她呆了一呆，又聽見人喝道：「停手，否則殺死你們門主女兒！」上官業勤駭道：「金不求你給我退開！」

金不求道：「你敢殺她？」

上官業勤哈哈一笑：「她又不是我的女兒，在下爲何不敢殺？」

金不求道：「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三師嫂？」

上官業勤沉聲道：「上官某並無一個三師兄，何來的三師嫂？」

金不求道：「小唐，這是你師父的閉關弟子上官業勤！」

唐翔剛才見他與金不求幾乎打成平手，還道自己聽錯，不過上官業勤跌跛足是他的「傑作」，自然還有些印象，仔細一看，又覺有幾分面善，當下也不管他是不是，便說道：「小師弟，她的確是你三師嫂！」

「住口，上官某沒有那麼無恥的三師兄，你還想保住她的生命的，便立即叫你岳母大人住手！」

唐翔囁嚅地道：「小師弟，請念在大家同門……」

上官業勤因他拋棄呂丹鳳，對他甚爲厭惡，他長劍輕輕一拉，紫玉菁轉頭便多了一道血痕。「這便是我的答覆！」

紫玉菁嗔道：「死人，你還不快去，難道眞要老娘死了，你才甘心麼？哼哼，我早知道你沒安好心，玩厭了老娘，便想找機會去勾引一個年輕的！」

附近的「霹靂堂」兄弟聞言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唐翔不敢多說，連忙轉身向外奔去。上官業勤心中暗道：「師姐溫柔賢惠，他不要偏去討隻雌老虎，瞎了眼，活該！」

金不求見他心神恍惚，正想偷襲，不料被紫玉菁看見，連忙喝住，道：「喂，金叔叔，你別亂來，會死的是姪女，不是你！」

上官業勤霍然一醒，立即喝道：「金不求，你想公報私仇？」

金不求怔了一怔，問道：「你胡說什麼？」

「你跟鳳飛天有心病，想借機會害死她女兒！」

紫玉菁睜大一雙眼睛，道：「金叔叔，眞的呀？」

金不求心中暗罵，却不得不退後幾步，俄頃，鳳飛天已拉着唐翔飛了進來，她

人來至，便高聲問道：「金兒，本座女兒怎會落在那小子手中？」

金不求輕哼一聲，道：「門主幾時將令愛交與金某？」

「本座女兒被人抓住，你就在旁邊，難道不覺得羞臉？」

紫玉菁道：「娘，剛才他還想公報私仇……」

金不求道：「門主，令愛誤會了金某的意思，門主萬勿相信！」

「本座不相信自己的骨肉，難道反要相信外人？」

金不求心中大怒，暗道：「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我眞是瞎了眼，女人豈能成大事？」當下抱拳道：「多謝門主坦誠相告，金某既是外人，再留下來也沒意思，後會有期！」他一個風車大轉身，展開輕功向外飛去。

鳳飛天在氣頭上，語氣過重，但也料不到金不求立即反臉，但在此情況下要她道歉也無可能，當下只得輕聲道：「飛鳳門一向都戰無不勝，你一來便吃了癟，倒霉星！」

上官業勤道：「鳳門主，請你立即退兵，否則在下可不客氣了！」

鳳飛天道：「好，算你們命大，本座便立即退兵，你們放人吧！」

梅映玉道：「你不退兵，咱們絕不放人！」

「本座如何相信你？」

梅映玉針鋒相對：「你們不退便不必再商量，而且本座要覺得貴門沒有再度侵犯的跡象，才會放令嫒回去！」

鳳飛天柳眉倒豎：「你這賤人，胆敢如此？」

梅映玉冷冷地說道：「本座令出如山，絕不改變，你若不服氣，本堂可以再奉陪！」

鳳飛天臉色一變再變，要繼續打，現在的確沒有把握，何況還有人質在對方手中，沒奈何只好問：「你剛才那句話，可長可短，說不定……」

「短者半個月，長者要三個月，必放令嫒回去，霹靂堂說的話，一是一，二是二！」

鳳飛天咬咬牙，惡狠狠地道：「好，本座且相信你們一次，假如你們食言的，哼，後果如何，料大家都心知肚明！」她一轉身，揮手道：「咱們回去！」飛鳳門的人見門主喊退，巴不得有此命令，紛紛轉身。

梅映玉忽然道：「且慢，本座還有話要說！」

鳳飛天回首怒道：「賤人，你還有什麼威風未展盡？」

「冲着你這句賤人，本座大可以在令愛身上百倍討取，不過本座豈與你一般見識！」

鳳飛天臉色一變，放軟了語氣：「你有話快說吧！」

「把屍體抬出去，相信門主不忍手下曝屍吧！」

鳳飛天恨得牙癢癢的，只得吩咐手下把屍體帶走，擾攘了一番，天色已將亮，梅映玉便道：「受傷的弟兄請到後堂休息，未受傷的弟兄請再辛苦一下，提防他們來個回馬槍！」

上官業勤道：「門主，屬下只受輕傷，你先進去休息吧，此處由屬下處理！」

說着將紫玉菁交給梅映玉，梅映玉頷首答應。

× × ×

上官業勤與司空青恐飛鳳門不甘心失敗，仍留在霹靂堂。這天兩人正與黃揚賢在廳裏談天，忽有人進來報告：「上官護法，外面有個漢子自稱叫做羅方進的來求見！」

上官業勤料他是來討解藥，便道：「請帶他進來，他若不進來，便謂我不會出去！」

那漢子出去後，上官業勤笑着將那天訛稱羅方進中毒的事，說了一遍，司空青大笑：「上官弟，想不到你行走江湖不久，便如此機靈，愚兄實在佩服之至！」

黃揚賢則問：「上官護法如今打算如何向他解釋？」

上官業勤笑而不答，一回，那漢子便帶羅方進進來，上官業勤指着一張椅道：「二師兄請坐！」

羅方進驚慌地對他說道：「小師弟，愚兄……」

「坐下再說！金不求呢？」

羅方進小心翼翼地坐下，道：「那天晚上他突然跑掉，愚兄便沒有再看見到他了！」

「你沒去找他？」

羅方進臉上微微一紅，道：「愚兄想過了，與其在他手下做狗，不如回家算了……說眞的，愚兄可沒去找他，你若不相信，愚兄可以發誓！」

上官業勤道：「你不是說武功平庸，討不到活麼？」

「是的……」羅方進吶吶地道：「但後來愚兄想過了，大不了務農，也活得快樂！」

上官業勤道：「眞的？」

羅方進誠懇道：「像愚兄這幾式三脚貓的功夫，在江湖上根本寸步難行，不回家務農，還有什麼好幹？」

「說得也有道理，可有盤川？」

羅方進喉頭上下一陣聳動，囁嚅了半晌才道：「小師弟，你答應過愚兄……愚兄一切照你所說的辦，我那解藥……」

上官業勤含笑問道：「敢問二師兄這幾天可有吃飯否？」

羅方進一怔，道：「愚兄雖然害怕，但……但也相信師弟不會食言，所以每頓都吃兩大碗白米飯！」

上官業勤點點頭，道：「這就行了，你體內的毒已解……」

羅方進更加覺得奇怪，道：「師弟，你……愚兄根本未服食過任何解藥，體內的毒……」

「其實小弟給你服食的毒藥，是一位風塵奇人所贈的，它的解藥十分奇怪，便是白米飯，只須吃幾天白米飯，其毒便自解了！」

羅方進幾時聽過這種事？一張嘴張得合不攏來，上官業勤道：「小弟若要害死你的，根本不必叫你進來！你放心就是，我雖不值你的所爲，就算要代師父清理門戶，也不會用這種手段！」

羅方進這才放心，連聲應是，又長身拱手道：「如此愚兄告辭了！」

上官業勤道：「二師兄何必去乃匆匆，再過幾天才走吧，小弟也要出去辦點事情！」

羅方進想了一下，便道：「如此愚兄是恭敬不如從命！」

× × ×

上官業勤與司空青過了七天，見霹靂堂受傷的弟子已紛紛痊癒，而褚遜亦由天水帮回來，天水帮亦答應與霹靂堂結盟，估計飛鳳門不敢再來侵犯，便向梅映玉辭別。

三人出了常州，上官業勤問道：「司空兄你仍想去石臼湖找你朋友？」

司空青道：「不，愚兄改變主意了，想去跟同道商量一下南宮恩霸佔老家莊的事！」

上官業勤道：「小弟贊成，但不知你準備先去何處？」

司空青想了一下，道：「去田家庵，『乾坤一劍』何振南何大俠家吧！」

羅方進道：「師弟，愚兄武功低微，帮不上忙，還是回家去吧！」

「不，一齊走！」上官業勤這幾天見他確有幡然大悟之意，而且絕口不問青玉謎訣的事，已有心將師門秘技授與他。

田家庵在徽中，三人買了馬一路向西行。晚上上官業勤與羅方進同房，他便利用這時間，敎羅方進習劍，羅方進大喜過望，學得很勤苦，可惜他資質有限，進展與上官業勤實有極大的差距。

到田家庵已是八月初，司空青曾去過何振南家，但那是跟朋友去的，與何振南並不熟悉，是故三人備了禮才去求見。

提起何振南的大名，徽中一帶並無人不識，其名頭更在雷震天之上，他家傳的乾坤劍法，更是武功一絕，難得的是一身俠骨，整日在江湖上奔跑，替弱者抱打不平，因此贏得大俠的美譽！

與雷震天比較，何振南更加平易近人，所以他的朋友也比雷震天多得多，司空青實在沒有找錯人。可惜當司空青向門公遞上拜帖時，得到的答覆是何振南不在家。司空青三人十分失望。

那門公又加上一句：「三位也不需回去，在城內客棧且住一兩天吧，因爲敝上一定回家過中秋！只是咱家地方小，招呼不了三位，希請勿怪！」

司空青笑道：「誰不知何大俠家產全已散盡，由大院搬到中院，又由中院搬到小院？誰還敢怪他？敬佩還來不及哩！」

上官業勤道：「如此咱們過幾天再來討取消息吧！」

三人到飯館中吃過飽便回客棧休息，等候的日子雖然難過，但三人都很想見見何振南的風采，因此便耐心等候。

過了幾天，司空青耐不住，道：「咱們今天再去問問，若果何大俠還未回來，咱們便到城外走走！」上官業勤與羅方進自無意見，三人到何家打聽消息，何振南仍未回來，是故出城遊玩。

到黃昏返回客棧時，掌櫃道：「三位客官，剛才何大俠派人來找過您們！」

司空青喜道：「何大俠回來啦？好，咱們立即去找他！」

上官業勤道：「且慢，咱們一身臭汗就這樣去，未免對他不敬，還是先洗個澡再去，請司空兄先去酒樓，訂一席酒，叫他們送到何家！」

司空青伸手在他肩上一拍，道：「還是愚兄弟你想得周到！」

三人梳洗過後，又換上乾淨的衣服，在華燈昇上的時候到達何家。何振南聞報，親自出迎：「三位駕臨，適何某不在，累您們跑了幾趟，何某深感不安！」

羅方進見他白面無鬚，人長得很斯文，就像是個書生，與「乾坤一劍」四個字似乎沾不上點邊兒，心中有點失望。雙方寒喧了一陣，何振南便引他們進廳，廳堂頗小，傢具也十分簡陋，不過打掃得十分整潔，就像普通小康之家的佈置。

何振南問道：「三位吃過晚飯沒有？待何某吩咐內人多下幾把米！」

司空青忙道：「何大俠莫怪，請恕咱們自作主張，訂了一席酒菜，等下便會送來！」

何振南道：「三位這般客氣，教何某心中難安！」

司空青道：「誰不知道何大俠的爲人，再說這種話，反敎咱們汗顏！」

何振南微微一笑：「三位光臨，是不是有什麼事要何某協助，何某辦得到的，自不推辭！」

「不敢。」司空青沉吟了一陣才道：「老光緒被南宮恩所殺的事，未知大俠知否？」

何振南道：「知道，不過詳細情況却不太清楚。」

司空青嘆了一口氣，道：「當時在下與上官弟也在現場，可惜賊勢太强，咱倆無法挽回大局！」

「司空兄不必自責，何某聽說南宮恩準備創辦『盤古帮』，何某也是因爲這件事，所以拖遲了歸期？」

「『盤古帮』？」上官業勤道：「好大的口氣！他想學盤古，開天闢地呀！」

何振南哈哈一笑：「自古至今，野心勃勃的人，都是如此，自以爲能開闢新天地！」

司空青問道：「盤古帮就設在老家莊麼？」

「不錯，他們一邊拆屋，一邊又興建新屋，看來兩個月後便會正式成立。」

說着酒樓已把酒菜送來，何家只有一個丫頭，兩個男僕。因此何振南親自協助搬桌，酒菜放了滿滿的一桌，司空青道：「何大俠，咱們都非世俗兒女，何不叫尊夫人和貴价一起進食。」

何振南欣然答應，便進內請出夫人，他夫人白薇是「雪花劍」門人，成親之前也常行走江湖，近年來雖然比較少出去走動，但仍保持江湖兒女的豪爽氣質，應對十分大方，賓主恰好八個人，雙方邊吃邊談起來。

司空青道：「大俠有否覺得奇怪？」

「司空兄所指何事？」

「爲何南宮恩一定要在老家莊，作爲他們盤古帮的總舵，若說是爲了揚名，又何需一定要取老家莊？」

何振南放下酒杯，道：「說得對，這到底是什麼原因，三位猜到了沒有？」

上官業勤道：「咱們已討論過無數次，但都得不到結果，假如說老家莊藏有什麼寶貝，爲何老莊主也不知道？」

何振南道：「也許老莊主知道的也不定……」

「不，咱們問過他，連他也摸不着頭腦！」

司空青接道：「這裏面有一個秘密，這秘密必然關係重大，只可惜咱們都不知道！」

何振南問道：「三位便是爲此事而來找何某的。」

上官業勤道：「想跟何大俠商量一下，有關替老莊主報仇的事。」

何振南沉吟了一下，道：「不是何某潑冷水，實在有困難。」他飲了一杯酒，抬頭問道：「你們知道南宮恩最近網羅了好幾位高手麼？」

上官業勤道：「在下等自老莊主逝世之後便一直在江南。」

司空青道：「他可以邀請高手助陣，咱們也可以，只要何大俠登高一呼，還怕沒人麼？」

何振南哈哈笑道：「司空兄太看得起何某了！」

「在下絕非拍馬屁，大俠的確有此威信。」

「威信是朋友給的，咱們不能隨便利用朋友的感情？」

司空青微微一窘，才說道：「要是正義的行動，相信有很多人情願[illegible]利用！」

「話非如此，咱們總要有一個理由才是！」

「他們招兵買馬，威脅同道的安全，這還不是理由？」

「理由不足，」何振南道：「第一，南宮恩至今尚無大惡，他跟老莊主之戰，也說得上光明正大，至今他請來的高手，都是些介乎邪正之間的人，就像醉魔那樣的人！這也是南宮恩聰明的地方，在根基未穩之際，不找惡名昭著的人！」

上官業勤嘆息道：「如此說來，咱們豈不束手無策任由他們橫行！」

「有兩條路可走。」

司空青忙截口問道：「那兩條路？」

「第一，等他們幹了惡事，使得武林中人個個自危，屆時咱們登高一呼，各路英雄自會來歸，第二，由少數人抱着犧牲的精神，跟『盤古帮』周旋！」

司空青放下酒杯，道：「大俠說得有理……嗯，您剛才說因此事而拖遲了歸期，不知……」

「跟幾個朋友述及此事，他們的意見跟何某一樣，說眞的，這幾個月何某都在西南一帶訪友，有關盤古帮的事，還是朋友告訴我的。」何振南道：「咱們也很担心盤古帮成立之後，會立即對正道方面採取殘殺！」

司空青道：「他們既然以盤古爲帮名，自然會如此，否則如何開闢新天地。」

何振南忽然道：「三位，何某問你們一件事，請你們依實相告，當日南宮恩與老莊主決鬥，結果雖是南宮恩勝，實際上兩人的武功相差多少？」

上官業勤道：「依當日的情況看來，相差並不大！」

司空青接道：「未必！在下覺得他有心遮掩實力，最低限度，當時他並未施出他的看家本領：『仙鶴三十六變』！」

何振南頷首：「有理，否則少林高僧智旭大師，便不會在他手下吃虧！」

司空青悚然色變，這個傳聞原來是眞的，這樣說來，咱們要對他的實力重新估計？」

何振南道：「此事千眞萬確，而且的確是在五十招上便敗了。」

上官業勤咋舌道：「這豈非連少林方丈也非其敵手！」

何振南笑道：「這又未必，智旭之敗，有可能是輕敵，也有可能是江湖經驗不足，打鬥經驗不豐，當然咱們也不排除，南宮恩憑的是眞實的本領，因此何某才認爲此事難辦，何況除南宮恩之外，尙有其他高手！」

話至此，衆人都搖頭嘆息，心情十分沉重，半晌，何振南才哈哈一笑道：「所謂邪不勝正，此乃不易之理，諸位不用担憂！」

司空青道：「這又未必，武林中已出現過幾次，邪魔當道，吾道被殺得七零八落的事，雖然最後他們還是覆滅，但……但……」

上官業勤忽然道：「大俠，請恕小子斗胆問您一句，不過您可以不答，大俠的武功與智旭相較，誰高誰低？」

何振南知道他的意思，不由失笑道：「自然界有生尅的事，武術方面也如此，不能這樣比較！」

白薇道：「船到橋頭自然直，小俠不用担心！不過凡事總要靠自己。」

上官業勤瞿然一醒，道：「夫人教導得對！」

忽然前頭傳來拍門聲，門公放下碗筷去開門，來的却是白薇娘家的親戚，那漢子進來，見到有陌生人在場，神態有點不自在，司空青輕輕拉一拉上官業勤的衣袖，上官業勤會意，立即長身告辭。

何振南估計親戚必然有事，是以也不挽留，抱拳道：「明早何某到客棧拜訪，屆時再歡聚！」他堅持送他們出門口。

上官業勤道：「何大俠請回！」

「對不住，失禮之處請諒！」何振南拱拱手退回門內。

羅方進道：「不知他娘子外家，發生了什麼要緊的事！」

司空青道：「咱們去逛街吧！」

上官業勤想起白薇的話，很想立即回客棧練功，便道：「你們去吧，小弟先回去！」

司空青拉住羅方進，道：「小弟帶你去一處好地方！羅方進望着上官業勤，看樣子是要他替自己拿個主意。

上官業勤知道他說的好地方是指什麼地方，却故裝作不知，道：「二師兄你便陪司空兄去走走吧，不過今晚要回來，免得明早何大俠來訪，找不到人。」

司空青說道：「在三更之前，一定回去！」

上官業勤返回客棧，脫去外衣，先練內功，近來他劍法進步極快，但內功的進展却慢了起來，眞氣每至「命門穴」附近便沒法通得過，他決心在今晚强行運氣衝關！

一如以往，眞氣來至「命門穴」又通不過了，上官業勤咬一咬牙，將丹田裏的眞氣，源源輸向「命門穴」。但却沒有作用，反把腰震得隱隱生痛！

上官業勤性格堅靱，下了決定要做的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是以他衝過去之後，便將眞氣退後，再全力衝擊。」

不料一衝之下，忽覺眼前一黑，幾乎暈厥過去，而下肢竟然沒法行動！

上官業動一驚非同小可，因爲他師父呂容亮便是因練功而致「走火入魔」的，他生怕自己步師父後塵，刹那間，腦海一片空白，只聞「砰砰」的心跳聲！

良久，他後背一陣冰冷，定一定神才再通氣，眞氣到「命門穴」附近，又是一陣疼痛，他將眞氣納回丹田，改由任脈運行，眞氣到達「曲骨穴」，改行足陽明經，直達足板中趾的「內庭穴」，再下「湧泉穴」，由足背的「跗陽」上升，可是到「命門穴」附近，依然沒法通過，而且隱隱生痛，他不敢亂來，只好將眞氣納回丹田！

這次運行，雖然沒法成功，但上官業勤却大大放心，因爲證明不是「走火入魔」，也不會半身不遂，只是撞上了痲穴，下肢沒法動彈而已，現在只好等司空青他們回來才能解決了。」

恐懼感過去，上官業勤便趁這個機會，思索些武學上的難題，却不知窗外有對眼睛在注視着他！

「砰！」窗口忽被人打開，上官業勤吃了一驚，轉頭喝道：「誰？」窗外不見有人。

上官業勤心頭怦怦亂跳，假如來的是敵人，自己只能任由他宰割了，其實不用問也知道來的必是敵人，假如是朋友，便不會如此鬼鬼祟祟。

這人是誰？上官業勤首先想到的便是「盤古帮」的人，但假如是「盤古帮」的高手，根本沒需要這樣，對方不敢立即露面，證明對自己有所顧忌！

當下心念一轉，便冷冷地道：「何必匿在窗台下，出來吧！」

過了好一陣，窗外才冒起一個人來，上官業勤心頭一跳，脫口說道：「怎會是你。」

「不是我是誰？」那人原來便是唐翔。「小師弟，你出來吧，愚兄請你喝幾盅酒！」

「你不在飛鳳門，來此作甚？」

唐翔雙手一攤，道：「鳳飛天那老妖精不是人，把愚兄趕出來了，小師弟，到飯館愚兄再詳細跟你說？」

「何必出去，就在這裏說不行麼？」

唐翔笑道：「小師弟，你不是步師父的後塵，『走火入魔』吧？」

上官業勤心頭怦然而跳，强作鎭定，道：「假如是『走火入魔』，我還能這般輕鬆麼？」

「那你爲何不下床？」

「我爲何要下床，對你這種人難道還要開門歡迎？」

唐翔忽然拔出一柄飛刀，道：「師弟，這是師父送給愚兄的，現在愚兄轉送給你吧？」言畢將飛刀脫手拋出！

上官業勤手上沒有兵器，下身又動彈不得，不由吃了一驚，沒奈何只好覷準手勢，伸手一拍，飛刀被他拍落地上，但掌緣却爲刀鋒割破，鮮血涔涔而下。

唐翔知道他如今已如一具活死人，再無顧忌，左手在窗台上一按，跳進房內，笑道：「小師弟，你的命眞苦呀！」

上官業勤又驚又怒，一張臉漲得如同一隻柿子，却說不出話來，唐翔彎腰撿起飛刀，陰森森地一笑：「師弟，不知道師父有沒有教你在這樣近的距離接飛刀，沒有吧？那麼現在愚兄便訓練你。」他站在床前四尺左右，作勢欲射。

上官業勤一急之下，忙道：「你不怕我朋友回來？」

唐翔臉色微微一變，道：「那麼我更加怠慢不得！」話音未落，他已將飛刀拋出！

四尺的距離，一眨眼即至，上官業勤一急之下，運功揮臂一掃，手掌未碰及飛刀，飛刀便已橫飛，篤的一聲，射落在床上！

上官業勤伸手去拔，可惜相差半尺，又沒法彎腰，唐翔輕易取回去，他冷冷地道：「想不到師弟已經練成劈空掌，眞要恭喜！」原來上官業勤剛才一急之下，內力透掌而出，形成掌風，掌風便將飛刀掃開！

唐翔這次小心翼翼，不發一言，慢慢等候機會，現在他在不敗之地，上官業勤只能作困獸鬥，失敗只是遲早的事。

上官業勤額上都是汗珠，却不敢舉袖去拭，恐怕唐翔乘機拋射飛刀，他忍不住問道：「你爲何要跑來這裏殺我？」

唐翔怒道：「你還敢問？要不是你將我老婆抓去，我丈母娘怎會迫我提你的首級回去！」

「哼！爲了你所謂前程，你便不顧是非黑白，不念師門之情？」

「你若有師門之情的，便不該對三師嫂無禮！」

「飛鳳門殘殺無辜，無故侵犯霹靂堂，莫說我看不起她，就算她是我親大嫂，也要大義滅親！」

唐翔笑嘻嘻地道：「是呀，所以愚兄也要大義滅親！」上官業勤知道多說無益，立即閉嘴。

唐翔心念一動，忽然道：「小師弟，有一件事我一直未告訴你的，今日看來已是你的死期，我再不能不對你說，免得心中難安！」

上官業勤沒好氣地道：「你也知道什麼叫做心中難安麼？」

唐翔用悲天憐人的口吻道：「小師弟呀，你知道不？你跛足實是拜愚兄所賜的，那天咱們三個一早便商量好，要將你推下山澗，料不到你命大，只跌斷了一條腿，不過愚兄一直後悔……」

上官業勤胸膛急促地起伏着，雙眼盡赤，道：「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何必假惺惺！」

唐翔沉聲說道：「唐某後悔沒一刀砍下你的頭，否則便不會弄至今日這個地步了！」

（未完・九）

司馬洛奇俠故事

翻案

馮嘉・文　可飛・圖

機智對敵　逃越邊境（續完）



「算了吧，」司馬洛說：「他是一個瘋子！而且我恐怕他是活不下去了！」

他們兩個人往下走，高思却則是往上走。高思走到一度關上了的鐵門的前面，大聲叫道：「快開門！媽的！你們這些小子！有什麼資格阻擋我！」

沒有人睬他。事實上，那些確是他舊日的手下，而在目前這情形之下是相當尷尬的，拒絕又不是，答應又不是，不如就索性詐作聽不到了。

高思說：「你們不開門，那我就自己進來了！」

他說着，就使用司馬洛那隻奇怪的燒槍鐵。果然一扳機，槍咀那支金屬就發紅，觸到鐵門上，就像是熱力刺進一塊牛油那麼容易。這枝金屬刺的地方乃是在近着門閂的地方，因此把門閂刺斷了之後，鐵門就打開了。

前頭有人一閃，跟着另一度鐵門又關上了。

「媽的！」高思咒罵着，衝上前去，又用那特殊的燒鐵槍去弄，但是這一次無效了。

他醒起司馬洛講過，再用了上一次，就必須充電才能用，於是他就在牆脚找到了一個插頭，從槍柄拉出插梳和電綫插進去，如此，就可以充電了。這裏每一段走廊都有可以插電的插頭，顯然又是鱷魚所創的新猷之一。鱷魚創的鐵門把高思擋住了，不過幸而他亦創了這些電掣，使高思能够取電而通過那些鐵門。那奇怪的槍的槍柄上有一個小小的錶，上面有指針可以指示電力充到多少。高思看看這指針移動，就感到很不耐煩，因爲指針移動得很慢。這東西要使用很多電力，因此，充電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高思心裏很焦急，不過，如此却是對司馬洛他們有利的。司馬洛和章理夫可以多一些時間逃走。

終於，那槍充好了電，高思又可以用它對付那度鐵門了。果然，槍一插上去，那鐵門另一邊的門閂便又給燒熔了，鐵門又打開來。

高思推開鐵門，威武地叫道：「你們這些忘恩負義的小子！你們聽我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莎莎公主潛回罐頭廠的附近，兩人沿着地道下去探查地下室的情況，希望能夠救回章理夫，誰知地道不但多了些鐵柵堵路，還有幾個人在到處巡邏，司馬洛無功而退，他們上了汽車時，遇上靈高，交談之後，雙方竟然同意合作，去設法救出章理夫……靈高等人和高思一起飲酒，酒後高思談話多多，把地下室各種情況却說出來，還要靈高和他合作救章理夫，靈高無可奈何，只得答應，次日晚上，高思找鱷魚飲酒，隨後開槍殺死鱷魚，而去救查理夫，幾個守衛他因阻止高思的行動而被高思槍殺……正危急時，司馬洛趕來相助……

一連串機關槍彈射過來，高恩一身都是彈孔，倒了下來。他的嘴巴一開一合，還想講一些什麼，但是沒有講出來就已經死掉了。

那些人開槍殺死他，也是很大胆的行爲，不過，這却是奉盧根之命的。

因爲，他們已經聯絡到盧根了。假如不是有盧根授意，他們是決不會這麼大胆的。

守衛長看到高思已經死了，就立刻用電話報告盧根。盧根這個人是神出鬼沒的，他留下這個電話號碼，打去就可以找到他。但是假如明天或以後再用這個號碼，又未必可以找到了。

盧根說道：「章理夫呢？把他捉回來呀！」

「他是逃不了的！」守衛長說：「下

面又無路可逃！」

「找到了人才算是眞的！」盧根說：「假如他抵抗！就把他殺掉！」

守衛長認爲這件事情很有把握，但是不久，他就知道並不是如此簡單的了。他又再用電話向盧根報告道：「他走了！地下室原來有一條秘密隱道！顯然這件事情是有人做內應的！」

「媽的！快去追！」盧根叫道。

「已經派人在追了！」守衛長說。

他果然已經派了人去追了，他們已經找到了司馬洛與章理夫逃出的那個櫃子後面的暗門，而沿着秘密隱道追出去。不過，司馬洛與章理夫先走了好一段時間，所以他們追不上，祇是從那間空屋出來。

不過，他們問過了附近的人之後，知道司馬洛和章理夫是乘什麼車子走的，便又向盧根回報。

一講，盧根就知道是哪一部車，因爲那部跑車是很特別的。盧根大發雷霆。

原來那名賽車手竟然也是參加謀算他的！

他立即下令全部警車兜截這部跑車。

他却不知道靈高等幾個鐵騎士亦是有份的，而靈高等此時正在護送着司馬洛那部車。

假如司馬洛換了車子，警車就不容易找到他了。但是他不能換，因爲這部車子乃是特別設計，用以鑽入那水渠的，別的車子，就做不到這事。所以，他就祇有盡快。

但警車是很多的，終於有一部警車發現了他，而窮追在後。警車亦是特別快速，和性能特佳的車子，雖然不及司馬洛這部用以比賽的車那麼好，但司馬洛一時亦是不易將之擺脫。

這時，靈高他們就派用場了。

他們的摩托車墜後一點，慢下來，阻住警車的去路。警車無法在他們之間通過，大响警號示意他們避開，他們又不理。司機旁那個警察很生氣，拔出槍來，伸出上身，叫道：「你們不讓開，我就要開槍了！」

這時，靈高他們拖不下去，也祇好採取行動了。

他們每人從衣袋裏取出一件東西，向後一丟。

那不過是普通的石頭，鷄蛋大小，在路上隨時可以拾到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丟出去則是並不簡單。警車是以高速迎過來的，石頭一撞在擋風玻璃上，就有炮彈似的勁力，擋風玻璃碎掉了，開車的警察忽然看不見前路，失去了控制，就衝上了路邊，車子也狠狠地翻倒了。

但是，警車是有無綫電的，這部警車，雖然已經不能行動了，車中的警員却可以用無綫電通知他們的同事，告知司馬洛的車子是在何處。因此，在不久之後，又有另一部警車追在後面了。

這一次，却用不着靈高等這幾個鐵騎士帮忙了，因爲另外有一些出而試車的跑車亦加入了追逐。他們並不是帮助警車追逐，而是帮助阻碍警車的前進。

司馬洛這部跑車也是參加出賽的，亦即是他們的「自己人」，自己人給警車追逐，他們就不滿意，所以要出來助一臂之力了。

司馬洛的車子，也因此而又闖過了一關。

這之後，就是到了一條很長的路上，沒有其他支路的，而前頭也沒有別的警車，祇是有警車追在後面，够快就可以追上來，不够快就祇能跟在後面而已。

這條路，就是通到司馬洛要進去的那個渠口。

他祇要够快，就可以脫身了。他祇希望不會中途壞車，雖然，這個可能性是不高的。

他們很快就到達了，一鑽就鑽進了渠內。

靈高等那些摩托車亦是跟着進去了。他們的摩托車走在這樣的地方，當然是毫無困難的。

那些其他的跑車，則是不敢進去，而祇是在渠口外停下來。他們都說，這賽車手一定是瘋了，駛進水渠內，怎麼出來？進去是容易的，要退出來，却是難了。

這些車子則使警車知道司馬洛是到了何處去。

由於這些車子都是停在渠口的外面。一部警車企圖駛入渠內，就在渠口軋住了，進退不得。

這車子的司機的判斷力太差，他以爲渠口够闊，但是却是車子太闊了。他連下車開門都不能够。

其他警車已經用無綫電把這件事情向盧根報告了。他們匆匆搭上鍊子，用車把這部軋在水渠口的車子拖了出來。其中一個警長叫道：「我們步行進去追！上頭說這水渠會通過邊境！他們就是要利用這水渠逃出去，不必經過關口！」

一個警員立即說：「步行怎麼追得上呢？」

「他們未必一定能通行無阻的，」那警長說：「他們的車子亦可能在中途軋住，進退不得！」

「假如下雨怎辦？」另一個警員說。

「那是大家倒霉了，」警長說：「你知道這裏已經多久沒有下過雨了嗎？」

於是他執着槍衝入水渠之內，盡快向前跑，一面用電筒照明。

這實在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因爲天氣相當熱，水渠裏面，空氣又是不流通的，他們跑步，要多吸空氣，而這裏面除了空氣不充足之外，還有司馬洛他們的車子留下來的廢氣，很是難聞。

而且，司馬洛他們由於是開車，所以已領先了許多。

但是，似乎盧根是猜得對的，忽然之間，司馬洛的車子就軋住了，不能繼續前進。

那却不是司馬洛的計算錯誤，而是水渠的內部，有一個地方裂了，出現了一條相當深的裂縫，而這裂縫却剛好是在一個轉彎處，司馬洛的車子通過這裂縫時跳了一跳，就不能順利地沿着水渠的彎度轉過去，便就這樣軋住了，車子是長形的，水渠也是長形的，有如一條管子，這長形的東西與管子平行時可以通過，但是一打横了，管子的直徑就不够闊，司馬洛這車子現在也等於是打横了，就軋住了。而除非有人够力把車子抬起再擺直，否則車子就

不能行了。

靈高等的摩托車亦連忙在後面煞住。

司馬洛咒罵着要打開車門下車，却也不成功，因爲這水渠太窄了，車在裏面，車門祇能打開一點點！就給旁邊的渠壁阻擋住了，而祇開這一點點車門，人是下不了車的。

也許，假如溫美玉在這裏的話，就會諷刺他，計劃得如此周詳，結果還是難逃一敗。

莎莎公主說：「現在怎麼辦？我們就坐在這裏等被他們捉住？」

「我們步行好了。」司馬洛說：「有車子塞住，他們就是有車能開進來，到了這裏亦是不能前進。」

「但是我們連下車都不能。」莎莎公主說。

這個却不是難題，司馬洛拔出了槍來，用槍柄向車頭的擋風玻璃一擊，玻璃就碎掉了！他脫下上裝，把那些碎玻璃都抹去。

如此，他與莎莎公主及章理夫就可以爬出車頭上而落到地上了。

不過，靈高等則是給擋在後面了。

司馬洛說：「爬過來吧，我們步行前進！」

車子的頂上，是還有空位讓他們爬過來的，甚至，即使車子的頂上空位不够，靈高等亦是可以從車子的底下鑽過來，一定可以的，不過車頂上的空位相當多。

靈高則說道：「不，我們把車子也搬過來。」

「不！這不是浪費時間了嗎？」司馬洛說。

「也未必，」靈高說：「警察是有摩托車的，你怎知他們不會是正用摩托車追進來。」

靈高這話倒是講得不錯，汽車在這裏面行駛是會太窄的，但是摩托車開進來，則有沒有什麼問題。

而靈高的一個朋友，已經伏在地上，用耳朶貼地傾聽了，這時他站起來說：「他們果然來了！我聽到有摩托車的聲音。」這樣是可以伏在地面上聽到的。

「很好，」司馬洛說：「假如你們的的摩托車能搬過來。就坐摩托車走！假如搬不過來，那他們的也是搬不過來的。」

靈高等幾個人迅速動手，把他們的摩托車搬過車頂，果然有僅够的空位可以過來，這樣，他們的摩托車便可以搬過來再用了，而既然他們的車子可以搬過來，那麼！警方的摩托車亦是可以搬過來的，假如他們不把車子搬過來而步行的話，那麼他們就會被捉上了。

摩托車搬過來，他們就可以乘摩托車繼續前進了，一架車是可以乘兩個人的。

這樣，他們進行起來就更加容易。

這水渠之內，沒有一個地方是狹窄到連摩托車亦不能通過的。

「靈高，」莎莎公主說：「這一次，你的帮忙眞是不輕呢！」

「爲你而出力，這是一種榮幸！」靈高說：「不過，其實，司馬洛先生，你是早應該用摩托車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這裏又沒有摩托車比賽！」

「下一屆，」莎莎公主說：「我提議他們增加！」

「哦！那是你們的事情，」司馬洛說道：「我不希望下一屆我還有需要到這裏來！」

章理夫則祇是一直不出聲，他本來就是一個不大愛講話的人，不過，他的精神及健康狀態是還好的，其實一直都不太差，祇是盧根以爲他很差而已。

在另一方面，警方果然是動用摩托車入渠內追趕了，他們的騎術沒有靈高他們那麼精，亦完全不習慣在這一類的道路上行走的，所以進度很慢。

他們到達了司馬洛棄車的地方，一見車子就立即開槍，因爲他們所奉的命令，乃是格殺勿論的。

但是車子實在沒有人，他們走近了之後才知道，而他們却沒有能力把他們的摩托車搬過車頂去繼續追，也許他們沒有想到這樣做，也許他們很高與有這樣的阻滯，這樣他們就沒有機會冒生命危險了。

他們又退回出來，回到渠口向盧根報告這情形。

他們必須回到渠口才能報告，是因爲無綫電在水渠之內是失靈的，受到不太大的障碍，電波不通。

他們聽見盧根在大聲咒罵着，說道：「他們還是逃不掉的，我有直升飛機追他們！」

果然，此時盧根是已經派出了二架直升飛機，飛在天空中了，他們當然是比司馬洛他們更快了，應該是可以把司馬洛他們截住的，雖然這會是越境的行爲，但是這些是沒有資格打仗的國家，邊境也是沒有多少守軍，而邊境又是那麼長。

可惜的就是，盧根却不知道這水渠的出口是在什麼地方，他雖然對這個國家的事情知道得不少，但也不會是細微到連一條應該是沒有什麼戰略價值的水渠在何處也知道的，他祇是知道水渠是會通過邊境的，而他也沒有時間去看建築圖則了，以他們這裏的人的辦事效率，這個也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够查得出來的。

他祇有吩咐直升飛機在可能的地方的附近上空巡邏着，假如有所發現，就格殺勿論。

但是這時是在黑夜，假如沒有燈光，直升飛機就不容易看見什麼。

司馬洛從水渠的另一頭出來了之後，自然是不亮燈了，事實上，他們連摩托車亦棄掉不用了！那邊早已有接應，是溫美玉的組織派來的接應。

那是一部巨大的貨車，本來的計劃就是司馬洛的車子出來之後就駛上大貨車的車尾，進入藏起來，就由大貨車運走。

現在聽到有直升飛機在頭上飛行，計劃就略爲改變了。

摩托車也給放棄了，他們用無綫電聯絡，知道了大貨車是在什麼地方，就步行過去，登上了大貨車。

大貨車開動了！仍然沒有開亮車頭燈，但是在那樹林山野之中却仍能够行駛得相當快，那是因爲，大貨車的司機，是有特殊裝備的，這個司機的眼睛戴着一副特殊的眼罩，乃是一副紅外綫眼罩，可以在黑暗之中看到！雖看到的物像，與日光

之下的顏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祇要輪廓能够看得清楚就够了！

這大貨車很順利地就遠去了。

後來，貨車到了公路上，就亮起了車頭燈光，加入了其他車子的行列，這裏巳經不是屬於盧根的勢力範圍，而且距離邊境也已經太遠了，盧根的直升飛機看不到，而即使看到，亦是不敢追過來的。

那邊，直升飛機仍是狠狽地繼續搜索着。

後來，無綫電中終於作出來盧根的指示，指出水渠的出口在什麼地方，盧根是有派人去查的，而這些調查的人的工作進度也總算相當快，查了出來了。

直升飛機就在水渠的出口處降落，直升飛機內的人下來，用電筒照射，就看到了棄在渠口，靈高他們的摩托車。

他們報告盧根，盧根知道，他們是巳經太遲了。

他的聲音憤怒地從無綫電中喝道：「回來吧，你們這些飯桶！」

直升飛機又升起來，飛回邊境這邊來了。

這時，這邊，司馬洛進去的渠口處却來了一位不尋常的客人，這人就是國王，他是乘他的座駕車來的，而他這車是特別的，全國祇有一部。

那些仍在渠口守着的警員們都不知所措，國王對他們雖然沒有懲治他們的直接權力，然而國王亦可以做很多事情，而沒有有權懲治他，例如殺死他們。

國王對負責的警長說：「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呃——這是盧根先生的吩咐！」那警長說。

國王舉起手中的槍說：「我問你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告訴我！」

那警長腿子發軟，祇好照實講了，他實在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祇是知道有一部出賽的汽車逃走，需要追回來，而這車却是逃進了水渠之內。

「我們追不到，直升飛機在那邊兜截，那邊的事情，祇有盧根先生才知道！」

「給我接盧根！」國王命令。

那警長祇好用無綫電與盧根聯絡，而讓盧根與國王對講。

盧根說：「陛下，你的消息倒是眞靈通的。」

「我有我的本事，」國王說：「你告訴我發生了什麼？」

「大致的情形就是，」盧根說道：「我們有一個賽車手帮助逃犯章理夫逃走，我正在企圖把他捉回來，逃犯總是要捉回來的。」

「捉到了沒有？」國王問。

「逃掉了，」盧根說：「巳經越過了邊境，我們就不能繼續去追捕！也許，對你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

「假如是眞的，」國王說：「但假如你騙我，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

「你巳經對我講過了，」盧根說：「我沒有騙你。不過，逃走了之後會有什麼變化！我就不能負責的，那不是我的勢力範圍。」

「這件事情一開始就是應該由你負責！」國王說。

「陛下！」盧根說：「我看你還是別太担心吧，你們不回到皇宮去休息一下呢？在這裏！假如有人要跟你聯絡，也聯絡不到了。」

「好吧，」國王說：「但假如你是說謊的，你最好現在就開始逃走。」

他把無綫電交還那警長，回到車上，車子開回皇宮去了。

當他回到宮內時，他的妻子正等着他，說道：「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的女兒剛剛打過電話來找你！」

「她——打過電話回來？」國王大爲驚喜。

他那年青的秘書在旁點點頭，表示這是眞的，同時亦是正在極力忍住興奮。

皇后說：「你怎麼了，你的女兒打電話找你，有什麼特別？」

「呃——呃——她有說她在什麼地方嗎？」國王問。

「她沒有說。」皇后說。

「爲什麼你不問她呢？」國王怪責地道。

「你怎麼了！」皇后說：「忽然之間這樣緊張幹什麼？你這個女兒，一年之中有幾個月不是在外面跑的呢？」

「呃——」國王連忙又掩飾着情緒的緊張而說道：「我是剛剛有些事情想問她的，所以才這樣急吧了，我想找她可找不着，祇有她想找我的時候才找得到。」

「她說遲一些會再來電話，」皇后又說：「你等着就行了。」

「噢，這樣就好了。」國王說。

「你們究竟在攪什麼鬼呢？」皇后問道：「你是不是有些什麼事情在瞞着我的呢？」

「沒有呀，」國王忙說：「有什麼事情需要瞞你的呢？現在——呀——我得回到書房去，把一些文件理好。」他說着，就匆匆躲回書房中去。

他的秘書亦跟着進去。

皇后則是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兩父女，都是怪人。」說着，她自己亦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

國王與他的秘書在書房中又顯得大爲緊張，國王說道：「莎莎眞的打過電話來嗎？」

秘書聳聳肩：「是皇后說的，那麼該不會是假的了。」

「那即是說她是安全了，」國王說：「對方得回了章理夫，就把她放回來。」

「應該是如此。」秘書說。

兩個人都在等莎莎公主的電話，也實在等得很辛苦，因爲章理夫逃脫了，並不等於說對方一定會把她放回來的，假如對方還是把她拿在手中，另有要求呢？

當然，他們都不知道，原來莎莎公主與章理夫的失踪是有那麼密切的關係，否則他們就會很放心了，不過，亦可能更不放心，因爲莎莎公主做的事情是那麼危險，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沒有喪命，實在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現在的希望是提高得多了，起碼知道莎莎公主是還活着的。

後來，莎莎公主的電話終於來了。

這電話是打到國王的書房中來的，而國王一抓起電話已聽到她的聲音，他連忙

問道：「你……莎莎，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我是在威廉斯叔叔那裏。」莎莎公主說：「你等一等，我讓他跟你講！」

跟着就是一把非常正宗的英語口音接上來了！這個威廉斯叔叔乃是英國人，事實上他乃是隣國的英國領事，也是國王的一位好朋友。

威廉斯說：「你什麼時候對你的女兒管得嚴起來？她說要我跟你講講，不然你是不會相信她在我這裏的！」

「呃——她是——我是跟她講過，她不能常常到處亂跑，連我也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覺得我講得對，所以就打個電話回來。」

國王一面這樣解釋着，就很放心了。

莎莎公主選擇的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她用不着說什麼，用不着解釋太多，總之說她在領事館，就知道她是安全的了，而且也有英國領事爲證。

除此之外，也明知捉她的不是英國人，尤其不會是國王的一位好朋友。

國王跟威廉斯談了一陣天氣哈哈哈之後，威廉斯便把電話交回莎莎公主，莎莎公主說：「爸爸，你還好吧？」

「我沒有什麼！」國王說：「你也好吧！」

「我呀——玩得很好。」莎莎公主說道。

「你怎麼跑到威廉斯那裏去的？」國王問，他們明知道，這些電話談話，盧根是極可能有機會偷聽到的，所以也祇好用暗示的方式，而不敢明言了。

莎莎公主說：「我玩得很累，想找一個有人服侍周到，又用不着付房租的地方，威廉斯叔叔這裏當然是最理想的了。」

「唔，」國王也不由得笑了起來：「那你什麼時候回家來呢？」

「下星期吧，」莎莎公主說：「我還有些事情要辦的。」

「你還到處跑？」國王說。

他是在想，莎莎公主才剛剛給放了出來，就應該快點回家了，還在外面幹什麼？但他不明白她的處境。

莎莎公主說：「我自有主意，你別替我担心好不好？我愛你！」她在電話中給了他一個吻，然後就收綫。

國王放下電話，整個人軟在那裏。

因爲，他到了此時，才是眞正地放心下來，在此之前，就連他自己亦不知道，他實在是多麼担心的。現在，他肯定他的女兒是安全了。而且，他也相信，把他的女兒捉去的人的確是沒有其他目的，祇是要得到章理夫而已。現在，既然已經得到了章理夫，就把他的女兒放回來了。

他相信，他的女兒應該不會遭遇相同的事情了——她以前也是從未如此過的。

他的那位青年的秘書，也是同時聽到這話，亦是放心到簡直流出眼淚來了。

國王對他說：「現在，事情已經解決了，你們沒有妄動，那多麼好，這樣盧根就沒有藉口對付你們了！」

「盧根是還有許多其他藉口的。」他的秘書說。

「這一次，」國王說：「盧根會不得了，我相信，他在這裏，也不能再那麼橫行了！」

× × ×

國王的預測是對的，當章理夫回去了之後，他就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而他的妻子亦出席，他們把盧根的恐怖虐待都披露出來，亦把盧根那罐頭廠的內幕亦披露出來。

如何逃走，他則因爲要保護某些帮助他的人而不詳細透露，主要自然是爲了保護莎莎公主。他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事情，雖然莎莎公主可以保證，但沒有要求她如何做，她亦是不會如此做，因爲那到底是她的國家。

不過，人們還是相信章理夫。

因爲章理夫本身有聲譽的，他也沒有任何說謊的動機，而盧根這方面，則是早已聲名狼藉了，關於章理夫這一類的遭遇，早已有許多傳說，但是章理夫這一次挺身而作證，則還是第一次。而他被捕及下獄那一次的事件，亦是曾經成爲大新聞的，人人都知道是寃獄，却愛莫能助，現在章理夫出來了，自然就是大快人心了。

盧根這方面，當然則是由官方發表聲明，否認這一切，以及指證章理夫的罪行，自然沒有人相信。

這種宣傳，對盧根則是非常不利的。盧根這個名字，甚少被提及，他的所作所爲，都是以他的國家的名義而做的，現在，則變成一切都是他弄出來的了。

那一天，國王那年青的秘書對他說：「盧根一直沒有出現過！」他是有他的情報來源的，他們那羣大學生知道得很多。

國王說：「盧根這個人，從來都是神出鬼沒的！」

「這一次不同了，」秘書說：「這一次他們在找他，也找不到！」

「他們在找他？」國王說：「誰是他們？」

「總統的人！」秘書說：「我們聽說，總統很不高興盧根這一次製造出來的惡劣宣傳，要跟他好好地討論一下。」

「總統不高興？」國王諷刺地笑起來，「總統根本是他捧出來的呀！」

「也不一定，」秘書說：「到底他已經坐上了總統的位置，那麼他就有總統的權力。」

國王笑起來，說道：「那麼，盧根這一次是自取滅亡了！」

「玩火的人，」秘書說：「總會有一次是把火點得太大，撲不滅，以致連自己也燒掉的！不過，這火不燒到我們，我們也不必去管了！」

國王打開抽屜，取出他的手槍，把玩着說：「個人而言，我是很希望由我來親手把盧根槍殺的，但是現在沒有機會了。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需要我做這件事！」那是因爲，假如需要他如此做的話，那麼他的女兒的安全就一定大有問題了。」

他的秘書說：「現在，你是大可以把你這槍收起來了！」國王也把槍放回了抽屜之中。

× × ×

另一方面，盧根果然發覺，他的處境是已經很不妙了。

他是一個很機警的人，他手下控制很多任秘密任務的人員，他常常用電話下令，吩咐這些人去做他認爲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發覺，他的命令開始不靈了，他命令手下去做的事情，並沒有做！

仍然沒有人知道盧根是在甚麼地方，祇有他自己知道而已。

盧根心裏不舒服，很自然地又去找他那個女人。她是可以給他一點安慰的。

盧根這個人神出鬼沒起來，就連正門都捨棄了而是由後門偷偷潛入。他在黑暗中踏入她的睡房，相信她會大吃一驚。

但是她已不會吃驚了，大吃一驚的乃是盧根。

因爲她躺在床上，已經死去了，喉嚨已經割斷了。這樣的死法會流很多血的，非常難看。還好是在黑暗中，假如開了燈，就更加難看了。盧根祇是停在門口而沒有走上前去，他知道沒有人能救她了。

盧根自以爲對這個女人完全沒有眞感情，但現在就知道不是了。他憤怒得整個人也發抖起來。人不是到這一類的關頭，是不容易分清楚自己對另一個人的感情究竟是如何的。假如他對她沒有感情，他就不會如此憤怒。不錯，到底這個女人從來不是他的敵人，她對他沒有敵意，而他亦不曾對她作過敵意的謀算。她祇是給過他快樂。在盧根這個奇怪的小世界裏，這樣的人就並不多，也許祇有她一個而已。

盧根叫道：「她是無辜的！用不着殺她呀！」

他退出外面，在廳中坐下來，盡量壓抑自己的情緒，恢復冷靜。他這種人是不能够太激動的。

他在這個地方，到底是一個有非常大的權力的人，他想着想着，就知道這件事實在是誰幹的了。

這是對他的挑戰。

他的手下對他挑戰？是誰支持的呢？假如沒有後台，是一定不敢如此的。

他很快就想出來了，亦很快想出了應付的方法。他拿起電話打出去，找到了一個人，說：「我現在就需要你，你馬上就到紅梅餐廳去等我……是的，現在！」

他立即放下了電話。

他仍然是保持權威的，他預算是他講了，手下就必定照做。在態度上，他是必須如此的，但是實際上，他則不相信他所命令的人會服從他的命令了。

他知道他們是不會服從他的命令的，因此當他離開了這個女人的家之後，他就不是到他約定的地方去，而是到這個接受他命令的人的住處去。

這人是與另一人同居的，盧根就又用他的神出鬼沒的方法進入此人的屋子。他祇是叫了一個去，但是另一個人亦不在了，祇是在屋中留下了一個女人。這女人是那另一個人的妻子。

她正躺在床上睡覺，一張開眼睛就看到了盧根在前面。她大吃一驚，張開咀巴要叫喊，但是盧根揮揮手中的槍，她便不做聲了。

她吶吶着說：「你——你是誰？」

她的丈夫雖然爲盧根工作了很久，她却還是未見過盧根，不認得盧根的樣子。

「不要問我甚麼問題，」盧根說：「現在是我問你問題！」

「你——也許不知道我的丈夫是甚麼人。」那女人說。

「我知道，」盧根說：「我來就是想見他！」

「他出去了！」那女人說：「這一點，你大概是也看到了！」

「到甚麼地方去了呢？」盧根問。

「盧根先生要他出動去做一些事情。」那女人說。

「照我所知，」盧根說：「盧根並不是叫他去，是叫你們同居那個人去。爲甚麼他也要去呢？」

那女人說：「這種事情，你最好不要問我。我不想亂講話，不然，他回來時就會怪我了！」

「假如你不回答我，」盧根說：「那派我來的人也會怪我了，我是被派來調查，看看他有沒有依命行事的！」

那女人充滿疑慮地看着他。

盧根說：「我是新老板派來的！」

那女人說：「哦，他並沒有違命。既然知道了盧根在甚麼地方，他就去了！」

盧根說：「你的丈夫，擅長用刀子割破人家的喉嚨，你以爲他能不能也把盧根的喉嚨割破呢？」

「難一些，」那女人說：「盧根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他會用槍，盡量快速，爭取時間！」

「你說得對了，」盧根說：「我最了解盧根，因爲我就是盧根！」

那個女人的眼睛睜得非常之大，充滿恐懼。她忽然明白她是上當了。她吶吶着說：「這些——這些事情——與我無關呀！那是——那是男人們的事情！」

「本來是的，」盧根說：「但是，你的男人，殺了我的女人，我必須也還他一招！」

「不！不要！」那女郎恐懼地大叫起來。

盧根手中的槍已响起來了。

那個女人喉嚨中了槍。

她很快就死去了。她也是死得很不好看的。她的丈夫回來會看到。盧根認爲這就是以牙還牙，盧根認爲這已經是很忍讓了，通常他是一牙還十牙的。

盧根仍然是神出鬼沒的，下一步，他就是出現在財政部長的屋子裏。

部長正在書房裏計算着帳目，看見盧根出現，嚇得臉也青了。他吶吶着說：「你又來幹甚麼？」

「我需要錢！」盧根說。

「這是不可能的！」部長說。

「不可能？」盧根說道：「我爲你做過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能够也爲我做一些嗎？」

「你不明白——」部長說。

「你也不問我數目，就說不可能了？」盧根說。

「你要的一定是很大的數目，」部長說：「因你是要逃走！」

「爲甚麼我要逃走？」盧根問。

「你不知道嗎？」部長說。

「你告訴我吧，」盧根說：「近來，似乎我是最不知道正在發生甚麼的人！」

「他們要殺你！」部長說：「你爲我做好了一件事，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告訴你！」

「多謝你了，朋友，」盧根說：「誰是他們？」

「是卡利！」部長說。

「卡利！」盧根憤怒地道：「卡利是我訓練出來的！」

部長說：「這對你毫無帮助。是總統的主意！」

「媽的，」盧根說：「總統也是我捧出來的！」

「你必須接受現實，」部長說：「你也是要靠人支持的，我也是要靠人支持的，因此我們是可以犧牲的，支持者決定換人的時候，我們就要犧牲了！」

「媽的！」盧根又咒罵道：「卡利有甚麼本領？我可以做的事情，他做不到一半！」

「現在不是這個問題，」部長說：「他們不要你，就是不要你了。你現在唯一的途徑是逃走！」

「所以，」盧根說：「我現在就需要錢！」

「我不能給你錢，」部長說：「現在我對你講的這些私人的話，因爲你是我的朋友，但是假如把錢轉給你，他們一查帳目就會知道，那時，這個責任我可負不起了！」

「你私人的錢呢？」盧根說。

「你的瑞士銀行戶口裏已經有了不少了呀。」部長說。

「我要離開，也許就不够用了，」盧根說：「你在你私人的錢裏撥一筆給我，既然我們是朋友！」

「好吧，」部長沒可奈何地說：「不過現在是晚間！」

「這有甚麼關係？」盧根說：「你祇要開支票，簽名給我帶走，我自己放進戶口裏就行了！」

部長無可奈何，祇有照辦了，因爲，盧根現在變成了亡命之徒，是隨時可以把他殺掉的。

但假如他照辦了的話，那却可以保持性命了，因爲他開出了一張支票，人死了，財產就會立刻被凍結，那張支票也不能够兌現了。假如盧根要兌那張支票，就不會殺死他。

他把支票交給了盧根，盧根放進了袋裏，說：「多謝你，好朋友！」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部長問。

「我去把卡利殺掉，然後離開這個地方！」盧根說。

「這是聰明之舉嗎？」部長問：「你現在是在處於劣勢，假如是我，我就快些離開這裏了！」

盧根一閃，便又出去了，神出鬼沒地離開。

在盧根走了之後，部長坐着那裏，看着電話。他是考慮着好不好告密，通知卡利，盧根要做一些甚麼事情。但是他終於決定還是不要如此做了，因爲他自己也是有不少不可告人的事，不宜太張揚，起碼他就很難解釋何以盧根會來找他。所以，後來他終於還是決定不要多事了，無論盧根成功與否，這也會是盧根最後一次來找他了。

其實，假如告密的話，盧根是更歡迎的。事實上，盧根還預算他會告密。

因爲盧根現在是實行散播烟幕的辦法。他根本不打算去殺死卡利，而是就此逃走。假如卡利以爲盧根是來要殺他的，那麼卡利一定會提高戒備，或者等着他來，自投羅網，而停止去找他了。不過，雖然部長沒有告密，盧根的逃亡仍是順利的。

他找了一部汽車，開到了司馬洛逃走的水渠附近。

盧根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知道在這個地方，當你一失勢的時候，就是甚麼都沒有了，那些支持你的人，忽然支持了別人，你做起事來就要縛手縛脚，任你有通天本領也是徒然，殺多少人都沒有用，昔日的地位，是搶不回來的了。祇有逃走。幸而那個女人教會了他，無論如何，錢是最重要的，但總算有了些錢，逃得出去之後也不會身無分文那麼狼狽。而他知道，他本來是無路可逃的，出入的關口，他一定通不過。

但是，司馬洛已爲他開了一條新的逃路。

這條水渠就是新的逃路，司馬洛能帶着章理夫從這水渠逃過邊境，他亦可以照做。

這地下水渠並沒有人在看守着。就是沒有人想到，還會有人利用這一條逃路。

盧根在較遠的地方下車，小心地步行而來，看到了這條逃路果然是安全的，他才進入水渠之內。

他果然能够順利逃走了。

× × ×

在另一方面，莎莎公主却仍然沒有回去見她的老頭子。她是正在與司馬洛在一起。

事情辦好了之後，她與司馬洛幾乎是形影不離的。司馬洛是一個有多方面才能的人，要玩，他懂得很多玩的地方和玩的主意，莎莎公主覺得，跟着他，就是一百年都不會厭倦。

就祇有一件事情不滿意的，那就是，司馬洛不當她是女人。

他連吻都沒有吻過她。

但是他又一直陪着她。

這使莎莎公主很不服氣，因爲她已經是一個大人，而不是小孩子了。

這天晚上，他們在樹林中散步。開來的車子放在路邊，他們離開了車子走進樹林中。天上有圓圓的月亮照下來，月光很亮，不過在樹林裏，因爲有樹葉遮住，所以祇是有些地方光亮，有些地方黑暗，樹枝樹葉疏的地方，有月光漏下來，就是光亮的了。草地，則是平坦而柔軟有如地毡。這是非常優美和充滿情意的地方，祇有一個缺點——不是司馬洛提議走進來的，是莎莎公主自己。

她在一棵大樹的下面坐了下來，那裏是很黑暗的地方，光亮的地方是在他們的周圍，司馬洛也在她的身邊坐下來了。

他們沉默了一陣，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作！

莎莎公主說：「你究竟是不是喜歡我呢？」

司馬洛說：「爲什麼你會這樣問呢？我不是一直跟你一起玩得很開心嗎？」

「但是，」莎莎公主說，「你却漏了一件事情沒有做！」

「我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說：「但這並不表示我不喜歡你，而是表示我對你非常尊敬！」

「我對尊敬這回事討厭死了！」她說：「你以爲我爲什麼常常到處亂跑而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就是因爲我厭倦了別人尊敬我，我要做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但你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司馬洛說：「人是命運的玩具，逃不掉的，你生來是公主，你就是公主！」

「你不能忘記我是公主嗎？」她說。

「我不能忘記現實，」司馬洛說：「假如我碰了你，你的老頭子會槍殺我的，他是個神槍手！」

「你是那麼懦弱的嗎？」她說。

「我祇是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是圓滿，」司馬洛說：「我們保持是朋友，而不成爲敵人，那不是最好的嗎？」

「你顯然沒有意思與我成爲情人，」莎莎公主說，這一句，眞是最坦白了，以出自一個女孩子之口而言。

「你太年輕了。」司馬洛說。

「那麼，爲什麼你又肯陪着我呢？」她問。

「因爲我很喜歡你，」司馬洛說：「好像一個妹妹似的那麼喜歡你！」

跟着，他却把她擁進懷裏，她閉上了眼睛。他把她按倒在草地上，身子就壓在她的身上。

「不——不要！」她連忙掙扎。

也許司馬洛的經驗的指導是沒有錯的，她太年輕了，不知道自己實在需要什麼，一臨事時又害怕起來了。

不過，司馬洛要做的却又不是她以爲他要做的事情。

司馬洛說：「不要動，有人來了！」

「什麼？」莎莎莫明其妙。

司馬洛把兩件東西遞到她的臉前，一件是手槍，另一隻是計算機似的電子儀器。他說：「這儀器告訴我，有人正在偷偷接近我們！」

「是誰？」她問。

「我猜是盧根！」司馬洛說。

「盧根？」莎莎公主說：「他到這裏來幹什麼？」

「盧根是一個仇恨心非常之重的人！」司馬洛說：「他在國內失勢之後逃出了，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做的，就是殺死那些他認爲累了他的人。這包括你、我和章理夫。章理夫受到很嚴密的保護，不容易碰，所以就是你和我最危險了！」

「你！」莎莎公主憤怒地尖聲叫起來，「你跟我在一起，原來是用我做餌！」

「我是保護你！」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他是會先對你下手還是會先對我下手，我們在一起，他就可以一齊來了！」

「我不相信你！」她仍然很生氣。

「現在別鬧小姐脾氣好不好？」司馬洛說：「盧根來了，先把他這個問題解決了再算吧！」

「他在哪裏？」莎莎公主問。

「還是相當遠，」司馬洛說：「我有這個很靈的儀器，他還未够接近，我已經可以測出他來了。現在你聽我講，你留在這裏，抱着這個——」

「這是一段木頭！」她抗議道。

「在黑暗中是看不出來的，」司馬洛說：「他會以爲你是抱着我！」

「想起來，」莎莎公主說：「你和木頭也是差不多！好吧！」

「這才是好孩子，」司馬洛說：「現在，我到另一邊去等他！」

他悄悄地爬着離開了。

莎莎公主雖然很不滿意，却也沒有辦法，祇好依照司馬洛的吩咐去做。她就攬着那段木頭親熱起來。

司馬洛則是已經潛到了一個有利的地方去等着。事實上，司馬洛是佔盡了優勢的，他手上有的是很新穎的科學化儀器，小小一個東西，就可以測出在很遠處有人接近。這東西也是用測人類體溫的方法而測出有人接近的，但是他們自己的體溫，又不會影响，因爲太高的體溫又沒有作用，否則，人把這東西携在身上，也是沒有用處了。這是電子學發達而產生的一種奇妙用具。

來者果然是盧根，他並沒有什麼科學用具，除了槍之外，他是靠他個人的機智與本領而查出了司馬洛是在什麼地方的。他知道了章理夫那件事情是司馬洛幹的，亦明白了這件事情莎莎公主是有份參與的。他果然就是要殺死這兩個人，而既然兩個人就在一起，那是更爲方便了。而由於他已不能够回到他的國家裏去，他亦用不着顧那神槍手國王了。

事實上司馬洛亦不太難找。莎莎公主從那領事館打電話回來，這電話的錄音，盧根亦有機會聽到。而莎莎公主仍是住在那領事館裏，司馬洛與她每日出遊，盧根很容易就找到了他們，祇是等待着一個適合下手的機會。現在，適合下手的機會亦已有了。

他到了一棵大樹的後面，可以看到莎莎公主的輪廓。他在樹後蹲下來，提起手槍。

但是司馬洛已在等着他。

司馬洛叫道：「喂！」

盧根吃了一驚，連忙轉過來，他還是看不到司馬洛，而祇是聽到司馬洛的聲音大概是來自什麼方向，他便連忙向司馬洛的聲音來的方向一陣亂槍掃射。

也許，他射莎莎公主的話，起碼可以射中一個。但是他又不想同歸於盡，司馬洛對他有危險，而莎莎公主對他則是沒有危險的，他先把司馬洛消滅了，就可以跟着消滅莎莎公主，而安然逃走。他想是這樣想，但是實在則並沒有這樣理想，因爲他無法射中司馬洛，運氣沒有那麼好。

在他自己的槍聲之中，他根本就聽不到司馬洛的槍聲，而事實上司馬洛的槍亦是裝了滅聲器，槍聲他反正是聽不到的。

忽然之間，盧根的額上出現了一個子彈孔，他呆在那裏，靠在樹上，手軟軟地垂下來，手中的槍首先丟掉了，跟着，他的人亦頹然倒了下來，仆在地上，腦就埋在一堆枯葉中。

莎莎公主也是有若干保護自己的能力的，她此時正緊貼地面而躺着，盡量減低中槍的可能性。

她聽見槍聲停了，就知道事情是過去了，但是誰死了呢？是盧根抑是司馬洛？抑或是兩個都死了？

跟着，有腳步聲向她走過來。

司馬洛的聲音說：「是我！」

她一跳跳起來，飛跑過去，投進了司馬洛的懷中。

司馬洛說：「我已經殺了他！」

「你——肯定嗎？」莎莎公主問道：「你肯定是他嗎？」

「你自己看吧！」司馬洛說。

他取出一件她一直不知道他帶來了的東西，原來那是一副眼罩。他把眼罩套到她的眼睛上，她就明白，這原來乃是一副紅外綫眼罩，在黑夜裏是看得很清楚的，因爲紅外綫的感光不同日光，這東西不能用來欣賞風景，不過各物的輪廓則是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就比較祇靠摸黑的盧根大佔便宜了。

有了這眼罩，司馬洛當然可以知道來者就是盧根，以及盧根是已經死掉了。

莎莎公主一看，就也看到了。

「噢，」她說：「他是根本沒有機會的！」

「我不要給他機會。」司馬洛說。

「你不是一個英雄人物嗎？」莎莎公主說，「怎麼你却——這樣——」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我應該給他一個均等的機會，與他決鬥之類嗎？假如這樣，我還是會贏他的，但是我不要給他這個機會，他這種人不值得有這種機會，而且有你在，我就更不能冒險！」

莎莎公主噘着嘴唇：「好了，現在我的利用價值完了，我們可以走了！」

「我們還是朋友呀。」司馬洛說。

她不出聲，他們回到了他們的車子，司馬洛開車，把她送回領事館。

一路上，莎莎公主都是默默無言。

後來，在分手的時候，她才含着淚說：「我猜，你是不會再找我的了。我是不會再見到你的了！」

「可不一定，」司馬洛說：「你是我的朋友呀！我的朋友們，我是常常都與他們保持聯絡，間中也會見面的。」

「假如我不是公主呢？」她問。

「你是公主，」司馬洛輕捏一下她的手，「有些事實，是改變不來的。你是公主，生下來就是，你不能使自己變成不是。而我也要給你一個忠告——以後還是不要亂跑的好，總有一天你會碰釘的，假如你碰到的不是靈高——」

「靈高他們又如何呢？」她問。

「他們安全無事，」司馬洛說：「看來盧根是決定先殺死我們兩個，他們排名較後！」

× × ×

靈高他們還是在荒野中做他們的鐵騎士，到處闖蕩。那一天，他們幾個人的車子又在荒郊的公路上飛馳着，比賽速度，那一段直路非常之長，正是發揮速度的最理想地方。但是，忽然之間，前頭的支路駛出來了一部兩截的大貨車，兩截加起來，再加上車頭，總有六十呎長。這貨車駛出來，就這樣橫在路面上。以它這樣的長度，自然把路面完全擋住了。他們即使想從車頭或車尾繞過去，也是找不到空位。

他們祇好在大貨車的旁邊停了下來。

那車子就這樣攔着不動，靈高終於不耐煩而滑到車頭旁邊去，叫道：「喂，你睡着了嗎？」

貨車的司機伸出頭來說：「沒有，我不走，你又能拿我怎辦呢？」

靈高看清楚一些，驚喜地叫起來道：「唏，是你！司馬洛！你開這樣一部車來幹什麼？」

「假如不是這樣，」司馬洛說：「怎可以攔住你們呢？」

「下來吧，」靈高說：「我們談談！可以放棄這輛大笨車嗎？我們騰一部車給你！」

「不必了，」司馬洛說：「我也有一部！」

他跳了下來，揮揮手，原來大貨車的裏面是另有一人担任駕駛的，這人把貨車開動，退後，把車子的一大半退回了那支路的裏面，然後扭駄開動，便沿路而行，司馬洛則已跑到車尾，把車尾的門打開而跳了上車了。

當貨車開行了之後，靈高等就可以看到，原來司馬洛在那部大貨車的裏面已騎在一部摩托車上。

靈高等開動車子跟着。

司馬洛的脚一推，那摩托車就倒退着，從貨車上滑了下來，放到地面上的貨車門就是他的滑板。

他退到路面上，貨車便加速開走，而那可作滑板用的車門，亦自動拉上去了。

司馬洛倒退了一段路，停了下來，發動馬達，然後再向前駛，追上那現在已經越過了也的靈高等人。他這倒退下來的一招，難度是甚高的，因爲摩托車並不適宜作倒退用。靈高叫道：「跟我來，我們到一個地方去談！」

他領先沿路飛馳，大家很快便又再越過那部大貨車。這種大貨車，除非是在很長很直的路上，否則是不適宜開得太快。

靈高在路邊的一處轉入了樹林中，經過那些疏疏密密的樹林前進，後來到了一座山湖的旁邊，他們就在湖邊的平坦鮮嫩的草地上坐下來。

司馬洛說：「我就是來告訴你們，我已經殺掉了盧根！」

「你做了一件好事！」靈高說。

「你們運氣很好，」司馬洛說：「逃了出來，我沒有辦法找到他，祇有等他找我。我猜他是會先殺我和莎莎公主，我也猜對了，假如猜錯了就不好，因爲他的死亡名單上一定還有你們。那兩位讓我們假扮的賽車手，以及章理夫夫婦。」

靈高說：「爲什麼不早通知我呢？」

「我沒有猜錯，」司馬洛說：「假如他不先殺我，而碰了你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我都會全力追捕他的。殺了我之後，他再從容一個一個對付你們，你們可能會是名列最後，因爲沒有人會保護你們，或者你們會去追捕他的！」

「我會去追捕他！」靈高說。

「別亂講吧，」司馬洛說：「這些不是你所擅長的事情呀！」

司馬洛把經過情形詳細地告訴靈高。

靈高咬牙道：「這算是便宜了他了。這種人，也應該讓他嚐嚐他自己的手段的滋味！」

「可惜他那種手段，祇有他自己的國家裏面嚐得到。」司馬洛說。

「就是呀，」靈高說：「你應該把他捉住，把他送回他自己的國家裏，這就行了！」

「這人難找，」司馬洛說：「一出現，就沒有辦法活捉了！」

「那麼，你那位公主呢？」靈高說。

「她回到她的皇宮中去了。」司馬洛說。

「就是這樣？」靈高問。靈高這一問，却是含有頗深的意思的。

「就是這樣，」司馬洛說：「因爲她是一位公主呀！」他跳起身來，說：「來，來，我們來賽車！」

司馬洛就是沒有再見章理夫，因爲他早已經講過，爲了私人的關係，他不想再與章理夫的妻子見面。這一點，是章理夫夫婦兩人都明白的。既然他們夫婦兩人能夠繼續好好地生活下去，那就行了。

這件事情，既然算是已經結束了，司馬洛就鬆下來，在家中大睡一覺。

那一天晚上，半夜時份，矇矓之中，司馬洛可以感覺到有人在他的屋中，就張開眼睛，小心地準備着。

首先是一陣香氣襲進來，跟着就是一個穿了一件動人睡袍的女人踏進來。

這個女人就是溫美玉，那個「翻案組織」的主持人。她對他微笑。

司馬洛說：「又是你，你仍然把我的家當公共厠所，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我是在想，」溫美玉笑道：「你一個人那樣寂寞，我是應該來陪陪你的！」

「這很好，」司馬洛拍拍身邊的床，「你坐下來吧！」

她在他的身邊坐下來，司馬洛摟住她的腰。溫美玉說：「上一次的事情，你做得眞好！」

「是呀，」司馬洛說：「你現在又是有另一件事情來找我做了，就是因爲我上一次做得好！」

「你猜對了，」溫美玉說：「我正是有這一件——」她忽然「唷」的叫了起來，按住了司馬洛的手，因爲司馬洛的手正在到了一個不規矩的地方。

「怎麼了？」司馬洛說：「你這樣的打扮，不是爲了這個而來的嗎？」

「呃——不是——」溫美玉顯得頗爲尷尬地說道，「我剛剛是在說，我有這一件——哇！」她一跳跳了起來，就向房門外面跑，因爲司馬洛的攻勢，使她實在沒有辦法抵受。

司馬洛也跳起來，好像一隻老虎似的追出去，她逃進了隣房，他也追進了隣房。她顯然被司馬洛在隣房捉住了，呱呱叫起來。她雖然也有不差的身手，但是却無法抵抗司馬洛這樣的更好的身手，而且她的裝扮，亦是對她不利，而且，也許她眞正抗拒之心也不太強烈。

後來她說：「不要……不要……眞的不要……」跟着是「噢！」的一聲。

後來，就是沉默下來了。

再過了一段時間，她發出呻吟聲。

跟着又是再一陣長長的沉默。

終於，司馬洛說：「你剛才說，你有一件什麼事？」

「什麼什麼事？」她懶洋洋地說。

「你是又有一件翻案的事來找我的。」司馬洛說。

「現在我都已經忘記掉了，」她說：「而且我也不急！還是先應付你喜歡做的事情吧，你還沒做完。」

「已經做完了。」司馬洛說。

「再做一次呀！」她說。

「再做一次？」司馬洛詫異地說。

「怎麼？」溫美玉說：「難道你不能？你是一個超人呀！」

「我當然能！」司馬洛說。

這種事情，他可以做很多次，不過做起來就不算是甚麼樂事了。他一直做到溫美玉哀求他不要再做了。

× × ×

至於莎莎公主，後來司馬洛是見過她一次的，那是在一個外交官的舞會上。

她與她的未婚夫同來。那是另一位貴族。青年雖然如此，她還是把司馬洛扯到一邊去，與司馬洛交談。

司馬洛說：「恭喜你，你找到一個伴侶！」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她說：「我到底是一位公主，這是改變不了的事！」

「你這樣說，」司馬洛說：「那你一定是愛他了！」

她微笑：「但我仍然是最喜歡你的，就是因爲你最了解！」

司馬洛聳聳肩：「貴國的情形現在如何呢？」

她搖頭：「一樣糟，盧根死了，另一個盧根還在！似乎盧根這種人永遠都存在，祇是換一副面目，換一個名字吧了！」

「多等一些時間吧，」司馬洛說：「先等教育普及了。多等一些時間吧！」

「我猜，」莎莎公主傷感地說：「我這一輩子，也是沒有機會看到文明和平等的了！」

「一輩子其實是很短暫的時間，」司馬洛說：「沒有人能與時間對敵，歷史上，有多少文化，興起又衰亡？現在最文明最強盛的國家，以前是野人盜賊聚居之地，現在衰亡得不得了的國家，以前却是最文明最強盛的。羅馬也曾經興旺，亦曾經衰倒，但也不是一天興旺起來，亦不是一天衰倒下去的！」

「這一切，」莎莎公主說：「將來又會與我無關了，因爲，當我結婚之後，我就嫁到別國去，那不再是我的國家了！」

「你仍可以盡自己的本份，做一個好妻子。」司馬洛說。

「一個好人可以和應該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個好妻子！我猜，以後，你也不會忽然隱姓埋名，跑去到處流浪了吧？」

「決不會了！」她說。

「唔，」司馬洛說：「恭喜你，你一定是很愛他了！」

她紅着臉低下頭。

這時溫美玉出現了，她說：「我是來撞破好事，或是來爲某一個人解圍呢？」

「你打斷了一些懷舊的談話，」司馬洛說，「好了，我們走吧！」他挽着溫美玉的手臂走開了。

莎莎公主看着他走遠了，低聲說：「我仍是非常喜歡你！」然後她也走開，去扮演她的新角色了。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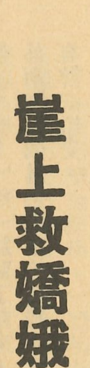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中三怪和白鳳棲出了隧道，先探虛實，被大內鷹犬包圍，白鳳棲被七皇子殺死，三怪被四皇子殺掉，衆皇子率領所屬，分頭搜索。武顯揚在隧道久不見白鳳棲等人的回音，知他們已罹難，附耳吩咐凌雲天出去查個究竟，凌雲天以唐子建身份進謁四皇子，沒有按照武顯揚的詭計，因懷疑武顯揚是喬裝易容的，四皇子懷疑是石誠易容，凌雲天利用衆皇子勢力，引武顯揚和大內高手拚鬥希望查出武顯揚的眞面目。預先將羅素蘭、耿若殿還有來找他的吳黛青、朱寒容二女收藏好，然後使武顯揚率領的邪魔黑道和衆皇子手下大戰一場……

皇子施輕薄



大內高手身負嚴令，泯不畏死，猶自追去。

驀地一聲斷喝傳來，喝道：「窮寇勿追！」

十一皇子沉聲道：「武顯揚隻身一人，猶如自投羅網之鳥，成不了什麼大事，遲早終為我擒。」

且說乾坤居士武顯揚投向一處壑谷，重雪掩覆下榛莽翳密，陰森幽暗。

他四望了一瞥，身形疾掠在一塊峻峨怪石之後將身形隱起，卸去衫履，在那怪石之下取出一包衣物換着。

十丈開外榛莽深處有兩道銳厲目光逼射着武顯揚，正是凌雲天，他以僅見武顯揚背影，無法辨認武顯揚眞面目，正想轉過另一方向揭開此謎，突見一條迅快人影掠至武顯揚之後，低聲道：「二哥！」

武顯揚亦已驚覺有人來到，霍地轉身，目睹來人面顯笑容道：「五弟，你不怕有人尾躡你而來？」

凌雲天凝目望去，只見武顯揚已換着了一襲大內侍衛服色，薑黃臉膛，散眉疏髭，神態陰摯，分明尚非本來眞面目。

來人是一紫絳臉膛勁裝漢子，四巡了一眼，沉聲道：「大內高手被十一殿下喝阻，窮寇勿追，二哥才得從容換着衣物易容，但此次與原定之計收效不宏，殿下大為失望。」

武顯揚微喟了聲道：「事與願違，為之奈何，愚兄此次隨八指閻羅耿若殿由秘穴進入，同行三十二人均是江湖頂尖高手，本望三十二人同入十三陵，可將殿下異己武士侍衛殲去十之八九，但秘窟禁制厲害無比，傷亡過半，秦中九怪陷身秘道中就有六人，其他可想而知。」

紫絳臉膛漢子詫道：「因何八指閻羅耿若殿迄未見現身。」

武顯揚長嘆一聲，說道：「是愚兄弄巧成拙之過，在秘徑與霹靂尊者陶彥等人口角，佯作負氣返轉，耿若殿與百毒宮主傳人羅素蘭及百毒門下相勸愚兄，不料岔道相左，迄未與愚兄相見，否則有百毒宮一行，加上攝魂魔笑，滕鳳驅蛇，何愁不成。」

紫絳臉膛漢子長嘆一聲道：「事已如此，悔也無用，此次已使宮廷異己高手死傷數十人，對殿下日後行事不無裨益，最可慮的為骷髏帮及落魂谷毫無參預，武林正派高手但存隔岸觀火之意，使殿下不勝憂慮。」

武顯揚道：「天下事欲速則不達，堪為至理名言，骷髏帮等只能緩圖，不可操之過急，最使愚兄憂慮的就是一人。」

「誰！」

「八指閻羅師弟唐子建，其人武功高不可測，心計至工。」

「唐子建！」紫絳臉膛漢子面色大變，道：「他乃四殿下心腹死黨，小弟方才親眼得見他與四殿下密商。」

武顯揚聞言駭然目光大變，道：「賢弟所說是眞？」

「小弟之言句句是眞，並無虛假。」

武顯揚嘆息一聲道：「果然殿下疑心腹大患唯數四殿下一點不差，看來四殿下已疑心乾坤居士武顯揚眞假。」

紫絳臉膛漢子道：「二哥與死去乾坤居士武顯揚淵源極深，武功已凌駕乾坤居士之上，易容毫無疑問，這點倒可放心，縱然四殿下心疑也是枉然！」

武顯揚面露憂容喃喃自語道：「唐子建是耿若殿師弟麼？」忽面色一變道：「走，我等去見殿下！」兩人穿空騰起，去勢如電，瞬眼已奔出壑谷。」

凌雲天一閃而出，目送兩人後影，有心追踪而去，深知這片壑谷四周，俱由那武顯揚同黨嚴密守伏之下，自己進去定顯露形踪，暗道：「自己已探知武顯揚並非眞實，便可察出大半！」凝視那岩下深草叢中一包衣履一眼，動也不動。

忽遠處送來陌生語聲道：「尊駕可否隨兄弟一行，以便陳明一項隱秘。」

凌雲天不禁一怔，目注送來語聲方向道：「閣下是誰？」

「相信與否，端憑尊駕，兄弟決無加害之意，對尊駕有百利而無一害。」

凌雲天默默忖思了一下，道：「好！」兩臂微振，冲空循聲撲去，捷如飛鳥，身形美妙。

只聽讚道：「好身法！」一條黑影冒出，向壑谷深處投去。

兩條身影一前一後，疾如流星，抵達一處深澗狗牙鑽鍔礁石上，夾岸絕壁如仞，橫柯交翳，暗不見天日，他們兩人各立着一塊礁石上，相距一丈開外。

凌雲天目光銳利，只見那人一襲黑衣連頭蒙住，只留有兩隻眼孔，背搭一柄長劍，亦為青布套束，令人生出神秘恐怖之感。

那人說道：「尊駕是否欲忖出兄弟來歷？」語聲帶着濃重冀南土音，却夾着道地京音，分明係偽裝，以防別人查出他的來歷。

凌雲天兩道銳厲目光深深地打量了那人兩眼，搖首微笑道：「閣下眞正來歷最好不要揭破，對你對我都有不便。」

那人道：「並無不便之處。」

凌雲天道：「閣下隱秘面目，本是防人察破……」

「那是對那人而言，至於對尊駕却又不同。」

凌雲天不禁一怔，道：「閣下何必多此一舉。」

那人笑一笑，說道：「尊駕是易容偽裝！」

凌雲天聞言不禁心神猛震，淡淡一笑道：「閣下好銳利的眼力，如要在下猜測，閣下必是一位宮廷皇子。」

那蒙面人似身形一顫，頷首道：「尊駕果有過人之能，但尊駕並非唐子建，另有所圖與四阿哥勉相投契，但四哥已萌殺害尊駕之念。」

「殿下為何知悉這項隱秘？」凌雲天不信的道：「恐殿下危言聳聽，存心挑撥離間。」

蒙面人冷笑道：「京師四阿哥置一秘邸，內藏甚多武林高手，尊駕亦為其中之一，此本無人知之，乃因骷髏高手金毛狒鄺永壽之死，立為人偵悉……」

凌雲天說道：「此乃是早在意料中之事。」

「不然，」那人沉聲道：「四阿哥已密遣高手去那秘邸調來其中首領，殊不知訊息為兄弟截獲。」

凌雲天笑一笑道：「四阿哥那派出之人無疑是殿下心腹，有意安置在四阿哥面前。」

蒙面王子似受雷擊，心神撼震，良久太息一聲道：「尊駕料事如神，機智卓絕，難怪四阿哥啓萌殺機。」

凌雲天道：「殿下只怕喪身之禍不遠，因為秘邸首領正是殿下念念不忘心腹大害千面神儒石誠。」

一言揭破蒙面人身份的原來是那七皇子。

七皇子心神猛凜，道：「尊駕之話是否眞實？」

凌雲天道：「石誠受四殿下豢養甚久，受恩深重，石誠易容之術獨步武林，四殿下已密命石誠在通州大邑，窮鄉僻壤訪覓諸位殿下形像逼肖之人，極力摹倣各位殿下舉止神態，一待純熟無異，殿下等均在不明不白中死去，替代有人，何愁四殿下不登極九五。」

七皇子駭然暗中色變，久久不語。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宮廷爭儲，與在下絲毫無干，在下此來却為了攫有軒轅秘笈，數日來在下明訪暗查，只覺軒轅秘笈已不在十三陵，無量道長已携之離去。」

七皇子道：「軒轅秘笈兄弟在京中已受疑嫉，無法置啄，不過實不在十三陵中，方才所見乾坤居士武顯揚不是千面神儒石誠麼？」

凌雲天搖首說道：「這人易容雖精，但僅限於武顯揚二三人，此刻亦非本來面目。」

七皇子忽道：「有人來了，尊駕速將身形隱起。」

凌雲天別面一瞧，遠處可見魂影閃動，忽感胸後一陣微風拂過，驚覺有異，疾然縱身道：「殿下可是動了殺機！」

七皇子搖首道：「不是，兄弟只覺尊駕武林奇才，若不為我用，未免可惜！」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殿下倘如此刻薄寡恩，不能推心置腹，將無人為殿下所用，禍恐迫在眉睫。」

七皇子沉聲道：「五日之內，尊駕須自行投到，否則臟腑糜爛，雖九轉丹亦無法可救。」

凌雲天冷笑道：「殿下若陰毒掌力無往不利，何不施諸其他皇子身上，皇儲之位自不勞而獲。」

七皇子沉聲答道：「尊駕不知宮廷眞正內情，父王頒下嚴旨，無論皇子是誰遭受暗害，必受連坐之罪。」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若五日之內，殿下未受暗算，在下必自行投到。」說着人已凌空拔起，身手矯健，一點交攫濃柯，立即消失。

七皇子看着呆得一呆，疾展上乘輕功掠去。

× × ×

十三陵外雪地冰天，皚皚如銀，天際不時飄傳一兩聲厲嘯，隨風播揚，尖銳刺

耳，令人心顫胆寒。

雪地中橫陳着數具屍體，骨折脅裂，首足支離，血凝紫結，慘不忍睹。

遠處疾如流星奔來一雙大內高手裝束老者，直投十三陵中而去。

聚立在泰陵墓台上諸皇子目睹兩人奔來，五皇子大聲喝道：「白骨殃神柳賊道突然逃去了麼？無用的東西，還不自刎謝罪。」

兩人神色慘變，互望了一眼，疾撤肩頭兵刃，寒光如電，向自己頸間抹去。

四皇子喝道：「且慢，這如何怪得他們不力。」

兩人刀往外撤，齊齊躬身道：「陵外骷髏帮落魂谷高手突然現身，不但屬下等傷亡甚重，而且將困在林中武林羣雄救了出去。」

五皇子冷笑道：「你們倒推得乾乾淨淨，」繼而長嘆一聲道：「骷髏帮主與皇甫天彪不除，恐日後將無寧日。」

只見七皇子身法奇快從旁掠至，望了五皇子一眼，道「心腹大患未必是骷髏帮主及皇甫天彪，而是乾坤居士武顯揚。」

五皇子道：「武顯揚已成籠中之鼠，有何作為。」

七皇子哈哈大笑道：「小弟已查出武顯揚並非真正面目，而是千面神儒石誠，小弟在他易容換裝之際，正欲下手除他，不料他機警異常被其兔脫。」

諸皇子心神大震，尤其是四皇子面色大變。

八皇子目中逼射威稜，說道：「石誠如今逃往何處？小弟風聞千面神儒石誠昔年曾受七阿哥恩遇，寵信不渝，為何會叛離！」

七皇子嘆息一聲道：「此人狡詐多智，心懷叵測，為愚兄察覺逃去，如今石誠已易裝一名大內侍衛，如我所料不差，石誠必受我等其中人所網羅。」繼而目光巡視了諸皇子一眼道：「你們當認為我危言聳聽，或故意縱之離去，殊不知我為竊聽一項重大隱秘才有此失。」

「什麼重大隱秘？」五皇子不禁厲聲叱問。

七皇子冷笑道：「事關我等生死！」繼而敘出他為搜覓武顯揚藏覓之處，到達彩雲嶺壑谷發現各處暗樁俱被制住，心料有異，躡足潛入斷魂澗，只見武顯揚與一雙大內侍衛服飾模樣之人聚在澗中一塊危礁之旁談話……

「這兩名大內高手你定然認識。」

七皇子搖首答道：「地處甚遠，不易辨認，何況澗內叢柯蔽空，光綫幽暗，除他們三人外，周近定伏有同謀，逼不得已，盡量躡近窺聽他們說話……」

諸皇子不禁凝耳傾聽。

只見七皇子目露憂容道：「石誠道出易作乾坤居士武顯揚，號召武林羣陵侵襲十三陵，志在替王子翦除異己，豈料未入明陵已傷折過半，故事與願違，收效不宏，不如暫退藏於密，照王子第二道毒計施行……」

六皇子淡淡一笑道：「什麼毒計？」

七皇子望了六皇子一眼，答道：「人心奇險，難於知天，如非小弟聞知，決無法令人置信，石誠尊稱千面神儒，精擅易容，武林獨步，他受主子之命，密派心腹死士在通都大邑，窮鄉僻壤，訪覓與我等形像逼肖之人，秘藏一處，摹倣我等神態舉止，一俟純熟無異，到時我等禍將不測矣！」

諸皇子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心神駭震，五皇子目吐神光厲聲道：「我等須查出石誠形跡藏在何人邸中，碎屍萬段……」

七皇子搖手微笑道：「事不可操之過急，急則生變，小弟猶未說完，石誠與兩同黨商談之下，其中一人說道：『若此謀成功，主子日後必位尊九五，但石兄豈不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理，我等恐禍將不測』。

「石誠微笑道：『老朽志在匡復漢室，我等炎黃世冑，豈能甘作滿奴鷹犬，老朽已覓妥神肖主子替身，時機成熟，兩位且瞧老朽立不世之大功』。」

此言說出，四皇子暗中心神大凜，暗道：「看來乾坤居士武顯揚，真是千面神儒石誠了，原來他心懷不軌，如若留他性命，自己亦將禍生不測，凌雲天之話一點不錯……」心中猛萌殺機。

二皇子暗暗一笑道：「軒轅秘笈及無量賊道似不在十三陵，我等愚不可及受人捉弄，此後我等宜誠直恕愛，修身正己，由父皇決定儲君誰屬，勾心鬥角，枉費徒然。」

四皇子肅然，答道：「二阿哥說得正是。」

此刻，各皇子無不岌岌自危，誰也沒有心思再圖謀軒轅秘笈，贊同二皇子之見，紛紛率衆撤回燕京。

燕京城——

冰雪載途，彤雲密佈，狂風撲面欲割，年關將近，大街小巷充斥着來往人羣買辦年貨。

前門大街上人羣傳出一聲沙啞蒼老叫聲道：「鷄……鴨……」

只見一皺紋滿面，頭戴護身皮氈老漢，担着一挑滿籠鷄鴨，肥大碩實蹣跚走入一條污雪泥濘的胡同中，叫賣之聲，隨着寒風飄揚悠亮。

那老頭從這巷轉至那巷，四面叫賣，眼神却巡視一幢大宅，流露出駭詫神色。

驀地——

老漢挑在一道朱漆側門前放下挑担，目中精芒逼射，兩肩一振，升空拔起，悄無聲息掠入牆內。

只見一個老僕執着竹帚打掃階下石徑冰雪，絲毫未覺有人翻入牆內，只顧揮動竹帚沙沙清掃。

老漢怔得一怔，心中不勝驚疑，飛掠近前低聲道：「胡大爺哩！」

那老僕猝受驚嚇，竹帚脫落墜地，瞪目變色望着老漢，囁嚅出聲道：「胡老爺因事離京他往有四五日了，你老從何處進入？」

老漢右臂疾伸，迅如電光石火扣着老僕右臂腕脈穴上，只見那老僕痛得咧嘴慘叫，滿頭豆大汗珠冒出，面色慘白，幾乎昏厥倒地，顯然並無武功在身。

老漢鼻中低哼一聲道：「這府中就是你一人麼？」

「是，除了小人外，尚有厨司雜役三人。」

「我與胡老爺是患難之交，你可領往內室等候你主人返回。」

那老僕怎敢不遵，喏喏連聲，强忍着疼痛領老者走向一所花廳內。

片刻時分——

一條飛鳥般身影掠入牆內，逕望花廳而去，正是那千面神儒石誠，面色沉肅，似有極重的心事。

尚未踏入廳內，正遇上老僕走出，老僕欠身施禮道：「老爺回來啦，現在有王老爺在內室相候。」

石誠答道：「知道了。」亦未察辨老僕神色，立即向廳內走去。

花廳內沉寂如水。

內室房門虛掩着，並無絲毫聲息，石誠身至門外，高聲道：「王兄！」

只聽室內一聲重咳道：「兄弟在此相候已久了。」

千面神儒石誠一步邁入室內，突然面色一呆，發現屋內闃無人影，只聞身後弦響入耳，脊骨已着了一支銀針暗器，深沒入骨，不禁面色慘變。

背後一條龐大人影從門角飛掠竄出，五指如鈎，蒼鷹攫小鷄般一把抓起，疾如鬼魂一般飛掠出去。

石誠自知無倖，痛徹心脾，道：「尊駕真是王長勝麼？」

那人望紫禁大內飛奔而去，聞言答道：「我是何人，不問也可知情。」語音已變。

石誠聞得話聲入耳，面色慘變道：「四殿下麼？屬下並未犯下何罪，殿下盛怒至極却是為了何故？」

四皇子身形落在玉帶橋上，怒叱喝道：「你還不知罪麼？洩露隱秘，圖謀不軌，易容僞作乾坤居士武顯揚，事先並未預聞……」

繼而察覺石誠觸手冰冷，不禁一怔，垂目望去，只見石誠左太陽穴顯出一針點大的小孔，孔內沁出一絲黑血，已是氣絕斃命。

四皇子不禁面色大變，他雖貴為皇子，但在大內宮禁究竟不能携帶屍體，忙將屍體塞入假山石內。

他不將石誠屍體毀滅跡之故，可從石誠身上查偵幾項隱秘。

只見四皇子將屍體塞入假山石內後，頭部尚留在外面，從身旁取出一塊磁石，貼在石誠太陽穴傷口上。

須臾，將磁石拔起，一枚烏黑泛出藍光鐵針粘在石上，針身有着七處小孔，孔內蘊有劇毒。

四皇子鼻中冷哼一聲，將屍體推入用冰雪封住，毒針小心藏起來，朝瓊華島奔去。

傍山一幢大理石所築精舍，松竹圍繞，雅緻異常。

室內陳設古樸，身入其境令人有悠然物外之感，四皇子喜愛此處清淨，闢作養性之所。

四皇子一掠至屋外，面色一驚，發現唐子建坐在几上握卷凝閱。

唐子建倏地立起，躬身抱拳笑道：「殿下回來了！」

四皇子迅疾脫去老漢裝束，冷冷一笑道：「石誠已遭暗算身死。」

唐子建聞言不禁一呆，搖首說道：「在下不信石誠已死，他已知殿下等對他起疑，還不及早戒備，要送死不成！」

四皇子愕然目注唐子建一眼，道出詳細經過。

唐子建跺足嘆息道：「其人必不是石誠，致命毒針亦是石誠發出。」

「真的麼！」四皇子面色大變，道：「你是說石誠一直就尾隨身後？」

唐子建微喟了聲道：「石誠委實狡毒絕倫，他這一石二鳥之計佈置得天衣無縫，嫁禍於殿下異己，更可使殿下以為大患已除。」

四皇子不禁楞住，道：「他如今往何處去呢。」

唐子建略一沉吟道：「石誠圖霸武林密謀已久，必望嶗山追踪無量賊道攫奪軒轅秘笈，依屬下之見，殿下等人宜自制修身，以天下為己任，不可再涉身江湖是非中，石誠雖狡，亦無法覬覦大位。」

四皇子淡淡一笑道：「我豈不知，怎奈人無傷虎心，虎有害人意。」

言說之間，忽見一個貌像五旬上下，神態雄偉大內侍衛走了進來，望了唐子建一眼，躬身稟道：「唐少俠潛入大內，已被察覺，各殿下均遣有高手伏守禁城外截擊唐少俠，意圖予殿下不利。」

四皇子不禁面色一變，目露殺機，唐子建倏地立起，朗笑一聲道：「屬下決不連累殿下，就此離去。」略一欠身，嗖地竄出，撲向紫禁城外。

他身法迅快絕倫，宛如一縷輕烟飄落在禁城外雪地上。

驀地，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唐少俠別來無恙？」

唐子建猛地旋身，只見兩個面目陌生森冷的中年漢子立在牆下。

兩人身着土黃色皮襖皮褲，頭戴風帽，各持一柄雪亮的鬼頭鋼刀，嘴角噙着陰冷笑容。

唐子建沉聲道：「兩位呼喚在下為了何事。」

一人冷笑道：「要取少俠性命！」話聲中，兩柄鬼頭刀迅如奔雷劈出，勢沉力猛，盪起一片刀嘯。

唐子建早已瞧出兩人來意不善，正蓄勢戒備，刀勢甫將劈出之際，左手挽劍出鞘，一招「八方風雨」攻出。

一片耀眼劍花中，生起兩聲悶嗥，刀光倏歛。

只見一雙中年漢子軟垂着右臂倒退出兩步，臂彎處溢出殷紅的鮮血。

一擊出手非但兩人傷處都相同，而且割斷筋脈，一隻右臂頓被廢在劍下，劍招狠毒無比。

唐子建連連冷笑道：「兩位與在下何怨何仇，如非在下早有戒備，豈非喪在兩位刀下。」

一人目光怨毒，淒厲發出一聲獰笑道：「唐朋友，我等只怨學藝不精，傷在朋友劍下，但朋友暫別賣狂，稍時有你夠受的。」

話音甫落，唐子建一劍劈出，寒光疾閃，兩人左臂齊肩削落在地，鮮血如湧泉般噴出。

突聽遠處隨風送來陰冷的笑聲道：「

唐朋友委實心狠手辣，殺人不過是頭點地，今日若容你逃生，老夫枉自闖盪江湖的了。」

只見茫茫雪地中冒出無數黑影如魂，紛紛掠前，內中有一虎頭燕頷老兒，手持兩柄利斧疾奔而至。

唐子建冷笑道：「在下與衆位無怨無仇……」

「住口！」那老兒厲喝道：「三十二人隨朋友進入十三陵，爲何杳無信息，顯然葬身墓隧中……」

言猶未盡，唐子建亦大喝道：「住口！此事與在下何干？你不去問乾坤居士武顯揚，豈非顚倒黑白，妄入人罪。」

老叟目露殺機道：「老夫就要問你那武顯揚何在？如不據實答覆，休怨老夫心狠手辣。」

唐子建朗朗大笑道：「你自問比這兩位朋友武功如何？」

忽聞一聲陰冷笑音傳來道：「唐朋友連華山名宿開天斧車君達均不知道，枉自立身江湖。」

唐子建心頭默默忖念道：「看來四皇子此刻已爲衆皇子絆住，他們均有生擒自己之心，若不施展殺手，樹威震懾他們，恐無法脫身重圍，」左手劍換右手，冷笑道：「武顯揚與在下風馬牛不相及，朋友既無事生非，在下枉費唇舌無用，意欲領敎車老師幾手驚人斧法。」

車君達已自怒火沸騰，雙腕一振，「日月交輝」揮出，幻起漫空斧影夾着眩目寒飆劈下，勢如雷厲萬鈞，威勢絕倫。

唐子建鼻中冷哼一聲，長劍震腕洒出一片金星。

只聽叮叮金鐵交鳴，車君達喉中發出厲嗥，兩隻手腕應劍墮地，血湧如注，已昏倒在地。

羣雄均瞧不出唐子建用的什麼劍招，只覺平淡無奇，却料不到如此狠辣，僅僅一招便已制勝華山名宿車君達，不禁胆寒懾住。

唐子建縱聲長笑，朝西疾奔，羣雄紛紛讓開，不敢攔阻，只是唐子建穿空騰起，去勢如電，片刻時分即已落在燕京城外一片凋林中。

寒風四溢，搓椏禿幹，四顧茫茫，鳥獸絕跡，景物蕭瑟淒凉。

唐子建忽瞥林中人影一閃，心中微感震凜，迅疾將身形隱起，屏息凝神守候。

須臾，只見兩條人影疾閃而出，立在藏身之處三丈開外處，正是乾坤居士武顯揚，另外一人長像獰惡，身長鵞立，鬚髮若蝟，頰生核桃大小肉瘤，豹目豺睛，泛出閃爍兇光。

武顯揚目光閃爍四巡，喃喃自語詫道：「怎麼不見？奇怪！」

獰惡長人道：「一個無名小卒，怎値得武兄如此重視。」

武顯揚冷哼一聲道：「唐子建絕非無名之輩，更非八指閻羅耿若殿師弟，其本身武功高不可測，此人不除將爲心腹之大患。」

獰惡長人道：「武兄尙不知他來歷麼？可在耿若殿身上追出。」

武顯揚冷冷一笑道：「這個我豈不知，耿若殿與羅素蘭等人均在香山秘魔崖，已爲七皇子嚴密監視中，遲早必落在手內，兄弟身份已爲七皇子當衆揭破，只知兄弟並非武顯揚，眞正來歷却無所悉……」

獰惡長人道：「所以武兄心疑唐子建知曉。」

武顯揚點點頭道：「兄弟若不將唐子建殺却，寢臥不安。」

獰惡長人笑說道：「依粟某臆料，唐子建必前往秘魔崖會晤耿若殿去了，以武兄一身絕學，更習成血影魔經，何懼那韃虜鷹犬，不過武兄對唐子建疑嫉已深，否則倒是一極好臂助。」一笑聲喋喋，刺耳心悸。

唐子建聽得暗暗心驚，忖道：「此人已習成血影魔經，必與鐵面崑崙范澄平之死有着莫大的牽連，難怪他掌力怪異。」

只聽武顯揚道：「血影魔經乃魔道絕學，深奧晦澀，兄弟得手爲期短暫，難窺堂奧，所得神髓不過十之二三，出手傷敵耗費眞元甚鉅，故兄弟非不得已決不施展，清宮皇子各有一身絕學，不遜於兄弟，可見武林之內大有能人，若妄欲血影魔經內武學圖霸武林，恐難如願……」

粟姓怪人道：「武兄念念不忘軒轅秘笈即是爲此。」

武顯揚長嘆一聲道：「軒轅秘笈不能落在無量賊及七皇子手中，否則武林之內恐無噍類矣。」

粟姓怪人說道：「武兄宅心仁厚，天必佑之，我等不如趕往秘魔崖阻止耿若殿等落在宮廷皇子之手。」倆人身形疾掠離去。

× × ×

秘魔崖後絕壁臨崖，虬柯奇松之下，一間木屋，半爲銀雪遮蓋，怒吼狂風之下，木屋格格作響，顯得遺世獨立。

忽然一條迅速人影疾掠至木屋外，嚮起一聲森冷笑聲，沉聲道：「耿老師請出來！」

屋門呀的開啓，當先走出八指閻羅耿若殿，隨後走出羅素蘭吳黛青朱寒蓉及王澤鄧仲元等五人。

耿若殿一眼望見來人是七皇子，不禁心中暗感凜駭。

七皇子一眼瞧清吳黛青朱寒蓉，嘴角咧出一絲陰譎的笑容道：「原來你乃八阿哥黨羽。」

羅素蘭冷笑道：「七殿下休要血口噴人。」

七皇子微微一笑道：「無論你等是否，但你已身陷樊籠，不如據實招出武顯揚來歷，你等奉何人所命，否則你等將罹慘酷極刑。」

羅素蘭冷笑道：「我等豈能受危言恫嚇，十三陵戒備如此森嚴，尙能來去自如，何況區區秘魔崖，你以千乘之尊輕身涉險，未免不智。」

七皇子哈哈大笑道：「羅姑娘，請勿恃百毒陰風指力便可天下無敵，須知我恩師太極慧劍佟景賢與令師本是一雙俠侶，後爲事反目，但昔年意氣未左之時，百毒武學家師知之甚稔，故我對百毒絕學亦無所畏……」說時目中泛出一抹異芒，陰陰一笑道：「三位姑娘美貌如花，實不願加害，如幡悟歸順，他日不失后妃之位。」

三女聞言不禁玉靨泛霞，吳黛青怒叱

道：「惡賊，你認得我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姑娘若不能將你磔骨揚灰，難消此恨。」

七皇子聞言心中暗驚，故作鎭靜，淡淡一笑道：「姑娘最好把話講明，令尊是誰，爲何誣指是我所害？」說時忽暗中出指，一縷冷風點向耿若殿。

耿若殿只覺脅下穴道一痲，便知不妙，神色不變喝道：「姑娘小心。」

七皇子身手委實快速絕倫，右臂疾探宛如閃電，一把扣住羅素蘭右手腕脈上，大喝道：「不許妄動！」

王澤五人已拔出兵刃，瞥見羅素蘭被制，不禁懾住。

吳黛青朱寒蓉面色一變，霍然拔出肩後長劍，兩道寒虹幻出漫空金星襲向七皇子周身重穴。

劍勢迅厲，帶出銳嘯風聲，招式辣毒奇詭已極。

兩股辣毒劍勢交擊攻至，換在常人，必喪身劍下，但七皇子一身武學已臻神化，橫身跨步，手腕帶着羅素蘭迎向劍勢。

兩女心中大驚，忙縮臂變招，豈料七皇子已左手五指分開羅素蘭背上筋脈，疾閃欺身，雙手中指分點而出。

但聞七皇子哈哈一笑，兩女腕脈頓被點中，只覺酸痲循背攻上，長劍便脫手墜地。

七皇子身法出手無不恰到好處，拿捏不差分毫，瞬息之間制住武林高手四人，其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只見七皇子轉面向王澤五人冷笑道：「我只一稍動殺機，彈指之間，羅姑娘必香消玉殞。」

王澤道：「殿下把我等意欲如何？」

七皇子微微一笑道：「諸位能爲我用，兄弟自能推心置腹。」

王澤道：「我等奉命探查蛇頭柳葉鏢何人持有，無意與宮廷爲敵……」

七皇子哈哈大笑，道：「蛇頭柳葉鏢百毒宮獨門暗器，已震驚武林，兄弟亦亟亟於查明，何況你等出身百毒門下自有澄清之責，但你等爲何隨武顯揚潛入十三陵去。」

「風聞乃嶗山無量道人嫁禍東山。」

「那是無中生有之詞！」七皇子面色微沉，喉中吐出一聲微嘯。

崖側立時飛掠射出七八條藩邸心腹高手，七皇子喝道：「男的送回府內，以禮相待，三位姑娘留下。」

木屋前只剩下一男三女，七皇子目中泛出一綫異樣光芒，三女心中明白難免淫辱，急得芳心亂顫，破口大罵。

七皇子微微一笑，將三女一一提入木屋內。

木屋內僅有一榻、一几，七皇子將三女橫放在榻上，伸出五隻魔爪寬開三女外衣……

驀地，崖下傳來數聲凄厲慘嗥。

七皇子不禁一怔，凝耳傾聽。

但這慘嗥立即寂然而止。

忽聞門外傳來一聲冷笑道：「萬惡淫爲首，日後若你竊篡大位，必殘民以逞，還不出來受死。」

七皇子面色猛變，抓起木几向門外飛擲而去，身形如飛隨出，肩後挽出長劍，嗆啷啷一聲龍吟，寒虹逼射，爆射漫天金星，辣毒之極。

那知却無人影，七皇子驚疑四巡，天風勁疾，衣袂飄飛，空蕩地並無敵踪。

七皇子暗中咬牙切齒，忽地身後一聲陰森森輕笑，只覺心頭一震，迅疾移星換斗，旋身後顧，抬面望去，但見一蒙面黑衣人懾人眼神烱烱逼射着自己。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你遲早難免一死，老朽寶劍雖快，却不屑污染你項上腥血，趁早滾下崖去。」

七皇子下意識中似猜出此人來歷，不覺心頭狂震，猶自冷笑道：「閣下莫非就是骷髏幫主麼？」

蒙面人徐徐出聲道：「你莫問老朽來歷，如不退下崖去，能接下老朽三劍，便可饒你一死，不然老朽廢去你一身武功。」說着伸手撤出肩頭長劍。

長劍出鞘，却黝黑無光，毫無異處。

七皇子一身武學雖臻化境，却震於骷髏幫主威名，伸劍平指，蓄勢相待。

木屋內三女酥胸半露，熱淚盈眶，恨無地自容，羞憤欲絕。

忽地，屋外疾閃掠入唐子建及鄧素雲、魏紅綃、梅若萍，唐子建目光端詳了三女一眼，伸指解開穴道，將羅素蘭錯開筋絡復原，忙別面後顧。

三女紅脹着一張面龐，躍身而起，整好羅衣，即欲出外與七皇子以死相拚。

鄧素雲忙低聲微笑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此賊必遭慘死，我等豈能冒此大不韙。」說着望了唐子建一眼，道：「天弟，七皇子武功絕倫，你可替下嚴老前輩，依計施爲。」

唐子建轉身答道：「小弟遵命。」伸手將面具揭下，露出俊美如玉面目，在梅若萍手中接過一襲黑衣換着，立時變爲黑衣蒙面，身形疾閃而出。

此刻正是雙方對峙着，並未出手，七皇子瞥見木屋內也閃出一蒙面人，不禁心神大震。

唐子建向蒙面人道：「兄弟請退，讓在下接着。」

那蒙面人冷冷答道：「小心了。」還劍歸鞘，緩緩走入木屋內。

唐子建道：「七殿下，你豈不知螳螂蜅蟬，黃雀在後之理，那乾坤居士武顯揚乃千面神儒石誠所易容改扮，爲四殿下所網羅，是你强仇死敵，更習成血影魔經絕學，處心積慮非欲制你於死地，殿下尙欲與我等爲敵，甚是不智。」

七皇子聞言不禁怦然一動，沉聲道：「尊駕所說是否屬眞。」

唐子建冷冷答道：「相信與否，端憑殿下，你我既無過節，望殿下釋回耿若殿及百毒門下。」

七皇子忖道：「不知此人所說眞假，耿若殿必然知情，哼，既落在自己手中，不怕他不吐露個中隱秘。」鼻中冷哼一聲，道：「一經與宮廷爲敵，即視同叛逆，豈可輕言釋放。」

唐子建冷笑：「你雖貴爲皇子，但在下乃草莽野民，不受拘束，恕在下得罪了。」話聲未落，肩頭冰魄劍虹飛挽而出，寒氣逼人，接道：「在下這一劍要削斷殿下一縷鬢髮。」

七皇子聞言，立時心頭大震，那知對方話出劍出，劍勢緩緩平揮出一招「飛沙落雁」。

劍勢看來平淡無奇，但七皇子却瞧出神妙絕倫，只覺無法化解，不禁大駭，迅疾斜飄出劍，一招「拱雲托月」迎去。

那唐子建劍勢竟刺隙而入，七皇子只覺眼前寒芒一閃，鬢邊冰寒澈骨，一縷黑髮隨着狂風飄向崖下。

七皇子不禁胆寒，暗道：「這是何宗派奇奧劍法。」

只聽唐子建冷冷笑道：「我這第二招要殿下長劍脫手。」

七皇子身懷絕學，武功淵博精神，人又最狂傲自負，聞言胸中怒火鼎沸，厲聲道：「這倒未必！」

唐子建放聲大笑道：「我這第三招，管叫殿下人頭落地！生平以來，未出過三招，殿下當心了。」手腕輕振，一點寒星飛出，直奔七皇子右手腕脈重穴。

七皇子只覺劍勢詭奧無比，一時之間竟然想不出拆解之招，立飄身開去。

那知這點寒星如同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而且迅快如電，七皇子突感腕脈一麻，不由自主的鬆開五指，長劍脫手墜在山石上，噹啷啷迸起火星直冒。

七皇子不禁胆寒，目中怒火如織，冷笑道：「我就不信你敢殺我。」

唐子建朗笑一聲，道：「在下不敢有汚手中寶劍，自有取殿下性命之人，在下何必多此一舉。」緩緩將劍歸鞘，拾起七皇子長劍送回七皇子手中。

七皇子只覺屈辱過甚，怒容滿面，接過寶劍回鞘，暗暗切齒罵道：「日後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只見唐子建道：「蒙殿下盛召相約共謀大事，只緣在下途中因事阻擾，未能如限趕達，勞殿下久候，還望見諒。」

七皇子乍聞此言大感困惑，又不禁呆住。

唐子建又道：「在下途中已得風聞，殿下因不愼敗露密謀，已遭疑嫉，如不先發制人，恐自遭慘禍，軒轅秘笈雖爲殿下所得，但非朝夕可習成，還是照武顯揚之計替身易換，何愁大事不成。」

七皇子越聽愈困惑難解，暗道：「我幾時召邀你來了。」正想怒喝出口，忽聽隨風飄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七弟眞越來越不像話了，居然把同胞手足視作眼中釘。」說時，身影紛紛掠上崖來，現出四阿哥爲首諸皇子。

七皇子猛然省悟了骷髏匪徒借刀殺人之計，矢口辯白道：「四哥，不要聽他胡說……」

言猶未了，唐子建忽縱身躍下崖去，身如飛鳥，轉瞬杳失影踪。

諸皇子攔阻不及，不禁面面相覷。

四皇子冷笑道：「他逃不多遠。」接着面色一冷，目中威稜逼射，向七皇子厲聲道：「方才愚兄等人聽得眞切，你强辯亦是枉然。」

七皇子面色立時鐵青，厲笑道：「且聽小弟說明經過詳情才可明白小弟之言不虛。」

四皇子淡淡一然道：「你且道來。」

七皇子冷笑一聲，將聞訊八指閻羅耿若殿等人潛踪秘魔崖後山絕頂，自己率衆追踪而來經過詳情和盤托出。

四皇子笑道：「你說耿若殿等人已爲你所擒，羅素蘭三女尙在木屋內麼？」

七皇子暗道：「那蒙面人進入木屋未再出來，三女經自己獨門手法制住，無人可解，未必解救逃走，蒙面人久久未出，想必離去，三女仍留在屋內。」心內未能遽然斷定三女是否仍在，但情不自禁答道：「蒙面匪徒進去後，便未再現身，小弟敢斷言他無法解開小弟獨門手法，三女仍在屋內。」

四皇子冷笑一聲，道：「七弟你領先入內。」

七皇子呆得一呆，向木屋邁步走去，諸皇子尾隨身後。

一經踏入屋內，榻空人去，那有三女及蒙面人踪影。

四皇子道：「七弟竟然將我等視爲無知小童，繪聲繪影，謊言逼眞？蒙面匪徒既有兩人，爲何一人不顧同伴安危，獨自逃去，何況我等相率甚多武功高强能手，在周圍五里方圓之內佈下天羅地網，萬不能不敗露行踪。」

七皇子一腔寃抑無處可伸，高聲道：「四哥不信，你命小弟手下帶來耿若殿及百毒門下一問就知。」

四皇子冷冷一笑道：「愚兄要你心服口服。」左手飛擲出一道旗火，冲霄奔空，爆射出漫空藍焰。

崖下飛掠上一個虎背熊腰，貌像威猛大漢，望四皇子欠身施禮道：「殿下何事吩咐？」

四皇子道：「你去召集七殿下心腹武士。」

大漢領命掠下崖去，須臾偕同一藍衣老叟而至。

四皇子道：「宗武師，七殿下謂在此擒住耿若殿及王澤等百毒門下，可是眞情實話。」

宗姓老叟望了七皇子一眼。

七皇子沉聲道：「你只據實答覆，不可隱瞞。」

宗姓老叟躬身禀道：「耿若殿及百毒門下雖被擒住，但中途却爲人刼走。」

七皇子不禁大怒，暴喝道：「你爲何不傳訊禀明。」

宗姓老叟惶恐答道：「其時，諸位殿下率衆趕來，嚴令屬下不得妄動，否則處以極刑。」

四皇子冷笑道：「謊言編織得極爲美妙，但無中生有之詞，我等甚難置信，七弟，你現在有何話說。」

七皇子幾乎氣得一口鮮血噴出來，面色由紅轉爲鐵青，瞠目結舌有苦難言。

忽然，七皇子耳中突送來一個蟻語傳聲道：「七殿下，在下爲你設下一道錦囊妙計，你仔細聽着……」

四皇子見七皇子垂首無語，只道他內疚神明，遂微微嘆息道：「燭影搖紅，雖爲千古疑案，但手足相殘無可諱言……」

七皇子突放聲狂笑道：「四哥別惺惺作態了，慢說小弟沒有與骷髏帮主勾結情事，即是有，也是針對四哥爲了自保逼非得已，否則我等將禍生肘腋，死得不明不白。」

（未完·廿一）

十君子傳奇故事

神氣小黑炭　越級試身手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爭盟會上雷嘯天對雷神婆不敢以下犯上，不願與她搏鬥而跪在台上，雷神婆怒極，一掌揮向雷嘯天，雷嘯天沒讓，打得他翻了個筋斗，接着下台而去，台上兩位掌門人只好宣佈雷秋娘贏了……最後剩下蕭秋風、雷秋娘，及九幽痴道長三人爭奪盟主之位，三人經拈鬮之後，雷秋娘先與痴道人對搏，雷秋娘雖是攻勢犀利，但却敗在痴道長手中，接着是痴道長對蕭秋風了，痴道長却裝痴扮傻，不與蕭秋風對陣而下台去了，蕭秋風贏了這場之後，就與雷秋娘對陣，不出一招，雷秋娘已敗北，蕭秋風當上武林盟主……「神通雙俠」在金陵「天下武林店」中遇上了一批惡客，爲首一人叫史平……

石仲飛連忙抱拳一禮道：「原來是陳老，石某兄弟失迎了！」

陳飛倒是很客氣，呵呵一笑道：「賢昆仲大名，老夫也曾久仰……」

那商必利此時又指着那駝僧道：「這位乃是『方外雙絕』中的『北海駝僧』！兩位可曾聞名過？」

石仲飛目光更是一凜！暗忖道：「這些武林中絕頂的高人奇客，怎麼都聚到一起了？」

他臉上可是十分恭敬的笑道：「駝大師乃是方外高人，石某聞名如雷貫耳！」

「北海駝僧」嘻嘻笑道：「好說，好說，施主，貧僧淺薄得很，淺薄得很！」

石氏兄弟的心中，這會兒可是不安得很！

他們猜不出這批人的來意。

但可以肯定的，他們必有所爲而來。

石仲明適時一指那小黑炭道：「商大俠，這位小友呢？是否也是一位大有來頭之人？」

商必利聳肩笑道：「這小子名喚小黑炭，乃是商某東主的隨身小廝！」

石仲明忽然一笑道：「商大俠，你們要住『武』級客房，石某認爲夠格，因此，試功一項，倒可以免除了！」

商必利大笑道：「石三兄果是明白人！可喜，可喜！」

是明白人，爲什麼可喜？

商必利不說出，石仲明也沒問下去。

可是石仲飛却接口道：「三弟，史大俠、陳老、駝大師和商兄等四人，要住『武』級客房，照章可以通過，只是……」

他目光在那小黑炭身上一轉，道：「這位史大俠的貴介，恐怕不能在『武』級客房接待吧！」

石仲明笑道：「二哥說的是！」

商必利插口道：「石兄怎麼又變了主意了？」

石仲飛笑道：「老朽兄弟並未改變主意！」

商必利道：「石兄如說未曾改變主意，兄弟東主的隨身小廝，按理就該跟東主同住，方好照料一切……」

石仲明不等商必利再說下去，突然插口道：「商大俠，本店規矩，決不容人破壞，石某兄弟，剛才已經一再向尊駕等說明過，尊駕還沒聽清楚麼？」

商必利大笑：「石三兄的意思是：……」

他明明知道，却故作不明的沉吟。

石仲明道：「依照規定，四位可以進住『武』級樓房，但是，貴介如果要住去，就得經過『武』級試手試招！」

商必利聽得哈哈一笑道：「就是這樣麼？試試這小黑炭的功力就行了麼？」

石仲飛搶先笑道：「正是如此！」

商必利回顧了那面帶怒容的小黑炭一眼，笑道：「石二兄，不知試功的主持人是誰？」

石仲明沉聲道：「今日兄弟輪値！」

商必利軒動壽字眉笑道：「原來就是石三兄主持，那眞是妙極！」

石仲飛笑道：「商大俠，天井不是待客之所，請貴東主和陳老、駝大師等人入內待茶，並準備試功如何？」

商必利狂笑道：「石二兄這才想起來麼？」

說着，一轉身，肅請史平先行。

賓主進入大廳，廳內百多名武林人物，都欠身而起。

敢情他們已經聽明白這批人是誰了。

坐定，商必利立即笑道：「石三兄，這就開始吧！」

石仲明一笑道：「商大俠，貴介先得從『揚』級試起！」

商必利皺眉道：「石三兄，你不是在故意刁難吧？」

此人說話看似和氣，實則針針見血！

石仲明笑道：「兄弟决無此意，一切均依規矩辦理！」

商必利道：「石兄可是主持『揚』級試手？」

石仲明搖頭，道：「石某主持『威』級。」

話音未落，小黑炭忽然大叫道：「管他什麼級，商爺，我會把他們打發去不就成了麼？」

小黑炭喝叫未已，商必利已笑道：「小黑子，你且稍安毋躁！」

話鋒一頓，又向石仲飛道：「石二兄，商某還向你請教一事！」

石仲飛道：「什麼，商大俠請講！」

商必利道：「越級試功，貴店可曾有過先例？」

這一問，倒是把石仲飛問住了。

但他不能不據實回答：「這等事倒是有過！」

商必利哈哈一笑，說道：「那就簡單了……」

他目光陡然在石仲明臉上一轉，又道：「既然越級試招，貴店已有先例，則與商某等人同來的小黑炭，爲何一定要從『揚』起試呢？」

石仲明楞了一楞，未能作答。

他問的算不錯。

石仲飛含笑又問道：「商大俠的意思，該怎麼辦才好呢？」

商必利哈哈一笑道：「依商某的意見，十分簡單，咱們同來之人，既是住在『武』級，小黑炭如要經過試招，那就該與『武』級試手放對！」

石仲飛臉上的神色連變不已。

石仲明更是怒火上昇，脫口叫道：「放屁！那有越過兩級的道理？商必利，你別以爲石某兄弟好欺，不信你就試試石某的雷霆一擊……」

這石仲明倒眞是火爆的很。

商必利聞言大笑，道：「石三兄想打麼？」

石仲明冷笑道：「不錯，石某要教訓你們！」

商必利笑容未斂，陡然一掌拍出，口中却漫不經心的說道：「石三，你且先接受一些別人的教訓吧！」

石仲明沒想到對方會驀然出手，頓時，迫得閃身退讓！

但是，他却未曾料到的是，對方誠心要他們兄弟出醜，他這裏剛剛一退，那黑小子已從身後向他撲來！

「砰！」

一聲暴响，夾着一條人影掠了出去。

「開碑手」石仲明，性子火暴！

這「羊城魔賈」商必利，却是個遇上大事能喜怒不現形色，做上生意賠賺不皺眉頭的陰險人物！

商必利和石仲明答對的時候，已經存了不良的心意，因之在話難投之下，他驀然出手，拍向石仲明的前胸！

石仲明不防此着，格架不及，迫得後退！

商必利並未追擊，但在石仲明移步後退身形未穩之時，那黑小厮却悄沒聲的由後面撲襲而到！

石仲明不論有多高的功力，在難防之下，也必然會落入商必利和黑小厮，這種配合無間的陰謀之中的。

此時石仲明雖已聽到背後突襲風聲，但身形仍在後退，脚步尚未站穩，若想避過已不能夠！

說時遲那時快，石仲明在危急之下，狠了心腸，他本來就提聚一身功力，這時决定和偷襲之人來個兩敗俱傷！

念頭定，猛旋身，暴出雙掌！

在石仲明的心意，認定自己雖然慢了一步，但那偷襲的人，勢將先要化解自己暴出的雙掌，如此……

豈料他雙掌尚未竟功，一聲震響傳到，接着「砰」的一聲，一條黑影飛掠出去，摔到丈外！

石仲明定睛看時，原來飛掠摔出去的黑影，正是那黑瘦矮小的小厮，救下自己的，却是自稱史平的黃衣大漢！

石仲明楞了，一旁本欲出手，但仍慢了一步的石仲飛，也呆儍在那裏，「羊城魔賈」商必利，臉變了顏色！

黑小厮摔得不輕，手捂着那幾乎摔成四半的矮屁股，咧着嘴，忍着痛，對黃衣大漢說道：「二爺您這是幹嘛呀？」

史平冷哼一聲道：「你小子該打！」

黑小厮舔着嘴唇道：「是是，二爺說該打，那一定是該打！」

史平道：「怎麼，你不服氣？」

黑小厮頭搖的像「貨郎」鼓，道：「小的敢嗎？只是……」

史平怒聲道：「只是個屁，在家的時候，怎麼對你說的，你都忘了，打人沒有關係，打不過人家有二爺我……」

黑小厮接口道：「二爺，小的還沒打敗呢，可是二爺……」

史平叱道：「聽我說完了，和人家動手，輸了有二爺我，但是你這種偷偷摸摸乘人之危的手段，却先該打，所以……」

黑小厮揉着屁股，接話道：「所以二爺就打了？」

史平道：「嗯，打的不對？」

話一停，他轉向「璇璣客神手仙翁」道：「大叔，你說我打的對不對？」

陳飛一笑，道：「打的對，但是也不對！」

史平一楞，說道：「大叔，這話多難懂？」

陳飛又是一笑道：「黑兒暗中偷襲，該打，所以說二爺打的對！」

話鋒一停，看了「羊城魔賈」商必利一眼，又道：「但是黑兒偷襲，却是奉令而行，所以……」

史平搖頭道：「我沒有叫他偷襲人家呀！」

北海駝僧適時接話道：「二施主，叫小黑兒偷襲石大俠的，是商大老闆！」

史平雙眉一挑，面對商必利道：「商兄，這是眞的？」

商必利神色一變，恭順的哈着腰道：「駝爺說是屬下的主意，那就是屬下的主意了，不過屬下這個主意，却是個計算錯誤的賠本主意！」

小黑炭哭喪着臉道：「商爺，賠本的是我小黑炭！」

史平被小黑炭這個神態給引笑了，一指商必利道：「商兄，下次不可以了！」

商必利諂笑連聲，道：「二公子放心，賠本生意，屬下不作第二回的！」

史平嗯了一聲，道：「我累了，快弄好了這裏的事，讓我休息！」

商必利早已有了主意，恭敬的答道：「二公子，這件事看來非駝爺或陳爺出馬不可了！」

史平霎霎眼道：「爲什麼？」

商必利道：「二公子也聽到了，人家說過，咱們住『武』級房是沒問題了，但是小黑炭却還要考一考身手……」

史平道：「那就快些考！」

商必利道：「屬下却怕考到後來，小黑炭弄不及格！」

史平道：「不及格是什麼東西呀？」

商必利道：「不及格的話，小黑炭就不能陪二公子您住『武』級房了，也就是說，無法照料二公子您啦！」

史平皺眉道：「這可不行，沒有小黑炭給我搥腿，我睡不着！」

商必利聳肩攤手道：「屬下計窮，所以說這件事要駝爺陳爺來解決！」

史平哦了一聲，轉對駝僧道：「就煩大師來辦辦吧！」

駝僧合十道：「二施主吩咐，老衲怎能推辭！」

說着，移步而前，到了石氏兄弟的對面！

駝僧嘻嘻一笑，道：「兩位施主聽明白了吧！」

石仲飛答道：「聽明白了！」

駝僧道：「我們二施主離不開小黑炭，兩位何不行個方便？」

石仲明道：「愚兄弟早已說明，規矩前定，不敢不遵！」

駝僧哦了一聲，道：「當然當然。」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不過規矩是人定的，似乎人也可以再改動它！」

石仲飛道：「誠然，不過這要定那規矩的人改動才行！」

駝僧道：「那人是誰？現在何處？是否已死？這些，都離現在太遠了，太遠了，使我和尙無法等待！」

話又一頓，聲調轉爲十分强硬，又道：「因此我和尙敢請兩位施主，現在作主一改！」

石仲飛答的乾脆，道：「辦不到！」

駝僧哈哈一笑，道：「我和尙一個，他神翁一個，再算上我們二施主，憑我們三個人的這點面子，兩位總該……」

石仲明接口道：「就是天王老子在，也辦不到！」

駝僧火了，嘿嘿一笑，道：「你說這種話，不敢負這個責？」

石仲明道：「當然，石某……」

話沒說完，乃見石仲飛却突然喝止他道：「三弟住口！」

石仲明一楞，道：「二哥這是什麼意思？」

石仲飛沒答此問，却道：「三弟到後面去一趟，給狄兄送個信！」

石仲明聞言，恍然大悟，頷首道：「是，小弟去去就來！」

說着，他轉身而去。

史平又把眉頭皺了起來，道：「大師，他們這是搗什麼鬼呀？」

駝僧道：「事體太大，石家施主作不得主張，去請示了！」

史平啊了一聲，道：「這大半天的工夫，豈不是白耗了！」

駝僧道：「這倒不是！」

史平道：「姓石的兄弟既然作不得主，他們早該……」

駝僧接口道：「二施主，俗話說得好，打了小的才能引出老來的，如今就是這個樣子，稍待必然有結果的！」

史平嗯了一聲，沒再開口！

商必利却把那烏木算盤兒，抖得嘩啦啦一響，道：「二公子，這次買賣，一上來咱們是賠了些！」

史平皺眉道：「怎麼講？」

商必利道：「時間就是金錢，多耗時間，就是多耗了金錢！」

史平想了想點頭道：「有些道理！」

商必利又道：「何况這次事，遲遲早是必須錢貨兩訖……」

史平接口道：「怎麼叫兩訖？」

商必利道：「二公子你忘了，這場架非打不可？」

史平霎霎眼道：「對，非打不可！」

商必利阿諛一笑，道：「所以屬下才說，用不着再耗下去了，不是唱戲！」

史平嗯了一聲，轉對駝僧揚聲道：「大師，咱們不等了，不叫咱們住店，咱們就打！」

駝僧看了神手仙翁一眼，轉向史平道：「二施主，你大概又忘記不能莽撞的戒規嗎？」

史平濃眉一挑，道：「這個現在也用得着？」

駝僧道：「這要二施主自己作主了，反正規律是姑奶奶定的，連老施主好像都很聽從，至於二施主嘛……」

神手仙翁接口說道：「老駝，你這不是儘說廢話嗎？」

駝僧故作一楞，道：「這是廢話？」

神手仙翁道：「沒有錯，本翁都守此規律，二爺又怎能不守，你顛三倒四的問個不停，不是廢話又是什麼？」

話聲一落，不待駝僧答言，已轉對史平道：「二爺，這規律違犯不得！」

史平點頭道：「大叔放心，我懂！」

一旁呆立着的石仲飛和石仲明，已多多少少從這些不速之客的口中，聽出來了些許端倪！

石仲明才待開口詢問，那史平却向神手仙翁答過話後，大手一擺，直接了當的向石仲飛道：「喂！你們到底是作得了主不？」

石仲明看了石仲飛一眼，道：「愚兄弟說過，住店分級，分級必須試手，有關試手的事，愚兄弟能作全主，但若不想按敝店規矩……」

史平不忍耐的接口說道：「我是在問，這裏除掉兩位外，誰還高過你們。」

石仲飛道：「是論功力，抑或是說權責？」

史平道：「我問最當權的人！」

石仲飛道：「這金陵分店，身份最高的是總管……」

史平立刻接道：「對，請他出來！」

石仲飛爲難了，不去請吧，適才這黃

衣大漢曾現露過一手，憑人家那一手，他們兄弟就要甘敗下風！

去請吧，眞說不過去，眞章沒見，到了後面，又怎樣向總管「聖手仙猿」狄爺來述說呢！

石仲明此時已有了決定，他知道乃兄爲難的地方，但是目下事已緊急，通報進去比再耗下去好的多！

因之他在石仲飛猶豫不決時，立刻接話道：「這是愚兄弟理當辦的事，請先小坐，我去去就來！」

話鋒一頓，接着向侍役弟子道：「看茶！」說着，向乃兄施個眼色轉身而去！

商必利適時對着石仲明的背影，奸笑一聲，道：「希望石三俠請來的總管硬朗些！」

石仲明聽得清楚，故未作聞，三步兩步轉向後方！

商必利並不算完轉，對石仲飛道：「石二俠，貴總管是那一位呀！」

石仲飛存了心機，道：「商大俠着急了？」

商必利一笑道：「當然，好生意將要上門，自是心急的！」

石仲飛道：「敝總管少時就到，讓他自己向商大俠介紹吧！」

商必利嘿嘿一笑道：「先露個口風，讓我這生意人預先盤算一下算盤珠兒，看看行情，定個價錢，豈不是三全其美？」

石仲飛頂上一句，道：「很難，我怕商大俠定不出這個價目來！」

商必利哦了一聲，道：「可是我要不起？」

石仲飛道：「可以這麼說！」

商必利一指神手仙翁和駝僧道：「這簡單，價碼太大，商某若是吃不進它的話，還有本錢更足更大的買主在等，保不落空就是！」

石仲飛道：「也許，不過吃進的人要不是商大俠的話，現在多說了，商大俠豈不要弄個眼紅頸子粗，乾生氣嘛！」

商必利語塞，嘿嘿兩聲，自動的下了台堦！

利那，步履聲動，石仲明陪着三個人到來。

石仲明走在最前，後面緊跟着「聖手仙猿」狄慕青。

狄總管身後步履從容，面帶笑容的兩位，却是如今天下一家店的總負責人，「神通雙俠」聞文和金城。

適才這前大廳中，橫生事故，聞文和金城早已得報，只因石氏昆仲也是一代高手，所以他們就沒有過問。

石仲明稟陳進去之後，聞、金和狄慕青，方始知道來人非但有心生事，並且還是名震武林的人物。

出迎之前，聞文和金城，已向狄慕青授過應對之計，現在可以說有備而出，十分從容。

狄慕青走在石仲明身後，出現之時，恰好和商必利打了個照面，非常奇怪，商必利神色竟然一變！

這情形，沒有能瞞過老江湖的駝僧和神手仙翁去。

駝僧和神手仙翁，彼此打了個心知的招呼。

石仲明此時向駝僧和神手仙翁一拱手，道：「恕在下如今必須動問，五位誰是此行之主？」

駝僧首先答話，道：「主人是我們史二施主，但答對可以找陳老頭兒！」

神手仙翁陳飛一笑，對駝僧道：「你這臭駝子想閑着？」

駝僧道：「有你在，何用我！」

神手仙翁道：「那你幹些什麼？」

駝僧一笑道：「超渡亡魂，唸些經咒，那是和尚我的事！」

神手仙翁瞥了「神通雙俠」一眼，道：「會到那個地步嗎，駝子？」

駝僧合十唸了聲佛，道：「佛曰：說不得，說不得！」

他們互相調侃暢談不已，根本沒將主人放在心上。

石仲明火了，沉聲道：「朋友們，你們若是要自己商量的話，請……」

神手仙翁適時接口道：「石三俠原有，臭駝子發話了，答對就由老朽吧！」

石仲明有心的說道：「主人既然是史朋友，本店按規行事，不論答對抑或是其他事務，一概是和史朋友來談！」

神手仙翁臉上掠過不悅之色道：「石三俠之意，是說老朽沒有代言資格了！」

石仲明剛要接話，狄慕青已開口道：「石三弟，規矩是死的，人可是活的，該改的時候就得改，何況說話的是名震武林的陳大俠！」

這兩句話，份量夠重，明是說石仲明見事不清，暗着却在嘲諷「神手仙翁」，說他不大懂江湖規矩！

神手仙翁臉色更難看了，才要接話，狄慕青接着却又道：「其實，說來說去都是熟人，譬如陳兄和駝大師，在江湖中我們很熟，見過多次，只有……」

說到「只有」這兩個字時，話鋒頓住，手指史平道：「只有這一位陌生！」

史平接話很快道：「我姓史名平！」

狄慕青對史平含笑把頭一點，接着手指商必利道：「這一位是……」

石仲明却代答了話，道：「這位是『羊城魔賈』商必利商大俠！」

狄慕青哦了一聲，道：「久仰久仰，只惜相見晚了幾年！」

話鋒一頓，不容任何人回味這句「只惜相見晚了幾年」的話中含意，接着哈哈一笑，自介道：「在下狄慕青，江湖人稱『聖手仙猿』，如今蒙聘在這金陵天下武林店中，總負其責，願與諸位多親近！」

神手仙翁此時也換上笑臉，道：「狄大俠說的對，我們雖無深交，但在江湖上確實是見過，俗話說的好，相見有緣，有緣千里來相會……」

話未說完，狄慕青已接口道：「好一句『有緣千里來相會』，此間在下是主，諸大俠相率而來，敢問是因『緣』至，抑或是……」

神手仙翁道：「久慕『天下武林店』大名，路經貴處有心歇足貴店，以符『武林人住武林店』天下武林是一家之名！」

狄慕青笑道：「這是小店的光榮！」

話鋒一落又起，轉對石仲明道：「石三弟請即按店規，恭迎來客！」

石仲明不由暗挑拇指，俗話說的好，

薑是老的辣，只須一句話，就能歸入正題，引到要緊的地方！」

於是石仲明答道：「小弟已按店規，恭迎過來客了。」

狄慕青哦了一聲，道：「既是如此，爲何還不請來客進入貴館歇足？」

石仲明才待答話，神手仙翁也冷笑一聲道：「狄總管，以老朽看來，自然最好別要這個！」

狄慕青以不解的眼光，一掃神手仙翁道：「陳大俠有何所指？要這個三個字，又怎樣解釋？」

神手仙翁道：「適才因爲我們二爺隨侍書童事，幾乎和石三俠鬧得傷了和氣，老朽不信狄總管你不知道！」

狄慕青哦了一聲，道：「在下懂了，陳大俠是認爲我知此事，故再問及？」

神手仙翁頷首道：「正是！」

狄慕青淡淡一笑道：「因此陳大俠才說出不信在下不知的話來？」

神手仙翁又點點頭道：「不錯！」

狄慕青陡地把臉一冷，道：「陳大俠，你對此事是怎樣想法，那是你的事，在下職責所在，問及敝店中人，却是在下的事！在下處理敝店交易之時，似乎不必來管你的想法，但却應該自知身份，少參與地下店務之事才對！」

這兩句話，又冷又乾，但却有理，因之使神手仙翁這隻老狐狸漲紅了老臉，說不出話來。

狄慕青却不理會他，再次轉問石仲明道：「石三弟，事情究竟是如何？」

石仲明道：「除那位小朋友外，來客已合店規，可住『武』字樓房，但來客堅持要這位小朋友，也住進去……」

駝僧接道：「狄施主有所不知，這位小黑炭，是我們二施主的書童，二施主的一切，全是由書童來照料，已成習慣！這些年來，小黑炭沒離開我們二施主，我們二施主也離不開小黑炭，所以才有……」

話沒說完狄慕青已接道：「駝大師恕在下攔住話鋒，這件事敝店無法可想，這位小朋友，必須按試手所列等級住宿！」

史平開了口，道：「除此之外呢？」

狄慕青道：「只此一途沒有例外！」

史平哦了一聲，轉對神手仙翁道：「大叔，這件事你看着辦吧！」

神手仙翁嗯了一聲，轉對那小黑炭道：「過來小黑！」

小黑炭一對又圓又大的眼睛，滾滾動着，道：「老爺子您吩咐！」

神手仙翁道：「聽清楚人家說的話沒有？」

小黑炭道：「早聽清了！」

神手仙翁道：「那就好了，能不能陪着二爺，會不會給二爺丟臉，那可要全看你小子的了，去，去試上兩手吧！」

小黑炭哦了一聲，邁步而前，行未三步，他突然又轉身走了回來，調皮的向神手仙翁道：「老爺子，看來現在是小的一個人的事了？」

神手仙翁道：「不含糊，到現在你小子才弄明白，別人的事早辦了，如今就剩下你小子一個人的問題啦！」

小黑炭道：「這麼說，此事已經和別人沒關係了？」

神手仙翁道：「不錯！」

小黑炭道：「那我有全權來辦自己的事嘍？」

神手仙翁頷首：「對，正是如此！」

小黑炭擠擠眼，一拍小腦袋瓜，道：「那可簡單多了！」說着，小黑炭轉身挺胸大步到了狄慕青的面前！

狄慕青對神手仙翁，都敢把臉拉長，但面對着小黑炭，却是一面孔的高興，笑嘻嘻的說道：「小朋友，我服你這份精神，稍待動上手，小朋友儘管穩住心神，施出全力，我希望你能住進『武』級樓！」

小黑炭霎動大眼，道：「當眞呀？」

狄慕青笑道：「自是眞的，本店自創建伊始，直到現在，還沒有一位『武』級住客，年紀如此的輕，我願小朋友能留個佳話！」這幾句話，是狄慕青由衷之言，他的確喜歡這個孩子！

小黑炭人小鬼却大，樂嘻嘻的對狄慕青一笑，道：「我也這樣希望。」

話鋒一頓，他接着又道：「聽說貴店試手要從最末一級來……」

狄慕青接口道：「小友從『揚』級試手開始好了！」

豈料小黑炭把頭搖得像「貨郎鼓」，道：「你這可不夠朋友了！」

狄慕青一楞，道：「小朋友，這句話是指着什麼說的？」

小黑炭道：「剛才就是爲這個鬥氣，現在告訴你，要不嘛別試，要試的話，咱們就從『威』字級開始！」

狄慕青劍眉一皺，道：「小朋友，你自『揚』級試手，已經超越一堦了！」

小黑炭道：「我知道，我還想再越一級！」

狄慕青依然面帶笑容，道：「怕很難辦到了！」

小黑炭看了看狄慕青，道：「狄爺，我看你喜歡我小黑炭，而我小黑也怪喜歡你的，實在不願意爲了這件事，叫咱們都不開心……」

狄慕青一笑，接道：「我看小朋友要堅持己見的話，咱們是無法避免不開心了，其實小朋友年紀很輕，似乎不該……」

小黑炭也接口道：「狄爺等我把話說完，我小黑炭有個可以避免不開心的辦法，狄爺是不是能夠聽我說明……」

狄慕青道：「當然可以！」

小黑炭道：「狄爺是此處的總管，這算公事，我來住店而試手，也是規定，說來說去，現在是『事』的爭執！對『事』來說，咱們不妨爭個道理出來，對我們彼此喜歡的這一方面來說，應該仍能相互無間，對不對？」

狄慕青心中一動道：「小朋友的意思是說對事不對人，不論咱們爭執到什麼地步，都不傷我兩個人彼此的友誼對嗎？」

小黑炭道：「對，就是這個意思！」

狄慕青一笑，道：「設若不幸，敝店和貴上等人，必須動手的話，請問小朋友一聲，我們仍能交成朋友嗎？」

小黑炭說道：「怎麼不能，各交各的嘛！」

狄慕青道：「小朋友赤子之心，令人可敬，好，就這麼辦！」

小黑炭一笑，道：「咱們話說定了，

現在辦正事嘍？」

狄慕青頷首道：「不錯，該辦正事啦！」話鋒一頓，接着又說道：「不過請小朋友你答應狄某略候片刻，容狄某向其餘住着敝店的武林朋友們，交待幾句話語如何？」

小黑炭道：「沒問題，狄爺請說！」

狄慕青向四座的住客，拱手道：「諸位仍請用飯，今朝不周之處容後謝罪！」

衆賓客紛紛還禮，都十分客氣的謙虛了幾句。

其實，他們誰還有心吃這頓午飯呢，有人特來生事，這是難見的好戲，少吃一餐飯算得了什麼！

小黑炭見事已完畢，接上了話，道：「狄爺，我要試手了！」

狄慕青道：「可以！」

話鋒一變，轉向石仲明道：「石三弟，劉五弟到何處去了？」

石仲明道：「他來了個朋友，胡七弟在！」

狄慕青道：「請胡七弟來！」

剎那，一個三十二三的青年人，由後進來到，首先向閘文和金城及狄慕青行過禮，然後道：「總管喚我？」

狄慕青一指小黑炭道：「這位小兄弟要住店，煩七弟接待……」

青年人應了聲是，含笑到了小黑炭面前，拱手道：「在下胡春堂，行七，人稱胡七，小兄弟貴姓？」

小黑炭也還個禮，道：「我姓史，人長的黑，又小，人稱小黑炭！」

胡春堂面帶笑容，道：「史兄弟，請問你是試拳腳還是試兵刃呀？」

小黑炭把頭一搖，道：「現在談這些還早，我要請教胡大俠一件事情。」

胡春堂道：「史兄弟請講，我知無不言！」

小黑炭道：「貴店等級及規章，我全一清二楚，如今只是還不知道胡大俠是負責那一級的『試手』……」

胡春堂笑道：「我負責『揚』級！」

小黑炭把頭一點，道：「揚級完了該是『威』級了吧？」

胡春堂道：「不錯！」

小黑炭一笑道：「威級試手是那一位呢？」

胡春堂道：「是石仲明石大俠。」

小黑炭拱了拱手，道：「多謝指點，我是要找『威』級的石大俠試手！」

胡春堂一聽傻了。

狄慕青在一旁答話道：「小兄弟，你怎麼又來這個了？」

小黑炭竟然不理會狄慕青，却對石仲明道：「石大俠，請賜我小黑炭幾手高招吧！」

石仲明冷冷地說道：「抱歉，你得由『揚』字級試起，通過了『揚』字級的話，不必你說，老朽也會奉陪的！」

小黑炭不高興了，道：「這麼說來，石大俠是絕對不和我動手了？」

石仲明道：「如今還不能奉陪！」

小黑炭隨地止步，手指石仲明喝道：「你好神氣嘛！」

石仲明淡淡的說道：「石某只知按規行事，用不着神氣！」

小黑炭冷哼一聲，道：「你所謂的『規』，可是你們這『倒頭』店規？」

石仲明沉聲向史平道：「史朋友請管束尊使些，他的話業已傷衆了。」

神手仙翁却代史平答道：「此事石大俠爲何問我們二爺？」

石仲明雙眉一挑手指小黑炭道：「他是史大俠侍童，不問史大俠又問那個？」

神手仙翁冷哼一聲，道：「貴店留客，分不分主僕？論不論關係？設若小黑子是隨着二爺住進『武』樓，犯了過錯，我們二爺自然當問！」

「可是如今貴客是人人平等，必須試手論級，那小黑子別說只講了一句喪氣話，就算殺人，您問不着我們二爺！」

石仲明語塞，不由怒自心生！

剎那之後，他想出了答辭，沉聲道：「很好，只要有陳大俠這句話，石某相信，這黑小子若再放肆，本店還有制他的這份能力！」

史平突然向前邁了一大步，震聲道：「你說什麼？」

石仲明道：「我說貴介再若口沒遮攔的話，本店對他不客氣了！」

史平道：「不客氣你要怎樣？」

石仲明一時竟然答不話來，楞住了一旁！

史平哼了一聲，接着又道：「剛才我早知道你是個這樣一個人的話，決不會出手救你，叫你好好的躺上幾個時辰！」

他話鋒一停，手指小黑炭接着說道：「我告訴你們，小黑子有什麼錯，也只許我來罵來打，別人要敢動他一根汗毛，我就叫他賠條大腿！」

狄慕青久未開口，此時却冷哼了一聲，道：「史朋友，狄某問你，你是住店來的還是生事來的！」

史平雙目一翻，道：「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狄慕青道：「要是住店來的就請少發那些不必要的狠，按本店規矩行事，若是生事來的，大可不必假借住店的名義！」

史平道：「如果不借住店的名義又當怎樣？」

狄慕青道：「那就簡單多了，各按武林規矩，戰上一場就是！」

史平哈哈一笑，才待開口，駝僧却接口道：「二施主，發不得火喲！」

史平目光一掃駝僧，繼之停在了神手仙翁的身上。

神手仙翁道：「臭駝子說的是，二爺現在還不能發火！」

史平萬般無奈，恨恨地一跺脚道：「眞夠煩人，我不管了！」

神手仙翁道：「來時二爺是怎麼答應的，現在如何能不管了呢？」

史平雙眉一皺，道：「好，管就管，只是大叔要快一點兒！」

神手仙翁道：「小黑炭必須試手，這是人家的規矩，怕快不了！」

狄慕青適時道：「很快，只要按本店規而行，快的很！」

小黑炭這時却手指着石仲明道：「喂！我有話問你！」

石仲明哼了聲，故意轉過頭去不理。

小黑炭冷嘲的說道：「你儘管不理我

好了，誰叫你有個店作靠山呢，假如那麼一天你沒了靠山，看你還有沒有架子！」

石仲明冷嗤一聲道：「小黑娃，石某兄弟在沒有負這店中職務以前，已經在江湖中有了名聲，見過高人，戰過好手……」

小黑炭好厲害的一張嘴巴，接口道：「慢着！我小黑炭只是針對你石仲明，和另外兩位石大俠無關，你用不着口口聲聲把『石某兄弟』抬出來！」

「不錯，我也知道你成名很早，但是怎麼成的名，是否仗恃着兩位哥哥的威望而擠上一榜，只有天曉得了！」

石仲明怎能再忍耐不說下去，怒叱一聲道：「咄咄！小黑娃，我要你收回這句話！」

小黑炭道：「可以，露兩手叫我佩服的功夫，我立刻賠罪！」

石仲明目射寒光，道：「小黑娃，你太過份了！」

小黑炭把頭一幌，道：「要是不能的話，今後我小黑炭可要告訴所有認識我的朋友，說『三俠莊』中只有二俠，你已被除名……」

石仲明厲聲叱喝，道：「你敢再說下去！」

小黑炭嗤笑一聲，道：「別唬人，除非你眞的本領非常！」

石仲明大怒，道：「若不念你這小小的年紀，老夫……」

小黑炭嘻嘻一笑，接口道：「我家養了隻老叫驢，八十多歲了！」

石仲明無法忍耐了，手指小黑炭道：「老夫一定要教訓教訓你！」

小黑炭身形一閃，道：「我正想領領高敎，來吧！」

石仲明沉聲道：「這是你自己找的，別怪老夫以大欺小！」

話聲中，出手如閃電般疾，抓向小黑炭的前胸！

小黑炭身形一擰，已到了石仲明的身後，道：「反正是打上了，不下手也白不下手！」

說着，小手暴然遞出，點到石仲明的右腰！

石仲明一抓成空，心頭一凜，左肩一擰，右腿倏地向後掃去，這一式「雲燕巧橫」，用的絕妙！

小黑炭手已遞出，但在石仲明「雲燕巧橫」之下，必須先顧己身，於是右足輕點，縱起了三尺。

但他出指的式子却依然未變，仍舊點向原處！

石仲明冷哼一聲，右掌斜切，身形再移，非但格開了小黑炭的一手「玲瓏指」，並且避了到有利的方位！

小黑炭嘻嘻一笑，道：「我收回剛才的話，石三俠，您並非浪得虛名！」

說聲中，小黑炭却並不停手，用臂欺近，雙掌一旋，左掌直砍石仲明頭頂，右掌却橫截前腰！

石仲明人稱「開碑手」，掌上自有獨步的道地功夫，但他成名多年，實不願對個孩子，提用那種厲害掌法！

不過如今小黑炭欺身猛攻，所用掌法却是十分歹毒！

石仲明既然是以掌成名，自然對武林中各種掌法有過精研，因之一眼就能看出小黑炭掌法的來處。

小黑炭所使的是「斷魂掌」，乃掌法中有名的七大毒掌之一，小小年紀，就這般心狠，惱了石仲明！

石仲明雖然已存要着實教訓小黑炭一次的心意，但他這次却仍然沒有下手，身法步路都變爲退勢，避了開來。

小黑炭却得理不饒人，再次撲上！

這次，小黑炭仍是用「斷魂掌」法，加了兩成眞力，因之出掌之後，已有呼呼的風聲，威凌至極！

石仲明雙眉一挑，再次退身，但却警告小黑炭道：「小小年紀，印證功力竟然施展如此歹毒的掌法，老夫已忍至再三，現在警告你一句，你若……」

話未說完，小黑炭已猛撲近前，雙掌交叉，非但是「斷魂掌」法，並且是一招歹毒的「絞頸手」！

石仲明怒叱出聲，道：「咄！是娃兒你自找罪受！」

說着，石仲明下身定如磐石，上半身微然後仰，雙臂及掌腕，以「一柱鼎天」之式，穿在了小黑炭的兩臂之間！

接着，石仲明雙腕一震，將小黑炭的兩條胳膊震分左右，門戶大開，石仲明乘此時機，右掌一翻當胸印下！

石仲明已經惱了，這一掌，含聚了八成眞力，別說是個人的身體，就算是塊巨石，也將震成碎粉！

就在石仲明右掌已拈到小黑炭衣襟的剎那，他心中突然又起了不忍之心，是故微然一頓！

適時，閘文揚聲喝道：「石三兄手下留情！」

石仲明聽到總負其責的閘文喝止，又加上自己也興起了不忍之念，立刻掌沿一順，變拍爲擦，斜取小黑炭左肩！

變招、換式、部位上移，和不忍時的一頓，耳聽到閘文喝聲下的微停，石仲明業已失去了先機！

小黑炭却趁此剎那，全身猛地一矮，雙掌已平按在石仲明的小腹之上，只見小黑炭一托一送硬把石仲明拋出去了八尺！

不錯，小黑炭這次用那種歹毒的掌力，石仲明也沒摔倒地上，但無論怎麼說，石仲明是被拋扔了出去却不假！

石仲明臉上變了顏色，全身發抖，手指着小黑炭，有滿腹的寃氣和話語，却就是說不出一個字來！

他的氣怒到了頂點，因之反而說不出話來了。

小黑炭此時却一收那種頑皮樣子，向石仲明恭敬的一禮道：「石三俠，您別動眞氣，小黑炭有話要說！」

石仲明好半天才蹩出一句話來，道：「說！你說！」

小黑炭道：「論功力，我差的多，何況誰也看得出來，您手下留情才被我所乘，所以說您並沒有敗陣，不過您是被我扔出去了，我贏的雖不光榮，但却因爲另有苦衷，雖不光榮我却非贏不可！」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我必須贏了您才能住進『武』字樓，您石大俠是老前輩，今朝成全了我小黑炭，我小黑炭終生感激！」

說着，臉上綻開嘻笑，連連向石仲明

打躬，又道：「大人不計小人過，我這裏謝您了，謝您了。」

石仲明有天大的氣也發作不出來了。

狄慕青此時却寒着臉向小黑炭道：「小朋友，這次算了，但我希望你今後在江湖之中不論對人或對事都該磊落光明！」

小黑炭恭敬的說道：「狄爺放心，小黑炭既然由心意要交您這個朋友，除了剛才非偷巧的不可外，今後保不會給朋友丟人！」

狄慕青嗯了一聲，道：「好，我刮目以待！」話鋒一頓，轉向石二俠石仲飛道：「請石二兄吩咐下去，給這幾位朋友安排『武』字樓住宿之處，並妥善照料酒飯，事畢請到後面來一次！」

石二俠應命，招呼石仲明道：「老三，別楞了，還不去辦正經事？」

石仲明微呼一聲，才待轉身而去，史平突然開口道：「石三俠請暫留！」

石仲明聞聲，說道：「史大俠何事見敎？」

史平對他深施一禮，道：「我代小黑炭鄭重賠罪！」

石仲明聽了這一句話，煩悶氣惱盡失，一笑道：「沒這麼嚴重，小朋友惹人疼愛，佻皮些罷了！」

史平正色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這東西今天太不要臉……」

駝僧看出不對，接口道：「二施主，這件事巳經過去了！」

史平這次却不聽駝僧的了，大眼一瞪，道：「誰說過去了？」

話鋒一停手指小黑炭道：「過來！」

小黑炭霎霎眼睛，走了過去。

狄慕青適時開口道：「史大俠可容狄某說句閒話？」

史平道：「狄大俠，你要是爲小黑炭講情，就不必了！」

狄慕青一笑道：「小兄弟他業巳知錯認錯，古人說：明過知恥近乎勇，至盼史大俠看狄某薄面，恕他一遭！」

史平冷冷地搖頭道：「我不能不正家法門規！」

石仲明突然接話道：「史大俠，能否暫寄此罰，以待未來呢？」

史平依然搖頭道：「恕我不能！」

接着，史平怒聲對小黑炭道：「你小子知道，該怎樣去受罰自己……」

駝僧接口道：「二施主，咱們到賓館之後再辦此事可好？」

史平冷冷地說道：「不好！」

塲面嚴肅了起來，所有的人，都深覺無法進言，不由個個木楞在一旁，實不知該如何才好！

小黑炭作夢也沒想到，一時偷巧，竟成軒然大波，他深知這位二公子的脾氣，事到如今，是絕難轉圜了！

史平此時哼了一聲，道：「滾回去，自己去到老太太面前稟陳罪狀，該怎麼罰，老太太會罰，老太太若饒了你，那算你命大！」

小黑炭土地爺抓螞蚱（蝗虫）他「慌了神」啦，一面孔的可憐相，苦喪着那張黑臉，低着頭道：「二爺，您怎麼罰我怎麼受，千萬別趕我回去……」

史平怒聲道：「留你再給我丟人？」

小黑炭道：「小的下次……」

史平接話叱道：「咄！還有下次！」

小黑炭嚇的全身一抖，沒了下文。

史平接着哼了一聲，道：「現在就走，別再嚕嘛！」

小黑炭頭低到了前胸口，那份可憐樣子，眞叫人不忍的看，但事情巳到無法轉圜之地，誰也莫可奈何了。

適時，在進前廳正門旁突然有人開口道：「這小子眞可憐，我來講講情吧！」

此人話說出口，廳內所有的武林人物，無不目注在他的身上，但泰半在一瞥之下，都搖起頭來。

此人模樣兒就先惹人厭，黃焦焦的一張臉，像是大病初癒，一身白長衫，灰塵滿佈，骯髒無比。

年紀巳近五十，弓着腰，幌着頭，看來比三家村那老冬烘還酸了好幾倍，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混進店裏來的。

在這個老酸丁的後面，還有一個中年漢子，黑如炭般的一張臉，雙目灼灼有神，但却看來目光微現獰色！

這兩個人，好像是一道來的，互立在廳門的左右。

史平在聽到這人要向他討個情份時，自然而然的目光也掃向了他，接着史平把眉頭一皺，道：「你最好別管這件事！」

老酸丁一笑，道：「閣下說那裏話來，人者仁也，老朽是『當仁不讓』！」

「當仁不讓」四個字，此人竟用在了這種地方。

史平冷冷地道：「這是我的家事！」

老酸丁點點頭，步向史平走來，邊走邊道：「天下武林一大家，四海皆兄弟，史兄弟請聽老朽一言。」

史平哼了一聲，才待謝拒，老酸丁却巳接着說道：「武林爭權，力不敵則智取，甚或有時，智力勝過功力，此即自古至今，智慧高過一切的道理。黑小子論技藝，似也不輸於那位石三俠若干，若以年齡火候來論，黑小子怕還要勝上一籌呢！況黑小子之所以不惜用智使詐者，旨在能夠進身『武』樓，相伴閣下，若我有僕如此，喜且不及……」

史平沉聲道：「我不要聽！」

老酸丁一笑，道：「自古說的好，忠言逆耳，閣下……」

史平哼了一聲，轉身不再理睬這老酸丁了，却向駝僧說道：「大師，咱們進去了！」

老酸丁一步跨到了史平的前面，把右手向史平的面前一伸，看似在阻止史平前進一般，說道：「閣下何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史平本是一面孔的不高興，那知在目光一瞥老酸丁的手掌心時，神色立變，竟然十分客氣的說道：「有何吩咐……」

老酸丁不容史平再說下文，也不容他人會過意來，立刻一陣猛咳，並以左手揉着前胸。

當咳止之後，方才說道：「怎敢談吩咐二字，閣下能給老朽個薄面，這次饒過黑小子，則老朽就十分的感激的了！」

史平才待開口，老酸丁却以眼光止住了他，道：「閣下只說可不可以好了！」

滿廳高手俱皆早巳坐定，自史平等人

來後而到現在，所發生的種種事情，無不看的分明。

因此對史平的脾氣，也摸到了個七八，老酸丁這樣說話，大家都提起了心胆，認爲必將橫生事故。

那知事却怪了，史平非但沒有發火，反而把頭一點道：「可以！」

老酸丁笑了，大家却楞了。

老酸丁在笑聲中，向史平拱手道：「這份人情，老朽會記在心中，閣下及貴介，一路至此，必巳十分勞累，就請早些休息吧。」

史平連嗯了兩聲，轉身向小黑炭一揮手，道：「還不前面帶路！」

小黑炭應一聲是，却開口道：「二公子，可能容我向人家道個謝？」

老酸丁把手一擺，道：「小事情，算了！」

小黑炭却恭敬的對老酸丁一禮，道：「這恩情不小，小黑炭死都忘不了，非謝不可！」

說着，深深拜了下去。

老酸丁實受了，道：「很好，很好，下次記住，遇事要光明磊落。」

小黑炭恭敬受敎，轉身帶路前行。

適時，聖手仙猿狄慕青，却突然開口道：「史大俠請暫留貴步，狄某有小事相煩！」

史平轉身道：「請講！」

老酸丁也看着狄慕青，似是奇怪狄慕青又有什麼話說。

狄慕青此時把手一拱，道：「請問史大俠，『羊城魔賈』商必利，是史大俠什麼人？」

這句話問的不合規矩，令人難答。

商必利把算盤一輪，發着響聲接道：「狄總管問及小賈，不知有何事見敎？」

狄慕青不理商必利，目光却仍舊盯着史平。

史平不能不答，他雙眉一挑，臉上巳有了不悅之色。

但在話還沒有出口的當空，老酸丁却橫插上了一句：「史朋友，老朽相信，人家狄總管不會無的放矢，所以我看史朋友似乎應該有問則答才是！」

眞奇怪，老酸丁好像是專門喜歡管人的閒事。

更奇怪的是，以史平的脾性，非但不惱，竟會聽從，這實在意味着有什麼不同平常的事情要發生了。

果然，老酸丁話罷，史平換上了溫和的態度，道：「狄總管問的這件事情，使我難答……」

狄慕青接口道：「也許狄某求能把話說的明白，狄某之意是說，商必利茲後所作所爲，是否史大俠你能負責？」

史平坦然頷首道：「能負此責！」

狄慕青點頭道：「再請問一聲，他從前的事呢？」

駝僧接了話，道：「從前？請問是多久？」

狄慕青不答此問，却道：「他投入史大俠處，有多久了？」

駝僧說道：「狄施主請先答我和尙的話！」

狄慕青道：「抱歉，狄某是在和史大俠交談！」

駝僧道：「若史施主不答此問，我和尙相信，史施主也不會答覆狄施主問題的，這一點請狄施主多想一想！」

狄慕青尙未答話，老酸丁却開了口，他對史平道：「一個簡單的問題，別越弄越複雜，史兄弟，以老朽的看法，只要磊落光明，沒有甚麼不可以告訴別人的！」

駝僧雙目一挑，道：「老施主可眞願意管人的閒事？」

老酸丁冷冷地說道：「未必！」

駝僧一笑，道：「自老施主出現，巳經管了兩件閒事啦……」

老酸丁冷嗤一聲，道：「不錯，但是你的閒事，老朽就懶得管！」

駝僧雙眉一挑，道：「老施主，你可是想跟和尙過不去？」

史平突然沉聲對駝僧叱道：「大師住口，此事你不必多話！」

駝僧一楞，但却沒再開口。

接着，史平對狄慕青道：「商必利在三年前，到我……」

狄慕青拱手接口道：「史大俠是說，四年前還不認識商必利了？」

史平道：「不錯！」

狄慕青冷冷的瞥了商必利一眼，又轉對史平道：「這是最後拜問了，請問史大俠，在商必利未投入史大俠門中時，所作所爲，那個應當負責？」

史平道：「似是他自己應該負責！」

久未開口的神手仙翁，這時說道：「狄總管，話是這麼說，可是如今商必利業巳是『史氏』門中的人了，遇上事，史氏門下却很難不聞不問！」

狄慕青震聲道：「這一點狄某懂，這也就是所謂『武林道義』！」

話鋒一頓，接着感慨的說道：「不過請容狄某說出一事，然後再請陳大俠判斷『史氏』門中的朋友，是不是還應該伸手過問！」

話又一頓，怒目看着商必利道：「狄某是今日才見到諸位，直到現在，仍然不知道『史氏』一門，是武林中那一家的傳授！因此我相信諸位能夠明白，狄某沒有一星半點意圖和『史氏』一門爲仇之心，更無結寃之意……」

聞文沒開過口，此時不能不說話了，他道：「狄兄可是和商大俠有些糾葛？」

狄慕青未語之前，雙目巳然流下了淚來，明眼人一見即知，他和商必利之間的仇恨，恐怕是極深，極重！

狄慕青未語落淚，一干武林客，無不極爲震駭！

尤其是史平和駝僧及神手仙翁，他們深知，若無深仇大恨，以狄慕青今朝在此店的身份來說，是不會落淚的。

聞文深知狄慕青的爲人，此時目睹狄慕青悲極淚下，心中份外難過，但他碍於店規，不得不對狄慕青道：「狄兄請冷靜一下，小弟有話請你仔細聽清！」

狄慕青不失身份，恭敬的說道：「屬下在聽！」

一干住店的武林客，沒人認識聞文和金成，但在耳聆狄慕青自稱「屬下」這兩個字後，都不由瞪大了眼！

（未完・卅二）



天羅地網

（本文承自第42頁）

可是兩旁的石後又飛出幾顆子彈，全釘在楚龍的身上，楚龍大叫一聲，頹然倒地！原來王森與秦山傑的策略成功，果然引起青龍帮內鬨，將他們帮主殺死！

王森喊道：「把槍拋出來，高舉雙手站起來！」第一個响應的竟然是楊千里，接着是大方，他們拋槍之後，舉起雙手慢慢走出來，其他人見狀，也放棄抵抗，紛紛效尤。

王森道：「你們誰敢妄動，我的槍就會叫，秦山傑，你到他們的背後去！」

王森等秦山傑兜到人羣後面去，又說道：「誰肯再立一功，上山勸你們同伴投降？」

楊千里急不及待地道：「我是青龍帮的堂主，由我去最適合！」

楊千里上山之後，秦山傑問道：「大方、老白怎地不見了？」

「他剛才被楚龍殺死了！」

「剛才在他背後放冷槍的是他，可惜他不夠堅決，如果換作是我，便一口氣請他吃十顆八顆『蓮子羹』！」

那些歐陽三及楚龍的手下，都垂頭喪氣地站着，王森與秦山傑將地上的槍都拾了起來，腰前腰後都各自插了幾柄，還不夠，最後便將剩下來的，踢到遠處。

不久，山前的槍聲已經疏落起來，黃成帶着一個偵緝隊員跑了過來：「報告，山上的土匪舉白旗了！」

王森道：「你去通知小楊他們，上山繳槍，再將他們押來這裏！」

大約過了半頓飯功夫，山下便走下一隊高舉雙手的大漢，而山前的偵緝隊員，也都繞了過來，秦山傑把槍交給王森：「王隊長，俺的任務完畢，把槍還給你。」說着也舉着雙手向俘虜羣中走去。

王森忙把他叫住，還伸手在他肩上拍了幾下，道：「你不用去！」

× × ×

法庭開審的時候，王森代隊控方陳詞，他果然依諾言，替土匪們說情，求法官從輕發落，讓他們有自新的機會，以及感化土匪們，鼓勵他們自首及投降。

旁觀席上，坐着一大羣由海陽鎮而來的青年，他們便是石城子、小齊和狗熊等人，唯獨少了一個三隻手，原來三隻手已在雍坊被判進監三個月。

結果秦山傑被判監十年，其餘土匪流氓刑期有長有短，不過他們臉上都有喜悅之色，看來都十分滿意。秦山傑在判後還向石城子等人鞠躬致歉。

王森拍拍他的肩頭，道：「十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趁這時候好好反省一下，假如你們在牢內表現良好的話，定必提早釋放！」他又嘆了一口氣：「俺也知道你這次是被迫重作馮婦，但假如你不是殺了雍坊的刑警，便不致被判十年，假如你以前不當土匪，歐陽三也不會找上你！」

秦山傑點點頭：「我不怪任何人，只怪自己……」說着已被庭警拉了進去。

（全文完）

血洗霸王莊

・本文承自第52頁・

霸王莊其他的人均奮不顧身，挺劍而出，高七虎邀戰王道生，楚滄瀾纏住陳羣，彭澤四友，阮靈、倪志剛和宋青則接戰霸王莊其餘護法和武師，龍夫人橫劍觀戰，藉爲愛女壓陣。

霸王莊三十六名弟子，佈展正反五行天罡陣法，將慈雲師太困住，但可惜祇是螳臂擋車，不到半個時辰，全被慈雲師太以彈指打穴神功，一一制倒。

這一場混戰，由於慈雲師太上體天心，曾經暗囑王道生等人，除罪魁禍首外，不可大事殺戮，所以從巳到未，仍在纏戰不休。至此，慈雲師太也不由金剛怒目了，沉聲喝道：「宇文浩荼毒江湖，天怒人怨，武林共棄，爾輩脅從，還不明辨是非，回頭猛省，更待何時，現貧尼與爾等約，如願跳出這場是非，可即速離去，否則，莫怪貧尼要出手了！」

慈雲師太連喝數次，竟無一人理會，不禁慈眉一軒，低宣佛號，雙手扣指連彈，登時絲絲勁疾指風，如綿密的無形雨絲，分向霸王莊之總護法以及各護法武師全身要穴襲去，中者立斃，無一倖免！

宇文浩目覩手下悉數被制，愈加激發兇性，左手劍，右手掌，完全是與敵偕亡的打法。

龍飛鳳的一套降魔劍法，雖然尅制住宇文霸王的左手劍，但卻無法將他制服，是因爲白韻琴連累了她。

白韻琴功力遠遜，幾次遇險，龍飛鳳都得鬆懈對那魔王的尅制來解救她，使魔王反而利用了這個弱點，每遇危急，便出手攻向白韻琴，而龍飛鳳卻也因白韻琴之在場，幾招殺手絕學無法使用出來，致使戰況變成膠着狀態。

慈雲師太其實早已看出那廝居心，只因白韻琴也是身負血海深仇，不忍阻止她爲父母報仇的孝心，但眼看這場打鬥如此拖延下去，勢必連龍飛鳳也要拖跨，這才下決心暫將白韻琴招呼下來。龍飛鳳解除這個束縛，登時劍勢大盛，揮洒間，自劍尖湧出一朵朵光蓮，這正是佛門絕學，降魔劍法中的一招「芥子納須彌」！

宇文浩不禁大駭，這才覺察出眼前這少女的一身功力，竟是高得出奇，超過他的想象太遠！這時他突然感到死神的可怕，想從綿密劍網中衝出，恰好一光蓮自他頭頂冉冉而降，他竟不顧一切疾舉雙鈎劍，一招「白雲出岫」舞起一片劍花護住頂門，雙脚在地上用力一點，急衝而起。

由於他急於衝出龍飛鳳降魔劍所織的光網，卻一時忽略了那是柄削鐵如泥神兵利刃，只聽喀哧一聲，接着發出半聲啊的慘號，一代黑道巨魔卻被龍飛鳳一劈爲二，鮮血五臟流滿一地，令人不忍卒視！

白韻琴見劍魔被劈，跑過去舉劍便砍，她恨不得將宇文浩剁爲肉泥，以洩心頭之恨，但卻爲慈雲師太喝止，道：「人死恨解，毀屍則有失厚道！」

慈雲師太等一行十五人離開十八盤山時，天已入夜，回頭望山，正烈燄騰空，將夜空染成一片橘紅色！

（完）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